武俠世界

再生人（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馬騰・著

一名武林高手，一名「腰纏十萬貫」的揚州鹽商，兩人本來是風牛馬不相及，但由於兩人相貌酷肖，難分彼此，在一次意外中，鹽商莫名其妙地被殺，而那名高手亦糊裏糊塗地頂替了鹽商的身份，由是引出一連串事故……到頭來，那名高手差點不明不白地死在……



第25年
41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由馬騰執筆，他的作品讀者們也相當稔熟，一部比一部精采，這一部∟再生人⌉是一個構思相當精密，橋段佈局也令你拍案叫絕之佳作。內容叙述一個是武林高手，另一個却是腰纏萬貫的富有鹽商，他們二人本來是風馬牛全不相及，但由於兩人相貌酷肖，難分彼此，鹽商在一次狙擊事件中突然慘遭殺害，而那名武林高手在∟馮京作馬凉⌉情况下，糊裏糊塗地做了鹽商太太的入幕之賓，從此便引出了一連串令你匪夷所思的事故……過程曲折，值得一讀。

＊＊　　＊＊　　＊＊

太空科技，日新月異，太空科技專家對宇宙間的奧秘不斷深入探討，尤其對登陸火星的興趣特別濃厚，今期勞力士譯述的一篇未來太空激光戰爭有詳盡的描述，娓娓道來，如幻如眞，愛好刺激緊張閱讀讀者們切勿錯過，請參閱今期本刊55頁。

＊＊　　＊＊　　＊＊

下期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將會令各位讀者有意想不到的閱讀感受。∟龍鳳奇謀⌉不但有新穎的題材，也有高潮起伏的情節連環相扣，保証滿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41期
（總號127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再生人

文·騰飛
圖·馬可



李代桃僵 改變身份

江寧城。

十月初六，

陶然樓上，食客已上坐了七七八八，因此也顯得特別熱鬧，

因爲這時已近午牌時分，是吃飯塡飽肚子的時候了，相信江寧城中，不獨陶然樓有客滿之患，其他的酒樓亦如是。

樓上臨街的窗前的一副座頭上，一名年約三十五六的錦衣漢子正自悠然自得地喝着酒，目光不時瞰視一下街上穿梭來往的行人，而看得最多的，還是從樓下經過的那些蓮步姍姍的年輕女子。

看來，此人可能有寡人之疾。

這時候樓上差不多已上滿了座，每一張桌子皆坐了三四個人不等，唯獨只有他這一張桌子是一人獨坐，顯得有點特別，與衆不同。

而事實上他也有點與衆不同，他那張桌子上擺滿了陶然樓上最拿手美味的菜式，足有八碟之多，雖則還空着三個座位，也無人搭枱坐下，因爲已根本再擺不下一副杯筷。

錦衣人這種氣派，自然引得樓上的食客側目而視，甚至竊竊私議。

從衆食客那種好奇訝異的神情，不難看出皆不認識那錦衣人，因爲樓上的食客大部份皆是城內人仕，若這錦衣人是城內人仕，斷無不認識之理。

那錦衣人却旁若無人，一副泰然自得的樣子，兀自在淺斟慢嚼，不難看出是個頗懂享受的人。

連店伙也格外對他殷勤，不時上前遞巾添酒的，那錦衣人却毫不以爲意，就像店伙應該這樣服侍他的一樣。

這又令到那些食客多了談論這錦衣人的一道話題。

遊龍被虎困

就在距陶然樓不到兩條街遠的城隍廟前，聞舞陽正遭受到八名身穿褚黃勁裝漢子的圍攻。

提起聞舞陽，相信當今武林江湖中，不認識他的人沒有多少個，他旣是一個浪子，也是一個遊俠，自出道以來，先後死在他劍下的各地惡客強樑不下五十名，因而得了一個遊龍快劍的外號，自然，也有不少仇家了，

就像這一次的遭受到八名褚黃衣勁裝漢子的圍攻，就是因爲他在三個月前在嘉興府殺了一名土霸坐地虎王威，那知道王威却是鐵虎堂在嘉興城設置的一處分堂主，王威被殺的消息傳到鐵虎堂總堂主飛虎將董其斌的耳中，立時震怒非常，頒下鐵虎令，傳令鐵虎堂各地分堂的人手追查聞舞陽的行踪下落，同時特派副總堂主尚崇虎率領總堂七名高手，追殺聞舞陽。

別看鐵虎堂只是江湖上一個不大不小的帮會，由於鐵虎堂的人皆是亡命之徒，而且手下個個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加上手段兇殘，睚眦必報，而且鍥而不捨，故此江湖上的其他帮派皆視之如蛇蝎，對其遠而避之，能够不惹上他們就算吃點虧也隱忍不發，這就令到鐵虎堂更加囂張拔扈了。甚至，連當今武林中的五派三家兩堡一帮，也不敢對鐵虎堂怎樣，試想想，聞舞陽却敢惹上他們，豈不是吃了老虎胆豹子心，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

鐵虎堂的人一直追了他三個月，今日終於在江寧城的城隍廟前，將他截住，並圍攻了起來，而這八人正是以副總堂主爲首的鐵虎堂高手！看來，這一次聞舞陽就算插翅也飛不了的了。

× × ×

聞舞陽在尚崇虎等八名鐵虎堂的高手圍攻之下，身上已負了兩處傷，尚幸只是皮肉之傷，一時間尚沒有大碍，祂在八人的圍攻中左衝右突，就像一隻怒獅般，可惜却突圍不出去！

而原本熱鬧得很的城隍廟，這時却走得不見人影，連廟內的道士也趕緊將廟門緊閉起來，在廟內躲起來。

看來，聞舞陽想生離此地，只怕很難了。

「聞舞陽，連當今武林中的五派三家兩堡一帮也不敢管本堂的閑事，你却不知死活胆敢殺了本堂分堂主王威，今日管敎你一命塡一命！」鐵虎堂副總堂主尚崇虎叱喝聲中，手上那柄虎頭大刀霍霍有聲地朝聞舞陽橫竪揮劈出兩刀！

聞舞陽身形橫旋出三尺，長劍向上斜飛點刺出，「叮」一聲，恰好將尚崇虎摟頭劈下的虎頭大刀刀身點歪，同時間左肘向後暴撞，恰好將一柄熟銅鐗撞開，接身形一起，拔高二丈許，又避過了一對鈎向他足踝的蜈蚣鈎。

聞舞陽雖則遭受到鐵虎堂八名高手的圍攻，他却一點也不驚慌，從容鎭定得很，觀諸他適才那種連消帶打的靈活敏捷的身手，顯出他的身手確實不弱，而且很高，只是，俗語有謂，雙拳難敵四手，何況是以一敵八，就算有通天遁地的本領，也應付不了。

他的身形才拔起，便有三名鐵虎堂的高手跟着縱起來，一柄飛斧呼嘯旋飛着斬向他的頸脖，另外一柄大鍘刀寒閃地斜斬向他的腿膝，一條匹鍊也似的鴨舌刺直射他的心窩要害！

這三樣兵器之勢道，端的凌厲兇霸，只怕一般的高手很難封擋閃避得了這樣迅猛兇厲的夾擊，何況，人在空中，終始不及在地上那樣靈活。

尚崇虎與其他的四名高手皆沒有跟踪追擊，因爲他們皆覺得沒有這個必要了。

在他們的眼中，那三名縱起合擊聞舞陽的同伙那迅猛兇厲的夾擊，足以擊殺聞舞陽而有餘了！

那知道他們這一次却看走眼了。

只見聞舞陽長劍疾揮的同時，腰身猛地向後一拗，堪堪將旋飛斬至的飛斧擋飛出去，那飛斧點至心窩的鍊子槍也間髮之險擦着他的胸前射過，同時間他的雙腿暴縮接一蹬，不但閃避過那把大鍘刀，而且蹬出的雙脚恰好蹬在那柄斬空的大鍘刀刀身上，整個人立時向上翻滾而起，恰好又避過了廻旋飛斬回來的飛斧，「刷」地從他的腰背下掠過。

聞舞陽在一動手的刹那，早就存下了能溜就溜的念頭，他可不是一個死充英雄硬漢的人，明知鬥不過對方却硬拚下去，那只有白白送掉生命，根本就划不來，他若是個逞匹夫之勇的人，他也不會活到現在；早已死在不知多少次的仇家追殺中的其中一次了。

這時候應該是最好的溜走之機會，所以他身形向上翻騰起的刹那，不等勢盡，已蹬腿展臂挺腰，身形向側展掠，直向廟前那根的旗桿掠去！

這一刹那的變化，當然看在尚崇虎及四名高手的眼內，只因爲那刹那的變化實在太出他們意料之外，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形下，由於意外而產生的一霎驚怔，是在所難免的！

到他們心神一震回過神來，各自怒叱出聲，先後縱掠飛撲追截聞舞陽時，對方已快將掠到那根旗桿上！

尚崇虎不由發出一聲像虎吼般的厲嘯，也怪難他這樣急怒的，眼看着煮熟了的鴨子竟然即將飛走，這個臉可丟得大了，也有損鐵虎堂的威譽，說什麼也不能被他走掉！

急怒之下，眼看不可能追得上聞舞陽的身形，靈機一觸，脫手將手上的虎頭大刀擲出，但見一道駭電般的白光飛射向那根旗桿，却不是飛射向聞舞陽。

因爲他知道憑聞舞陽的身手可以輕易地將虎頭刀擊飛或是閃避過，那何必多此一舉？只要將旗桿斬倒，聞舞陽不可能在旗桿上借力再掠，則在勢盡時，必定要墜落回地上，那就可以再將他圍截起來了。

他想得不可謂不絕，但有時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的。

被尚崇虎運足八成功勁擲出的虎頭刀，去勢有如電閃虹飛，勢道確實無可比擬，自然也比聞舞陽的身形去勢快，就在聞舞陽伸手即將抄住那根旗桿的刹那，「霹勒」大响聲中，那根的旗桿被飛射至的虎頭刀斬得倒折下來，聞舞陽亦以間髮之差，抄不到那根旗桿！

尚崇虎這時已掠到旗桿前，一眼瞥到，心頭暗喜不已，那知聞舞陽的反應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左手抄空的刹那，右手長劍已暴刺出，「奪」地刺入旗桿內。接下身一沉，握劍的右臂一縮，身形猛地貼近了倒折下去的旗桿，右脚緊接力踹而出，踹在旗桿上，腰身一彈一挺，藉那一踹之力，將刺入旗桿內的長劍拔脫出來，人也有如激矢般反射向廟側的牆上！

四種兵刃恰好飛射掠斬至，但皆以間髮之差，射斬個空，那根旗桿吃聞舞陽一脚力踹之下，倒勢一歪，更加迅疾地倒壓向地上，恰好壓向尚崇虎及兩名高手的身上！

尚崇虎眼見又被聞舞陽奇快的應變之下掠射開去，心中急怒得暴吼連聲，冷不防旗桿倒折之勢一變，突然向他們迎頭倒壓下，若不是身法靈捷，疾急縱掠出去，不被旗桿壓中才怪！

「蓬」然大响聲中，連地皮也有點震動，那根倒折的旗桿重重地砸在地上，砸得土飛塵揚，聲勢端的嚇人！

在廟內躲着的道士聽到那一聲巨大的震响，不知發生了什麽事，一個個嚇得臉色煞白，縮成一團，還以爲地陷山搖，廟宇將倒了！

四名縱起一擊落空的鐵虎堂高手身形落地，縱身追掠，但巳落後了聞舞陽一大截，但尚崇虎與另外三名高手却搶先了一步，追在聞舞陽的後面，但相差也足有五六丈距離！

聞舞陽飛掠上廟牆上，略一回頭，發出一聲長笑。「尚崇虎，大話狠話你剛才說盡了，如今怎樣？我聞某人還不是活生生地從你們的『虎爪』下安然脫身出來麽？這就叫老虎甩鬚也！」

說話間，他絲毫沒有停頓過，雙脚在牆頭上一點一蹬，身形激矢般飛掠向一角廟簷！

尚崇虎被聞舞陽那番話氣得差一點沒有嘔出血來，厲嘯聲中，身形去勢陡快，當先掠上了牆頭，怒喝道：「聞舞陽，本堂主今日若殺不了你，讓你走脫，你他娘的就是烏龜王八蛋！」

脚蹬牆頭，身形緊接掠射出去，緊追不捨！

七名鐵虎堂的高手亦先後掠上牆頭，去勢不停，掠射過去！

聞舞陽這時已掠上簷角，縱掠如飛般朝廟後掠去。

尚崇虎自然緊追不捨，口裏呼喝道：「聞舞陽，有種的就別溜！」

聞舞陽長笑道：「尚崇虎，有種的你也別追來，回去做你的烏龜王八蛋！」

笑聲未歇，人巳掠過廟後那道牆。

尚崇虎氣得肺也炸了，暴吼聲中，身形也掠過了廟後那道圍牆，一下子追近了二丈有多。

想不到他的輕功這樣了得，眞是出乎聞舞陽意料之外。

聞舞陽再不敢分神扭頭說話，一個勁向前飛掠。

誤將馮京作馬涼

一個在前面逃，八個在後面追，九個人的身法皆快得出奇，幸好他們一直在屋瓦面上飛掠，要是在鬧市長街中，不驚世駭俗才怪。

聞舞陽接連飛越過幾重屋脊，發覺仍然擺脫不掉尚崇虎八人的追纏，不由暗暗着急起來。

他暗自忖道：「若再這樣追逐下去，始終有力歇氣衰的時候，那時豈不是又落在他們的圍堵中？必要想個辦法擺脫掉他們不可！」

想到這裏，這才驀然發覺到巳飛掠到一座樓閣的前面，急望之下，從敞開的窗子中望到樓內坐了很多在吃喝的人，這才省起這是一座酒樓，心中刹時動了一下——酒樓內食客衆多，這倒是一個好地方，若我掠進樓內，必然會引起樓內食客的混亂，那我正好乘亂混在人羣中，乘機溜脫，而他們追入樓中後，必會被慌亂驚走的食客所阻，一時間很難發覺我從那個方向溜了，嗯，這是個好辦法，雖則會令到樓內的食客吃驚，但在這種情況之下，說不得於心不安也要做一次了。

主意既定，他的身形巳掠到酒樓的一扇敞開的窗前，就像一只穿簾燕般，掠入了窗內！

× × ×

今天江寧府的捕頭鐵鎖鍊岑淵興緻很好——近兩個月來，地面上沒有發生過什麽大案，一些地痞流氓作的芝麻綠豆小案不勞他出馬便輕易破案，一切皆顯得很順遂，心情自然好，心情好興緻自然亦好，喝兩杯豈不是更好？

岑淵帶着三名得力手下，正是去喝兩杯，而他素來最欣賞陶然樓的自釀三蒸酒，既然想喝兩杯，自然是去陶然樓了。

他與三名手下這時正從一條橫街上走出來，一眼便看到陶然樓那面大招牌，不禁咽了口口水。

也就在這時，陶然樓那面傳來一陣驚呼慌叫聲，不用說，肯定有事發生了，一揮手，他當先奔向陶然樓！

三名得力手下自然緊緊相隨。

× × ×

陶然樓上的那一陣驚呼慌叫聲，原來是因爲有一個人驀然間從窗外「飛」進來，那些食客在乍然受驚之下，自不免引起一陣慌亂。

原來從窗外「飛」了進來的正是聞舞陽！

他在樓上食客的驚叫慌亂中，身形不停，一頭衝向臨街的那面窗口。

這時候樓內的食客以爲聞舞陽會在樓上殺人（他的手上執着劍，身上有血漬，而且神色緊張凜肅，頗爲嚇人），胆小的早巳搶着奔向梯口，免得到時殃及池魚，刹那間，樓上亂成一遍！

幸好聞舞陽巳衝到窗前，無巧不巧，恰好衝到那位錦衣人坐着的窗前，那名錦衣人以爲他要殺他，嚇得渾身震顫了一下，不知所措地抬起頭來，兩人照臉之下，俱不由呆怔了一下，聞舞陽暗忖道：「此人怎會這樣像我？難道世間上眞的有相貌神態似足了我的人？」

但眼前的錦衣人確實活脫脫是第二個聞舞陽，難怪聞舞陽這樣驚詫了。

錦衣人的感受也與聞舞陽一樣，在他的眼中，聞舞陽活脫脫是第二個他，他差點以爲自己是在做夢，或是在照着一面鏡子。

兩個根本上沒有一點關係的人，無論身材、相貌、神態，居然這樣相像，相像得一時間很難分辨出誰是誰，這豈非咄咄怪事？但又不到你不信！因爲兩人正臉對臉！

這只不過是一霎間的事情，聞舞陽沒有忘記身後還有鐵虎堂的八名高手在追殺他，雖則心中十分驚詫，身形一躍，便巳穿出了窗外。

這時候岑淵正好與三名手下衝進陶然樓內，故此看不到飛身飄墜落街上的聞舞陽。

聞舞陽的身形才消失在窗外，「嗖嗖嗖」一連八條身形緊接穿入了樓內，却被眼前慌亂地爭先恐後奔向梯口的食客將身形阻住了。只好睜着一雙兇光閃閃的眼睛，搜視着擠作一團，驚呼亂叫的人羣。

本來已經慌亂的食客再看到這八名兇神惡煞般的惡漢從窗外「飛」了進來，更加慌亂，枱椅推倒，杯碟破碎聲中，有人嚇得撲倒在地上，尖聲嘶叫起來，本來擁向梯口的人羣更加爭先恐後，場面之混亂，連尚崇虎等人看了也皺眉不巳。

那名錦衣人雖然够氣派，但也不是個胆子特別大的人，而且不像是一個武林人，就在聞舞陽穿出窗外後，他從驚詫中回過神來，看到樓上的食客慌亂驚惶地擁奔向梯口，他亦慌不迭夾在人羣中，擠向梯口！

這時候樓下的人巳知道樓上發生了事故，胆大的圍在梯口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麽事，胆小的早巳結賬離去。

岑淵一頭衝進陶然樓便巳看到從樓上連滾帶爬下來的食客，臉色一變，搶前一步，一把執住那個食客的衣領將他揪起來，沉聲道：「樓上發生了什麽事？」

那人被人一把揪起，一眼看到是本城捕頭岑淵，慌惶地噏口氣道：「樓上……殺……人……」

「什麽人在殺人？」岑淵喝道。

那人神情一震，口齒却清楚了些。「一個從……窗外……飛進來……手上拿着劍的……人……」

岑淵一把放鬆了那人，便向梯口衝去，想衝上樓梯上，但却給不斷從樓梯上擠作一團，連滾帶爬爭相下樓的食客阻住了，根本無辦法衝得上去，氣得他大聲喝罵起來，但這時又有誰會理他？

× × ×

尚崇虎終於在擠擁的人羣中，發現了聞舞陽（其實是錦衣人），目中兇光暴射，暴喝道：「聞舞陽，你還想逃！」

那一聲喝，有如焦電般响，震得那些本巳慌惶的食客心中猛震，更加沒命地爭着擠向梯口。

那名錦衣人這時候什麽身份也不顧了，躬着腰，低着頭，就像一隻老鼠一樣，見縫就鑽！

這就更加令到尚崇虎認爲他就是聞舞陽，而這時七名鐵虎堂的高手亦巳發現了聞舞陽（其實是那錦衣人），刹那間呼喝着揮掌劈向那擠向梯口的人羣，硬是將那些食客震得東倒西飛，露出他們心目中認爲的聞舞陽來——錦衣人！

尚崇虎那時候正好拔了起來，身形一折，斜掠向正一臉張惶之色的錦衣人，獰笑一聲：「聞舞陽，你他娘的才是烏龜王八蛋！」

喝聲中，虎頭刀斜劈而下，劈斬向錦衣人的肩胸！

錦衣人這刹那不知怎的，竟然胆氣陡壯，疾喝道：「大胆狂徒……」身形向下一矮，雖然下面的話說不下去，但却險險避過了尚崇虎那一刀！

這錦衣人原來也會兩下子的！

可惜他避得過尚崇虎那一刀，却閃避不過七名鐵虎堂高手的閃電一擊！

他身形一矮欲退的刹那，起碼有四樣兵器戳斬在他的身上，他如何禁受得住，張口發出一聲慘厲的大叫，倒在地上！

一刀斬空的尚崇虎藉着身形沉墜之勢，回刀返臂斬下，不但斬在錦衣人的頸肩上，差點將錦衣人連頸帶肩斬開來，也將他的慘叫聲斬斷了！

尚崇義身形落地，仰頭發出一陣狂笑。「聞舞陽，你現在知道與本堂爲敵的下場了吧！」

接又冷笑連聲地道：「你以爲改穿衣衫，混在人羣中本堂主就認不出你了？哈哈……」倏地臉色一變，目光一斜，射向梯口那面，一眼看到一名捕快當先衝了上來，疾喝道：「扯乎！」身形側射而起，射向一扇敞開的窗口！

七名鐵虎堂的高手身形緊接着紛紛躍掠起，掠向那些敞開的窗口，一閃穿出窗外！

× × ×

原來這時候樓上的食客終於全部「滾跌」落樓下，鐵鎖鍊岑淵一閃身便衝了上去！

三名手下自然是亦步亦趨。

他才衝上去，便聽到尚崇虎的說話，及至衝到樓上，尚崇虎八人已驚鴻般穿出窗外消失了，只剩下躺在樓板上的那名錦衣人。

岑淵先不忙察看業已咽了氣的錦衣人，一陣風般衝到一個窗口前，探頭一望，但見穿出窗外的數人已如星飛丸跳般，在櫛次鱗比的屋背瓦面上飛掠而去，他不禁吸了口氣，單是幾名殺人後逃之夭夭的兇手所表現出來的身法，他便望塵莫及，這又是一件棘手的案子！

怔怔地，直望到尚崇義等人的身形消失在極遠之處的瓦面下，他才沒精打彩地轉過身來，走向那錦衣人的屍體。

他那三名得力手下已經蹲下來察看起來。

一名手下見他走近前來，忙起身道：「頭兒，死者不似是本地人，身上有五處傷口，致命傷是頭頸那一處！」

岑淵「唔」了一聲，目光一落，射在錦衣人那滿是血漬，差點身首異處的屍體上，驀地神色一動，失聲道：「張超，你們有沒有聽到行兇者曾說過『聞舞陽』這個名字？」

張超接口道：「頭兒，屬下聽到，那幾名兇手中的一個說：『聞舞陽，你現在知道與本堂爲敵的下場了吧！』還有一句是——」

岑淵却揮手打斷了張超的話：「別說了，最後那句話我也聽到，這樣說來，死者應該就是叫聞舞陽了。」

驀地神色震動了一下，雙眼倏睜，瞬也不瞬地注視着地上的錦衣人，失聲道：「聞舞陽？那豈不就是江湖上人稱遊龍快劍的聞舞陽！」

岑淵雖則任職公門，他的出身却是江湖，加上他的職責關係，故此對江湖武林中的人物很熟悉，尤其是成名的人物，遊龍快劍聞舞陽可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他自然聽說過。

另一名手下大概也聽過聞舞陽的大名，仰頭道：「頭兒，死者若是聞舞陽，行兇者必定大有來頭，這是江湖仇殺，這件案就好辦多了。」同時鬆了口氣。

在當時，官府一向以來，對於江湖仇殺隻眼開隻眼閉的，能夠破案緝兇固然好，破不了案，也不會嚴限緝拿歸案，就讓它成爲懸案好了。

這也就是那名捕快說「這件案就好辦多了」的原因。

「錯不了！」岑淵肯定地道：「死者一定是遊龍快劍聞舞陽，我曾聽聞江湖上傳說，聞舞陽於三個月前殺了鐵虎堂一名分堂主，鐵虎堂總堂主董其斌頒下鐵虎令，並派出副總堂主尚崇虎率領總堂七名高手，追殺聞舞陽，不殺聞舞陽，誓不罷休，以鐵虎堂的行事作風，江湖上有誰不知？也所以江湖上很少有人敢惹上鐵虎堂的，聽說尚崇虎一直追索了聞舞陽三月之久，可惜還是被追到了……」

岑淵嘆息一聲，接又道：「那逸去的幾名兇手，必定就是鐵虎堂的副總堂主尚崇虎與七名堂中高手！」

張超等三名手下聽得臉色連變，特別是當岑淵說到鐵虎堂三個字時，更是變顏變色，可知他們對於鐵虎堂懼怕得很。

「頭兒，咱們也惹不起鐵虎堂啊！」張超囁嚅地說。

岑淵又嘆口氣，無可奈何地道：「連聞舞陽這種遊俠也落得如此下場，除非咱們不想活了，才去惹鐵虎堂，這件案子，說不得昧着良心也要撒手不理了。」

張超等三名手下聽了，便寬心大放地吐了氣，心定了很多。

「不過，」岑淵有點愧疚地道：「念在聞舞陽生前俠行素著，是條鐵錚錚的漢子，咱們倒要好好地殮葬他。」

張超等三人忙迭聲道：「這個當然，不勞頭兒費心，屬下三人自會將他的身後事辦得妥妥當當。」

「那就交給你們去辦了。」岑淵瞥了那錦衣人的屍體最後一眼，向樓下走去。「張超，你隨我下去，循例查問一下那些人。」

說着已步下了樓梯。

張超應了一聲，緊隨着走下樓去。

經過一番查問，那些掌櫃及店伙與胆量大的人客雖然對這突發的命案不甚了了，因爲他們當時皆唯恐走避不及，殃及自己，只顧向樓下擁擠，就算胆量再大的人，也不敢留在樓上看個清楚明白，他們只看到當時有一名漢子首先穿窗而入，衝向那名錦衣人（其實就是聞舞陽欲從那錦衣人身旁的窗口逸去）。跟着就是七八名兇神惡煞般的漢子飛燕般穿射入來，而他們只顧逃下樓去，沒有人再注意聞舞陽縱躍出窗外，大概只有那錦衣人看到，可惜他已經死了，當時聽得一人大喝一聲：「聞舞陽！」接衝開擁擠成一團的人羣，擊殺那錦衣人！

衆人這一說，令到岑淵更加確定死者是聞舞陽了。

於是乎，發生在陶然樓內的這一宗江湖仇殺命案，在岑淵的處理下，沒有了下文。

但遊龍快劍聞舞陽在陶然酒樓被鐵虎堂的高手所擊殺這個消息，却一逕傳了開去，傳到了江湖上。再加上鐵虎堂有意無意的證實，聞舞陽的死就言之鑿鑿了，江湖武林中不少人對聞舞陽的死感到惋惜，悲痛，但也有一些人拍手稱快，那當然是聞舞陽生前的仇家了。

身不由己變身份

對於「聞舞陽」的死訊，聞舞陽眞是啼笑皆非，但他立刻就想到死的可能是那位曾經與他打過照面，面貌神態酷似他的錦衣人！這是絕無疑議的了，也只有那錦衣人才會令到鐵虎堂的尚崇虎等人認爲殺的是他！

這時候他仍然在江寧城中的一家客棧中，不過不是那種招呼週到，房間乾淨寬敞的大客棧，而是那種九流中的九流，又髒又臭的小客棧。他之所以住到這種客棧，是因爲這種客棧不是開在大街鬧市中，加上投宿的多是販夫之流，自然不大受人注意，正好掩藏身份行踪，順便養養傷。

自然，也就要委屈一下了。

對於那錦衣人的死，他感到一份歉疚，他若不是掠入陶然樓內以求脫身，那名錦衣人就不會無辜被尚崇虎等人誤將馮京作馬涼，殺死了。

而他也不免驚詫世上眞會有這樣相似自己的人，這簡直是匪夷所思，若不是親眼看到，說什麽他也不會相信。

他曾經想過，那錦衣人會不會是與自己有關係的人呢，但他立刻就否定了，因爲據他所知，他根本就沒有兄弟，他是一個獨生子，父母也早已亡故。

他一連窩在客棧那間狹小的房間內足有五天，直到身上的傷口結了疤，他才決定到揚州一趟，找他一位極知己的生死之交司空照，匿在他家中苦練武功，他發誓一定要與鐵虎堂的人一較高下，否則，他將永無寧日，只要他一出現，尚崇虎便知道殺錯了人，到時，他又會遭遇到鐵虎堂的追殺，直到他被殺死爲止！

故此，他若想再在江湖上走動露面，則非要將鐵虎堂撼跨不可！

而且，他也暗暗發誓，非替那代替他死了一次的錦衣人報仇不可，否則，他心中實在難安。

× × ×

六月十二，大清早，聞舞陽身穿一套寬大破舊的長衫，頭上戴着一頂草笠，將長劍貼身藏好，走出了江寧城。

一路上，他雜在那些販夫行商之中，往揚州走去，由於草笠將他大半邊臉龐遮住了。故此一路上沒有人看到他的面貌，加上不少人也戴了草笠以遮擋猛烈的日頭，故此他也沒有引起甚麽人的特別注意。

一口氣趕了三十多里路，前面終於出現一個鎭集。

大多數的行商販夫皆抹一下頭上的汗水，鬆一口氣，朝鎭口那面走去，準備在鎭上歇歇脚，吃飽肚子再上路。

聞舞陽本來不想隨着那些人進鎭的，但爲了免得令人起疑，所以亦走進鎭中。

不過，他却沒走進鎭口大街上那些酒樓茶館，而是一直向前走去，轉入一些橫街中，找到一家吃食舖子，走了進去。

這種設在橫街上的吃食舖子，一般皆是做隣近人家的生意，很少有外來的人光顧，這種地方對聞舞陽來說，應該是最安全的了，不虞有人會認識他，從而揭破他未死的眞相。

這就是他不進入鎭口大街上那些酒樓飯舖的原因，因爲那些酒樓飯舖必定多南來北往的人光顧，而他若是不將頭上的草笠除下來，肯定會惹人注意，若是除下，那就有可能被人認出他來，這豈不是白費一番心機？

吃食舖中只有五六名食客，聞舞陽一看就知道是鎭中的人，從他們的衣着看出來，也看清楚了沒有人認識他，這才在靠近門口的一張粗木枱旁坐下來，背朝門口，將草笠除下來。

一名手執抹布的老漢立刻上前招呼：「客官，吃些甚麽？」

聞舞陽這時也不講究吃甚麽了，只要塡飽肚子便成，於是隨口道：「有什麽現成的拿兩三樣來，再拿一壺酒來。

那老漢一迭連聲應着退開，不一會，便捧上一壺酒，以及一碟鹵豬耳朶，一碟鹵水蛋，一碟鹵水鷄來。

聞舞陽早已餓了，一口氣喝乾那杯淡而無味的劣酒，不自禁撫撫頭，挾起一塊鹵豬耳，咀嚼起來。

這鹵豬耳却味道很好，而且又爽又脆，絕不膩口，這倒大出他意料之外，他走遍了大江南北，自問也未吃過這樣爽口好味的鹵豬耳，怪不得只賣鹵水甚麽的了。看來對於鹵水甚麽的，有獨到之處。

於是乎雖然對那些劣酒不大滿意，但他也吃喝得津津有味起來，而且還特別多要了一碟鹵水豬耳。

正當他吃喝得起勁的時候，店外又走進一個漢子來，年紀大約三十不到，穿一身青衣，看樣子像是一個下人。才進店，目光便落在聞舞陽的身上，

聞舞陽沒有回過頭去看，對那青衣人的進來毫不在意，（因爲像他這種江湖閱歷豐富的人，簡直不用看，只要用耳朶一聽，就可以聽出來人是否身懷武功，或是武功的深淺），這說起來好像很玄，實則，這就像一個人憑脚步聲，可以猜到來的人是誰一樣簡單，只要你聽得多，經驗够，一樣可以聽出來。

他就是聽出了走入來的青衣漢子是個不會武功的人，才不放在心上。

那人的脚步重而浮，不像一般武功不俗的江湖人那樣，脚步輕而沉實。

那青衣漢子一直走進店內，他不去找座位，却轉過身來，雙眼定定地打量着放彎着腰，正在吃喝的聞舞陽。

聞舞陽立時感到有目光射在他臉上，心頭一動，忙將頭抬起來。

只望了那青衣漢子一眼，見是毫不相識的人，便又低下頭想吃喝，那知那青衣人却又驚喜又惶恐地一矮身跪了下來，恭聲道：「老爺，小的終於找到您了，老爺怎會在這種地方……」

聞舞陽被那青衣人的突然舉動及說話弄得驚怔了起來，一頭霧水，弄不懂這人爲何忽然向他跪下，又忽然稱他爲老爺，一時間令到他不知所措，只會說：「你怎麽向我下跪？你是甚麽人？」

青衣人朝聞舞陽那一跪，令到店內的

食客及那老漢無不奇怪地望望聞舞陽，又望望那青衣人。

那青衣人聽了聞舞陽那樣說，不但沒有站起來，反而叩頭如搗蒜般，惶聲道：「老爺，小的該死，小的讓老爺隻身走出來，吃了不少苦頭，求老爺你恕過小的之罪。」

聞舞陽被那青衣人說得更加莫名其妙了，不由困惑地皺起了雙眉，沉聲道：「你到底是誰？在說甚麽？我可不是你的甚麽老爺！」

說着從懷中摸出一塊約一錢重的碎銀來，放在桌子上，便欲起身離去。

那知那位青衣人却一把伸手扯住了他的一角衣襟，連連頓首，帶哭道：「老爺，小的不就是長壽麽？請老爺饒恕小的這一次，否則……小的只好一頭撞死在這裏了。」

聞舞陽一聽，心中一驚，急不迭道：「千萬不可，起來再說！」

那青衣人一聽，重重地叩了三個响頭，歡喜不迭地道：「多謝老爺，老爺可是願意跟小的回去了？」

聞舞陽不禁無聲地苦笑一下，直到現在，他仍是莫名其妙，不知道這個叫長壽的人，為何稱他為老爺，莫非他這人是個瘋了不成？

驀地，他腦中靈光一閃。心中忖道：「此人看樣子不像個瘋子，莫非他是認錯人？」

心中想着，口裏隨便地道：「長壽，跟你去那裏？」

長壽不由訝然地望着聞舞陽，重新上下地打量他，不由得困惑地搖搖頭，心中暗道：「老爺這是怎麽了？別是得了失心瘋吧？先是不知我是誰，現在又問我回那裏去，當然是回家了，若說他不是老爺，却又找不出不像的地方，這可眞是一塌糊塗。」

心中盡管這樣想，口中却不敢說出來，誠惶誠恐地道：「老爺，當然是回家去了。」

聞舞陽聽得一呆，忖道：「回家？我那來的家？」繼之却恍然：「我這是怎麽了？當然是回他老爺的家了。」

長壽見他不言不語，以為他同意了，於是乎朝門外大聲呼叫：「長福，將馬車趕過來！」

呼叫聲未歇，一陣得得的蹄聲夾着轔轔的車聲輕快地來到店門前，停了下來。

長壽立時微躬着道：「老爺請上車。」一雙眼巴巴地望着聞舞陽。

聞舞陽這時可作難了。正想開口否認，但立刻就想到：「這人既然認定了我就是他的老爺，我若是否認，豈不是糾纏不清？引來附近的人圍觀，那豈不是糟糕？萬一有人認出了我，鐵虎堂的人肯定又像陰魂不散般追纏着我，既然此人認定了我是他老爺，何不就暫充他的老爺，橫豎有馬車好坐，正好掩藏行踪，何樂而不為？到時再設法溜之乎可也。」

想到這裏，主意既定，欣然點頭道：「好，長壽，我跟你回去。」

長壽聽「老爺」肯跟他回去，大喜之下，忙搶先走出店外，將車廂的門打開，恭候聞舞陽上車，

聞舞陽這時候只有硬充下去，從容地走出店門，在店內那些食客及掌櫃伙計驚奇的目光注視下，登上那輛頗為華麗考究的馬車。

長壽緊接關上了車門，急走兩步，跳上車前座，與趕車的長福並排坐着，長福於是吆喝一聲，用了個响鞭，馬車便輕快地馳離了店門口，轉上了大街，朝鎮口馳去。

長壽還時才長長地吐了口氣，舉袖抹一下頭臉上的汗水，剛才，他眞是緊張死了。

跟着，他伸手拍拍後胸，擰轉身推開車壁上一塊壁板，露出一個丁方一尺的小窟洞來，湊上去朝車廂內道：「老爺，車廂內帶備有您的隨身衣衫，請老爺將身上的衣衫換下來。」說着推上了那塊壁板。

聞舞陽自一進入車廂，便被車廂內的佈置吸引了。

車廂靠裏的一面鑲着絲緞做的軟墊，車坐或躺在上面，鬆鬆軟軟的，一點也不感覺到顛簸，舒服得有如置身在雲端般，車壁上繪了彩畫，而靠車門的壁上，有一個精緻的木架子，放置了不少酒壺，當然還有酒杯，一個食盒中裝的是蜜脯之類的小吃，聞舞陽逐一看過之後，不得不承認這輛馬車的眞正主人是個很懂得享受的人，而這輛馬車亦是他生平乘坐過的最舒服的一輛。

雖然他知道車架上藏的必是美酒，他也很想喝，但當想到自己只是冒充的老爺，便忍着，何況，他對那位「老爺」的情況一無所知，怎知道這會不會是個圈套？江湖上甚麽鬼蜮技倆沒有？萬一這眞的是一個圈套，若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到時只怕應付不了。

直到長壽從那個洞中叫他換掉衣衫，他才從胡思亂想中回過神來。

目光在車廂內四下看，果然發現鋪着軟墊的一頭有一叠摺叠整齊的衣衫，全是綾羅綢緞。

瞧瞧自己身上衣服，實在不成樣子，也不配襯乘坐在這輛馬車。既然已上了車，做了「老爺」，何妨做得更像？於是乎他將身上那套破舊的衣衫脫下來，拿起那叠衣衫穿上。

剎時間，他感到整個人輕鬆舒爽了很多。

躺在鬆軟舒適的軟墊上，他又開始胡思亂想起來。

——他現在冒充的那人到底是何許人？甚麽身份？單是這輛馬車，就可以肯定此人很富有，平常的人家，又豈能擁有這樣華麗的馬車？

——馬車現在到底要到那裏？別糊裏糊塗地被送回那個「家」，那時想不露餡也不成了。

這些問題，他一個也得不到解答，他不由作了個苦笑。

這其中若不是一個圈套或陷阱，那麽，長壽口中的「老爺」必然與自己十分相像，像到可以亂眞，否則，長壽斷不會將自己誤認為是他的「老爺」！

想到這裏，腦際驀地閃現出在陶然樓上打了個照面的錦衣人的臉相來，神情劇震了一下，猛地挺坐起來，喃喃道：「莫

非長壽將自己誤認作那人？」

「一定是！」他在心裏暗自加以肯定，「那人相似得就像鏡中的自己般，毫無疑問，那人一定是長壽口中的老爺，否則，斷不會將自己認作他的老爺。」

「老爺，你沒有甚麽事吧？」那個忽然間打開的壁洞外傳來長壽的語聲，大概是長壽聽到了他的自語聲，却又聽不清楚，所以打開那壁洞問一下。

聞舞陽神情微震了一下，回過神來，乾咳一聲，朝那壁洞道：「長壽，現在到甚麽地方了？」

壁洞中現出長壽的臉孔來。「老爺，已到長亭驛，大概在天黑前便可以趕入城中。」

「嗯，沒事了。」聞舞陽看着長壽將那壁板推上，才重新又躺下來，心裏喜道：「長亭驛是揚州東門外三十多里外的一處驛站，莫非他們也到揚州？那正合我心意，這時候路上行人衆多，不便溜下車，待進城之後才覓機溜之乎也未遲！」

想到這裏，他的心定了很多，也不再胡思亂想，閉起眼睛假寐起來。

「老爺，若你覺得悶，何不喝些酒，壁架上有你平時最喜歡喝的白玉露酒。」那個洞壁忽然又打開來，傳來了長壽的語聲。

聞舞陽只好睜開眼來，漫應一聲，目光却不由自主溜向對面車壁上那木架子中放置的酒壺。

鼻子中彷彿也嗅到一陣酒香，他雖然不是個酒鬼，但却很歡喜喝酒，相信所有的浪子皆是這樣，因為酒是孤獨的良伴。

躺在軟墊上雖然舒適，畢竟有點悶及無聊，這時候還有什麽比喝酒更好的？

他的酒癮剎時被勾起，於是乎什麽也忘了，移動一下身體，伸手從壁架上拿下一壺酒及一只銀杯，接倒了一杯，一股清醇芬芳的酒氣立時直襲鼻孔，他不由深深地抽吸了一下。

「嗯，確是好酒。」他在心裏暗讚一聲，望着杯中那碧瑩如玉露的酒液，忍不住又咽了口口水。

淺淺地呷了一口，酒味香醇得無以復加，忍不住又呷了一口。

跟着，他將身體移後一些，倚在車壁上，慢慢地品嚐起來。

不知不覺間，一杯復一杯，將酒壺內的酒喝個點滴不剩，而他還意猶未盡，還想移動身體前去再拿一壺，那知才移動了一下，立時天旋地轉地轉起來，身子一軟，歪倒在軟墊上，醉倒了。

以後發生了什麽事，馬車經過了什麽地方，他都全然不知了……

識破身份

聞舞陽終於醒過來了。

他第一個感覺就是，他現在正躺在一張柔軟舒適得令人不願起來的大床上，這種床是他一輩子也未躺過的。

跟着，他就發覺到自己是赤裸的，因為他發覺全身的肌膚正與柔滑如緞的床褥作全面的接觸，那種得到解脫的感覺，不是身上穿了衣褲所能感受到的。

他立時震驚起來，一個念頭也閃過他的腦際：「是誰將我的衣褲脫個清光的？這裏是什麽地方？」

這一驚之下，他的神態完全清楚過來，急忙睜開了眼睛，看一看這裏到底是什麽地方？

那知他才睜開眼，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一個穿着輕紗，體態豐富婀娜，肌肉若隱若現的背影，正自支頤坐在粧枱前。

他立時驚震得差一點沒有從床上彈起來（事實上他彈起過），猛省到自己是全身赤裸的，着急得硬生生止住彈起之勢，一張臉刹時火辣辣起來。

「這裏到底是什麽地方？這女人又是誰？」這兩個問題接連從他腦際閃過，自然得不到答案。

眼前的女人是如此誘惑，而自己又全身赤裸，自己有否做過什麽事？

驀地，他感到臉像發燒般熱，他記起來了，他曾經做了一個很荒唐，但也很狂熱美艷的夢，夢境重又映現在他的腦海中，他的一顆心不由加速跳動起來，感到有點喉乾舌噪，他立時不敢再想下去。

驀地，那女人的嬌軀忽然擰轉過來，一雙水靈靈的妙目射向床上的聞舞陽，那知聞舞陽的目光兀自怔怔地望着她出神，四道目光相接之下，那女人的神情震動了一下，那姣美的臉容忽地一變，虎地從錦櫈上站起來，一臉寒霜地走前一步，戟指聞舞陽，厲聲喝道：「狂徒，你到底是什麽人？」

聞舞陽才從那種遐想中回過神來，恰好那女人轉過身來，與之目光相觸，剎時像觸了電般，忙將目光垂下來，一顆心「砰砰」亂跳。

原來那女人披着紗衣的嬌軀也是赤裸的，這一轉過身來，便隱約可看到那挺聳的峯巒與神秘的溪澗，聞舞陽自問不是柳下惠，但也不是那種登徒子輕薄兒，所謂非禮勿視，他怎敢再看下去？

聞舞陽尷尬地苦笑笑道：「芳駕，這裏又是什麽地方，我怎會在這室內的？」

「無恥狂徒，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扮成妾身老爺樣貌，蒙混進來，呸……」下面的話忽然打住，圓睜一雙妙目。冷厲地道：「快說，你到底是什麽人！」

聞舞陽這時已嚇得出了一身冷汗，眼前的女人雖然誘人，但此時在他的眼中已變成了母老虎，這間佈置華麗氣派，寬敞溫馨的房間，也無異是地獄，因為只要這女人張口大叫，他便會陷於萬刦不復的境地。

他不禁悚然震慄起來。

「你到底說不說？」那女人氣狠狠地瞪着聞舞陽。「再不說妾身可要叫了！」

聞舞陽一聽，心頭劇震，情急之下，忘了自己身上一絲不掛，猛地挺起身來，急聲道：「芳駕……」驀地驚覺到自己身無寸縷，羞得他急不迭躺回下去，將滑到腰腹部位的絲緞薄被急急拉扯到脖子上，吶吶地道：「芳駕，請妳聽……我說，妳千萬不可叫人來，我叫聞舞陽，在江湖上也薄有名聲，不信，芳駕可以出去打聽一下。」

那女人聽了聞舞陽的話，看到他那種害羞狼狽的樣子，臉色稍霽，語聲却依然冷厲。「聞舞陽？是不是外號叫『遊龍快劍』的那位聞舞陽？妾身曾聽聞其名，你

就是他？」

說時有點懷疑地望着聞舞陽。

聞舞陽急急地道：「芳駕，我正是遊龍快劍聞舞陽，如假包換！」

微微一頓又道：「芳駕既然聽聞過我的賤名，當亦聽聞過我是個怎樣的人。」

「江湖傳說，你是個遊俠兒，好打不平，鋤強扶弱，但却浪蕩不羈，而且好奇心很重，不失為俠義中人。」那女人像背台詞般一字一句說出來。

聞舞陽喜道：「芳駕，這就證明我不是那種奸詐之徒，其實……」

「這可難說得很，」那女人打斷了他的話，冷冷地道：「江湖傳言，作不得準，何況知人口面不知心，怎知你不是外裝俠義，內藏奸詐！」

聞舞陽急得什麼也似地道：「芳駕，先不說這些，容我問一句，是不是長壽將我送來這裏的？」

那女人點頭答道：「不錯，若不是長壽長福將你送回來，而你又扮得那樣相似，妾身怎會將你當作老爺，讓你睡……」

臉上驀地面上一熱，說不下去了。

聞舞陽立時目光一閃，望了那女人一眼，急忙又將目光垂下，急聲道：「芳駕，我要鄭重說明一下，我不是故意扮成這樣的，而是我一生下來就是這樣子，我也沒有矇混走進府上的意圖，是長壽那像伙硬將我當成他的老爺，令到我一頭霧水，我曾經否認過，他却硬是不理，將我請進了馬車，本來，我是想藉此掩藏一下行踪的，也打定了主意在進城後找個機會從車上溜走的，但我一時貪那太白玉霧香醇芬芳，多喝了幾杯，不，其實我已喝了一壺，不想便醉倒了，以後的事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將在那間吃食店內被長壽誤認為老爺及被請上車的情形，細說一遍。

那女人聽得很仔細，一直沒有作過聲，待聞舞陽說完之後，才困惑地道：「聽說江湖上有一種易容術，可以將一個人易容改扮成另一個人，維妙維肖，真假難分，是麼？」

聞舞陽立時明白了那女人的意思，苦笑道：「芳駕說得不錯，江湖上確有這種高明的易容之術，芳駕是否懷疑我是易過容的？」

那女人却一聲不吭，只是拿眼望着聞舞陽的臉，瞬也不瞬，這神情足以表示她懷疑聞舞陽易過容。

聞舞陽目光一落，恰好看到那女人掩映在輕紗內一雙挺聳的雙峯，心頭狂跳了一下，不敢看下去，急忙將目光移開，舔舔咀唇，道：「芳駕若不相信我沒有易過容，可拿一柄尖刀在我的臉上劃一下，那就什麼也清楚了。」

那女人一直沒有遮掩一下，只穿薄紗的誘人胴體，令到聞舞陽既不敢看但又看到，止不住心跳與尷尬，這實在令到他很難抵受，畢竟，他是個身強力壯，生理正常的男人。

這樣大胆的女人，真是少見。

那女人目光真的像刀一樣在聞舞陽的臉上「割來割去」，足有半盞熱茶時份，令到聞舞陽一顆心七上八下，不知她信不信自己的話，又不敢抬起目光望一眼對方，以免又令到自己心跳加速。

這女人看年紀沒有三十也有二十八九，沒有少女那種嬌俏，但却有一種成熟的韻味，連聞舞陽也不得不承認她是一位尤物。

終於，那女人開口了。「難道世上竟真的有這樣相像的人？」

這句話，無異相信了聞舞陽是沒有易過容的。

聞舞陽鬆口氣道：「有，這之前我曾在江寧城的陶然樓意外地遇到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錦衣人，在未遇見那錦衣人時，我也是不相信世上有如此相像的人的！」

那女人聽得俏目一睜，急聲問：「真的？」

「千真萬確！」聞舞陽肯定地說：「在我被長壽誤認為他的老爺時，我曾經想過，可能長壽要找的是那位錦衣人，却錯認了我，只有這種可能。」

那女人這時的臉色已緩和下來，嘆口氣道：「相信就是這樣了，真是作孽，這莫非是天意？」

聞舞陽不解地道（目光始終垂下，不敢看那女人）：「芳駕這是什麼意思？」

那女人欲言又止，目光有點異樣複雜地望着聞舞陽，接又嘆口氣道：「若非眼見，妾身也不相信世上有兩個毫無關係的人，竟然相像到令人難分真假！絕無疑問，你遇到的人一定是妾身的外子了！」

聞舞陽一點也不驚詫，他早就想到這一點了——從他發覺自己躺在這張舒適的大床上及看到這女人竟然穿得這樣少置身在房中，他已猜想自己代替的那人與這婦人可能是夫婦。

不過，聞舞陽的心却很難受，那錦衣人被鐵虎堂的人錯認作自己，殺死了。

「就是妾身，在長壽將你送進來時，妾身也分辨不出你不是妾身的外子！」那婦人說時臉上的神色頗為複雜。

可惜聞舞陽一直不敢瞧看那婦人，否則，不難發覺到那婦人臉上複雜的表情。

「請問尊夫如何稱呼？」聞舞陽一直將目光垂下。

「外子唐智生。」那婦人幽幽地說。「外子在看到你時，一定很驚奇吧？」

「尊夫與我同樣感到驚奇。」聞舞陽神色黯然地道：「不幸得很，尊夫却被鐵虎堂的人錯認是我，慘被擊殺了！」

那婦人——應該稱作唐夫人了，聞言神情劇震了一下，臉上却沒有絲毫悲痛之色，嬌軀搖撼了一下，疾聲問：「怎會這樣的？」

「詳細的情形我也不大清楚，」聞舞陽歉疚地抬起目光瞥了唐夫人一眼，剎時像觸電般急忙將目光垂下來，沉痛地道：「當時因為我正被鐵虎堂的人追殺得緊，情急之下，掠進了陶然樓，與尊夫打了個照面後，心中雖然驚詫尊夫這樣酷肖我，但却不敢停留，從臨街的窗口躍落街外！後來，便聽得城內的人沸沸揚揚地說：遊龍快劍聞舞陽被鐵虎堂的人殺死了，而且經過捕頭岑淵的查證，確定了死者確是聞舞陽云云，我便猜到，鐵虎堂的人一定是將尊夫當作了我，夫人，對於尊夫之死，我一直心中耿耿不安……」

唐夫人終於還是掉下幾滴眼淚來，悲聲道：「這件事不能怪你，又或許是天意，而你又命不該絕，至令你逃入了陶然樓中，遇上了拙夫，至令他代你一死。」

「難得夫人這樣明白事理，我感激萬分，只是，對於尊夫之死，我始終難於釋懷。」聞舞陽懇切地說：「我還暗中發誓，只要有一口氣在，必替尊夫報仇！」

唐夫人舉袖拭去臉頰上的淚水，澀澀地說道：「聞大俠不愧是俠義道中人，有你這句話，相信拙夫在九泉之下，也心安了。」

聞舞陽連說：「夫人太過獎了，聞某不敢當。」

接神色尷尬不安地囁嚅道：「夫人，請……妳將聞某的衣衫取來，待我穿上之後，再與夫人說話，可以麽？」

唐夫人像是聽了聞舞陽這番話，才省起聞舞陽仍然赤裸着躺在床上，臉上不由陡地升起兩片紅雲，也像是驚覺到自己身上穿得不大「雅觀」，雙手急急掩住了重要部位，急轉身走向一角屏風之後，不一會又走出來，身上已加穿了一件衣衫，手上捧着一疊衣褲，來到床前，瞟了聞舞陽一眼，將衣衫放下，然後輕盈地走進那角屏風後。

聞舞陽稍為遲疑了一下，也不理會那樣多了，一翻身從床上滾下地上，快手快脚將衣衫一一穿上。

× × ×

「夫人，既然你也分不出我是假的唐智生，後來你是怎樣知道聞某不是尊夫的？」聞舞陽穿着整齊，神彩煥發，沒有先前那種尷尬，也敢直視唐夫人了。因為唐夫人已穿上一件羅衣，不再是隱約隱現的了。

兩人這時亦已對坐在一張紫檀雲石小圓枱的兩邊，

唐夫人沒來由地垂下頭來，連膀子也紅了，那種羞不可仰之態，令到聞舞陽看得「砰」然心動，却又不知對方為何忽然會這樣，急問：「夫人，是否聞某說錯了話……」

唐夫人螓首微抬，玉臉緋紅，眼神複雜地瞟了聞舞陽一眼，又急將目光垂下，顫着聲道：「你難道什麽也不記得了？」

聞舞陽聽得心頭猛地一震，連臉色也變了，心中暗道：「難道那不是做夢？」禁不住失聲道：「夫人……我曾經與妳……」下面的話他已經沒有勇氣說下去，連聲音也顫了。

唐夫人的頭垂得更低，語聲像蚊吶般道：「妾自與拙夫結婚十載，朝夕相處，不論是他的聲音或是身上的氣味，均十分熟悉，而且拙夫也沒有你那樣強壯……」下面的話，唐夫人是越說越微弱，說到後來亦是連話也說不下去，沒了聲音。

聞舞陽却聽得有如當頭响了一記焦雷，整個呆了，震驚得臉色一片煞白，腦子裏也一片空白。

他竟然與別人的妻子做出這種不可饒恕的事，雖則他是在酒醉之下做出來的，但畢竟幹出來了，這豈不有虧於心。

倒是唐夫人見他悶聲不吭，抬頭瞟了他一眼，見他那震驚的樣子，雖則心中又羞又恨，這時也恨不起來了。幽幽地嘆口氣道：「聞大俠，這件……事也不能全怪你，千差萬錯在你與拙夫實在太酷肖了，而長壽又在那時遇到了你，錯將你當作拙夫，其實換轉是我，也會像長壽一樣，偏是你又喝了一壺太白玉露酒，那種酒酒味香醇，酒力却很猛烈，拙夫平時只敢喝三杯，怪不得你會醉得不省人事，這一切莫非皆是天意？」

聞舞陽仍然悶聲不語。

——他不是不想說話，而是不知說什麽才好，

唐夫人反幽幽嘆口氣道：「聞大俠，妾身雖然……但妾自不會怪你，不過，妾身有一個請求，」

聞舞陽這時可說心情亂到極點，歉疚地道：「夫人，但有所求，聞某無不從命，只要不悖情理。」

唐夫人憂慮重重地道：「妾身實在是情非得已，才敢向聞大俠你提出請求。」

說時臉現重憂，雙眉緊皺。

聞舞陽毫不裝作地說道：「夫人，請說。」

唐夫人雙眉稍舒，作出一個苦澀的笑容道：「拙夫已代你一死，而你現在的身份又是拙夫，這可能是天意，妾身想你帮個忙，繼續頂替拙夫的身份，只要妾身不揭穿，相信府中各人也不會看出你是假的來。」

聞舞陽連忙雙手亂搖道：「唐夫人，這萬萬不能，聞某怎可以假冒尊夫一直在府上住下去的，這豈不是有虧行止？」

唐夫人一聽聞舞陽不肯，情急之下，伸手一把抓住聞舞陽在枱上的一隻手，急聲道：「聞大俠，你不是說但有一口氣在，誓替拙夫報仇的麽？」

聞舞陽點頭道：「不錯，但這與聞某頂替尊夫的身份有何關連？」

唐夫人振作一下精神，正色道：「聞大俠，妾身不怕對你說，拙夫乃是揚州城中數一數二的大鹽商，生前亦有幹那販運私鹽的勾當，不知怎的，却被一個神秘組合的人纏上了，脅逼拙夫加入他們的組合，否則，向官府告發拙夫，這可是大罪一條，拙夫權衡利害之下，只好答應他們，那知道從此引狼入室，先是一位身份神秘的人於兩年前做了寒舍的副總管，半年之後，又有一人前來做了帳房的副管帳，接着，陸陸續續地，寒舍之內莫明奇妙地多了很多『下人』，連鹽莊鹽船上也安插了他們的人，而拙夫到了這個地步，後悔已來不及了，他差不多是一個傀儡，他說的話已不大有人聽，就算聽，也是陽奉陰違，拙夫就是因為眼前若不再急謀對策，便會被那組合將他所有的一切吞掉，故而才在十日之前，與妾身計議好，借一些事故故意與妾身大吵一塲，然後憤然離家外出，實則，他是藉此擺脫那些人的監視，看看在外面可不可以找到人帮他對付那些人，想不到他却被鐵虎堂的人錯認是你，將他殺了，而長壽長福皆是那個神秘組織中派來監視拙夫一舉一動的人，那一日他們因為事出突然，沒有立刻跟着拙夫出去，直到拙夫至晚上還不回來，他們才着了忙，急急連夜駕車出外找尋拙夫，却想不到將你當作拙夫，找了回來。如今拙夫已死，只剩妾身孤伶一人，你若一走了之，這正遂了他們的心願，為了達到他們吞佔拙

夫家財的目的，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將妾身殺了……」

說到這裏，忍不住渾身震顫了一下，然後才淒楚地惶聲道：「聞大俠，你難道忍心見死不救？致令那些奸人的野心得逞嗎？」

聞舞陽聽完唐夫人的話，這才知道唐夫人要他留下來的眞正原因，一時間，他可拿不定主意是留是去，若本着俠義道，當然是義無反顧留下來，頂着唐智生的身份，名義上是唐夫人的丈夫，朝夕相對，特別是在夜晚，爲了免得被人疑念，肯定要同處一室，那時瓜田李下之嫌是很難免的了，這就是他踟躕不決的主要原因。

唐夫人見他沉吟不語，想到自身處境之危，不由驚急得流下淚來，咽聲道：「聞大俠，你若是不想留下來，妾身也不敢勉強你，可憐妾身是個弱女子，不但報不了殺夫之仇，也不能自救，唯有任人宰割的了。」

越說越是傷心，但又不敢放聲痛哭，抑壓着哭聲，淚水却如斷綫珍珠般淌流下來，那種淒楚悲苦之情，任是鐵石之人見了，也忍不住心軟。

聞舞陽生平最怕見人悲哭流淚，唐夫人一哭，他早巳慌了手脚，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不知怎樣解釋才是，一顆心早巳軟了下來，嘆口氣，心裏暗道：「莫非這眞的是天意？令到我喝醉了身不由己地淌進這趟渾水中來，何況於情於理，我也是怎能撒手不管，這件事說什麽也只好硬着頭皮管下去了，況且我現在也不便在外面露面，難得有一個這樣好的身份頂替，那就留下來看看那帮神秘組合的人是何方神聖也好。」

主意說定，吁口長氣道：「唐夫人，聞某答應你留下來，不過，你要應承唐某兩個條件。」

唐夫人聽得聞舞陽肯留下來，驚喜得立時止住了抽咽之聲，也顧不了流滿了一臉的淚水，激動地道：「聞大俠，妾身不知說什麽才能表達心中對你的感激之意，只要你肯留下來，莫說是兩個條件，就是二十個條件，妾身也應承你！」

聞舞陽苦笑一聲道：「唐夫人，聞某第一個條件是妳一定要將府上的情形與府中上下人等，對我詳詳細細地說個一清二楚，同時也要將尊夫生前的習慣及異於常人的舉動及嗜好對我說個清楚，這樣，聞某才可以在扮演尊夫，不會露出破綻，令人思疑。」

唐夫人一口答道：「這個自然，你不提出來，妾身也會對你加以說清楚，聞大俠，請你說第二個條件吧。」

聞舞陽有點尷尬地笑了笑，遲疑了一下，才不好意思地，說道：「第二就是……就是……聞某只是頂替尊夫的身份，喏，喏，我想……我想……今後咱們還是……分房……而睡……的好……免得……」

唐夫人聽着，巳然猜到了聞舞陽下面要說的話，臉上發熱，但却不以爲然地急聲道：「聞大俠，不是妾身不顧廉恥，這萬萬行不通，因爲拙夫生前皆是與妾身同房共宿的，只偶然會到書房獨睡一晚，今後咱們若是分房而睡，必然會引起長壽等人的疑念，那就大大的不妙了，咱們既然是『做戲』，就要做得像，希望你能够勉爲其難。」

聞舞陽聽她這樣說，想想，認爲她說得也是道理，若是因此而引起那神秘組合派在唐府內的人懷疑，那豈不是……於是只好無可奈何地說道：「唐夫人，那就……不分房而睡吧，不過……聞某却還有條件。」

唐夫人見他應承了，鬆了口氣，白了他一眼，佯嗔道：「聞大俠，你怎會這樣多條件的？」

聞舞陽不由又尷尬地笑笑道：「唐夫人，聞某也不想的……今後，若同房而……睡，妳睡床，我睡地……」

唐夫人吁口氣截道：「聞大俠，妾身還以爲是什麽大不了的條件，你怎說怎好吧，只是難爲了你。」

聞舞陽像是放下了一塊大石般，鬆口氣道：「唐夫人，趁現在天還未亮，請你將府中的情形及上下人等的身份姓名說給我聽，待天亮後我才好應付。」

原來這時候只不過五更左右，離天亮還有一段不短的時間。

唐夫人精神奕奕地道：「妾身這就一一說給你聽」

聞舞陽靜靜地看着唐夫人，等她說下去。

唐夫人舉手輕攏了一下鬢邊的秀髮，眨動了一下眼眸，娓娓地先將府中的情形詳細地說出來，聞舞陽聽得很用心，因爲他天亮之後，就是唐府的主人，若不熟悉府內的情形，行差踏錯一步，那就不像是唐府的主人了。

驗明正身　展開行動

在唐府中不着痕跡地各處走動察看一了一遍之後，聞舞陽來到書房中，倚坐在一張敞椅上，沉思起來。

這一番不着痕跡的察看，連他這位冒名頂替的假唐智生也察覺出唐府中隱藏着一種危機，他雖則只是走馬看花般走了一遍，但也覺察到府內起碼有一半的人有問題，也就感到唐夫人所說的不假，甚且實際的情形比唐夫人所說的還要嚴重。

他不禁暗自驚心不巳，照這種情形發展下去，唐智生就算不死在鐵虎堂尚崇虎等高手的手下，遲早也會死在那神秘組合精心安排，與及不着痕跡的「殺着」之下了！

看來這種神秘組合的主腦人所以不急於殺唐智生，大概是還未到時候，有所顧忌，又或是未想出一個妥善而又不着痕跡的辦法，所以才不急着要唐智生死！

「這樣看來，自己冒充唐智生，豈不是隨時有殺身之禍？那豈不是危險得很？每時每刻皆要提心吊胆提防隨時有殺身之禍？」想到這裏，他不由出了一身汗，悚然從躺椅上站起，又立刻坐回敞椅內。

唐智生生前既巳受到嚴密的監視，自己當然也會受到監視，說不是那外表裝得恭敬卑順的長壽長福，這時候正在書房外窺視着自己的一舉一動，看到自己這種舉動，不難就會對自己起疑，今後倒要時刻警惕才好。

「尚幸他們還不知道自己是假冒的，這一點對自己倒是大大的有利。」聞舞陽心安了一些，閉起雙眼裝作假寐的樣子，實則他的腦子中正不停地思索着。

「這種神秘組合到底都是什麽人？他們爲何要不着痕跡地竄食侵吞唐智生的家財？他們最終的目的是什麽？他們是否懷有不可告人的野心？」這一連串的疑問閃過他的腦際，令到他好奇心大增，加上這時他巳騎在虎背上，這無疑加強了他想解開這一連串疑問的決心與趣。

直到長壽在書房門外通知他是吃飯的時候了，他才從書房內走出來。

這是他預先想好的一個辦法，少接觸府內的人，可以減少露出破綻的危險。

險露馬脚

這四五天以來，聞舞陽在唐夫人的暗中提點之下，不但對府內的情形熟習了解，也對上下人等的姓名身份認識清楚了。

這四五天他都沒有踏出唐府一步，推說精神不佳，不是在書房中便是在唐夫人的房內。

在書房中，他是思索一些問題，在房中，是聽唐夫人詳說唐智生在生意上有來往的朋友有那一些，姓甚名誰，以及唐智生在城內三家鹽行的管事及伙計的姓名及特徵，努力將之記在心中，因爲他不可能老是窩在家中不出去，若不熟悉那三間鹽行的情形，只怕他到時很容易就會被人識破他是冒充的。

幸好聞舞陽的記性一向很好，加上唐夫人又說得詳盡，而且不是一口氣將所有的一切說給他聽，而是分開很多次來說，這樣比一古腦兒全部說出來容易記得多，加上唐夫人口齒清楚，每介紹一個人，必定將他的特徵說出來，只要記住每一個人的特徵，雖然未見過面，但只要從那人顯現出來的特徵上，分辨出誰是誰，這就不會錯將馮京作馬涼了。

日間他大部份時間在書房內，夜晚却不得不與唐夫人共處一室，這令到他渾身不舒服的，但也只好硬着頭皮，免得引起思疑，最要命的就是，唐夫人亦爲了免得別人啓疑，在房內照以往的習慣上薄羅紗衣，那種若隱若現的誘惑，眞不是一般正常的男人可以抵受的，幸好聞舞陽的定力够，但却感到很辛苦。

也幸好唐夫人在伺候她的貼身丫環退出房去，將房門關上之後，即加穿一件羅衣，將那誘人的胴體遮掩起來，否則，連聞舞陽自己也不敢肯定自己會不會抵受不住而做出傻事來。

無可否認，唐夫人確是一個魅力四射的成熟女人。

最尷尬的還是，在臨天亮之前，聞舞陽本是睡在地下的，但爲了「做」給每天早上皆進來侍候他「夫婦」起床的婢女小雯看，他只好睡到床上，免得被小雯看到他睡在地下而奇怪之下，說了出去，那就糟糕了。

同床而睡，少不免會肌膚相觸，那種像觸電般的異樣感覺，令到他與唐夫人皆心弦震蕩不巳，聞舞陽更是血脈賁張，幾經壓制才能將那股升騰起的慾火壓下去。

所以，對於聞舞陽來說，一點也不香艷，反而覺得是一種折磨。

反觀諸唐夫人，對於與聞舞陽同房而睡，甚而同床，她一點也沒有忸怩之態，表現得很自然，只是有時候會顯露出一股幽怨之色，大概是看到了聞舞陽而想起了亡夫唐智生的緣故吧。

不論如何，聞舞陽這三四日來，盡量依照唐夫人的提點，仿足了唐智生生前的舉動神態及說話的語氣，總算沒有引起「那些人」的懷疑，而「夫婦」兩人相處在一起的時候，也裝作得似模似樣，唐夫人起先還担心聞舞陽在倉促之間，扮演得不太像，現在總算放下心來

因爲有時候連她也把聞舞陽當作了唐智生，她是唯一知道聞舞陽是假冒的，尚且會「認假爲眞」，那些不知內情的下人，更加看不出他是假冒的了。

在假冒唐智生這一點上，聞舞陽做得十分成功，這是無庸置疑的。

這一日巳經是聞舞陽進入唐府，冒充主人唐智生的第五日了。

吃罷午飯，聞舞陽與唐夫人坐在後園中一座築在荷花池的小小水榭中，邊喝着香茗，邊在閒話着家常。

由於身邊有婢女小紅跟着，雖則這座水榭四面是窗，又在荷池中央，若是說什麽秘密，不虞有人聽到，但又不便遣開婢女小紅，故此兩人只能够說些不關緊要的話。

天氣雖熱，但坐在這四面是水的水榭中，倒是清清涼涼的，一點也不感到熱，確是乘涼的好地方，聞舞陽邊與唐夫人說着話，邊暗自道：「這唐智生倒會享受，大熱天時有這樣清涼的消暑地方，寒冬時節又有暖閣，園中假山精巧，花木稱奇鬥妍，衣錦羅，食美餚，伺候週到，若不是我陰差陽錯被認作唐智生，那裏知道豪門巨富之家是這樣窮奢極侈的。」

「老爺，你巳在家歇息了幾天，今天看來精神很好，你也要出去店鋪看一下了。」唐夫人的話聲打斷了聞舞陽的思想，

聞舞陽趕緊收攝心神。「夫人，我也感到今日精神很好，妳不說，我也想出去店鋪看一下了。」

「老爺，外面這樣熱，小心中暑，妾身待會吩咐廚房預備好冰鎮蓮子，好等老爺回來以解暑氣。」

聞舞陽完全是唐智生的口吻：「夫人，勞煩妳了。」

兩人正說間，突見總管陳槐脚步匆匆地走向水榭這面，聞舞陽故意皺皺眉頭，對唐夫人道：「陳總管走得這樣急，不知有何事幹？」

唐夫人口齒欲動間，陳槐巳經來到水榭前，便住口不語，望着陳槐，看他有什麽話說。

陳槐在水榭前垂下手來道：「稟老爺，袁老爺來訪。」

聞舞陽聽得怔了一怔，但馬上就省起，陳槐口中的袁老爺就是與唐智生甚爲知己的一位朋友，這位袁伯夫亦是揚州的大鹽商之一，據唐夫人說，袁伯夫除了與唐智生在生意上有來往之外，還是尋花問柳的好拍檔。

聞舞陽雖則在心中將這位袁伯夫的資料想了一遍，反應却一點不慢，裝出高興的樣子道：「陳總管，請他到敞廳侍茶，

我隨後就來。」

「是，老爺。」陳槐恭謹地應了一聲，那雙賊忑忑的眼却肆無忌憚地盡往唐夫人那豐滿成熟的嬌軀上溜，那有半點將「唐智生」放在眼內的樣子？

聞舞陽若不是時時刻刻記着如今的身份是唐智生，早巳出手將陳槐的雙眼挖出來，如今只好裝作看不到，扭頭對侍婢小紅道：「小紅，妳陪夫人先回房。」

就這說話間，陳槐巳轉身朝來路走了，小紅應了一聲：「老爺放心，婢子自會小心服侍夫人。」

說完朝聞舞陽行了一禮，輕盈地先朝水榭外走去。

唐夫人乘這機會別有深意地望了聞舞陽一眼，聞舞陽從唐夫人那特別的目光中，看出了關懷與鼓勵，心中定了很多，無言地點點頭，與唐夫人併肩走出水榭。

× × ×

「哈哈，唐兄，幾天不見，清減了些，莫不是心中記掛着衆香院中的娉婷姑娘所致吧？」聞舞陽才踏入敞廳，那位年紀與唐智生年紀相若，白白胖胖，臉圓圓的袁伯夫巳笑着站了起來，走上前伸手執着聞舞陽的雙手，親熱地搖了搖。

聞舞陽只有硬着頭皮，盡管模仿唐智生的神態語氣，並打着哈哈說道：「袁兄，你却越來越發福，是否嫂夫人近來管得你緊一點，近來你很少來找小弟，又是否被那一個小妖精迷住了，連小弟也給忘記了？」

兩人哈哈笑着，坐下來，一個僕人重新捧上兩杯香茗，將袁伯夫那杯茶撤了下去。

聞舞陽端起茶杯一擧道：「袁兄請用茶。」呷了一口將茶杯放下來，目注袁伯夫道：「袁兄今日大駕光臨，未知有何事幹？」

袁伯夫一口茶還未吞下肚，便連忙放下茶杯，故作神秘地湊到聞舞陽的耳邊，悄聲道：「唐兄，小弟今日來是特別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聽了一定心癢難搔。」

聞舞陽盡量裝出興緻勃勃的樣子，亦悄聲道：「袁兄別賣關子了，快說出來聽聽。」

袁伯夫展露出一個曖昧的笑容，聲音低得更低地道：「唐兄，三日前衆香院來了兩名從蘇州來的妞兒，聽說還是清水貨，嬌媚得令人全身酥軟，那身白嫩的肌膚簡直可以揑出水來，唐兄，你有無興趣與小弟今晚到衆香院去找那兩個妞兒消魂一番？」

說完竟然吞了一口口水，聞舞陽瞧見他這種急色的樣子，忍不住在心裏暗自好笑，表面上却皺皺眉頭道：「袁兄，小弟被你說得心癢癢的，恨不得立刻就去衆香院摟着那兩個妞兒親熱一番……」

袁伯夫喜不自禁地一拍大腿，語聲也提高了，截斷了聞舞陽的話，道：「哈，想不到唐兄比小弟還心急，咱們立刻就去吧！」

聞舞陽噓了一聲道：「袁兄——」

袁伯夫警覺地吐吐舌頭，朝四下看了一眼，低聲道：「唐兄，是小弟不是，幸好嫂夫人不在這裏，下人都在外面，大概他們都聽不到，嘻嘻，若是被嫂夫人聽到，只怕唐兄你又要書房獨睡幾晚了。」

聞舞陽裝出一副心癢難搔又無可奈何的樣子，苦笑着說道：「袁兄，不要說是現在了，就算是今晚，小弟也不能與你到衆香院風流一番，唉，只好讓你獨佔鰲頭了。」

袁伯夫睜大了雙眼，直視着聞舞陽，訝然問道：「唐兄，難道嫂夫人忽發雌威了？」

聞舞陽嘆口氣道：「袁兄，內子怎敢管我，倒是……」

袁伯夫急聲截斷了聞舞陽的話，訝異地道：「唐兄，小弟記得你以前曾對小弟說過，嫂夫人雖然還未至河東獅的程度，但對唐兄你也管束頗嚴，而唐兄你也素來懼內，怎麽忽然之間改變了？」

說時就像不認識聞舞陽（唐智生）般，上下地打量着聞舞陽。

聞舞陽聽了袁伯夫的話，心頭吃驚不少，知道自己一時口快，說錯了話，這可是一個大紕漏，急忙假笑兩聲，掩飾道：「袁兄，你怎麽盡是揭小弟之短，難道連讓小弟乘賤內不在的時候，充一下英雄大丈夫也不成？」

袁伯夫聽了聞舞陽的這一番掩飾之詞，才釋然地哈哈大笑道：「唐兄，充英雄還是今夜到衆香院才充吧，怎樣？」

聞舞陽見袁伯夫對自己釋然不疑，不由也鬆了口氣陪着他笑了幾聲，才蹙眉作難地道：「袁兄，抱歉得很，今天晚上小弟約了一位從京裏來的朋友在舍下一敘，唉，你怎不早一日來告知小弟，偏偏揀上今日才來，莫非你是存心要吊吊小弟的胃口？」

袁伯夫裝出失望的樣子道：「那眞是巧了，唐兄你既然今夜有事不去，小弟可等不得了，唯有今晚一個人去，嘻嘻，到時可別說小弟不够朋友，來個一箭雙鵰，那時你後悔也來不及了。」

聞舞陽裝出一副饞然欲滴但又無可奈何的樣子道：「袁兄，那只能怪小弟與那兩個妞兒沒緣份，小弟但願今晚從京裏來的那位朋友忽然有事不能來舍下，那就開心死了。」

袁伯夫不由笑道：「唐兄……」

恰在這時，總管陳槐出現在敞廳門口，垂手躬身道：「老爺，夫人着小的來問，袁爺是否在此用晚膳，好吩咐廚房預早整治菜餚。」

袁伯夫立時將下面的話打住，也不等聞舞陽問他，急不迭搖手道：「唐兄，小弟今晚有事，嫂夫人的盛意請代小弟多謝致歉，嗯，小弟也該走了，唐兄，小弟下次再來找你盡醉一番。」說時頻頻向聞舞陽眨着眼。

聞舞陽一聽他要走，正是求之不得，但表面上仍然客氣地道：「袁兄，怎不多坐一會才走？」

袁伯夫又朝聞舞陽眨下眼道：「唐兄，日後有空請到舍下喝個痛快，小弟實在是有事在身，告辭了。」

說着站起來，朝聞舞陽拱手爲禮，聞舞陽急不迭還禮，朝陳槐道：「陳總管，去覆夫人一聲，說袁兄不用晚膳了。」

陳槐在人前却裝出卑恭的樣子，連聲應是，朝兩人深深地行了一禮，才急步朝

內院走去。

聞舞陽這才執着袁伯夫的手，親自將他送出大門，才互揖一禮，同轉入內。

× × ×

邊往內院走去，聞舞陽邊想着失口說錯的那句話，幸好自己掩飾得好，才沒有令袁伯夫起疑，眞是險到極，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來，冷不防差點與一個迎面急走而來的人撞了個滿懷，猝然之下，聞舞陽出於本能地往斜刺裏一個閃身，堪堪避過那人的碰撞。

但他立刻就警覺到自己這種敏捷的反應可能會引起那人的驚疑，暗道一聲不妙中，藉勢踣跌出去，摔倒在地上。

「老爺，你怎麽了？」差點與聞舞陽撞在一起的原來是總管陳槐，他先是驚疑不定地望了閃開去的聞舞陽一眼，繼之看到聞舞陽摔倒在地上，目中那絲驚疑之色才消褪，急搶前一步，將聞舞陽扶起來：「老爺，沒有跌着吧？」

連一句道歉的話也不說，可見他是如何無禮，不將唐智生放在眼內。

從這一點，聞舞陽看出唐智生生前確是大權旁落了，論身份，他是主人，而陳槐只不過是個下人，却居然對他不敬，若不是有恃無恐，焉敢這樣放肆？

聞舞陽一肚是氣，但他強忍着，他沒有忘記現在的身份是唐智生，裝出想發作又不敢發作的模樣，深吸了口氣，用手拍打着身上的灰塵，氣惱地道：「陳總管，請你以後走路小心點。」

陳槐假笑着道：「老爺若沒有什麽事，我可要趕着出去了。」

說完也不再像在人前般向聞舞陽行禮而退，大刺刺地急步走開了，甚至也不自稱「小的」，而稱「我」了。

聞舞陽假意搓着跌痛的地方，斜睨着消失在院門外的陳槐的背影，長長吐了一口氣，這才走向內院。

× × ×

聞舞陽一見唐夫人那氣惱得青白一片的臉色，不禁在心裏道：「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

口裏却關切地道：「夫人，何事這樣氣惱？」

唐夫人氣恨難消地道：「老爺，陳總管……」忽地將下面的話打住，瞥了一眼侍立在一旁的小紅，語氣一改，不自然地道：「沒什麽，老爺，袁老爺不在此用晚膳了？」

聞舞陽不是一個蠢人，順着她的語氣道：「袁兄謂還有事要辦，所以辭別而去了。」

唐夫人道：「袁老爺來找老爺你，可是有事商量？」

聞舞陽自不便將袁伯夫來找他——唐智生的來意明說，只好含含糊糊地道：「夫人，他是來談一下生意上的事情。」

唐夫人冷冷一笑，忽然一指頭戳在他的額頭上，顫聲道：「哼，談生意，別是又約你出去鬼混吧？」說時連連向聞舞陽打眼色。

聞舞陽知道要「做戲」了，表情十足地呼寃道：「夫人，妳……你這是想到那裏去了……」

唐夫人啐道：「別裝了，以爲妾身不知道你與袁老爺的風流韻事？今晚不准外出。」

聞舞陽吐口氣道：「夫人，妳……」

唐夫人巳扭頭對小紅道：「小紅，到廚房問一下，冰鎮蓮子弄好了沒有，捧上來給老爺吃。」

小紅應了一聲，轉身向外走去。

唐夫人直待小紅去遠之後，才瞥一下窗外，見沒有人，才壓低聲音問道：「老爺，剛才你有沒有在袁伯夫面前露出破綻來？」

聞舞陽先凝神靜聽了一會，察覺不到有任何異樣之後，才悄聲問道：「唐夫人，尊夫生前是否有懼內之症？」

唐夫人登時臉上一熱，訕訕地道：「拙夫生前確實是畏懼妾身。」

聞舞陽正容說道：「唐夫人，妳怎不告訴我，令到我適才在袁伯夫面前露出了破綻，幸好我掩飾得快，才沒有令他動疑呢。」

唐夫人神情變動了一下，抱歉地道：「聞大俠，妾身以爲這種閨房之秘，大概沒有人知，拙夫也不會說出去，那知道他竟然對袁伯夫說了，這眞是想不到。」

聞舞陽神色凝重地道：「還有，我剛才在院子中與陳槐相撞，差一點不自覺露出了破綻。」接將與陳槐相撞的經過說了一遍。

唐夫人靜靜地聽完之後，神色微變道：「聞大俠，這會不會是陳槐巳對你起了疑？借此相試一下？」

聞舞陽想了一下，沉吟道：「有此可能，幸好我應變得快，而尊夫生前也學過一些粗淺的拳脚，這就令到我那種反應變成是一種合理的反應了。」

唐夫人亦神情凝重地道：「不管怎樣，聞大俠，你今後仍要時刻小心才好。」

聞舞陽忽然改變話題道：「唐夫人，適才爲何那樣氣惱？」

唐夫人恨聲道：「陳槐那狗才越來越放肆大胆了，竟然乘小紅不在妾身邊時，口出輕薄之言，被妾身叱罵之下，恰好小紅走回來，他才匆匆地走了，妾身若不是有所顧忌，眞想賞他兩記耳光！」

說完猶自氣恨不已。

聞舞陽正想說什麽，驀地神色微動一下，以目示意唐夫人，故意提高了聲音道：「夫人，快近黃昏了，我今天還是不出店舖了，明天才去吧。」

唐夫人順着聞舞陽的話道：「老爺，那就不要出去算了，店舖有老王他們打理，這多年也未出過錯，你就放心吧。」

話口未完，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傳來，跟着現出小紅的身形來，手上捧着兩盅冰鎮蓮子，走了進來。

唐夫人不由佩服地看了聞舞陽一眼。

小紅捧着托盤走前說：「老爺夫人，冰鎮蓮子巳經弄好，婢子巳經捧來了，是否……」

唐夫人擺了擺手道：「就擺在枱子上吧。」

× × ×

深夜時分，袁府內一片沉寂，靜得夏虫的鳴叫聲份外吵耳，那輕風掠過花樹梢的輕响，也聽得清清楚楚，這時候大概是二更許左右。

唐智生夫婦那間寢室內，亦是黑沉沉地，但室內的兩人仍未睡，而且在稍稍地低聲交談着。

聞舞陽與唐夫人皆衣着整齊地相對坐在黑暗中，目光在暗黑中分外明亮。

「唐夫人，小紅侍候了妳多少年？」聞舞陽的目光一閃一閃的。

唐夫人悄聲道：「五年了。」

「那小紅應該不是他們派來的人吧？我記得妳曾說過，尊夫是在一年前然被那神秘組合的人脅迫的。」聞舞陽雖然在說話，但一直凝神暗察着窗外的動靜，若是有人潛近窗前，他自信逃不過他的雙耳。

「聞大俠，妾身明白你的意思，」唐夫人道：「只是，妾身却不敢肯定她有沒有被他們收買了，爲了謹愼計，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嗯，俗謂小心駛得萬年船，但這總不是辦法，唐夫人，我希望妳最好能够試探一下她，弄清楚她目前的身份立塲，這樣比較好。」

「聞大俠，妾身一定抓緊時機試探一下，免得時刻要提防她。」唐夫人的一雙目光在黑暗中發出寶石般的光芒，有一種強烈的吸引力。

聞舞陽每一次與她的目光相觸，便被吸引住，好不容易才能够將目光移開，心跳也隨之加速，令到他不由自主又想起了那個荒唐的綺夢。

「聞大俠，你我雖然相識不到十日，但彼此了解很深，應該算是朋友了，妾身稱呼你大俠，你稱呼妾身夫人，似乎是太生份了，咱們今後在沒有人的時候彼此稱呼名字，豈不是來得自然，舞陽，你認爲怎樣？」唐夫人首先大胆地直呼聞舞陽的名字。

聞舞陽料不到唐夫人忽然會提出這個提議，雖則感到突然，但却很大方地道：「唐夫人，稱呼只是一句，稱呼什麽也沒有問題，妳稱呼我做大俠，我實在愧不敢當，妳稱呼我的名字，最好不過。」

「那麽，今後咱們在沒有人時，就互相稱呼名字好了。」唐夫人那雙目更亮，「妾身名字鳳儀，娘家姓蘇。」

驀地，聞舞陽輕輕「噓」了一聲，示意唐夫人不要出聲。

而他亦專注地凝神傾耳靜聽着。

唐夫人見他那樣子，亦不由緊張起來，就算是聞舞陽不說，她也猜到寢室外面可能有人潛近來，否則，聞舞陽不會那樣子。

跟着，聞舞陽向唐夫人做了個躺回床上的手勢，他自己也躺在地下，一動也不動，一邊耳朵貼在地上。

唐夫人見他那樣，只好不聲不响他躺回床上。

遭受神秘人驗明正身

聞舞陽與唐夫人一夜沒有闔過眼，直到天亮時分，才睡了過去。

那是因爲聞舞陽憑着他那異於常人的聽覺，察覺到偷偷潛近寢室附近的人直到天亮時分才悄然離去。

在那掩藏在寢室外面的人沒有離去之前，他實在不敢放心睡過去，若是那人在他睡着後偷偷潛進來看一下，那豈不是馬脚大露？

雖然睡得遲，聞舞陽仍然像往日般照常起了床，因爲若睡得太遲，難免會引起那些有心人的懷疑，聞舞陽倒不覺得怎樣，唐夫人則顯得有點憔悴了。

但唐夫人却沒有一句怨言，她亦明白到這是關係到她生與死的問題。

聞舞陽在吃過午飯之後，命長福長壽駕車，往設在城南大街上的鹽莊馳去。

置身在鹽莊之內，他才見識到唐智生這間鹽莊規模之大，生意之興隆。

這間鹽莊足有三進深，門面廣大，臨街頭進是鋪面，二進是鹽倉，第三進是掌櫃與伙計的居處。

伙計足有十五名，連同一名管事及掌櫃，這時候皆忙得不可開交。

因爲這間鹽莊乃是經銷批發到省內外各地的經營處，偌大的店鋪前面，擠滿了各地來販運白鹽回去售賣的行商。

聞舞陽早就聽唐夫人描述過鹽莊那位崔管事與趙掌櫃的容貌特徵，故此才從車內下來，一眼便認出了那兩人。

而那位崔管事也看到了他，急忙迎出來，哈哈腰道：「東翁，你來了，快請進去坐下。」

聞舞陽流目打量着店面熱鬧的情形，邊走進店鋪邊滿意地道：「崔管事，近來生意怎樣？」

崔管事忙道：「東翁，你也看到的了，好得很！」

聞舞陽點點頭。走進了店中，那位在櫃枱後正忙得一頭是汗，不停地撥打着算盤珠子，一面揮筆上數的趙掌櫃亦忙站起來，朝聞舞陽直哈腰：「東翁，生意越做越好了。」

聞舞陽露出滿意的笑容，點頭道：「老趙，辛苦了。」

然後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崔管事循例將店內的事務向聞舞陽——唐智生說一遍，聞舞陽一面聽一面點頭，以免露出破綻，雖則他從唐夫人處聽說了不少有關店鋪的情形，但畢竟他對做買賣是一竅不通的，所以不敢亂說話。

何況，他亦從唐夫人的口中，知道這位崔管事乃是那神秘組合派來控制這間店鋪的人，那就更加要小心了。

待那崔管事說完，他說了兩聲：「很好，很好。」便對崔管事說要到碼頭的鹽倉看一下，走出店鋪，朝馬車走去。

崔管事很會做戲，在表面上仍對他恭恭敬敬地，直將聞舞陽送到馬車前，才躬身道：「東翁好走。」一直待聞舞陽上了馬車，馬車馳動，才走回店內。

× × ×

唐智生的鹽倉就離碼頭二三十丈外的一片高地上。那座鹽倉少說點也有十數畝寬大，一列長長的倉房排列着，老遠就能够聞到一陣鹽咸咸漬味。

唐智生不但擁有那座大鹽倉，也擁有十數艘大鹽船，那是用來到鹽產地運鹽回來用的，這足見唐智生的生意規模是如何龐大了。

唐時杜牧有詩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指的就是這種家財千萬的大鹽商。

馬車直駛鹽倉最前的那間大屋子，原來這間大屋子是辦事的地方，亦是住人的地方。

聞舞陽早在下來前，就想了一下唐夫人描述過的管倉高倉的相貌特徵，所以他才下馬車，便一眼認出從屋內迎出來的高倉，朝他微微點點頭。

高倉是個高個子，年約三十八九，一臉精明，聞舞陽一眼看到此人，便感到此人不大容易應付，於是加了小心。

因爲據唐夫人說，高倉亦是那神秘組合的人。

「東翁，大熱天時，快請到裏面去。」高倉表面上很恭謹客氣，但那雙目光却透射出不將「唐智生」看在眼內的神色。

聞舞陽浪蕩江湖，見多識廣，什麽人沒有見過？什麽嘴面沒看過？自然看出高倉這種外恭内倨的嘴臉，當下也不以爲意，抹一下頭上的汗水道：「高倉，運鹽船還未回來？」

邊說邊往屋內走去：

高倉望一眼碼頭那邊，答道：「大概兩日內會到達。」邊答邊隨在他身後走進屋內。

聞舞陽在屋內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吐口氣道：「倉內還有多少存貨，這一載運回來的鹽放得下麽？」

高倉親手端上一杯茶：「回東翁，倉內存貨差不多已清，足够地方存放這一趟運回來的鹽。」

聞舞陽點了點頭，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高倉看着聞舞陽喝了一口茶，臉上閃過一抹異樣的笑意，恭聲道：「東翁有什麽吩咐？」

聞舞陽擺擺手道：「嗯，你做得很好……」驀地感到腦袋昏昏沉沉，手脚也痠軟無力，心頭悚然一驚，知道着了道兒，連下面的話也說不下去了，欲掙扎，却苦於一絲氣力也使不出，手脚像不聽自己的使喚般，終於身體一歪，自椅上斜仆跌落地上。

但一直站在他身邊的長壽却及時一把將他攙扶住，這時他的頭腦更加昏沉，但却仍然有知覺，沒有完全昏迷過去，只是全身痠軟無力。

接着，高倉帮長壽將聞舞陽抬進了一間相當寬大的房間之內，將他放在一張床上。

聞舞陽雖然昏昏沉沉，但仍然迷糊地看到房內有幾個人，一見高倉與長壽將他抬進來，便從坐着的椅子上站起來，走向床邊。

聞舞陽極力想睜大眼睛看清楚那幾人的面貌，但眼皮却沉重如鉛，怎也睜不開來，只能够矇矓地看到那幾人的樣貌，却不清楚。

這時他已被放在床上，那幾個人也圍在床前，打量着他。

其中一人開口道：「堂主，他不像是戴着人皮臉具的啊！」

聞舞陽聽到那人的說話，心頭一動，忖道：「莫非他們懷疑我不是唐智生，以爲我戴了人皮臉具？」

只聽那被稱爲堂主的道：「不管怎樣，他失踪了幾天才找到他，而且據長壽說，找到他時，他好像不認識長壽的樣子，而且否認自己是唐智生，這就頗爲令人懷疑了，馬如風，你看一下他是否戴了人皮臉具。」

一名漢子應了一聲，走近床前，俯下身來，先仔細地察看了聞舞陽一會，困惑地道：「堂主，屬下肯定他沒有易過容，至於……」

「馬如風，本堂主要你仔細查看一下，不是要你說廢話！」那名堂主聲色俱厲地說。

那名叫馬如風的漢子全身震悚了一下，急不迭道：「是，堂主，屬下這就立刻動手查看！」

邊說邊已伸出雙手，在聞舞陽的臉上搓揉起來。

其餘的人則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馬如風的動作。

聞舞陽早就將雙眼閉了起來，裝作是全昏死過去的樣子，那些人說的話，他聽得清清楚楚。

馬如風先是在聞舞陽的臉上搓揉着，好一會，才移到頸下耳側部份，繼續搓揉着，接着並捏着他的頭皮猛力扯起來，痛得聞舞陽差點忍不住叫出聲來，暗暗咬牙忍受着。

接着，他被那位叫馬如風的翻轉過去，在頸後搓揉撕扯了一會，才又被翻轉過來，跟着聽到那馬如風道：「稟堂主，屬下查驗之下，他既沒有易過容，也沒有戴着人皮臉具！」

接着，他聽到一陣吐氣聲，及那位堂主的自語聲：「難道他被長壽找到時，那一切皆是裝出來的？」

只聽一人說道：「堂主，只有這一個解釋最合理，他可能料不到長壽會找到他，意外之下，他難免心驚，又想擺脫長壽，便裝出不認識長壽的樣子，說出那番話來。」

那位堂主沉吟一下道：「相信世間上不會有那樣相似的人吧，而他的表現也沒有異樣的地方，若他不是唐智生，他的妻子斷不會辨認不出來。而他的妻子顯然認爲他就是唐智生，經過這一番驗明正身，應該不會錯了。」

聞舞陽聽到這裏，一顆心這才定下來，心中暗喜不已。經過這一番驗明正身，相信今後他們會不再對他的身份有所懷疑了。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今後，他就不必再顧三忌四的了，只要仿照唐智生平日的言行習慣，那就無人再懷疑他了。

「堂主，既驗明了他就是唐智生，怎辦？」是高倉在說。

「目前還不能殺他，待本堂主離去後，再弄醒他，若他有話說，便說他中暑昏迷了。」那堂主說着已向房外走去。

跟着是一陣脚步聲響起，未幾，聞舞陽感到有人用一條濕毛巾敷在他的額上，跟着，他就感到昏昏沉沉的頭腦開始逐漸清醒過來，手脚也漸漸有力了。

終於，他完全清醒過來，張開眼一看，正好看到高倉與長壽正俯視自己，於是呻吟一聲道：「高倉，我怎麽會躺在這裏的？」

高倉忙輕聲道：「東翁，先一會你不知怎的，一句話未說完，忽然昏迷過去，

我便與長壽將你扶入房內躺一下，大概你是中暑了。」

長壽問道：「老爺，你沒事了吧？」

聞舞陽活動一下手脚，欠伸而起，感到頭似有些微暈眩，於是甩甩頭道：「還有些暈眩，長壽，你扶我上馬車。」

「東翁不多躺一會才回去麽？」高倉說時，目中閃現出一抹戲弄的笑意。

聞舞陽的目光何等銳利，但他却詐作看不到，搖搖頭道：「還是回去吃些解暑藥好。」說着伸脚下床。

長壽忙上前將他扶下床來，挽着他走出去，上了馬車，吩咐長福趕車回去。

高倉直待馬車去遠，才陰陰一笑，轉身走回屋內。

× × ×

晚上，當府內的所有人皆就寢之後，又是聞舞陽與唐夫人私下談話的時候了。

聞舞陽就坐在鋪在地上的「床褥」上，警覺地注意外面的動靜。

唐夫人則坐在床前的一張錦櫈上，眨動着那雙明眸。關切地道：「舞陽，今天還算順利吧？」

聞舞陽在黑暗中作出一個苦笑，吁口氣道：「今日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幸好我不是易容或是戴了人皮面具，否則，只怕我早就死了。」

唐夫人驚聲道：「舞陽，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聞舞陽吸口氣，將在碼頭鹽倉內發生的事對唐夫人說了一遍。

唐夫人聽完之後，以手掩胸，長長吐口氣道：「若換轉是妾身，嚇也嚇死了，不過，經過這一次的驗明正身，他們再也不會懷疑你了，這對咱們來說，却是好的一面。」

聞舞陽亦點頭道：「我也是這樣想，想不到的是，他們一直以來皆沒有露出對我懷疑的樣子，突然來這一手，連我也吃驚不已，他們倒是陰險得很，今後，咱們可要時刻小心一點，提防他們會突然玩出什麽花樣。」

唐夫人連連點頭道：「舞陽，你說得是，只是，咱們不能老是在等他們向咱們下毒手才有所行動，提心吊胆的日子實在難過，總要想個法子扭轉這種對咱們不利的情形才好。」

聞舞陽頷首道：「經過今天的遭遇之後，我也認爲不能任由他們對咱們想怎樣就怎樣，這樣咱們始終處於不利的劣勢之下，很容易會着了他們的道兒，趁他們現在還未敢對我採取斷然的手段時，正好乘隙採取行動。」

「舞陽，你準備怎樣下手進行？」唐夫人心急地問。

聞舞陽却很久也沒有回答唐夫人的話，在黑暗中像石像一樣坐着動也不動，只看到他那一閃一閃的目光在黑暗中閃動着，唐夫人幾次想開口，都忍住了，她知道聞舞陽正在動着腦筋，不好打擾他。

足足有兩盞熱茶時分，聞舞陽才動了一下，開聲道：「唐夫……鳳儀，我想了一遍，認爲先從總管陳槐處下手比較好，不過，在行動之前，我要先找一位朋友帮忙才行。」

唐夫人道：「舞陽，聽見你叫我鳳儀，妾身實在高興得很，你認爲該怎麽樣辦就怎樣辦吧，妾身手無縛鷄之力，一切全靠你了。」

聞舞陽接將他想好的計劃對唐夫人說了一遍，唐夫人聽得連連點頭。

夜訪青雕霍元本

聞舞陽在與唐夫人商量好行動計劃後的第四日晚上，才找到一個機會在頭更將盡，二更快到的時分，溜出了唐府。

因爲他自從發現那晚有人在二更時分掩到寢室附近監視他「夫婦」後，這幾晚都發現有人掩藏在寢室外面，很可能那神秘組合的主腦人不想「唐智生」再失踪一次，或是恐防他在那次失踪的期間，找到了什麽人帮忙，暗中對付他們，而日夜不論「唐智生」在府內外，皆有長壽等人寸步不離地跟着他，若要玩花樣，只有在深夜才有機會溜出去或是着人潛進來，如今這一來，就令到「唐智生」日夜皆在他們的監視之下，根本無機會弄手脚。

幸好那些人知道唐智生只會一些粗淺功夫，高來高去的提縱輕身功夫，一點也不曉，這才令到他們放心不少，也因此沒有頭二個時辰對他進行監視，在晚飯後，到十更過後，二更未到的這段時間內，由於唐智生不會睡得這樣早，爲了不敢做得太着痕跡，以致令到唐智生狗急跳牆，所以在那段時間內，沒有派出人監視他「夫婦」兩人。

聞舞陽也就是乘這段「眞空」時間，從寢室的一個窗口閃掠出去，而唐夫人則爲了以防萬一，用衣物做成一個人形放在床上，穿上唐智生的衣褲，放下羅帳，這一來，就算在燭光下看去，也看不出是個假人！

唐府內的防守倒很鬆懈，大概那些人認爲唐府既已落在他們的控制之下，只要派人監視着他的寢室，就已經足够了，不用再在府內各處守衛了。

所以，聞舞陽很輕易就溜出了唐府。

× × ×

揚州城雖是個烟花十里之地，特別在華燈初上時分，那些腰纏十萬貫的巨富與及紈袴子弟莫不爭着到青樓徵歌逐色，揚州的夜晚，眞可說得上是笙歌不絕，管絃不斷的金粉之夜。

但這時候却已是夜闌時份，那些徵歌逐色的富商巨賈與公子哥兒，早已意興闌珊，滅燭留髡的留宿快活，其餘的便打道回府，所以，揚州城內已經少有行人了。

這却正合聞舞陽的意思了，不怕遇到人或是被人認出來，更不怕驚世駭俗，可以放胆飛掠而行。

而出了唐府之後，他好像一只飛出了雀籠的鳥兒般，感到自由自在，舒暢無比，整個人輕鬆得彷彿飄上了雲端般，說實在的，這幾天在唐府內的日子雖則是飯來張口，茶來伸手了，一切皆不用自己動手操心，但却有如套上了枷鎖般不自在，他在連吸了幾口清新的夜間空氣後，不禁暗道：「錦衣美食雖然好，却不及在江湖上來去自如的流浪生活來得自由舒暢，特別是日夜有人監視的日子。」

仰頭望一下夜空，感到今夜的星月特別燦亮。

穿行在清涼幽靜的夜空下的街巷中，聞舞陽身形如飛般掠向城北那面。

更鼓剛敲二下的時候，他已掠到城北頭一座獨立的大宅院的圍牆上，略爲向內察看打量了一下，身形一展，有如一頭飛鳥般，掠到牆內的一角屋簷上，剛隱伏下來，便有一隊黑衣漢子提着燈籠走過，說險，那眞是險極了。

這隊黑衣漢子無疑是這座大宅院內負責巡夜的。

伏在那角屋簷上直到那隊巡夜的黑衣漢子轉入一個月洞門內，聞舞陽才從屋簷上長身而起，就像流矢劃空般，斜掠向一處花樹扶疏的簇簇暗影中閃現出一綫光影的房屋。

看來，聞舞陽對於這座宅院內的情形，頗爲熟悉。

聞舞陽眞的對這座宅院的情形很熟悉，因爲他於兩年前曾在這宅院內作客一月，受到這宅院主人的熱情招待，他怎會不熟悉？

而這座宅院的主人就是在揚州城內頗有名氣的青鵰霍元本。

聞舞陽掠到那透出燈光的窗下，沒有將身形隱藏起來，直挺挺地將上半身露出在窗口上。

這自然很容易被屋內的人發覺到。

而屋內那人恰好未睡，故此聞舞陽才現身在窗前，屋內那人便已警覺到了。

那人好快的身法手法，聞舞陽才現身窗前，屋內的燈火便猝然熄滅，而那人亦已閃掠到窗前，手中持着一柄明幌幌寒光四射的長劍，直指聞舞陽，沉喝道：「來者何人？」

聞舞陽即時發出一聲輕笑。「霍兄，別後兩年，你的武功又精進了。」

那人在黑暗中神情震動了一下，驚詫萬分地脫口叫道：「聞兄，你是聞兄！這……這是不可能的！」

聞舞陽又輕笑一聲道：「霍兄，黑暗中你以爲是小弟的鬼魂麽？何不點上燈火，看個清楚？」

被聞舞陽稱爲霍兄的人正是這間宅子的主人霍元本，這時不知是激動還是震驚，只聽他一連敲了好幾次火石，才有火光閃出來，但震幌了兩下，又熄滅了。如是者三四次之後，總算點燃了書案上的燈火，室內立時光亮起來。

聞舞陽一手按窗，身形一聳，便已跳入室內，直挺挺地站着。

霍元本確是又激動又驚震，聞舞陽的死訊他早就聽聞了，當時心中悲痛不已，只惜勢單力孤，不足以對抗鐵虎堂，無力代聞舞陽報仇，一直引爲憾事，快快不樂，耿耿於懷，如今驟然聽到聞舞陽的語聲，幾疑是夢，又以爲見到的是聞舞陽的鬼魂，心中驚震激動不已，點火時由於手震，點了幾次才點得着，足見他內心激動的程度。

燈光映照下，清清楚楚地看到，面前的聞舞陽乃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不是虛幻的鬼魂，霍元本瞪大着雙眼，傻乎乎地瞪視了聞舞陽好一會，才猛然驚喜得發出一聲歡叫，撲上前去，一把將聞舞陽摟住，激聲道：「舞陽，你眞的是舞陽。這太好了，太好了！」

聞舞陽心中熱乎乎地，眼睛也有點濕了。亦緊緊地摟住霍元本，激動地道：「霍兄，剛才讓你吃驚，小弟福大命大，還死不了。」

霍元本連連拍打着聞舞陽的肩背，笑着道：「舞陽，這到底是怎麽回事？江湖上傳說鑿鑿，都說你被鐵虎堂的人殺死了，江寧府捕頭岑淵還買棺殮葬了你，並立碑石，難道……」

聞舞陽笑着道：「霍兄，此事說來話長，坐下再說。」

霍元本迷惑地望着聞舞陽。

霍元本這才猛醒起兩人還站着，忙道：「舞陽，來，坐到這邊來，讓我好好地看看你。」

× × ×

聞舞陽與霍元本在書案前相對坐下後，收歛了笑容，喟嘆一聲，道：「霍兄，這件事說出來眞是令人難以相信，但又不到你不信，小弟那天被鐵虎堂尚崇虎爲首的八名高手追殺之下，獨力難支，溜進了陶然樓，恰好樓中有一名食客的相貌身材與小弟一般無異，小弟與那個人打個照面之下，同時驚疑對方之相似自己，而那人却被尚崇虎及八人當作是小弟，可憐那人無辜被殺，小弟後來知道後，心中也很難過。」接將那天發生的事情詳細地說了一遍。

霍元本聽得連連眨動雙眼，驚詫地道：「舞陽，原來是這麽回事，世間上竟有如此相似的人，眞是匪夷所思，怪不得鐵虎堂的尚崇虎會認錯人了，只怕我若看到那人後，也會錯認是你，只是那人無辜被殺，實在……」

聞舞陽握拳道：「霍兄，小弟已發誓，只要小弟有一口氣在，便替那人報此血仇！」

「舞陽，可知道那個替你一死的人是誰？」

「初時不知，後來遇到一連串奇怪的事，知道了，小弟現在的身份，就是頂替那人的身份。」聞舞陽苦笑道：「這是小弟做夢也料不到的，若不是親身經歷，幾乎以爲是在作夢！」

一頓接道：「霍兄，你應該聽聞過唐智生這個人吧？」

霍元本略爲想了一下，頷首道：「聽說此人乃是揚州有數的大鹽商之一，却未見過，舞陽，難道你……」訝時臉上露出驚詫之色。

聞舞陽一笑截道：「霍兄，你猜得不錯，小弟現在的身份正是唐智生！」

霍元本差點沒有從椅子上跳起來，訝聲道：「舞陽，你是說，面貌身材像你，替你一死的人，就是唐智生？」

聞舞陽點頭道：「正是他，這亦是小弟意料不到的，那時候小弟本想趕到揚州，找霍兄你，並在府上匿居，苦練武功，那知却被唐智生的兩名僕人錯認爲他，硬是將小弟請上了車，小弟好奇之下，加上路上要掩掩藏藏而行，既然有馬車好坐，樂得坐一程，原本想在進城之後覓機溜下車的，那知道只不過喝了一壺車上放着的太白玉露酒，便醉得不省人事，這可能是天意，唐智生他代小弟一死，小弟也該代他解決他生前遇上的難事……」

聞舞陽侃侃而談，將他怎樣變成唐智生的經過，及唐夫人說破他的身份，却不揭破他，並要他冒充唐智生留下來，對付那神秘組合的人，一直到他在四天之前被那神秘組合的一位堂主驗明正身的事，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霍元本聽得一臉詫異之色，動容不已，一雙眼睜得大大的。

直到聞舞陽說完好一會，他才長吁一口氣道：「眞是離奇之至，若不是你親口說出來，我怎也不相信。」

略爲一頓又道：「舞陽，據你觀察所得，暗中控制了唐智生一切的那些人，是什麽來路？」

聞舞陽吁口氣道：「小弟由於不敢妄動，加上那次被『驗明正身』時，腦袋昏昏沉沉地，雙眼又看不清景物，所以別說是他們是何方神聖至今茫無所知，就是當日那幾個人小弟也說不出他們的面貌是怎樣的。」

「既然已知道了他們不少人的身份，那應該採取行動才是，俗語先下手爲強，舞陽，相信這一點你也早已想到了吧？」霍元本定定地笑望着聞舞陽。

聞舞陽道：「霍兄，這一點小弟早就想過了，但小弟只得一人，人單勢孤，以一己之力，很難對付他們……」

「所以你就想到我了，是不是？」霍元本笑着截道。

聞舞陽只好道：「霍兄，誰叫你是小弟生死之交，小弟不找你找誰？」

霍元本笑着用力拍一下聞舞陽的肩頭，慨然道：「舞陽，你說得對，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俗謂爲朋友兩脅插刀，在所不辭，没說的，只要你出聲，我一定會聽你的！」

「霍兄，如此小弟先謝了。」聞舞陽正容向霍元本行了一禮。

霍元本急急閃開，道：「舞陽，你是怎麽哪？自家兄弟，還來這一套？」

聞舞陽却正容道：「霍兄，此事發展下去，可能很兇險，小弟來找你，並不一定要你答應相助……」

霍元本不聽聞舞陽再說下去，低吼着截道：「舞陽，你還當不當我是你的朋友，兄弟？」

聞舞陽先是怔了一怔，繼之激動異常地道：「霍兄，是小弟不是，請霍兄你不要怪罪。」

霍元本大笑道：「舞陽，這才像我以前認識的好弟兄！」

聞舞陽神色動了一下，瞥一眼窗外，急聲道：「霍兄，最好不要驚動府上的人，小弟還不想有人知道我仍在世，這對小弟今後的身份及行動會有影响。」

霍元本陡地止住笑聲，抓抓腦袋道：「嗯，我是太高興了，差點壞了事，不過你放心，這書房一帶是禁地，若没有我的召喚，無論發生了什麽事，他們都不會擅自接近，除非發生了特別重大的事故。」

語聲一頓，目注聞舞陽道：「舞陽，你既然貪夜來找我，相信你已想好了對付那神秘組合的第一步計劃了吧？」

聞舞陽點了點頭道：「霍兄，小弟確實想好了，不過，要借助你的大力相助才成？」

霍元本急急地道：「這一點絕沒有問題，舞陽，將你的計劃說出來聽聽。」

聞舞陽壓低了聲音道：「第一步小弟想先向總管陳槐下手……」一口氣將他想好的計劃說給霍元本聽。

霍元本聽得連連點頭，待聞舞陽說完之後，一拍大腿道：「舞陽，此計大妙，只有打入他們的組合中，才能對他們的陰謀行動瞭如指掌，那就變了你在暗，他們在明，不像現在這樣你在明，對方在暗那樣被動危險了，趁他們以爲你是唐智生，而他們又暫不會對你下手加害的這段時間內展開行動，對你是大大的有利，對他們却是意外中的意外，一定能够將形勢扭轉的！」

聞舞陽笑說道：「霍兄，若没有你的鼎力相助，小弟想出來的辦法再好，也無法進行。」

霍元本笑罵道：「哈！舞陽，你又來了。」

聞舞陽急忙致歉道：「霍兄，請恕小弟一時失口。」

接感喟道：「霍兄，有一點小弟想不明白的是，照小弟這近十天來的觀察，他們已經將唐智生的生意差不多已控制了，而唐智生也已被控制，照說，他們大可以動手將唐智生解决了，侵佔了他的家財，免得他碍在中間，碍手碍脚的，少不免有些顧忌，不能爲所欲爲。」

霍元本却搖搖頭道：「舞陽，你將事情看得太簡單了，要知道唐智生雖然只是傀儡，但他畢竟是揚州城內有數的大鹽商，家大業大，生意也大，交遊也廣，與官府中人必有交情，這可能就是他們有所顧忌的主要原因，唐智生若是忽然莫明其妙地死了或失了踪跡，必然會引起與他有生意往來的人及有交往的官府中人的注意，別忘記他不是尋常百姓，大概他們就是不想引起那些人的注意，從而將他們暴露出來，加上可能他們仍未摸清楚唐智生生前經營的全部生意及經營的手法，所以不敢貿然將唐智生踢開，要知道，一個生意人自有他一套做生意的手法，若不摸清楚，萬一在這方面出了漏洞，那豈不是全功盡廢？」

聞舞陽聽得連連點頭，吐口氣道：「霍兄，這一方面小弟自問不及你，聽了你這一番話，小弟眞是茅塞盡開。」

霍元本雖然是武林人身份，但由於他家是揚州城的世家，祖上傳下來的生意，他不打理也不成，自然在這方面懂得很多了。

霍元本笑罵道：「舞陽，別亂捧我了！」接臉色一正道：「據我猜測，他們很可能會製造出一個唐智生來，代替眞的唐智生，可笑的是他們還懵然不知你也不是眞的，要代替唐智生，必須要學足他的擧止神態及日常習慣，那樣才不會在人前露出馬脚，到時他們就可以由那個假的唐智生神不知鬼不覺地控制了唐智生的全部生意及家財，可能他們已物色到一個身材似足了唐智生的人，至於相貌，可以易容或是戴上精製的人皮面具，只是還未訓練到擧止神態及語氣習慣似足了唐智生，才仍然留着你這個『唐智生』！」

聞舞陽聽得悚然動容道：「霍兄，那小弟豈不是時到有生命之危？」

霍元本正容道：「你今後一定要時刻小心，所以，越快進行你的計劃越好，到時，就有人暗中照應你了，你就不用時刻提心吊胆，防不勝防了。」

「嗯，小弟這兩天就找機會向陳槐下手。霍兄，希望你隨時準備好。」聞舞陽「啪」一聲以拳擊掌，顯示他的决心。

「舞陽，難道你還相信不過我？」霍元本含笑望着聞舞陽。

聞舞陽趕緊道：「小弟自出道以來，經歷過的兇險場面不下十數次，從來沒有這樣緊張過，霍兄……」

霍元本拍拍他的肩頭，笑道：「舞陽，我很明白你現在的心情，剛才我是說笑的；只要你幾時將他帶來，我担保不出兩個時辰，你就可以帶『他』回去。」

他不等聞舞陽說話，又道：「舞陽，還記得你我喝最後一次酒是什麽時候？」

「兩年前的九月初九重陽節！」聞舞陽無限回味地道：「小弟還記得，那一天咱們從晌午至深夜，在城外西山上登臨喝酒，後來醉倒在山頭上，醒來時一身衣衫被霧水所濕，天却已亮了。」

霍元本擊掌道：「舞陽，難得你還記得這樣清楚，兩年來，我一直盼着你來與我再大醉一場，今晚說了那樣多話，咱們暢飲兩杯。」

聞舞陽不忍拂其興緻，但又恐防遲了回去，引起思疑，一時間左右爲難，吶吶道：「霍兄，咱們以後多的是喝酒的時間，小弟出來這樣久，再不回去恐怕會被發現小弟溜了出來，那對小弟今後的行動大有影响，小弟實在不便久留，這樣吧，小弟與你暢飲三杯，立刻回去。」

霍元本高興地道：「舞陽，那就喝三杯吧。」

偷天換日　神鬼不覺

聞舞陽是在天際露出魚肚白，那監視唐智生的夫婦的寢室的人悄然離去之後，潛回寢室的。

唐夫人原來一夜未睡，聞舞陽才躡手躡脚走近床邊，她已支起頭來，望着聞舞陽道：「舞陽，一切順利吧？」

聞舞陽點點頭，動手將緊身夜行衣除下來。摺疊好，收藏起來，然後走向床前，準備上床睡覺。

這數天以來，臨天大亮前的這段時間，是他最尷尬的時候，因爲要裝得像，不至令到每天早上伺候他「夫婦」起床的婢女小紅見了奇怪起疑，只好睡到床上。

雖然他努力壓抑着自己，但畢竟他是個體魄強健而又正常的人，而唐夫人又是那樣成熟誘人，這樣同睡一床，他能够壓抑得住，實在不簡單了。

他才走到床前，便模糊可見唐夫人那只穿了薄紗的嬌軀只半掩薄被，顯出那引人遐思的雙峯來，他不禁又心跳起來，忙吸口氣，將目光移開，很小心地上了床，盡量不碰觸到唐夫人的肢體，躺了下來。

這眞要命，這種情形可用一句通俗話來形容：蛋家鷄見水——飲不到。

若不是理智與倫常道義壓制了慾念，他實在不敢想像自己會做出什麽來。

唐夫人待聞舞陽躺下來，才吐口氣道：「妾身還以爲你出了事或是趕不回來，担心得一直沒有闔過眼，現在你回來了，妾身才算放下一塊大石。」

聞舞陽只好道：「累妳替我担心，我很過意不去，天快亮了，妳睡一會吧。」

唐夫人「嗯」了一聲，仍然問道：「事情怎樣？」

聞舞陽一夜未睡，如今躺在床上，眼皮沉沉地，只好說道：「談妥了，妳放心吧。」

說完已闔上了眼皮，唐夫人還想說什麽，見他這樣睏，只好將話吞回肚子裏，目光有點幽怨地望了聞舞陽一眼，發出一聲無聲的幽嘆，也闔上了雙眼……

擒總管易容頂替

這一天聞舞陽要出去應酬那位新到任的蔣推事，那是袁伯夫與另兩位鹽商做的東道，在第一樓設席欵待蔣典史。

袁伯夫當然不會忘了唐智生，聞舞陽只好硬着頭皮去了，但心中却一直惴惴不安。

因爲，他只是從帖上知道另外兩位鹽商的姓名，但却不知道誰是誰，臨去前暗中問唐夫人也說不出這兩人的相貌特徵來，急得他心裏十五十六的，只好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帶了長壽與長福前去第一樓。

幸好袁伯夫無意中替他解了圍，在見過蔣推事之後，袁伯夫笑着對聞舞陽道：「唐兄，王兄與杜兄說你近來很少到賭場了，是不是？」

袁伯夫在說「王兄」「杜兄」時，分別指了一下正與他拱手爲禮的一胖一瘦兩名衣着華麗的中年人，這就令到他分辨出誰是「王兄」誰是「杜兄」了！

他一顆心這才定了下來，高興地笑着道：「袁兄，杜兄與王兄說得一點不錯，近來由於事忙，精神又欠佳，所以沒有到賭坊去玩兩手了。」

入席之後，聞舞陽盡量少說話，學着袁伯夫及王、杜兩人的語氣應酬那位蔣推事，倒也沒有露出破綻，不過這一頓酒他吃得如坐針氈，簡直食不知味。

直到散席辭別了各人之後，他才大大地鬆了口氣，如釋重負。

同時他也想到，今後必須要到賭場去現一下身，或是到青樓去胡混一下，那才更像唐智生。

同時他也暗自想：「頂替這位唐智生的身份眞是要命，一個弄不好就會露出原形，想不到他有這樣多要命的嗜好，賭還可以勝任，嫖那就不知所措了。」

因爲他雖然是個放浪不羈的人，與之所致也會賭兩手，但嫖，他就從未試過。

幸好今日應付得宜，這是長壽長福也眼見的，連袁伯夫等人也將他當作了唐智生，那些人應該深信不疑了。

今日雖然應付得心驚胆跳，但却有意想不到的收獲，這從長福長壽兩人看他的神色就知道。

兩人的眼中已沒有了思疑之色。

×　×　×

就在會過了霍元本的第二天晚上，聞舞陽故技重施，在那段「眞空」的時間內，偷偷溜出了寢室，經過近十天來的活動

，他對唐府的環境已很熟悉，所以他很輕易就溜到總管陳槐所居住的外院左手邊的廂房前。

這時候已快近二更了，陳槐的房間內還有燈火透射出來，不用說，他是還未睡了。

聞舞陽這時已在簷瓦上，眼巴巴地望着透出窗外的燈光，只盼燈光快些熄滅！

在他的焦盼之下，足足過了有兩盞熱茶時分，從窗內透射出外面的燈光才「噗」地熄滅了。

跟着，是一陣身體壓在床板上的「吱格」一聲，聞舞陽心中暗喜，却忍耐着，仍然隱伏着不動。

直到他的耳中隱隱聽到一陣鼻鼾聲，他才從屋簷上輕巧地翻落地上，就像一片羽毛飄落在地上般，半點聲响也沒有弄出來。

接着，他像夜貓子般閃到窗下，再凝神聽了一下，房內的陳槐確是睡了，鼻鼾聲有節奏地一下一下傳出來，他不再猶豫，身形一長，一手按在窗台上，身形一起：躍入了窗內。

房內雖然黑暗，但聞舞陽目光銳利，加上匿伏在黑暗中這樣久，早就適應了，是以他仍能看到離窗前約五尺的左牆邊一張床上，躺着一個人。

他躡手躡脚地欺前兩步，定睛一看，床上的確是陳槐，早已進入睡鄉了，心頭大喜，一下子欺近到床前，一指戳向陳槐的昏穴！

那知道熟睡中的陳槐却很驚醒，只不過微風急襲之下，他已突然驚醒過來，身形疾向床裏一滾，恰好避過了聞舞陽的那一指！

聞舞陽確是意料不到，心中吃驚之下，出手更急，戮空的一指立化爲掌，疾斬向陳槐的頸後大脈！

聞舞陽在吃驚之下斬出的一掌，當眞有如電閃，這一掌速度之快，已是他體能之極限，其快可想而知。

因爲他必須要一舉制住陳槐，否則，讓他有機會發出叫聲，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陳槐雖然驚覺得快，但畢竟神志才從睡夢中醒覺過來，那刹那的反應雖然快，却是出於本能，隨之的刹那却仍然還未完全清醒過來，神志有那麽一霎的迷糊空白，接下來的反應及動作自然遲滯了一下。

而聞舞陽那一掌已斬在他的後頸上。

接下來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再向床裏滾，同時喝一聲：「你是誰？」

可惜他那個你字吐出一截，後頸大脈便受了重重的一擊，立時整個人震動了一下，雙眼一翻，暈死過去，那句話自然也喝不出，硬生生堵在喉嚨中。

聞舞陽却已出了一身冷汗，那一掌他的力道用得恰到好處，只是將陳槐擊暈過去，若是力道稍重，就會將陳槐擊死，若是力道稍輕，又不能將他擊暈過去，陳槐那一句喝問就喝得出來了。

於此可見聞舞陽武功之深淺。

長長地吐了一口氣，聞舞陽一面運指連點了陳槐身上的四處穴道，一面凝神傾聽，看有沒有驚動了人。

窗外虫聲「唧唧」，別無其它响動，聞舞陽這才放下心來，迅速地用陳槐房內的衣物弄成一個人形，放在床上，然後一把扛起陳槐，搭在肩上，從窗口越了出去，閃了一閃，消失在暗影中。

× × ×

霍元本的書房中一間密室內，燈火通明。

書房外，花樹暗影中，人影幢幢，守衛森嚴，相信就是一只飛鳥，也不可能飛近書房。

這都是聞舞陽來了之後，霍元本出去吩咐門下弟子及家丁將書房嚴密守衛起來的。

書房密室內這時除了霍元本聞舞陽及昏迷不醒，被點了穴道的陳槐外，還有兩個人。

這兩個人一個年約四十許，相貌儒雅，就像一個飽學儒士；另一個年約三十，身材與陳槐十分相像，這是霍元本在看過陳槐的身材後，從他六名弟子中選出來的大弟子，名叫潘了鏗。

至於那位儒士模樣的中年人，乃是江湖上有巧奪天工之稱的倫羽文，擅長易容機關之學，一雙手靈巧得奪天地造化之功，恰好在霍元本家中作客，正好用得上他，而他原來是霍元本的姨表兄弟，有了這麽關係，自然樂於帮這個忙，施展一下他那巧奪天工的易容之術。

聞舞陽早就認識倫羽文，見他這麽巧在霍家作客，又肯出手帮忙，當然高興萬分。

「倫兄，能得你那雙妙手爲霍兄的高足易容，眞是意想不到，小弟先在此謝了。」聞舞陽說着抱拳將倫羽文深深一禮。

倫羽文連忙還禮不迭道：「舞陽，你這是怎麽了？忽然變得這樣客氣？衝着霍老表的面子，我也義不容辭，何况，這只是擧手之勞而已，你再客氣就顯得有點那個了。」

聞舞陽只好道：「倫兄，禮多人不怪啊。」

「別只顧說了，還是快些將這位唐府大總管弄醒吧。」霍元本插口說：「舞陽，還是你來替他拍開被封的穴道吧。」

聞舞陽應了一聲，上前拍了陳槐兩處穴道——那是昏睡穴與啞穴，仍然封閉着陳槐的三處大穴。

陳槐穴道被解，醒轉過來，睜眼一看自己原來躺在地上，全身動彈不得，身前站着四個人，一個正是主人唐智生——聞舞陽，另外三個有一個也曾見過的，不禁驚駭得睜大了雙眼，強自鎭定道：「老爺，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小的怎會在此？」

聞舞陽冷冷一笑道：「陳大總管，別裝了，哼哼，你以爲我已落在你們的掌握中，逃不過你們的指縫？想不到我會反噬，而且先拿你下手吧？」

陳槐臉色微變了一下，全身震顫，目中閃過一抹兇光，陰毒地道：「唐智生，難道你不想活了？莫非你瘋了？你知道這樣作的後果會是什麽？現在放開我還來得及，快解開我穴道。」

聞舞陽忍不住大笑起來，霍元本倫羽文也跟着笑起來，笑得陳槐一頭霧水，望望這個看看那個，心頭發毛，雖然不知他們爲何這樣好笑，但却知道他說的那番話他們根本不怕。



聞舞陽笑道：「霍兄，別後兩年你的武功又精進了很多！」

好一會，聞舞陽才止住笑聲，狠聲道：「陳大總管，這時候才說狠話，不嫌遲了麽？我若是怕了你們，也不會對你下手了！」

接着踢了他一脚，裝出惡狠狠的樣子道：「你若不想吃苦頭，乖乖地答我的問話！」

陳槐被踢得側滾了一下，忽然望着霍元本道：「青鵬霍元本，我認識你，大概你就是他找到的帮手吧？他才敢反噬，你受了他多少好處？讓我告訴你一件事，若與本帮作對，你失去的會比得到的多！」

霍元本聽得不由笑了起來，嘲弄地道：「想不到霍某也被你們注意上了，可見你們的野心實在不少，你以爲這樣就嚇倒我了？眞是笑話，霍某早在唐兄來請我伸手帮忙時，便早已作了最壞的打算，朋友，你現在落在咱們的手上，已成了俎上肉，還是少說狠話吧！」

陳槐聽了霍元本這一番話，連眼色也變了，驚恐地打量着四人，咀巴閉得緊緊地，不敢亂說話了。

聞舞陽與霍元本倫羽文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問道：「陳大總管，你那個組合叫什麽名稱？主腦人是誰？」

陳槐却咀巴閉得更緊，一聲也不吭。

霍元本冷笑一聲，「舞陽，看來他是不吃點苦頭，不會爽快地說出來的了。」

聞舞陽還未答話，霍元本那位大弟子潘子鏗却已搶着道：「師父，就讓弟子來侍候侍候他吧。」

說完上前一步，俯下身來，對着陳槐做了一個猙獰的笑容，便箕開五指朝陳槐的肩頭抓了下去。

陳槐驚恐得一雙眼幾乎突了出來，駭然嘶叫道：「不要。不要……我說了，說了。」

潘子鏗將要抓落的手停在半空中，作出隨時抓落的樣子，惡狠狠地望着陳槐，却沒有出聲。

聞舞陽霍元本也沒有出聲催促他快說，四道銳利的目光像鋒刀一樣射在他的臉上。

倫羽文則早已坐在一張椅子之上，悠閒地翹着二郎腿，一派等着陳槐開口的神氣。

這種無聲勝有聲的無形壓力，令到陳槐整個人差點崩潰了，額上不斷地沁出大顆的汗珠來，大口地喘着氣。突然他像瘋了般嘶聲道：「本帮名叫鹽統帮，至於帮主是誰，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我說的是實話！」

聞舞陽霍元本仍然沒有說話，四道尖銳的目光依然釘在他的臉上，而潘子鏗的那只箕張的右手亦停留在他的肩頭上，只是沒有抓下去，獰視着他。

陳槐驚恐地左看看右望望，被那種無形的壓力迫得無望地喘息着，額上汗珠更多。終於，他再也忍受不了，發狂般叫道：「你們想怎樣？我說的是眞話，我說的是眞話！你們想問什麽，就問吧！」

聞舞陽與霍元本相視一笑，收回目光，潘子鏗也收掌退開去，陳槐這時汗落淋漓，神情萎頓地在大口大口喘着氣，那雙目驚恐地亂轉着。

「你眞的沒有見過那位帮主？不知他是誰？」霍元本沉凝地問。

陳槐喘息着道：「我說的是實話，眞的不知他是誰。也未見過。」

「好，我再問你，你們控制了唐智生的一切之後，最終目的是什麽？」

陳槐這時的心神已被完全摧毀，非常之合作地道：「本帮的最終目的是，在完全控制了唐家的一切之後，便以之作爲根本之地及資本，逐步蠶食併吞所有的鹽業生意。獨霸這一本萬利的鹽業生意，成爲一個財雄勢大的帮會組合，至於以後還有什麽野心，我則不知道了。」

霍元本與聞舞陽相顧一眼。目中閃過一抹驚色，連倫羽文都聽了後，也坐不住了，站了起來。

「哼，他們的野心倒不小，若揚州的鹽業眞的被該帮完全控制之後，只怕從此

要食貴鹽，甚至由其宰割。民間深受其害了，而武林中只怕也從此多事了。」霍元本神色嚴重地說。

「霍兄，幸好咱們及時採取行動，在他們還未完全控制我的生意財產時得悉了他們的陰謀，還來得及制止他們的野心。」聞舞陽的神態却顯得沒有霍元本那樣嚴重。

倫羽文亦插口道：「霍老表，舞陽，時候不早了，快問吧，否則就來不及趕回去了。我還是先動手替子鏗易容。他一樣可以聽他的招供。」

「你原來不是唐智生？」陳槐像見了鬼般，瞪大眼望着聞舞陽。「怪不得我總覺得你有點不對，但又說不出來。但怎麽他們那一次查驗不到你是假的？難道世上眞有這樣相似的人？」

聞舞陽笑笑道：「現在不是讓你看到了麽？初時我也不相信，但在看到貴主人之後，不由我不相信了。」

陳槐驚疑地說道：「唐智生究竟怎樣了？」

聞舞陽道：「他不幸得很，被鐵虎堂的人錯認是我，殺了，你應該聽說過鐵虎堂的人在江寧城陶然樓殺了那位遊龍快劍聞舞陽吧？」

陳愧恍然道：「這樣說來，你就是聞舞陽了？」

「不錯。」聞舞陽笑笑道：「若我是唐智生，相信不敢動你們吧？」

陳槐立時將咀巴閉起來。

「現在你已知道我是誰，那就將你所知的一切說出來吧。」聞舞陽盯着陳槐。

陳槐神情震動了一下，無言點頭。

於是，霍元本與聞舞陽小心地盤問起陳槐來，而潘子鏗則一面由倫羽文那雙巧手替他易容，一面聽着陳槐的口供，緊記在心，因爲那些口供對他至爲重要，他將頂替陳槐的身份，在唐府中活動。

× × ×

天邊露出一抹曙色的時候，聞舞陽偕同「陳槐」溜返唐府中，將「陳槐」送回他的房間後，他自己也潛返寢室。

唐夫人仍然一夜沒有闔過眼，看到聞舞陽進入寢室後，立刻急不及待地問：「舞陽，弄妥了？」

聞舞陽一面將夜行衣脫下來，一面答道：「以後妳不用提防那陳槐了，他是咱們的人了。」

唐夫人在床上半支起身體，那種姿勢充滿了誘惑，那優美的曲綫充分表露出來，聞舞陽根本不敢接觸她那誘人的胴體，匆匆將夜行衣收藏起來，壓抑着自己的心情，走到床前，小心地躺了上去。

「這就好了。那傢伙一見到妾身總是不懷好意的，那雙眼賊溜溜地盡往妾身上瞄，眞討厭。」

說時噓氣如蘭，聞舞陽感到臉頰上癢癢的，心頭止不住急跳起來，眞要命，急不迭吸口氣，壓抑下那急速跳動的心跳。

一道電光驀地閃劃破黎明的夜空，聞舞陽這才感覺到天氣是這樣悶熱，看來，可能會下一場雨了。

電光乍閃的刹那，唐夫人的嬌軀縮了一下，發出一聲輕呼，往聞舞陽的身邊靠了靠，雖然仍未貼上，聞舞陽已感受到從唐夫人身上發出的熱力，才壓抑下去的心跳又加速了。

聞舞陽僵直地躺在床上，不敢稍爲轉動一下，以防碰觸到唐夫人的胴體，但胸中却不期然浮現起那醉中被送進唐府，躺在這張大床上如幻似眞的荒唐而又香艷的夢境來，一時間只感到喉乾舌燥，全身燥熱。

驀地，又是一道電光在窗外閃劃過，耀得室內一片亮白，接着「霹靂」一聲，响了一記轟雷！

唐夫人驚呼一聲，嬌軀一個側轉，偎進了聞舞陽的懷中。

「轟」地一聲，聞舞陽的胸中彷彿也响了一記炸雷，不由自主地雙臂一緊，摟住了唐夫人那炙熱豐膩的胴體。

唐夫人嚶嚀一聲，不知怎的，兩片櫻唇印上了聞舞陽那兩片乾熱的咀唇上。

聞舞陽立時像久旱遇甘露般，立時緊緊地吮吸起來。

又一聲炸雷响起，跟着風雨齊來，這場雨終於下了……

× × ×

這一場雨下得突然，停止得也突然，眞是天有不測之風雲。

雨不過下了半個時辰左右，這時候天已亮了。

不過這一場雨之後，悶熱盡去，這個早上特別清爽涼快。

不過，聞舞陽與唐夫人却一點也感覺不到，因爲兩人經過那一陣狂風驟雨式的歡好之後，兩個人仍然緊緊地摟抱着，一身汗濕地在喘息着。

良久，只聽聞舞陽吶吶地道：「鳳儀，你不會怪我吧？」

唐夫人將螓首緊緊地埋在聞舞陽那寬闊厚實的胸膛上，嬌慵地道：「舞陽，妾身又怎……會怪你呢？」

接滿足地長長吐了口氣。

聞舞陽這時的心却亂得很，理智告訴他這樣做是不對的，無奈他是正常強壯的男人，相信任是誰在那樣的情形下，也抵拒不了，做出那種糊塗事來。

「舞陽，你在想着什麽？」唐夫人那豐滿得滑膩的胴體在聞舞陽的懷中蠕動起來。

聞舞陽頓覺漸褪的燥熱又在體內升起，吸口氣，問道：「我在想我是不是做錯了？」

「這怎會是你的錯呢？」唐夫人不但身體蠕動了，連手也動了，並且用一只柔滑的玉手掩住了聞舞陽的咀巴，「說錯，只能說是妾身的錯，妾身不許你再胡想下去。」

那種嬌媚的語聲，就是鐵石般的人聽了，也會溶化。

聞舞陽不是超異於常人的聖人，他只是個有血有肉的正常人，自然溶化在唐夫人的柔情之下。

於是乎，外面雖然已經雨止天晴，寢室內却又掀起一場暴風雨……

× × ×

從總管陳槐的口中，聞舞陽知道，唐府中除了門公及打雜的下人不是鹽統帮的人外，連在帳房做了足有二十年的老管帳唐懷書，也被在鹽統帮的脅迫利誘之下，

變成了他們的人。

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唐夫人的貼身侍婢小紅沒有投靠了鹽統帮，仍然可以值得信任。

而且，唐智生的全部生意也已落入了鹽統帮的控制之中，而唐智生也被暗中做手脚吃下了一種長期發作的毒藥，連生命也受到控制，怪不得唐智生一直不敢反抗了。

聞舞陽不禁暗自慶幸採取行動將陳槐暗中擒下，不然，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遲早會露出破綻，引起他們的懷疑。

這一日聞舞陽在飯後一個人獨自坐在書房中思想着如何對付鹽統帮的對策，忽然總管陳槐在門外道：「老爺，小的有事稟告。」

聞舞陽聽得精神一振，漫聲道：「進來。」

陳槐應了一聲，推門而入，接將門關上。走近聞舞陽身前悄聲道：「聞大俠，今天是你服食解藥的日子，解藥是由鹽行的一個伙計送來給我的。」說着一伸手，掌中現出一顆足有指頭般大小，黑黑的藥丸來。

不用說，這位假陳槐是霍元本的首徒潘子鏗易容改扮的了。

聞舞陽微微一笑，伸出兩指拈起那顆藥丸來看了一下，亦壓低聲音道：「子鏗，若不是由你送來給我服食，換轉是另一個，我就要硬着頭皮吞下肚子了，天知道撈什子是用什麽製成的！」

潘子鏗悄聲道：「聞大俠，我觀察所得，咱們這裏的一切行動，是外面的鹽行加以傳達指示的，若要查得他們的首腦人物都是些什麽人，及發號施令的地方，只有從外面着手才行。」

聞舞陽沉吟着道：「子鏗，你的意思是否要動一下鹽行中的人？」

潘子鏗點頭道：「我是這樣想，不知聞大俠意思如何？」

聞舞陽摸着下頷道：「我同意你的意思，不過，咱們先要將這裏的人完全控制，然後才動鹽行。」

潘子鏗眼珠轉了一下，同意道：「還是聞大俠想得周到。」

聞舞陽笑笑道：「事不宜遲，你找個機會通知你的師傅。要他準備一下，咱們今晚就動手，最緊要告訴你師傅準備好地方招呼那些『客人』。」

潘子鏗連連點頭，接問道：「聞大俠若沒有什麽吩咐的話，我出去了。」

「嗯，你實在不便留得太久，暫時就這樣吧。」

潘子鏗於是退出了書房。

× × ×

接連三晚，聞舞陽與潘子鏗皆摸黑行動，先是將長壽長福制住送到霍元本處，離開霍宅時，帶回兩個長壽長福。當然，這兩個不是眞的長壽長福，而是霍元本的另兩名弟子。

眞正的長福長壽，已被關押在霍之本府內的一處機關密室之內，絕對逃不出去了。

那位總管陳槐亦是關禁在那機關密室之內。

接着，是副總管及管帳副管帳等人被制住帶入霍府中，第四日，唐府中走動出入的還是那些人，但却已經全部都是自己人了，聞舞陽再不顧忌會露出綻破。他的行動完全自由了，因爲他再不用怕長壽長福的監視。

這些對於他們今後的行動是極端有利的。

那些易容頂替了鹽統帮派在唐府的人手，全部由霍元本的弟子及護院家丁易容替代了，可笑的是，鹽統帮的首腦人物還懵然不知，被蒙在鼓裏。

第一步行動順利，聞舞陽與霍元本商量之後，決定進行第二步計劃。

× × ×

這一日近黃昏時份，聞舞陽在長壽長福的陪同下，坐馬車來到鹽行。

這時候鹽行已差不多關門了。

在店內頗爲清閒的崔管家與趙掌櫃一見馬車在門前停下來，便急不迭從店鋪內走出來，「恭迎」聞舞陽。

聞舞陽一頭從車廂內鑽出來，脚才踏在地上，崔、趙兩人已朝聞舞陽躬身道：「東翁，這時候來是否有什麽吩咐？」

趙掌櫃的神態是恭恭敬敬的，崔管事却外恭內倨，說話時雙眼直向上翻。

聞舞陽看在眼內，心內暗笑。「好像伙，現在讓你神氣，等會看你還神氣得起來否。」

咀裏却說道：「沒有什麽事，我是見你們太辛苦了，一時興到，已在第一樓設了二席酒，讓你們痛快地喝兩杯，以消疲意。」

這時候的聞舞陽成竹在胸，加上不再顧忌什麽，所以顯得意態從容。

崔管事盡管不將聞舞陽（唐智生）看在眼內，但聽說有酒喝，還是在揚州著名的第一樓，他早就想到第一樓嘗試一下美酒佳餚了，聞言之下，立時改變了神態，連聲道：「東翁，這是咱們份內應爲之事，再勞累也算不了什麽，怎當得起東翁這份盛意了。」

趙掌櫃也說道：「東翁……這……這太……」

聞舞陽笑着截斷趙掌櫃的話：「老趙，你是怎麽哪？別這個哪個的了，橫豎現在已沒有人客，快到關門的時候，崔管事，你去招呼他們一聲，上鋪後立刻到第一樓，我先去一步等你們來。」

說着不再理會崔、趙兩人，轉身走上馬車。

× × ×

崔、趙兩人帶同十多名伙計來到第一樓時，已是華燈初上時候。

一行人在一名殷勤的小二帶領之下，走進第一樓聞舞陽設席以待的華麗雅廳時，一個個就像大鄉里進城，看呆了一雙眼，皆被那種豪華的氣派驚呆了。

這也難怪他們大驚小怪的，憑他們的身份，一個月賺多少兩銀子，又怎是他們這種人花得起的，進出揚州第一樓的，全是花得起大錢的富商巨賈，豪門子弟，一頓吃喝下來，只怕够他們掙一年。

聞舞陽早已坐在席上，長壽長福就侍候在他身邊，一見衆人進來，擺擺手道：「各位坐下只管吃喝，否則菜涼了就沒有那樣可口了。」

原來雅廳內擺設的兩張席上，已擺滿了用銀蓋蓋着的精美菜式，擺上三壺酒，坐下來就立刻可以吃喝了。

雅廳內就只有他們這干人，這是由於聞舞陽已將這個雅廳包下來的緣故。

崔管事看到「長壽」、「長福」一直寸步不離地跟在聞舞陽的身邊，原有的一點警惕之意全消，在他以為，就算聞舞陽（他心目中的唐智生）想弄什麽手脚，在「長壽」、「長福」兩人的監視下，也不敢亂來了。

他却懵然不知「長壽」、「長福」兩人已不是原來的了，這就令到他輕易地着了聞舞陽早已暗中做下的手脚。

崔、趙兩人少不免向聞舞陽客氣致謝一番，方才落座，聞舞陽扭頭對身後的「長壽」、「長福」道：「長壽，長福，你兩個也坐下來喝兩杯吧。」

「多謝老爺。」「長壽」「長福」齊齊一躬身，坐到鹽行伙計那一席去。

聞舞陽在來到第一樓時，早已吩咐伙計不用來侍候，所以，雅廳內就只得他們，一個不相干的人也沒有。

聞舞陽首先親自替崔、趙兩人斟了杯酒，然後才替自己斟，崔、趙兩人忙不迭道：「東翁，怎敢有勞……」

聞舞陽不等兩人說下去，已舉杯道：「來，我敬兩位一杯。」

兩人急不迭舉杯說道：「多謝東翁雅意。」

三人一飲而盡。

趙掌櫃急急放下酒杯，接執起酒壺，替聞舞陽斟酒。

崔管事幾曾喝過這樣香醇的美酒，一杯落肚，只覺意猶未盡，趙管事才替他斟滿酒，他已雙手捧杯道：「東翁，我也敬你一杯。」

說完不等趙掌櫃舉杯，已一口乾了杯中酒。

聞舞陽看到他那喉急的樣子，心中暗笑不已。

「長壽」、「長福」那一席上的鹽行伙計，也在兩人的殷殷勸飲，頻頻斟酒之下，已喝得臉紅耳熱，得意忘形起來。

酒菜不過才吃了一半，「長壽」、「長福」席上的鹽行伙計，經已一個個先後「醉」倒了，「醉」得人事不知。

這邊的崔管事偶爾瞥眼之下，看到他的手下一個個東倒西歪地「醉」倒了，獨有「長壽」「長福」兩人清清醒醒地望着那些漢子笑，不禁疑心陡生，喝道：「長壽，他們怎會醉成這樣子的？」

長壽望着他神秘地笑笑。「崔管事，他們喝了混在酒中的『三杯倒』迷藥，又怎會不『醉』到人事不知！」

崔管事一聽，臉色霍然大變，虎地站了起來，但身軀却連幌幾下，腦袋也感到一陣暈眩，不禁大吃一驚，急怒地道：「你……你兩個反……了？」接又霍地扭身面對聞舞陽，睜目道：「唐智生……你：：好大的……胆子……你大……概……不想……活……」

話未說完，整個人像冰山消溶般軟軟地栽跌落地上，人事不知。

聞舞陽拍拍掌，目光移動，落在趙掌櫃的臉上，趙掌櫃早已伏在桌子上，暈迷過去。

一聲輕笑也就在這時响起，廳後一面屏風忽地被推開來，當先走出一人，正是霍元本。

第二個走出來的人是倫羽文，隨後魚貫地走出十一名漢子。

「酒怪宇文醒的『三杯倒』果然厲害，哈哈，他們全倒下了。」霍元本大笑起來。

聞舞陽却催促道：「霍兄，這裏不能久留，還是請倫兄動手吧。」

接吩咐「長壽」「長福」道：「劍生，振南，請你兩位到外面守着，千萬不可讓人撞進來。」

原來長福長壽乃是霍元本的三弟子李劍生與五弟子程振南易容頂替的。

兩人應了一聲，守在門外。

於是乎，倫羽文在廳內忙碌起來，先是替頂替崔管事的霍元本的大兒子霍挺着手易容。

霍挺的身形與崔管事很相似，所以由他來代替，霍元本為了聞舞陽的事，連自己的兒子也派上了，眞够朋友。

原來，這一切聞舞陽與霍元本早已商議好了的，兩人今日早已預早包下了相連的兩個雅廳，為的是方便行動，而霍元本帶來的手下，與鹽行的伙計人數相等，那是替代那些鹽行伙計的。

而霍元本包下的那個雅廳門口，亦有一名弟子在守着，以免被酒樓內的伙計撞入來，那就不妙了。

霍挺易容之後，十足十是另一個崔管事，簡直無法分辨出那個是眞，那個是假。

倫羽文繼續不停替霍元本的十一名手下易容。

聞舞陽却動手先將崔管事的主要經脈大穴封起來，然後才執起桌上一壺早已預備好的冷茶，「斟」落崔管事的臉上。

一壺冷茶還未「斟」盡，崔管事已眼皮眨動，睜開雙眼，甦醒過來。

當他一眼看到聞舞陽與霍元本，神情猛震了一下，但隨即露出猙獰之色，厲聲道：「唐智生，你竟敢對我弄花樣，難道你不想活了？」

聞舞陽悠然一笑道：「你若再這樣兇巴巴地說話，應該說是你不想活了！」

崔管事聽得渾身劇震了一下，臉上的猙容盡褪，目光一轉，落在霍元本的臉上，繼之冷冷笑道：「嘿嘿，原來你是找到了這位青鵬霍元本做靠山，怪不得你敢這樣大胆了！」

一頓接道：「唐智生，別忘了，你身中劇毒，若沒有那定期服食的解藥，立時毒發身亡！」

聞舞陽笑笑道：「崔管事，是不是這種解藥？你看清楚點？我如今不是好好的麽？」

崔管事一雙眼睜得銅鈴般大，駭然驚異地望着聞舞陽，「你……你沒有服食這一次交給你的解藥？你……莫非已解除了身中的劇毒？」

聞舞陽淡淡笑道：「說出來你也許不會相信，我根本就沒有身中劇毒，我為什麽要吞下這撈什子藥丸？」

崔管事驚疑不信地道：「你若沒有身

中劇毒，以前依時交給你的藥丸，你怎麽又服用？」

「因為如今在你眼前的唐智生，根本就不是眞的唐智生！你明白了吧？」聞舞陽神秘地笑笑。

「那你是誰？」崔管事忍不住問。

「聞舞陽！」

崔管事神情劇震一下，駭然道：「不是說已被鐵虎堂副堂主尚崇虎親率七名高手，擊殺於江寧城陶然樓了麽？」

「那不是我，而是眞正的唐智生！」

「這就怪不得了。」崔管事忽然變得像洩了氣的皮球般，呻吟出聲。「世間竟有這樣相似的人，相似到分不出眞假，若不是親眼看到，眞難令人相信。」

「崔管事，你問了這樣多的說話，現在該輪到你回答咱們的問話了，希望你能够老老實實地回答，相信你不是那樣不識時務的蠢人吧？」霍元本語氣平淡，目光却尖銳得有如尖針般射在霍管事的臉上。

崔管事目光閃動了幾下，果然像霍元本說的，不是一個不識時務的蠢人，囁嚅着道：「我已落在你們的手上，有如肉在俎上，我不會自討苦吃，若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你們，你們答應我不殺我麽？」

聞舞陽立刻正容道：「若你不懷疑咱們的保證，我答應保證不殺你，這件事解決之後，放你與這些手下活着離開！」

「好，那你們只管問吧。」崔管事下定決心說。

「你姓甚名誰？在鹽統帮中是何身份？」霍元本首先問。

「我叫崔成，在鹽統帮中担任香主之職。」

「那你的身份也不低了。」霍元本道：「你應該知道帮主是誰及總舵之所在地吧？」

崔成却苦笑笑道：「在鹽統帮中，一個香主只能够算是中下職位，在敝帮中，只有堂主以上職位的人，才能够參與帮中的機密事務，見到帮主。」

「那你每一次派人交給陳槐的解藥，是怎樣交到你的手上的？」聞舞陽不禁有點失望，費了這多心機手脚，仍然不知道鹽統帮的帮主是誰及總舵所在地，眞是令人洩氣！

「那是由我的頂頭上司外事堂堂主派出他的一名親信屬下送來的。」

「是不是每次皆是派同一個人送來？」聞舞陽心頭驀地動了一下。

「是。」崔成毫不猶豫地說。

「那人叫什麽名字？什麽模樣？請你說出來。」聞舞陽心中已有了一個主意。

「那人叫蔡三，中等身材，最明顯的是左頰上有一塊銅錢般大小的青記……」崔成詳盡地描述蔡三的身材相貌及特徵。

聞舞陽默默地緊記在心頭。

「那位堂主怎樣稱呼？」霍元本問。

「魯烈。」

「絕命刀魯烈！」霍元本與聞舞陽幾乎是同時失聲驚呼出聲。

「絕命刀魯烈一向獨來獨往，怎會忽然變成了這個鹽統帮的外事堂主？甘心受人指使節制？這不像他一向的行事作風。」聞舞陽迷惑地喃喃而道。

「很簡單，他以往在西北道上做其獨行大盜，為的不外是錢財，若是敝帮帮主允諾他可以得到比做獨行大盜更多的好處，他就會改變他的作風了。」

「想不到你懂得這樣多，」霍元本點頭讚同道：「聽你這一說，那就毫不奇怪了。」

聞舞陽趁這時扭頭看一下另一邊，見倫羽文已差不多替代鹽統帮的十三名帮衆的漢子易容完畢，吐口氣道：「霍兄，倫兄差不多已弄好了，我看還是先離開這裏好，等有時間再問他好了。」

霍元本領首道：「好，待我先去吩咐長壽發出暗號，通知馬車駛到那面的窗下等着。」說着轉身走向原先他們走出來的那間雅廳。

× × ×

大約一刻鐘之後，聞舞陽與「崔管事」、「趙掌櫃」等一干人等，從第一樓內醉態可掬地走了出來。

距聞舞陽等人走後不到一盞熱茶時分，停在第一樓側面橫巷中的一輛馬車，亦從橫巷中馳了出來。

驅虎鬥豹

轉眼間匆匆又到「唐智生」服食解藥之期。

大清早，鹽行才卸下門板，一個漢子便已一頭走進了店舖中。

「崔管事」霍挺才從後進內進出來，一眼看到那漢子，還未看清楚他的相貌特徵，那漢子已趨出兩步，低聲對霍挺說：「崔香主早。」

霍挺聞言微怔了一下，及至瞥眼看到他左頰上那塊銅錢般大的青記，剎時目光一亮，急接道：「蔡三，你也早啊，堂主可是有什麽吩咐？」

那漢子蔡三道：「崔香主，堂主着小的轉知，姓唐的似乎有點不大對勁，今後要對姓唐的一舉一動嚴密監視，千萬不可在這骨節眼上讓姓唐的暗裏做了手脚，堂主並着崔香主你將解藥送給姓唐的服用時，轉達給陳香主。」

霍挺連連點着頭道：「蔡三，煩你上復堂主，請他放心，姓唐的已是籠中鳥，玩不出什麽花樣來的，咱們一定加強對他的監視。」

蔡三待霍挺說完，從懷中掏出一顆藥丸交給霍挺，然後道：「崔香主，小的回去上覆堂主了。」

霍挺將藥丸納入懷中，順手掏出一錠足有十兩重的銀子塞在蔡三的手中，道：「勞煩你了。」

蔡三立時高興地道：「多謝崔香主賞賜，小的告辭了。」說完朝霍挺一躬身，轉身走了出去，疾步而去。

霍挺目注蔡三走出了店舖，折向大街左面，才朝一名「伙計」點了一下頭，那名「伙計」立時閃身走出了店舖，朝蔡三走去的方向跟下去。

驅虎吞狼 一舉兩得

揚州南城外，有不少座隱於楊柳林中的小花院。

這種環境清幽，建築雅緻的小莊院，在揚州南城外一帶，分佈有不少座，那都

是揚州城內的鹽商巨賈，豪門富戶在城外避暑的別莊。

而這一帶地區，也就成了一種頗爲特別的地區，一般的閑雜人等，很少敢走進去，因爲每座小莊院中不是養了惡犬看門，就是有健僕惡奴守護，一不小心，就會自討苦吃，試問，有誰蠢到自找痲煩的？

所以，這一帶素來都是幽靜異常的。

時候大概是二更將盡，三更未到時分，却有十數條人影悄然闖進了這一片楊柳林中，這十數名夜行人一個個身法輕捷，沒有驚飛一隻宿鳥，更沒有驚動途經的莊院內的惡犬健僕，直撲向林深處的一座莊院。

這些分佈在楊柳林中的莊院，每一座皆相隔得很遠，這也是有利那些夜行人行動的原因。

只不過這些夜行人是幹什麽的，莫非他們是來打這些莊院的主意不成？

若是，那就太小覷了這些莊院內的防守實力了。

因爲那十數名夜行人甫接近那座處於林深處的莊院，立時被守護莊院的人發現了。

首先是一頭像狼一樣兇猛的惡犬吠着撲出來，朝奔掠在最前面的一名夜行人猛撲上去。

那名夜行人的身形却一點也沒有慢下來，只是身形略爲側閃了一下，同時間左掌疾拍向瞬息間從他們身側撲過的惡犬頭上。

那隻惡犬悶嗥一聲，登時便倒地了帳了。

但立時又有兩條身影從莊院的大門兩側撲出來，斷喝一聲：「來的是什麽人？好大的狗胆，胆敢夜犯本莊！」

當先奔行的夜行人朗笑一聲道：「大爺們一身是胆，有什麽地方咱們不敢去的，就算皇帝老兒的禁宮，咱們也敢闖，何況是你這一座小小的莊院！」

那兩條從莊院大門前撲出來的漢子就這打話間，已撲到了那些夜行人的前面，將他們的去勢阻住了。

而那些夜行人亦煞停身形。

今夜天上雖然有星有月，但在林中，仍然黝暗一片，是以雖則雙方相距丈許遠，依然只能依稀看到對方的身形面貌。

「哼，諒你們也不過是些打家刦舍的小毛賊，事前也不打聽打聽，就找上了本莊，眞是瞎了眼，自取死道！」

說着便撲了上去，一刀便朝爲首那名夜行人兜頭蓋臉劈去。

爲首那名夜行人冷笑一聲：「狗才，你才瞎了眼，自取死道！」

說話間身形一矮，倏然欺進那漢子的身前，那漢子變成了一刀斬向他的身後，接着便是一下難聽的喉骨碎裂聲響起，那漢子發出一聲短窒的慘叫聲，長刀撒手落地，人也朝後仰倒。

另一名漢子見勢色不對，馬上發出一聲尖厲的嘯聲，轉身便跑。

「你還想跑？」那名夜行人在擊殺了那漢子後，身形已斜竄撲出，勢道之快，有如脫弦激矢，那名漢子才奔了不過數丈，驀覺背後急風襲體，嚇得他急不迭猝然旋身，手中長刀隨勢掃出。

可是他的身形才旋轉，背上便已重重地被擊了一掌，整個人有如斷綫風箏般，飛摔出兩三丈外，恰好摔跌落一羣從莊院門內擁撲出來的漢子腳前，當先撲出的漢子立時身形一窒，才沒有踩在那漢子的身上。

那漢子落地後，便一動也沒有動過，顯然是已死了。

× × ×

從莊院內擁撲出來的人大約有十五六人，在燈籠火把的照耀下，莊院前的一片空地被照得一片光亮，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對方的身形面貌了。

火光之下，那羣夜行人爲首之人，赫然是鐵虎堂的副堂主尚崇虎！

而從莊院內撲出來的那羣人中爲首之人，是位年約四十許，尖削臉，八字眉，身形精瘦得像一根竹竿的中年人。

這人大概就是這一座莊院的護院領隊了。

雙方互一打量之下，首先是那精瘦中年人脫口驚聲道：「原來是鐵虎堂的人，尚崇虎，揚州是有王法的地方，怎到你胡來！」

尚崇虎冷森森地笑着說道：「藍白衣，你旣知揚州是有王法的地方，爲什麽你們胆敢陰謀霸佔唐智生的家財，並欲置諸死地？」

原來這漢子就是江湖上有名的辣手人屠藍白衣，在江湖上，只要提起辣手人屠藍白衣的大名，沒有幾個不畏如蛇蝎的。

只要想想他的外號，就知道其人是個怎樣的人了。

藍白衣聞言之下，怔了一怔，目光直射在尚崇虎的臉上，陰狠地道：「尚崇虎，你我河井不犯，這不關你的事吧？」

尚崇虎暴笑一聲道：「本來是不關咱們的事，奈何唐智生找上了本堂，本堂看錢份上，只好插手管上一管了。」

藍白衣聽得神色微變了一下，嘿嘿乾笑道：「這就怪不得了，唐智生那肥羊失踪了幾天，原來就是偷偷去找你們，他出多少錢？」

尚崇虎道：「白銀五萬兩！」

藍白衣冷笑道：「他出手倒很闊，只是，他現在是否還拿得出這一筆鉅大的數目來？」

尚崇虎道：「暫時他可能拿不出，但只要本堂將你們這個鹽統帮解決了，到時，十萬兩他也拿得出！」

「好大的胃口！」藍白衣狠聲道：「別人怕你們鐵虎堂，本帮却不懼，看來，說什麽也是白費勁的了，不動手見個眞章，你們是不會罷休的了！」

「說得好！」尚崇虎大笑道：「藍白衣，本副堂主在乍見你時，也吃了一驚，想不到以你的身份，居然做了那什麽鹽統帮的外事堂主，眞是意料不到。」

「我同樣也意料不到來的是你這位鐵虎堂的副堂主。」藍白衣道：「有錢使得鬼推磨！」

「好，你我話已說完，可以動手了！」尚崇虎說着撤下他背上的虎頭大刀。

藍白衣亦將一柄通體黝黑的鐵棒亮了出來。

他這根鐵棒跟別的鐵棒不同，棒身只

有拇指般粗細，但是棒尖那一段却有很多尖齒，閃泛出森森白光，棒尖尖銳異常，鐵棒長只四尺左右，是一件頗爲怪異的兵器。

雙方的首腦人物這一亮出兵器來，刹時間氣氛便沉凝起來，大有一觸即發的架勢！

而雙方面的人亦已蓄勢而動，確是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 × ×

對峙着的雙方在尚崇虎與藍白衣的一聲「殺」字聲出口的刹那，同時吶喊一聲，互相衝殺前去，兵刃撞擊聲立時震響在夜空中，驚得宿鳥振翅亂飛。

首先出手的藍白衣，身子急幌疾欺，那根鐵棒一出手便是一招三式，刺，掃，砸攻向尚崇虎。

尚崇虎虎頭刀急展，刀光與棒影交接相擊，發出三下不同的响聲。

藍白衣緊接棒勢一變，棒尖一抖，只見一團斗大的白光顫動着直罩向尚崇虎的面門。

尚崇虎喝道：「藍白衣，本副堂主倒要看看你有什麽手段，敢稱辣手人屠！」身形急挫中，虎頭刀順勢斜斬向藍白衣的雙腿。

藍白衣冷嘿一聲：「尚崇虎，到你看到我的手段時，只怕你已在黃泉路上了！」身形急拔起來，讓過虎頭刀，鐵棒一沉，飛刺尚崇虎的頂門天靈。

尚崇虎身形暴竄斜掠出去，倏地擰身揚臂，虎頭刀劈向藍白衣的右腰脅！

藍白衣一棒刺空，便知不妙，身形急墜中，怪異地擰側了一下，尚崇虎的刀尖僅以間髮之差，從他腰脅下擻過。

藍白衣雖然以間髮之差，讓過了那一刀，但也驚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心存輕視，身形落地之後，霍地反臂斜揮，錚地一响，恰好又擋住了尚崇虎撲斬至的一刀！

「尚崇虎，今日非要與你見個眞章不可！」藍白衣悶叫聲中，揮棒急攻向尚崇虎。

尚崇虎亦揮刀迎上，冷哼道：「別說狠話，今夜就算你肯罷休，本副堂主也不會放過你！」

就這說話間，兩人激鬥得難分難解，也分不清誰是誰來。

看來，兩人的身手是旗鼓相當，一時之間，只怕難分勝負。

× × ×

另一邊，鐵虎堂的人數雖然不及鹽統帮的人數多，但鐵虎堂這邊顯然來的都是高手，而鹽統帮這面雖也有幾名身手不俗的高手，並在人數上多出鐵虎堂四人，初時還能保持均勢，但不到半柱香時間，鐵虎堂的高手便已擊殺了鹽統帮五人，當然，他們也付出了代價，一名高手受了重傷，但仍然支撑着。

這時候變了鐵虎堂在人數上略佔優勢，這就更加對鹽統帮不利了。

繼續搏殺之下，形勢已呈現一面倒的情形，鹽統帮的人只能苦苦支撑下去，處於挨打的地步，已沒了還擊之力。

再過一柱香時間，鹽統帮已剩下六個人，猶在冒死苦戰——他們想逃也不可能，被鐵虎堂的高手圍在一起，以八比六之數，展開一輪暴風驟雨的狂攻！

鐵虎堂亦有五人負了傷，但仍有作戰之能，而且，還有一名高手加入了尚崇虎與藍白衣的劇戰中，令到難分難解的戰況立時起了轉變。

藍白衣久戰尚崇虎不下，耳中却不斷聽到手下的慘嚎痛叫聲，心神已有點不寧，現在再加上鐵虎堂一名高手與尚崇虎聯手對付他，他立時由均勢處於劣勢。

「藍白衣，你大勢已去，本副堂主特別開恩，你若自行了斷，保你全屍！」尚崇虎說話間刀光霍霍，一連攻出了十五六刀。

那名高手配合着尚崇虎的攻勢，長劍專攻藍白衣很難兼顧到的地方，令到藍白衣左支右拙，狼狽不堪，有幾次差點傷在兩人的刀劍之下，幸好他反應敏捷，身法輕靈，才險險避過，但是已處於挨打的地步。

在這情形之下，他知道若是再苦撑下去，只會永遠留在這裏，他旣不是英雄，也不是硬漢，像他這種心狠手辣，殺人從不手軟的人，一旦處於將會被殺的情形下，他便心生恐懼了，自然亦萌生了逃走之念。

可是尚崇虎與那名高手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意般，配合得更加緊密，令到他無法脫身。

「藍白衣，你是怎麽哪？忽然變成了啞巴麽？剛才的大話說不出了吧？」尚崇虎嘲笑地說着，虎頭刀却招招兇猛地往藍白衣的身上招呼。

藍白衣這時已成了一頭困獸般，神態兇厲地大喝一聲：「尚崇虎，別太得意，我就算死，也要拉你結伴同往黃泉路！」

說話間，接下了尚崇虎七刀。彈指彈開了那名高手刺向他鳩尾骨的一劍！

「本副堂主沒有這個興趣，要走，你獨自一個人上路吧！」尚崇虎說話間，一刀斜斬向藍白衣的左肩臂，將他迫向那名高手那邊。

藍白衣不敢接尚崇虎那勢道剛猛的一刀，只好被迫閃竄向那名高手那邊。

那名高手焉肯錯過這個機會，長劍有如毒蛇出洞一般，閃刺向藍白衣的頸側大脈！

藍白衣在倉促之下，上身急仰，同時一棒掃向那名高手。

那名高手的那一劍却原來只是虛招，劍勢倏地一沉，恰好截住了藍白衣那一棒，而且無巧不巧，劍身竟然吃那棒尖的尖齒「噬」住了！

立時，藍白衣的鐵棒便抽不回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對他是極端不利的！

因爲，還有一個尚崇虎揮刀斬來，如今鐵棒吃那長劍「扣住」，抽不脫，不但他等於沒了兵器，甚至連行動也受到了牽制！

他大驚之下，發力一抽一扭，企圖將鐵棒抽回或是將對方的長劍絞脫出手，那知却分毫不動，顯然那名高手的內功也不弱。

他直驚急得出了一身汗，正想撤手急拔起來，一道刀風已挾雷霆之勢，急襲而至。

他嚇得亡魂皆冒，怪叫一聲，欲起的身形霍地倒向地上，斜裏急滾！

這時候他一心只顧閃避尚崇虎那勢道威猛的一刀，忽略了那名高手這時已恢復了「自由」，他的身形才倒落地上，欲滾之際，左脅側驀地一痛，他那根脫了手的鐵棒被那名高手振劍一甩，閃射入他的左脅側內！

他刹時痛得身形一窒，發出了一聲痛叫。而尚崇虎的虎頭刀隨着亦斬落在藍白衣的左胸肩上！

藍白衣生平殺人無算，想不到這一次也嚐到了死亡的滋味，而且還是被自己那根沾滿了別人鮮血的鐵棒所傷在先，繼之眼睜睜看着尚崇虎的虎頭刀斬落在自己的左胸上，一雙眼睛瞪得快要突了出來。發出一聲慘叫，結束了他殺人的一生。

尚崇虎與那名高手看着藍白衣那死相猙獰的屍體，同時長吐了一口氣，舉袖擦去滿頭的汗水。

原來，他們經過這一番的兇險搏鬥後，已累得汗濕重衣！兩人對看一眼，互相會意地交換了一個眼色，才轉望向莊門前那邊。

莊門前的打鬥亦早已結束了，藍白衣的手下無一幸免，全部橫屍在莊前的空地上。鐵虎堂的人手來的時候是十二人，如今還是十二個人，一個也沒有死，但却有三個已站不穩，躺在地上，還有四個也負了傷，不過還能够走動。

這種結果，從尚崇虎那輕鬆的神色，便知道他頗為滿意。

尚崇虎四下走動看着，一名手下上前道：「副堂主，要不要進莊搜查一下。」

尚崇虎略為沉吟一下，擺擺頭道：「不用了，還是趕快撤走為上，剛才動手時恐怕已驚動了附近莊院內的人，萬一他們報官，遲一會官兵趕到來時，只怕走不及了，放把火將這莊院燒了算了！」

那名手下答應一下，轉身去着手準備燒莊。

而那名尚崇虎聯手殺了藍白衣的高手，亦來到尚崇虎的身旁，低聲對尚崇虎道：「副堂主，這一次大獲全勝，咱們是否乘勝追擊，直搗鹽統帮總舵？」

「別急，咱們現在人手不足，這事待回到總堂與堂主商議過後，才決定。」尚崇虎伸手拍一下那名高手的肩頭。「不過，所謂打鐵趁熱，當然是越快越好。」

「副堂主，屬下顧慮的是，他們會不會因為咱們殺了他一位堂主，毀了他一處據點，對本堂採取報復行動？」

尚崇虎放聲大笑，說道：「鹽統帮在江湖上沒沒無名，要不是唐智生找上本堂，咱們還不知道有鹽統帮這回事，憑他們這種小帮會，能有多大的實力。敢來動本堂？」

那名高手聽得連連點頭：「副堂主說得極是，本堂實力雄厚，連江湖上的名門大派也不敢惹本堂，這小小一個鹽統帮，若敢動本堂，無異是以卵擊石。」

兩人說得忘形地放聲大笑起來。

而在兩人的笑聲中，莊院內接連幾處冒出了火頭，不一會，便變為烈燄熊熊，整座莊院皆被烈火吞沒了。

「撤！」尚崇虎一揮手，當先朝楊柳林外掠去。

那名高手緊隨在他身後，其餘的手下則攙扶住受了重傷的同伴，亦如飛掠去。

刹那走得無影無踪，只留下一地的屍體與血漬，還有映紅了天空的熊熊烈火。

尚崇虎等一行人消失在楊柳林中不久，那一地屍體中突然有一具染滿了血污的「屍體」掙扎着爬了起來，跌跌撞撞地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跟着便沒入了黑暗中。

狠虎相爭　兩敗俱傷

在霍府中，霍元本的書房內，赫然坐着鐵虎堂的副堂主尚崇虎與那名高手。

只聽那名高手笑道：「霍兄，咱們這一場戲演得眞不錯，相信鹽統帮一定忍不下這口氣，為了不讓到口的肥肉被鐵虎堂搶奪到手，他們一定會對鐵虎堂採取激烈的報復手段的！」

聽那位高手這樣稱呼，莫非這位鐵虎堂的副堂主尚崇虎是霍元本喬裝的不成？

一點不錯，只見「尚崇虎」邊聽那位高手說話，邊已從臉上剝下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來，讚嘆道：「若不是有羽文這位易容高手相助，咱們這場『戲』也不可能演得這樣成功。鹽統帮的那位帮主絕無疑問一定會對鐵虎堂採取報復行動，特別是那名僥倖死裏逃生的那個傢伙將聽到咱們說的話覆述給那位帮主聽後，他更加會盡快採取行動，所謂先下手為強，相信那位野心勃勃的帮主亦深明這個道理。」

那名高手亦已將一張人皮面具揭下來在手上把玩着，原來他竟是聞舞陽，笑着接上霍元本的話道：「霍兄，若不是得你鼎力相助，這次的行動根本無法進行。」

「那也要聞老弟你想得出這樣妙的計策來才成，他們若是中了你這條驅虎鬥豹之計，咱們可以坐山觀虎鬥，待他們鬥到兩敗俱傷時，咱們才從從容容地解決鹽統帮，消解了他們的奪產陰謀，也消除了一次可能發生的動亂，至於鐵虎堂那面，也是元氣大傷，相信到時候必有不少曾受鐵虎堂之害的武林同道，江湖帮派，找他們算帳，聞老弟，到時你再不用怕他們的追殺了，也算替唐智生報了血仇，一舉數得，我眞佩服你想得出這樣妙的計策來。」

霍元本由衷地讚嘆。

聞舞陽忙謙道：「霍兄，你太過奬了，咱們倒要在這幾天之內，派出人手監視鐵虎堂的動靜，看看這虎狼相鬥之下，實力消耗得如何。」

霍元本頷首道：「這一點我也想到了，我明天便派出四名家丁趕往鐵虎堂總堂所在地，日夜監視鐵虎堂發生的事故及行動。」

聞舞陽道：「如此有勞霍兄了。」

霍元本笑道：「聞老弟，你又來與我客氣了。」

聞舞陽只好趕緊道：「霍兄，是小弟的不是。」

「天也快亮了，你還是回去休息一下吧。」霍元本說時打了個呵欠。

聞舞陽沒來由地臉紅了一下，幸好燈光昏黃，沒有將之映現出來，站起來道：「霍兄，你也累了，也該歇息一下了。」

說着朝霍元本一抱拳：「霍兄，小弟告辭了。」

霍元本伸手將書房門拉開：「我送你到大門外。」

說着與聞舞陽走出了書房。

× × ×

聞舞陽回到唐府時，天已經發亮了。

他自將總管陳槐等人「替換」了之後，已不用像以前那樣，半夜出入時也要偷偷摸摸，掩掩藏藏的了。

因為，那都是自己人了，不用再顧忌什麽。

而他在經過了那一次天亮時份的「風雨」之後，以後每晚皆不用再與唐夫人分床而睡，睡在唐夫人的床上時，也不再尷尬心跳了。

而唐夫人看來已將他當成了眞的唐智生，對他關懷得無微不至。

聞舞陽當然感到很幸福及新奇，因為他自「懂事」以來，還未領略這種別具情趣的關懷，心中感到甜絲絲的。

不過，他却開始感到有點吃不消了，因為唐夫人就像久旱的沙漠般，恨不得將他這「甘泉」吸乾搾淨，令到他感到有點應付不來，雖然他是個體魄強壯的男人。

而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唐夫人是一個頗具野心的人，這從她事無大小，皆要聞舞陽向她說個清楚，而聞舞陽的每一個行動，她也要問個清楚明白才罷休，這就可以看出來了。

聞舞陽這一次決定不到唐夫人的房中睡，改到書房中躺睡一會，他現在必須靜靜地想一下問題。

他的腳步才走入書房中，驀地，却像觸了電般全身震撼了一下，馬上收回踏入書房的腳步，急急轉身朝總管「陳槐」的住處走去。

在「陳槐」的房中待了約有一盞茶時份，聞舞陽才走出來，跟着離開了唐府。

幾乎是他的後腳跟才踏出唐府大門，三名漢子像一陣疾風一般「捲」進了唐府中。

聞舞陽若不是早一步離開，勢必要與這三名來客動手不可，因為那三名來客是來抓他的！

這三名客人大模斯樣地走進唐府中，總管「陳槐」早已聞報急匆匆地趕了出來，那三名來客中的當中一人傲慢地道：「你就是外事堂副香主陳槐？」

「陳槐」一聽，心中不由打了個突，因為他根本就不認識眼前這三人，不過，他是個頗為機靈的人，眼珠一轉，已猜到來人的身份，但却不敢冒昧詢問，萬一問錯了，那就會露出破綻，引起那三人的懷疑，從而將正在進行中的行動破壞了，所以他小心地道：「請問三位是……」

當中那人仍然傲慢地道：「咱是帮主派來的特使，特來押解姓唐的回總帮！」

「陳槐」瞧着那人那副不可一世的可惡咀臉，眞想一拳砸扁那人的臉孔，但却忍下這口氣，恭敬地問道：「請問怎樣稱呼？」

那人却將臉仰了起來，一副不屑回答的樣子。

回答的是那人右邊的一名漢子：「郭副堂主乃是本帮內事堂副堂主。」

「陳槐」吸口氣，心中雖氣惱，表面上仍然恭敬地抱拳朝那人抱拳道：「屬下不知是副堂主大駕光臨，請副堂主海量汪涵。」

那位郭副堂主這才露出一絲笑意。

「請副堂主到廳上坐一會，屬下這就馬上去將姓唐的帶出來。」陳槐說着將郭副堂主與那兩名隨從手下引領上一座小花廳中坐下，再吩咐一名「下人」捧來香茗及點心，這才退下去，裝模作樣地從後宅匆匆走去。

未幾，他又氣急敗壞地急奔上小花廳，急聲道：「副堂主，姓唐的不知怎的不見了，監視姓唐的夫婦的寢室的一名弟兄被人點倒在牆角下，副堂主，屬下該死，請問副堂主現在怎辦？」

郭副堂主一聽，臉色遽變，霍然從椅上站起來，厲聲道：「還有怎麽辦的，快召集人手在各處搜查清楚，你帶我到後面去看一下。」

「陳槐」驚惶地連聲應是，帶着郭副堂主三人急匆匆走向後進內宅，同時吩咐一名「手下」召集人手，在府內各處搜查唐智生的下落。

擾攘了足有半個時辰，「唐智生」就像從空氣中消失了般，實則眞的唐智生已死，聞舞陽則早已離開，這只是一場故意做出來給這位郭副堂主看的「戲」，找遍了唐府內各處，只差沒有將地皮翻轉過來，沒有將房舍拆毀，就是找不到唐智生的人影。

郭副堂主一張臉不由陰沉下來，對着「陳槐」怒吼道：「陳副香主，你是怎麽攪的，連一個一點武功也不懂的人也看不住，連一條狗也不如！」

「陳槐」那曾受過別人這樣的辱罵，臉上陣紅陣白，要不是為了顧全大局，他眞會動手將這位郭副堂主的腦袋擰下來，強忍住那口升起的怒氣，裝出惶恐的樣子道：「副堂主，姓唐的一個人就算他怎樣奸狡，也飛不出屬下等人的手掌心，問題是，他可能是被鐵虎堂的高手暗中潛入來將他帶走的，試問，連藍堂主也栽在鐵堂主的手上，以屬下微末之技，又怎能阻止得了？」

「陳槐」這一番話說得合情合理，那位郭副堂主不由臉色稍緩。「陳副香主，本副堂主現在想來，極有可能是鐵虎堂的人潛進來將姓唐的帶走，看來，他們打的也是與本帮一樣的主意，本堂主倒要火速回總舵與帮主商議一下，怎樣從鐵虎堂的手上將那頭肥羊搶回來，否則，鐵虎堂來一手『挾天子以令諸侯』，本帮就會前功盡棄了。」

「陳槐」連聲稱「是」，恭維地道：「副堂主說得極是，屬下完全同意副堂主的說話，屬下萬分佩服。」

郭副堂主陰沉的臉上因了「陳槐」這番話而有了一絲笑意。「陳副堂主，速將那婆娘帶出來，待本副堂主將她帶回總舵扣押起來，以作人質，以之脅迫唐智生就範。」

「陳槐」心內大急，忙道：「副堂主，屬下斗胆說一句，姓唐的昨晚大可以將那婆娘一併帶走，他却撇下她，由此證明姓唐的對那婆娘已不重視，副堂主若將那婆娘帶回總舵，可能沒有什麽作用……」

郭副堂主却邪笑一聲截斷了陳槐的話，曖昧地道：「那婆娘那樣嬌媚，姓唐的怎會掉下她不管？可能是昨晚不方便帶她走，才將她留下來，本副堂主將她帶同總舵，好歹也有個交待，你明白嗎？」

「陳槐」當然明白，心中焦急不已，他却不得不附和道：「副堂主所說極是，屬下就是想不到這一點，全憑副堂主一言提醒。」

郭副堂主第一次笑了起來，拍拍「陳槐」的肩頭道：「陳副香主，那你快去將那婆娘帶出來，吩咐人備車。」

「陳槐」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照辦了。

他是不想因爲要救唐夫人而破壞了聞舞陽精心策劃的行動，萬一因之而前功盡棄，那就劃不來了，何況，唐夫人雖然被帶回總舵扣押，相信不會被殺害，他是在權衡過利害之後，才不得不去將唐天人帶出來的。

唐夫人却顯得很鎮定，一點也沒有驚慌，只是默默地站着，倒是那位郭副堂主睜着一雙色迷迷的眼，在唐夫人的身上溜上溜下，猛嚥口水。

就這樣，唐夫人被郭副堂主押上馬車，帶走了。

「陳槐」在馬車馳出唐府後，立刻吩咐一名「手下」暗中跟下去，他自己則急急地從唐府的後院門離去。

× × ×

聞舞陽與霍元本在書房內聽了潘子鏗（陳槐）的話之後，兩人皆神情震動了一下。

「子鏗，你做得很對。」聞舞陽詫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怪只怪我一時間只想到他們很可能會來將我押回總舵，想不到他們抓不到我，會連唐夫人也不放過，那只好屈委她幾天了，相信她不會有危險的。」

「他們既然拿她來要脅你這位唐智生，當然不會殺害她了。」霍元本的神態輕鬆下來，「幸好你警覺得早，及時離開唐府，若是你被他們抓回總舵，相信他們必會殺了你，以絕無患，也杜絕了鐵虎堂的窺視。」

「子鏗，你吩咐暗中跟下去的那名弟兄一回來，請立刻來說一下。」聞舞陽轉望向潘子鏗。

潘子鏗道：「聞大俠，你放心，子鏗會盡快趕來。」

「子鏗，唐府中不能沒有你，你還是先回去吧。」霍元本對潘子鏗說。

潘子鏗連忙站起來，朝霍元本恭敬地道：「師父，聞大俠，弟子回去了。」

兩人同時點點頭，潘子鏗於是離開了書房，趕回唐府。

× × ×

距揚州大約七十里，一處名叫虎躍坪的地方，便是鐵虎堂的總堂所在地。

鐵虎堂之所以揀上虎躍坪建立總堂，大概是因爲這地方有個虎字，而且虎躍也寓意甚好，故此才在此地建立其根據地也說不定。

鐵虎堂總堂就建在虎躍坪的正中央，背後就是一座形如躍虎的山崗，山名虎躍崗，虎躍坪大概就是因此而得名。

鐵虎堂的規模十分宏大，佔地足有十多二十畝地，牆高十丈，兩扇虎頭大門左右，聳立着一對作勢欲躍的石虎，門前一大片空地，襯得大門有如張開的虎口般，氣勢煞是威猛！

本來，虎躍坪住有不少耕田打獵人家，自從鐵虎堂在此建立總堂之後，胆小的立刻搬走，胆大的也受不了鐵虎堂屬下的欺凌霸道，亦逐漸搬遷他去，逐漸，虎躍坪就被鐵虎堂「霸佔」了，成了鐵虎堂的禁地。

而原來是農家獵戶住的地方，亦變成了鐵虎堂屬下的房舍，拱衛着鐵虎堂的總堂。

而由於鐵虎堂在江湖上的勢力龐大，加上堂中高手如雲，這幾年來，已沒有人胆敢擅闖總堂的人了。

所謂前車可鑒，曾經有不少本着爲武林除害的俠義道高手，更有野心勃勃，想將鐵虎堂併吞的武林梟雄，甚至想一戰成名的武林後進野心家勇闖鐵虎堂總堂，結果，是走着進去，抬着出來，一個也走不出虎躍坪，變成了虎躍坪西面荒地上的無主孤魂。

試想想，有那樣多的武林江湖高手喪命在鐵虎堂之內，又還有誰再敢去闖一闖呢？

名利當然誘人，但生命却更寶貴，這是連白痴也懂得的道理。

自此之後，虎躍坪成了江湖人談虎色變的地方。

× × ×

日間天氣悶熱，但一到夜間，總比較清涼一點。

今晚却很特別，一陣陣急風從虎躍崗那面吹來，特別涼爽，令到在日間悶熱了一日的鐵虎堂屬下，泰半在屋前或是空地上乘涼談笑，甚至有些人擺上一張桌子，剝着花生，喝上幾杯。

這時候只不過是一更將盡，二更未到時分。

虎躍坪中到處燈光點點，笑語聲喧，又有誰想得到，如此良夜，竟然是奪命之夜。

有一名正在喝着酒的漢子不知是喝醉了還是看花了眼，忽然間抬頭看到從虎躍崗上，流螢點點，少說點也有百數十點，流星曳渡般劃空掠射向總堂上空，然後墜落下去，更有些曳射向有火光亮起的地方，他先是怔了一下，喃喃道：「奇怪，那來這樣多的流螢？」

及至看清楚掠射落身旁數丈外地上的流螢，不禁大驚失色，脫口大叫：「不好，有人自虎躍崗上向這面放火箭！」

與他一同喝酒的獨臂漢子眞的喝醉了，醉態可掬地含糊道：「老丁，你在……亂說……什麽……流螢……怎會變成火……箭……哈……哈哈，你娘的……以爲我醉……了……胡……說……八……道……我才不相……信你……」

那名老丁急得什麽也似的，將槐子推倒，站了起來，撲向那射在地上，兀自在冒烟火的地方，想將之一脚踏熄。

這時候不少在外面乘涼的帮衆也已看到射來的是火箭，總堂內已有不少地方冒升起烟火，一個個驚呼慌叫起來，刹時間

亂成一團，但見人影奔突亂閃，撲向起火的地方。

再說那名「老丁」撲向那數丈外的烟火時，還未奔到，一股烟氣已撲面掩到，嗆得他氣爲之窒，急忙揮手搧開那些烟氣，奔到那兀自在嬝嬝冒烟的火箭前，正欲一脚將之踏熄，那知他驀地感到一陣暈眩，身形搖晃了一下，心知不妙，不由張口大叫：「有——」下面那個「毒」字已到唇邊，却硬是說不出來，喉頭陡窒，一頭栽倒在地上，恰好倒在那根仍然冒烟的火箭旁邊，不一會兒，他的衣服也冒出陣陣烟來。

原來那些火箭在箭桿上皆纏了一層棉花，而好顯然，那些棉花中洒上了劇毒，故此火箭能夠不熄滅，而且，冒出的烟中含有毒氣，令到吸了烟的人因此而中毒身亡！

想出這個主意的人，無異是個很聰明的人，但也很毒絕！

因爲這時候，不但總堂內起了火，虎躍坪周圍也有烟火冒升起，那些奔走閃突的鐵虎堂屬下，不少已吸入毒烟，倒地而亡！

奇襲鐵虎堂的人，用這種又毒又絕的辦法襲擊，倒是省了不少手脚氣力，便將鐵虎堂總堂近百的人手頃刻間解決了一大半，到了動手的時候，就大佔優勢了。

× × ×

整塊虎躍坪在不到一柱香的時間內，被咽火籠罩了。

而烟火冒騰得更加厲害，烟火籠罩中，不少人影搖動着發出慘叫聲，一一倒地不起，虎躍坪彷彿變成了一座煉獄般。

烟火飛騰中，一連串人影從總堂內飛一般掠了出來，掠向虎躍坪的南面。

因爲只有向南北兩面走，才能完全脫出烟氣的籠罩範圍。

若是奔向東面，則會被順風吹散的毒烟所襲，仍不安全。

奔向西面，就是奔向虎躍崗，那無異是自投羅網，因爲毒火箭正是從虎躍崗上射下來的。

這一行人足有十數人，他們在烟火中奔掠而行，居然不會中毒而亡，眞是奇怪，莫非他們皆不懼百毒不成？

一行人終於衝烟冒火，奔掠到坪南的一片空地上，脫出了烟火籠罩的範圍。

所有的人皆不禁喘了一口氣，但每一個皆神色沉重。雖然在喘着氣，但却不敢放心大胆地呼吸，顯得極爲愼重，就像怕一下將空氣吸走了一樣。

其實，他們是有苦衷的。

原來他們在衝出來時，或多或少皆吸入了一些毒氣，只不過因爲他們每一個皆是在武功上有一定造詣的高手，故此一時間還可以將毒力壓抑住，沒有立時毒發身亡。

但若是他們呼吸得太急的話，就會將壓下的毒氣隨着呼吸的氣息散佈開來，那時候，就算大羅金仙，也非死不可。

能够有這種高深內功造詣的人，當然是鐵虎堂的精英高手，而事實上他們也確是，領頭的一人正是鐵虎堂堂主飛虎將董其斌，站在他身旁的是副總堂主尚崇虎，還有兩位分堂正副堂主及九名堂中高手。

鐵虎堂遭到這突如其來的毒絕奇襲，逾百帮衆在猝然之下，加上懵然不知火箭上淬有劇毒，莫不吸入毒烟身亡，僥倖逃過此刦的，相信不會超過十個人，這眞是從所未有的重大傷亡。

最令董其斌氣怒交加的是，至今還不知偷襲之人是誰。

望着那總堂陷於一片火海中，偌大的一片基業毀於一旦，他有一種瘋狂的衝動——殺！

「總堂主，是什麽人吃了豹子胆，老虎心，不知死活敢來動咱們了。」尚崇虎的樣子顯得很狼狽，一身衣衫燒破了幾處，頭臉上灰黑一片。

董其斌牙齒咬得「格格」有聲，箕張着五指獰惡地道：「若是給本總座知道是什麽人，剝他的皮，拆他的骨，殺他媽的一個鷄毛鴨血！」

「哈哈，董大堂主，別在這裏吹大氣，說狠話有什麽用？本帮主已自動送到你面前，看你有什麽本領殺得了本帮主。」

聲隨人現，隨着陡然現出的十數支火把照映下，一人出現在董其斌對面二丈許遠的地方，在他左右兩旁，也同時現出二十多條人影來，將董其斌等人圈了起來。

董其斌與尚崇虎等一衆鐵虎堂高手，聞聲之下，俱不由心頭跳動了一下，齊皆循聲望去。

面對董其斌驀然發話的那人，是一名年約四十許五十未到的中年人，此人生得相貌堂堂，氣度不凡，可惜目光陰鷙了一點，否則，此人倒是頗具王者風範。

董其斌上下打量了那中年人一眼，却眼生得緊，不由疑惑地發問道：「閣下是誰？」

那中年人悠悠一笑。「鹽統帮帮主司徒奇，怎麽了？董大堂主，這樣快就忘記了？」

董其斌更加惑然不解，「鹽統帮？司徒奇？本總座從未聽聞過！」

司徒奇怒笑道：「董其斌，你眞會裝蒜做戲，你身爲鐵虎堂堂主，說什麽也是一號人物，有胆做，爲何無胆認？」

董其斌更是聽得一頭霧水，怒道：「你不是瘋了吧？盡在胡說八道！」

鹽統帮主司徒奇陰陰一笑道：「隨便你怎樣說也好，你既然不敢承認，那便算了，今日，你無論如何也要將姓唐的那頭肥羊交出來不可！」

尚崇虎性子暴躁，聽到現在，他仍然是一頭霧水，不知司徒奇說的是怎麽一回事，心中早巳蹩不住了，搶着吼道：「你他媽的，你胆敢毀了本堂總堂，殺了本堂近百屬下，還在胡說八道，今夜若教你們這班龜孫王八活着離開，本堂主也就不姓尚！」

說着便要衝出去拚命，驀覺氣血滯窒，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知道剛動怒之下，氣血上湧，被壓抑住的毒氣刹時隨之蔓升，急不迭閉上嘴巴，運氣將之壓下去。

鹽統帮主司徒奇看在眼內，陰險地笑望尚崇虎道：「尚總堂主，怎麽哪？不找本帮主拚命了麽？你們若不將姓唐的交出來，遲早毒發身亡，若沒有本帮主的解藥，就算是華陀再世，也救不了你們，你們想清楚一點吧。」

董其斌尚崇虎等人聞言之下，臉色遽變了一下，神色變幻不定，目光閃閃地罩定在司徒奇的臉上。

司徒奇也陰鷙地打量着他們。

× × ×

驀地，董其斌悶聲不吭，身形疾如鬼魅般，只是幌了一下，便倏然掠到司徒奇的面前，五指箕張似拿似扣，一縷指風急襲向司徒奇的胸腹！

這一着眞是大出司徒奇意料之外，而董其斌在身中劇毒之下，仍然有這樣快速的身法及高明的身手，亦是司徒奇意料不到的，尚幸他反應快捷，身手也確實不弱，身形閃退中，立掌如刀，削斬向董其斌急罩而至的指影！

「嘶」一下裂帛聲響，他雖則退得快，封拒得也巧妙，但仍然被董其斌那奇幻的抓扣尋隙而入，抓下了他左胸脇處的一塊衣衫。

他不由驚出了一身大汗，左右人影一閃撲上，截住了董其斌的身形。

董其斌亦是大出意料之外，在他的意料中，對方這位什麼鹽統帮的帮主司徒奇，名不見經傳，充其量也只不過是江湖上不入流的下三門帮會組合，沒有眞材實料，只靠下三濫手段暗算人，這也是他決定冒險動手的原因，在他以爲，只要以迅雷般的手段將之剎住，那時還怕他不乖乖地將解藥交出來，料不到對方的身手也是這樣高明，這迅雷般的出手之下，竟然只是抓破了對方胸前的衣衫，這令到他不由怔了一下。

而他隨之也明白了，對方身手雖然不俗，但自己若不是身中劇毒，不敢運起眞氣，功力因之大打折扣之下，身法與出手自然也不及未中毒之前那般靈捷，否則，這個不知從什麽地方鑽出來的司徒奇，不被他抓住才怪！

就在他一怔之間，那從司徒奇左右閃撲出來，將他截下的人，已左右出手向他攻擊，左面那人赫然正是鹽統帮的郭副堂主，手中一柄軟劍毒蛇出洞般噬向董其斌的左頸側！

而右邊那人看來在鹽統帮中的地位不低，一柄三稜刺嘶風急響，閃刺向董其斌的右脅！

董其斌這時已是欲罷不能，索性豁了出去，大喝一聲：「幹了他們這班龜孫王八蛋！」閃掠向前的身形驀地一窒一仰，「嗤嗤」兩下急响，一劍一刺從他頸脅之前刺過。

他的雙掌幾乎是在上身一仰的刹那，驟劈而出。

那名郭副堂主與右邊那人料不到董其斌反應這樣敏捷，一擊落空的剎那，便知不妙，急不迭幌身暴退，但仍然慢了那麽一刹那，「砰砰」兩聲，兩人各自中了一掌，飛退開足有兩丈過外，才能將身形剎住。

這還是兩人在中掌時已飛身後退，卸去了一部份掌力，加上董其斌在中毒之下，不敢將功力全部提聚，因之功力大打折扣，劈出的雙掌只及平時的六成，否則，郭副堂主兩人只怕不死也會重傷。

尚崇虎一見董其斌動上手，那裏還能够站着不動手？大喝一聲，就像一頭惡虎般，衝撲向鹽統帮的帮衆，一出手便將一名鹽統帮衆一刀斬爲兩截。

其餘那九名高手及兩名分堂主亦叱喝了聲，殺了上去。

刹那間，雙方混戰起來。

若論人數，當然是鹽統帮的人佔了壓倒的優勢，但鐵虎堂的人每一個皆是身手不俗的高手，雖則身中毒烟，功力打了折扣，但仍然高明過鹽統帮的人手很多！

故此，在初度接戰之時，鹽統帮的人以爲鐵虎堂的人皆中了毒烟，身手自然受到影响，以爲輕易就可以將鐵虎堂的人解決掉，況且是以三敵一之壓倒優勢，那知道甫一交手，便有六七名帮衆死在有如出柙猛虎般的鐵虎堂高手之下。

特別是尚崇虎，有如瘋了般，一口氣將兩名鹽統帮衆斬爲四截，那種兇猛之態，胆小點的，不要說動手了，嚇也會被他嚇死！

動手不到半盞茶時分，鹽統帮那面的人數已銳減差不多一半，其餘的再也不敢與之硬碰，一味只是遊鬥。

而鐵虎堂的人似乎知道若不將鹽統帮的人斬盡殺絕，根本不可能得到解藥，一個個早已豁了出去，抱着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心意，對鹽統帮衆發動了更加猛烈的攻擊。

鹽統帮的人數又減少了三分之一。

但鐵虎堂的人數也減少了四人，而且，逐漸地攻擊之勢也減弱了很多。

明眼人如鹽統帮主司徒奇不會看不出來，知道鐵虎堂的高手經過這一輪搏殺之後，就算功力再高再精純的人，也無法不牽發了被壓抑住的毒氣，心頭不禁暗喜，振聲大喝道：「他們體內的毒氣已擴散蔓延開去，爾等不可與他們硬碰，只要拖着他們，不出半柱香時分，他們就會毒發身亡！」

那些帮衆早就避實就虛，與鐵虎堂的高手一味遊鬥，不與之正面接觸。但却像冤魂纏體一樣纏着鐵虎堂的高手，只是間中乘隙攻出一招。

尚崇虎在聽了司徒奇的話後，虎吼一聲：「老子就是死，也要拖你們同往黃泉路上結伴而行！」

但他的話雖然說得狠，動作却已沒有動手時那樣兇狠快猛了，手脚逐漸遲緩下來，他知道這是中的毒氣已開始蔓延開來，因爲他已感到氣息不暢，而且有點頭昏目眩，手脚也有點僵痲的感覺，雖則心中驚慌不已，但他是個生性兇暴的人物，既知自己遲早是死，不由激發了他的兇暴之性，拚着毒發身亡，猛地將功力提聚至極限，刹時間行動如風，威猛如虎，虎頭刀光霍霍連閃之下，又有兩名鹽統帮衆在他的刀光之下分爲四截！

剩下的那名帮衆嚇得亡魂皆冒，雙脚一軟，癱倒在地上，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兇猛得令人胆破魂飛的暴漢！

尚崇虎瞪着銅鈴般的雙眼，倏地踏前一步，雙手執刀，猛地將虎頭刀揚起，正欲一刀力劈而下，將那名帮衆劈成兩爿，那名帮衆瞪着一雙驚恐的眼，看到尚崇虎那兇猛如惡虎厲鬼的樣子，發出一聲尖叫，昏了過去。

而尚崇虎那一刀也沒有劈下去，這不

是他忽發慈悲，不殺那名帮衆，而是他已無能爲力，因爲，他忽然感到頭腦昏痲，喉頭悶窒，手脚僵木，連站也站不穩，一頭扒到在地上，手上的虎頭刀也握不牢，脫手鬆脫落地，無巧不巧，恰好墜落在那名昏過去的鹽統帮衆的大腿上，鋒利的刀鋒就像切豆腐一樣將他的大腿切斷了。

劇痛又令到那漢子從昏迷中醒轉過來，還以爲自己已在地府中，但難忍的劇痛令到他知道自己仍然活着，而且一條腿還斷了，他差一點沒有痛得又昏了過去，咬牙強忍着；目光瞥到尚崇虎仆倒在地上，不禁訝異得瞪大了雙眼，繼之恍然明白過來，不由胆氣大壯，惡從心生，執起落在佈斷腿旁的虎頭刀，狠命一刀斬落在尚崇虎的頸脖上，將佈的一顆腦袋斬了下來！

其實，尚崇虎早已毒發身亡，這大概是他生前殺人太多，作惡作孽，死後也要受那斷頭一刀。

尚崇虎的死，只是開始，接着下來，鐵虎堂的高手陸續毒發身亡，每一個死後皆被鹽統帮的人亂刀分屍。

俗謂人死一了百了，鹽統帮的人對死人也不放過，可謂也够狠了。

× × ×

鐵虎堂如今只剩下功力最高的飛虎將董其斌，與鹽統帮的帮主司徒奇及郭副堂主三人戰在一起。

這也是至今爲止，仍然沒有傷亡的一起搏鬥。

說出來，這都是由於司徒奇三人在鹽統帮中的武功最高之故，他們以三敵一，董其斌就算武功再高，也不可能在一對三的情形下，殺得了三人，何況，三人配合得又是那樣妙，而董其斌又身中劇毒，這還是司徒奇三人不與之放手一搏的情形，對方既已身中劇毒，遲早也是死，只要將他拖纏住，他是非死不可的，又何必弄到己方有所損傷？那眞是劃不來。

「董大堂主，如今只剩下你一人了。還不上路與你的手下一同去黃泉路？」司徒奇飄身閃過董其斌的虎頭槍，刻毒地笑着。

董其斌却咬牙不語，一面強行壓抑着業已擴散的毒氣，一面盡展身法，一桿虎頭槍殺招迭施，槍風霍霍，槍影如電，一心只想殺了司徒奇三人，否則難消心中怨毒之氣，死也不瞑目！

但三人配合得很好，一味閃轉騰挪，根本不與他正面硬碰，只是偶爾攻出一招，逼得董其斌不得不招架自救，而無法脫身。

驀地，董其斌旋欺向那郭副堂主的身形猛地歪閃了一下，急以槍拄地，才能够穩住身形，但又再搖晃了一下，臉上死灰一片。

司徒奇三人一見，緊張的神態鬆弛下來，目中閃出一抹興奮之光。

——他們都知道，董其斌終於毒氣攻心了。

而事實上，這種毒是沒有解藥的，中毒的人只有死路一條。

驀地，董其斌猛然甩了一下腦袋，吸口氣，像一頭怒獅般衝向郭副堂主。

郭副堂主眼色一變，連忙斜竄開去。

董其斌衝前的身形猛地向前蹌跌出去，跌出足有丈許遠，才勉強以槍點地，沒有跌倒在地上，但身形却搖幌得很厲害，隨時會倒下去的樣子，氣息粗重得連在兩丈過外的司徒奇三人也聽到。

郭副堂主驚魂才定，一眼看到董其斌那垂死掙扎的樣子，不由胆氣一壯，心想：「我何不在帮主面前趁這機會殺了他，表現一下。」

在他以爲，董其斌這時雖然未死，却已等於是個死人，再不用怕他了，只要一出手，就輕易殺得了佈。

那知道佈這一次却是死星照命，自尋死路。

他閃開得快，撲同去也快，司徒奇一眼瞥到，欲阻止已經來不及了，只好嘆口氣。

另一名漢子原來是鹽統帮的內事堂主，一眼看到，亦是眼色驟變。

郭副堂主是從董其斌的側後撲前去的，那知他才撲到對方的身後，看似連站也站不穩的董其斌霍地旋過身來，原本支在地上的虎頭槍電閃般斜戳入郭副堂主的腹腔中！

這是郭副堂主做夢也料不到的。

所以他也根本閃避不了。

董其斌的虎頭槍刺入他的腹腔時，他的那柄軟劍還離開董其斌的胸膛起碼還有半尺左右。

張口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嘶吼聲，這位氣焰逼人的郭副堂主終於在董其斌將虎頭槍抽出來時，死狗一樣摔倒在地上。

而董其斌這一次眞的大大地搖晃了一下，慘笑道：「司徒王八蛋，本總堂主死也要拉你他娘的一起上路！」

反手一槍，刺入自己的心窩上，張口噴出一口熱血，仰天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這位鐵虎堂主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手上，確是一條硬漢，雖則佈生前作了不少壞事，這一點，仍然令人佩服！

司徒奇與那位內事堂主申無相先是眼見郭副堂主死在董其斌的槍下，緊接又見佈自己殺死了自己，不禁瞧得神情震動了一下，驚異地瞪大了雙眼，幾乎不相信看到的是眞的。

× × ×

虎躍坪這一戰，鐵虎堂總堂被夷爲平地，連總堂主董其斌與副總堂主尚崇虎等上下一衆，死了不下百人，而鹽統帮是當然的勝利者，雖然在與董其斌等鐵虎堂高手拚鬥之下，死傷了三分二的人手，但畢竟是勝了，雖然是慘勝，望着仍然在燃燒的房舍樹木，以及滿地的屍體，司徒奇忽然仰頭狂笑起來。

那位內事堂主申無相有點莫名其妙地拿眼望着狀若瘋狂的司徒奇，不明白他爲何這樣好笑。

好一會，司徒奇才止住笑聲，望着申無相道：「申堂主，你知不知道本座這樣好笑的原因？」

申無相趕緊諂媚地道：「帮主，屬下愚笨，猜不到帮主何以忽發長笑，還請帮主明示。」

司徒奇意氣風發地道：「近十年來，江湖上無人敢捋鐵虎堂虎鬚，但本帮今夜却一舉將他的總堂夷爲平地，殺了正副兩位總堂主上下不下百人，試想一下，明天

之後，本帮豈不是名動江湖？那一帮那一派不對本帮另眼相看？本帮的名頭將不脛而走，本帮挾姓唐的千萬家財，到時不難在江湖上大展拳脚，這值不值得笑？」

申無相聽了之後，恍然大悟地道：「帮主，確實值得笑。」說着大笑起來。

司徒奇嘉許地瞧着申無相默然含笑。

申無相笑完之後，神色忽然一正，肅容道：「帮主，屬下有些話，不知該說不該說？」

司徒奇微怔了一下，大方地道：「申堂主，有什麼話只管說出來。」

申無相遲疑了一下，才道：「帮主，屬下忽然想到，咱們雖然毀了鐵虎堂總堂及殺了董其斌尚崇虎等上下近百人，但鐵虎堂在各地分堂遍佈，人多勢衆，萬一他們向本帮報復，那……」

司徒奇聽到這裏，已笑着打斷了申無相的話，輕鬆地道：「申堂主，你太過慮了，俗謂樹倒猢猻散，蛇無頭不行，董其斌與尚崇虎既給咱們殺了，豈不是等於大樹倒下？各地的分堂自顧還來不及，那還有功夫來向本帮尋仇？單是那些受過鐵虎堂暴虐的帮派及江湖人物，便會乘機向他們展開報復，令他們應付不了，本座敢担保他們不會也不敢向本帮展開報復！」

申無相聽了這番話，才大大地鬆了口氣，奉承地道：「帮主神武英明，屬下萬萬不及。」

司徒奇聽得渾身舒泰，忍不住大笑起來。

申無相忽然像又想到了什麼嚴重的問題般，司徒奇笑聲才止，他便又急不迭地道：「帮主，屬下忽然想到，姓唐的若是燒死在火海中，那豈不是……」

司徒奇却像早已猜到他要說什麼般，又截斷了他的話，陰笑道：「申堂主，本座知道你想說什麼，你是白担心了，姓唐的若是死在火海中，最好不過，省了殺他的手脚，而他的生意及家財已完全掌握在本帮的手上，還怕他的生意及家財不盡落入本帮手中？」

申無相聽得連連點頭不迭，佩服得五體投地地道：「帮主算無遺策，足可比得上蜀之諸葛武侯！」

司徒奇聽得從心裏樂了出來，哈哈笑道：「申堂主，本座怎敢與諸葛武侯相比？」笑聲倏止道：「只要做得乾淨俐落，到時，姓唐的那份偌大的家財，便神不知鬼不覺地落在本帮的掌握中。」

申無相點頭不迭。「帮主不愧是武林奇材！」

申無相奉承得有點語無倫次了，但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位司徒奇看來是位頗喜奉承的自大人物，當下又志得意滿地大笑起來。

奇兵突出摧毀鹽統帮

那夜鐵虎堂總堂被鹽統帮夷爲瓦礫焦土，上自總堂主董其斌副總堂主尚崇虎，下至堂中屬下近百人被殺，消息還未傳到江湖上時，座鎮在揚州霍府內的霍元本與聞舞陽，在翌日晌午前，已從派去日夜監視鐵虎堂總堂動靜的四名家丁口中，知道得清清楚楚，

聞舞陽聽完後，待霍元本命那四人退出書房之後，才興奮地道：「霍兄，打鐵趁熱！」

霍元本含笑道：「聞老弟，你又想到了什麼妙計？」

聞舞陽連忙謙道：「霍兄，妙計倒說不上，小弟是靈機一動，何不趁鹽統帮元氣大傷，還未喘過氣來的時候，一掌將之摧毀，豈不是事半功倍？」

霍元本擊掌道：「妙，此計大妙。」接目注聞舞陽，說道：「聞老弟，計將安出？」

聞舞陽一笑，附在霍元本的耳邊，悄聲說了好一會，直叫得霍元本頻頻點頭，末了，重重地點一下頭道：「聞老弟，就這麼辦吧！」

× × ×

鹽統帮帮主與那位內事堂主申無相才回到設在揚州城西外那處秘密總舵內。坐下來還未喘過一口氣來，便有一名手下進來稟告道：「稟帮主，外事堂崔香主與陳副香主押着唐智生在外求見帮主。」

司徒奇一聽，當堂怔了一下，想不透爲何唐智生忽然會被「崔香主」與「陳香主」押來總舵，難道他沒有被燒死在鐵虎堂的總堂之內？他雖則心中升起連串疑念，但却沒有去細想一下，因爲他已將心思全部放在「唐智生」的身上。

何況，既已捉到「唐智生」，自然可以問出一切，捉到唐智生，總好過他又落在別人的手上。

於是他急聲道：「快着崔香主與陳副香主押唐智生進來！」

那名手下應了一聲，退了出去。

原來，鹽統帮這座總舵乃是前朝一位大官遺下的巨宅，但這位大官的後人却因爲宅內鬧鬼，而且鬧得很兇，簡直鷄犬不寧，於是乎便舉家遷了出去，連守門的下人不留一個看守（因爲誰也無胆留下來），就那樣讓他荒棄算了。

而這巨宅建在一片松樹林子之後，附近一戶人家沒有，平時經已十分荒僻，那巨宅的主人舉家搬走之後，更是人跡罕至，只偶爾有一兩名樵夫經過，但却連停下來也不敢，因爲曾經有一名胆生毛的樵夫夜「探」那巨宅（當然還有別的目的），結果，雖然沒有被活活地嚇死，但也嚇傻了，變得瘋瘋癲癲地，不斷驚恐地尖叫着：「鬼，有好多鬼，有吊死鬼，有溺死鬼，有長舌鬼……」整天說個不停，看到那樵夫變成那樣子，還有誰胆敢再去「探」一下？

想不到司徒奇就將總舵設在這座鬧鬼的巨宅內。

不一會，那名手下將一行十數人帶了進來，當先而行的，正是香主「崔成」與副香主「陳槐」，身後跟着垂頭喪氣的唐智生，及八九名「帮衆」。

司徒奇一眼看到「唐智生」，不由陰笑起來，刻毒地道：「姓唐的，你以爲找上了鐵虎堂，就可以拔去本帮這根『肉中刺』？哼哼，昨晚燒你不死，你還不遠走高飛，却自投羅網，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是否捨不得那份巨大的家財？」

「唐智生」哭喪着臉，悶聲不响，身上打顫起來。

副香主「陳槐」插口道：「帮主說得一點不錯，他確是自投羅網，黎明時分，他居然偷偷摸摸地返囘府內，看來是想收拾珠寶細軟等物遠走高飛了，是却被屬下等人發現了，於是將他捉了起來，押送總舵。」

「嗯，眞是天助我也！」司徒奇仰天大笑起來道，「本總座還一直担心他沒有被燒死留下後患，果然也，如今可以放心了。」

「唐智生」終於聲震震地道：「司徒帮主你想將我……怎樣……處置？」

司徒奇就像貓玩老鼠般，故意陰陰笑着，一雙陰鷙的目光直射在「唐智生」的臉上，直瞧得「唐智生」汗落淋漓，臉色發白，驚恐地抖顫着。

「你想怎樣處置你？」司徒奇終於反問一句。

「唐智生」抖索着道：「司徒帮主，求你饒我一命，我將所有的生意及家財全部奉送。」

「嘿嘿，這句話若在你未找上鐵虎堂時向本總座說，本總座會毫不考慮地答應你，但現在——」司徒奇故意不說下去，殘忍地盯着「唐智生」。

「唐智生」雙腿一軟，差點沒有跪倒下去，結結巴巴地道：「那……那你……想將……我……怎……樣了……」

「殺——」司徒奇故意將那「殺」字拖得長長的，以增強其對「唐智生」的震撼力。

「唐智生」發出一聲哀鳴，身軀搖搖欲墮，驀地像瘋了般嘶聲大叫道：「司徒帮主，你不能殺我，求你不要殺我。」

說着踉踉蹌蹌地奔前幾步，看樣子像想仆倒在司徒奇的脚下，哀求他。

司徒奇也以爲是這樣，何況，他知道唐智生只是略懂幾下花拳繡腿，根本稱不上是武林人，對於這樣的一個人，又怎會將他放在眼內，何況，這座敞廳之內全是「自己人」。

他要看一下「唐智生」，匐伏在他脚下的可憐相。

所以，他一點也沒有加以阻止，也沒有提防，反而身軀向後一仰，得意地大笑起來。

看似要撲上去跪倒在司徒奇脚下的「唐智生」，却在這刹那出手如電，先順勢點了司徒奇的左右環跳穴，令到他「動」不了，繼之再點了他的軟痲穴，丹田穴及左右乳突穴！

這一下變化不但大出衆人意料之外，而且也快得令所有的人根本來不及有所反應，加上「唐智生」出手之快，也是大出司徒奇等人意料之外，待他警覺到不對時，他身上六處穴道被封，那裏還能夠動彈得了？

這一下驚人的變化，令到司徒奇那方面的人無不驚怔得不知怎樣才好，只有申無相大喝一聲，便欲從椅上飛撲向「唐智生」，但一眼看到「唐智生」，以快速的手法以右手揑扣住司徒奇的咽喉，當堂像洩了氣的皮球般，坐倒回椅子上。

而在「唐智生」驟然出手制住司徒奇的刹那，「崔成」「陳槐」等十數人亦已發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敞廳內的鹽統帮衆制服了。

那些鹽統帮的人發夢也料不到「自己人」居然會向他們動手，根本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便被制住了。

× × ×

好明顯，制住司徒奇的「唐智生」，便是聞舞陽，「崔成」便是霍挺，「陳槐」當然就是潘子鏗了。

司徒奇雖然受制於聞舞陽，動彈不得，但仍能夠說能夠看，他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驚疑地道：「你應該不是唐智生，你到底是誰？」

聞舞陽一面以目示意陳槐，待陳槐閃出了敞廳之後，才笑笑道：「聞舞陽。」

司徒奇雙眼不由睜得更大，駭然失聲道：「你不是已在江寧陶然樓死在鐵虎堂尚崇虎等八名高手的追殺之下了麽？這件事江湖上言之鑿鑿。」

聞舞陽嘆口氣道：「因爲唐智生長得實在酷肖聞某，不幸得很，尚崇虎等人竟然將他錯認是聞某，殺了他，他可說是代聞某一死。」

司徒奇一雙眼睛碌碌地轉動着，在聞舞陽的臉上溜來溜去，吸口氣，恍然道：「這就怪不得本總座的手下將你『驗明正身』，也發覺不到你是假的了。」

接目光一掠「崔成」等人。「你怎會令到他們投靠你的？」

聞舞陽搖搖頭道：「他們才是假的，你那些手下，已被聞某押在一個隱秘的地方。」

司徒奇聽得一張臉陣青陣白，雙眼眨動了幾下，神情震動了一下，倒吸一口涼氣道：「本總座現在明白了，鐵虎堂夜襲本帮外事堂那幕戲是你們演的！」

聞舞陽頷首道：「不錯，若不是演那齣戲，你又怎會逼不及待地向鐵虎堂開刀？拚鬥得兩敗俱傷，聞某又怎能乘虛而入，輕易將你制住？」

司徒奇刹那間變得像只鬥敗了的公鷄般，垂首無語。

這時候，巨宅內外却响起一陣陣叱喝嘶殺聲，聽得司徒奇申無相等人無不臉色連變。

好一會，打鬥厮殺聲漸漸地疏落，聞舞陽臉上始終露出笑容，因爲他知道在外面接應的霍元本等人一定可以解決巨宅內其餘的鹽統帮衆，他們這一次是有備而來的。

剛才，「陳槐」——潘子鏗就是去通知匿在巨宅外的霍元本等人。

司徒奇一臉死灰之色，良久，才有氣無力地道：「聞舞陽，你這樣做是爲了什麽？」

在他以爲，聞舞陽現在的身份是唐智生，他這樣做，無非是想除去他們——鹽統帮，而獨霸唐智生的家財。

司徒奇這樣想，自有他的道理，因爲聞舞陽——唐智生的身份已絕對無人懷疑，那麽，他若霸佔了唐智生的家財，那眞是神不知鬼不覺，也絕對沒有人對他加以懷疑。

聞舞陽却道：「聞某只是應唐智生之請求，代他將你們這批欲陰謀奪產的人除去，而事實上，聞某也欠了唐智生的，聞某既然知道了這件事，又怎能讓你們的陰

謀得逞?這也算是聞某報答了唐智生代聞某一死之『恩』吧!」

司徒青忽然精神劇震了一下，怨憤地慘笑出聲道:「眞是想不到……哈哈哈，古人有謂:最毒婦人心，信哉斯言……」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敞廳外傳入來，打斷了司徒青的話，當先一人大步走進，正是青鵬霍元本。

司徒奇一眼看到青鵬霍元本走進來，而打鬥聲亦漸疏落停歇，便知道大勢已去，臉色慘變之下，大叫道:「聞舞陽，你高明，但你別高興得太早，你聽過那句: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句話吧?哈哈哈，你不過與我一樣而已!」

慘笑聲中，驀地反手一拍在自己的天靈蓋上，霎時間紅白飛濺，整個人爛泥一樣倒在椅子上。

司徒奇這一着可說大出衆人意料之外，他在仍有一戰之能的情形下猝然自碎天靈蓋而死，任何人也阻止不了。

霍元本急移的脚步猝然停下來，瞪大一雙眼，有點驚怔地望着司徒奇的屍體。

聞舞陽整個人直呆住了，他不是被司徒奇的死而驚呆，他是在想着司徒奇臨死前說的那番話，到底是什麽意思?

有一點很明白的是，司徒奇那番話表示他是受人利用的，不明白的是，那人到底是誰?怎麽他也說自己亦是受人利用?這一點，他莫明其妙，因爲他一時間想不出在這件事上，有誰利用了他。

「聞老弟，你怎麽啦?元兇已死，鹽統帮亦遭到徹底的摧毁，從此，唐家的威脅解除了，你也恢復了自由身，不用再冒名頂替了。」霍元本興奮的語聲將聞舞陽從連串的疑問中驚醒過來。

聞舞陽立時精神一震，含笑對霍元本道:「霍兄，這要多謝你的全力協助。」

「聞老弟，你這一招打鐵趁熱果然使得，如今可以『班師回府』了!」

聞舞陽開懷地笑道:「不錯，霍兄與手下辛苦了一夜，是應該回去歇息一下的了。」

「好大胆的狗賊，還想溜?」一聲叱喝突然响起，聞霍兩人縮頭過去，正好瞥到喬裝崔成的震挺一個箭步將從椅上翻掠起，射向後面窗口的那名內事堂主截了下來。

兩人立時身形一動，左右一抄，將那位大堂主的退路封死了。

那位大堂立刹時臉色大變，驚惶地左張右望着左右截住他的聞霍兩人，忽然身形一矮，跪了下來，慌惶地道:「求兩位高抬貴手，放過在下，在下沒齒不忘。」

兩人料不到這位大堂主怕死到連骨頭也沒有了，不由俱露出卑夷之色，聞舞陽忽地想起了一件事，急聲道:「說出唐夫人囚禁的地方，饒你一命!」

那位大堂主聞言之下，如獲大赦，只差沒有磕頭如搗蒜，急得結結巴巴地道:「聞大俠，多謝不殺之恩，唐夫人就囚禁在後院那間石室中。」

霍元未待他說完，立時揮手叱道:「算你命大，也念在你們沒有什麽惡跡，統統走吧!」

那位大堂主聞言之下，急不迭從地上爬起來，有如喪家狗般抱頭鼠竄而去。

其他被脅制住的鹽統帮衆亦急不迭溜之乎也。

望着那些狼狽逃的背影，霍挺搖搖頭道:「爹，聞大俠，鹽統帮用上這些沒有骨頭的傢伙，成得了氣候才怪!」

聞舞陽點點頭道:「他們的野心倒不小，別說他們了，咱們還是先去將唐夫人救出來再說。」

最毒婦人心

在後院那間石室內，聞舞陽將唐夫人救了出來。唐夫人乍見三人救了她，驚喜得速速向三人施禮道謝。

當她聽了聞舞陽的介紹後，更是連聲向霍元本父子稱謝不已。

聞舞陽的目光却定定地注視着唐夫人那一身整潔的衣衫，及一根髮絲也不亂的髮髻，心頭一動之下，暗忖道:「她被關了幾天，就算沒有吃苦頭，衣衫也應該有點髒亂才是，她却連一根髮絲也沒有亂?莫非……」心頭驀地又劇跳了一下，臉上的神色也稍微變化了一下，但立刻就恢復了正常。

這刹那唐夫人的目光正好瞥到，目光一轉，親暱地轉對聞舞陽道:「舞陽，此地不宜久留，妾身被關了幾天，渾身不舒服的，只想快快回去沐浴更衣……」

聞舞陽沒來由地臉上一熱，急急打斷唐夫人的話:「唐夫人，那咱們走吧!」

霍元本却含有深意地笑瞥了聞舞陽一眼，令到他臉頰更熱。

霍挺是後輩，不好說什麽，強忍着笑，當先向外面走出去。

× × ×

寢室內，經過沐浴之後的唐夫人，顯得明艷照人，只穿着單薄輕紗的胴體，峯巒隱現，令人遐思，令到寢室內春色迷人，相信就是柳下惠面對這種情景，也會不克自持。

而如今的聞舞陽，正顯得色授魂與，雙眼發光，氣息急速，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唐夫人那惹火撩人的隱現胴體。

唐夫人蓮步輕移，柳腰欵擺，誇張地突出了她那在輕紗內顫動的雙峯，搖曳着臀浪，走向坐在椅上的聞舞陽。

聞舞陽似欲抗拒，但却不克自持，目光始終如鐵遇磁般，被緊緊地吸着，而氣息也越來越粗濁起來。

「舞陽。」唐夫人曼聲低叫一聲，整個人忽然倒在聞舞陽的懷中，聞舞陽刹時恍如觸電般，整個人震顫了一下。接緊緊地將唐夫人那具噴火的胴體緊接着，將頭深深地埋在唐夫人的胸脯上。

唐夫人的嬌軀像蛇一樣在聞舞陽的懷抱中扭動着，挨擦着，一條裸臂纏上了聞舞陽的脖子，另一只手則在聞舞陽的背上輕撫起來。臉上一副迷醉的樣子，口中還發出消魂蝕骨的輕吟聲。

此情此景，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驀地，室內的旖旎風光一下子消散得無影無踪，代之的是一片肅殺之氣。

唐夫人就像蛇一樣，扭動着，輕易地就從聞舞陽的懷中脫了出來，那一臉迷醉之色消失得乾乾淨淨，代之的是一臉寒冰般的殺機。

而聞舞陽仍然倚坐在椅上不動，給人

一種滑稽的感覺，因爲他的姿勢絲毫沒變，雙手仍然作出摟抱之狀，那顆頭也「深埋」下去的樣子，兩道目光斜斜射起，盡是憤怒之色，射在唐夫人的臉上。

「鳳儀，你這是什麽意思?」聞舞陽的姿勢怪異，語聲却又驚又怒。

唐夫人狠毒地道:「聞舞陽，別裝蒜了，你應該心中明白?」

「明白什麽?」聞舞陽迷惑地怒叫。

唐夫人雙手叉腰，挺聳的胸部更加挺聳起來，令到動彈不得的聞舞陽乾咽了一口口水，心裏暗道:「眞要命!」

原來，他已被唐夫人封住了身上五處穴道，一點也動彈不得，相信任何武功再高的人，在那樣消魂的情形下，也會着了道兒。

所以，聞舞陽着了唐夫人的暗算，一點也不驚奇。

意外的是，唐夫人竟然身懷武功，而且隱藏得那好。

冷酷地一笑，唐夫人冷然道:「本來，妾身是不想向你下手的，無奈，你巳對妾身動了疑念，以你的性格，必然會查個明白，妾身只好先下手爲強了。」

「唐夫人，妳好厲害，不過，妳這樣做，却令到我的懷疑得到了證實!」聞舞陽居然笑了起來。

「那又怎樣?」唐夫人惡毒地道:「相信死人不會將他知道的秘密說出的!」

這句話很明顯是要殺聞舞陽滅口，眞是女人心海底針，反復如斯，眞是令人心寒!

聞舞陽却一點驚慌之意也沒有，嘆口氣道:「怪不得司徒奇臨死時會說:『最毒婦人心』，又謂『狡兔盡，走狗烹……』信哉斯言，可惜我省悟得太遲了。」

唐夫人冷哼道:「聞舞陽，你是聽了這兩句話，而對妾身動疑的?」

聞舞陽喟然搖頭道:「不是，我還沒有那樣聽明，我是看到妳從那石室內出來，身上的衣衫竟然整潔而不髒亂，頭上的髮絲也一根不亂，對於一個在石室內被關了幾天的人來說，這是絕不可能的事，除非妳根本就沒有被關押過，於是，我驀然想起司徒奇臨死那番話，心中思疑不巳，但却不敢肯定，現在終於由妳證實了，而我也正如司徒奇所說，只不過是另一只待烹的走狗!」

唐夫人惡狠狠地道:「不錯，你與司徒奇都是妾身利用來達到目的的走狗，本來，妾身念在與你有一段香火之情，不忍殺你，可惜你却聽明了一點，竟然看出了端倪，對妾身動了疑，那妾身只好狠下心將你這隻走狗烹了!」

聞舞陽竟然鎭定地道:「這樣說來，妳應該是鹽統帮的幕後首腦人物，司徒奇只是你的傀儡及工具了?」

唐夫人得意地格格笑道:「你現在才明白這些，是否太遲了?」

聞舞陽却自管自問下去:「你爲何要殺司徒奇?這不是削弱了自己的實力?」

唐夫人狠毒地道:「妾身原本也不想借你殺他的，可惜他却不是一個安份的人，企圖連妾身也殺了，獨霸唐家產業，妾身只好先下手了。恰好你來到，眞是天助妾身，正好利用你去除去司徒奇!」

一頓接又道:「只要妾身掌握了唐家的產業，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動之以利，不難找到別一些爲妾身所用的人手，到時，妾身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聞舞陽聽得心寒不巳，若不是聽到唐夫人親口所說，他實在不相信眼前這位花信年華的艷麗婦人。竟然會是一位蛇蠍心腸的毒婦。

他不期然想到他與唐夫人歡好時的瘋狂情景，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妳不怕那些人也像司徒奇一樣，忽生異心嗎?」聞舞陽冷冷地說。

「這一點不勞操心。」唐夫人笑得有如春花般好看，聞舞陽看在眼內，又忍不住打了個寒顫，「妾身經過司徒奇這回事後，自會小心，也想到了控制他們的更好辦法。」唐夫人笑容更盛。

聞舞陽沉默了一下，忽然道:「妳殺了我，而唐智生又巳死了，妳怎樣向外間交待?」

「多謝你的關心。」唐夫人笑盈盈地道:「這一點，妾身亦早巳想好了，總之，到時妾身會順順利利，順理成章地接管唐智生的一切財產，而外間不會對妾身有一句閒言。」

「妳巳是唐家的半個主人，唐智生的家財就等於你的家財，爲何還不滿足?要置唐智生於死地?」聞舞陽不解的道。

唐夫人接口笑道:「問得好。念在你爲妾身除去了司徒奇這個心頭大患，就讓你死也死得明明白白!」

微頓一下，續說道:「唐智生只是個滿腦銅臭的商人，從來不去想一下怎樣利用他手上的萬貫家財去做一番大事，很不幸，妾身雖是女流之輩，但却雄心萬丈，想幹出一番驚人的事業來，偏是唐智生在妾身的幾番暗示慫恿之下，却無動於衷，妾身只好狠下心來了。」

「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我總算弄清楚了，唐夫人，請問妳怎樣處置我?」

唐夫人臉上仍然笑得春花般好看，惋惜地道:「妾身實在不想殺你，你不但比唐智生強壯十倍，也比司徒奇能幹及高明得多。若你肯答應與妾身合作，協助妾身達到獨霸鹽業的目的，妾身不會殺你，而且仍像以前一樣，將你當作唐智生，不但是名義上的夫妻，也是實際上的夫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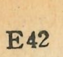
聞舞陽却連連眨動眼睛道:「聞某只是個江湖浪子，從來就沒有什麽野心，何况，焉知你不會在利用完聞某之後，將聞某宰而烹之，遲早是死，聞某却不想揹上惡名而死，妳還是殺了聞某吧。」

唐夫人一雙美目中閃現出一抹殺機，惡狠狠地哼道:「聞舞陽，你只是一頭牛，一隻狗，不識抬擧!既然你不想活，那妾身只好成全你，不過，妾身不會一刀殺了你，妾身要你死得不着痕跡，那樣，妾身才能夠順理成章，名正言順地接掌唐家的一切!」

聞舞陽嘆了一口氣道:「妳若不是野心太大，倒是一位求之不得的好妻子，唐智生若是泉下有靈，一定後悔娶了妳做妻子!」

唐夫人也嘆口氣道:「他若不是胸無大志，妾身又怎會出此下策?」

(以下轉入第90頁)



新派俠情短篇故事

飛龍血劍

凌霄生·文
可飛·圖

劍辣掌尤辣

「的得，的得」，馬蹄聲由遠而近。一身穿青衣，腰帶左右分插長短雙劍的少年英風颯颯的策馬而來，那匹馬四蹄翻飛，奔馳甚疾。

轉瞬間已馳入林間小路。

陡地聽見「噗」地一聲微响，那馬雙前蹄一軟，想是踏進了鋪滿樹枝草皮的陷阱。

看來是人馬準要雙雙滾入陷馬坑中。

「嘶」的一聲，怒馬嘶鳴。

那少年已機警地手勒轠繩，馬兒被扯得雙足人立，當堂剎住去勢。

說時遲，那時快，「嗶啦」一聲，見一灰濛濛的大網迎頭罩下，「颼颼颼」地亂箭隨即四方八面激射而至。

血劍刃血仇

倉卒之間，眼見少年要被困於大網之中，傷於亂箭之下。

不料少年雙足在馬背上一點，整個人已宛如彈丸般往橫激射，直飛三丈之外，待他身形甫一站定，見那被大網罩住的馬兒，遍體插滿亂箭，已然倒斃。

少年怒極，手一揚，射出幾縷銀光，便聽得怪叫連聲，樹上接連跌落了幾個人來。

這時，樹林四周已湧出數十名漢子，各持兵刃，把少年緊密地圍困着。

少年神態冷靜，卓然傲立。

「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他低叱一聲，透過密林的斜陽映着他那瘦削起稜的臉龐輪廓，他的鼻管像刀削般筆直，眼睫低垂，看不見他雙眸子的神色，只是那吐出的一句話，聲音像寒冰的淅瀝。

「小子，別多問，快納命來！」

一虬鬚漢子擺動着一柄月牙鏈斧大踏步上前，他圓睜環眼，月牙斧閃耀着熠熠青光。

「朋友，既然要取在下的一顆頭顱，又何妨報上個名號。」少年嘴角隱現出一絲兒冷笑。

那虬鬚大漢也不多打話，環眼珠兒滾動，向左右打個眼色，那數十人便作勢要撲攻過去。

陡地那少年頭一揚，眉毛一挑，一雙俊目暴射出兩道精光，恍如電閃一般。

那數十人當堂嚇得窒步，楞在那裏。

一時之間，空氣好像凝住似的，只聽見人們沉濁的呼吸聲。

也隱約聽得見那些漢子的心跳，「噗通，噗通！」的响。

竟沒有一隻飛螢越過。

風好像也已止息了，樹葉不再颯颯作响。

良久……

虬鬚漢子臉漲得通紅，眼睜得更大，胸腹之際急劇起伏。

陡地他大喝一聲：「上！」

手一揚，月牙鏈斧已飛射而去，有如一匹白練傾瀉，身形一幌，竟是借勢撲出，直向少年中門攻去。

其他漢子也刀槍並舉，分襲少年左右及背後。

少年遊身一轉，左手已拔劍掠出一圈劍芒，竟然在刀槍紛襲的空隙中連點起數十朵劍花，那些漢子齊齊覺得冷風襲臉，急退數步之外時，各自摸了摸鼻子，都被削得平平的，摸上去是濕濕一片，想是血了。

那虬鬚漢是躲閃得快，頭一仰時，鼻子堪堪保得住了，頷下却被劍花削得光溜溜的，一副滑稽的樣子。

少年仍是左手擎劍，右手不動，插在腰際的短劍仍在那兒，垂肩立步，神態悠閒，他又是低垂眉睫，看不見他雙眸的神色。

只是一出招之際，虬鬚漢和這數十名大漢連人家的兵器碰也沒碰上，便已吃了個大虧，各人也知道少年身手極高，不敢再上前去送死，於是呼嘯一聲，各自回身逃命。

虬鬚漢正跑向林間拴着的一匹白馬，驟聽得頭上飄過衣衫颯颯之聲，已見一條人影飛過，虬鬚漢身子一矮，手中月牙鏈斧往上拋削過去，堪堪趕得上那人影，却聽得「刷」的一聲，也不知道少年凌空怎樣出劍，竟把那鏈斧的鏈子削斷，虬鬚漢手裏只留着半截輕輕的鏈子，嚇得當堂楞住了。

這少年應變身手迅疾無比，既能凌空抽身出劍，又能在凌空之際，施出渾厚內力，直透劍刃，把這條精鍊烏金斧鏈子削斷，實令那虬鬚漢驚駭之極，不由得冷汗簌簌而下。

少年已安坐馬上，劍亦已還入鞘中，他冷冷地對虬鬚漢一笑。

「朋友，你還是活動一下雙腿吧。」

正要抖韁策馬而去。

陡地他臉露訝然之色，眼睛瞪視着前面。

原來，在他眼前出現了兩個蒙臉人，身材一高一矮，都是穿着灰袍，像白晝幽靈似的。

一時也不知道二人是怎樣來的，是從樹上飛下還是從樹叢中閃出，只是身形之快，見得輕功造詣甚深。

那高瘦的蒙臉人，上前一拱手，問道：「閣下是飛龍血劍申少俠嗎？」

看見對方如此有禮，少年也只好在馬上一揖。

「正是在下，請教二位是……」

話未說完，申無畏陡地身形一拔，直飛起一丈，剎那間，底下那匹白馬已嘶鳴哀號，輾轉地上，想是中了暗器。

原來這兩個蒙面人是綽號「鬼影雙魔」的卞志卞忠兄弟，二人一身詭異迅疾的輕功有如鬼影，又擅於發出「無聲鬼影飛刀」這種歹毒暗器，這暗器是薄如柳葉的淬毒小刀，發射時毫無聲息，令人不易察覺，難以防備。

剛才是卞志上前問話，卞忠趁着申無畏分神回話之際，便猝然射出「無聲鬼影飛刀」，虧是申無畏一眼雙關，他見卞忠手指一彈，兩縷藍光閃爍，申無畏忙飛身閃避，那向他射來的一柄飛刀是落空了，另一柄却射中那匹馬。

申無畏的身形像一片枯葉似的飄落地上，面有慍色。

「原來兩位是鬼影雙魔。」

「正是。」

只看見二人已把蒙面布掀去，露出兩個猙獰之極的臉龐，那高瘦的有一個大頭，臉如圓盤，眼鼻口却擠在臉的當中，臉色是白中透青，十分詭異。

那矮子的頭也很小，像普通人的拳頭大小，却露出圓瞪瞪的怪眼，仰天兩個鼻孔，唇厚口闊，把小小的臉龐擠得滿滿的，臉色也是紅澄澄的，十分恐怖。

「怪不得兩位以布蒙面，原來是見不得人。」申無畏冷冷訕笑道。

鬼影雙魔當堂氣得青的臉更青，紅的臉更紅。

「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那矮子冷哼一聲，陡地雙手各自彈出三柄飛刀，電射襲向申無畏全身要穴。

這回申無畏再也不敢托大，身形一轉，左手已拔劍掄起一圈劍芒，那六柄飛刀全被砸飛。

只是卞忠彈出飛刀後，身影一幌，已掠到申無畏之左側，甫站定，右手一揮，只見一條銀光燦然的軟索直纏向申無畏之腰際。

幾乎是同時間的，卞志亦已欺身攻進，右手已「颼」地刺出一劍，原來卞志袖中藏有彈簧軟劍。

陡地暴長三尺，却是攻向申無畏的上盤。

申無畏不敢硬接卞忠的銀絲軟索，身形往上一提，躍起一丈，却剛巧碰上卞志刺來的一劍。

眼看申無畏要濺血當場。

虧的是他的技藝不凡，瞬即劍交右手一擋，「錚」地一聲，二劍相交，卞志蹬

蹬蹬的連退三步，申無畏已凌空借劍勢一彈，斜飛開三丈之外。

卞氏兄弟一出手便落空，當然不肯善罷，二人又叱喝一聲，一扭身形，竟似鬼影似的直追過去。

此時申無畏甫一站定，傍邊的虬鬚漢子已不知死活，檢了一把鬼頭刀，迎頭劈去。

申無畏憤怒之極，左踏步斜出一閃，右手劍已反手一掃。

虬鬚漢撲了個空，回勢已來不及，竟被申無畏攔腰削成兩截，鮮血噴得衝過來的卞氏兄弟一身都是。

二人見申無畏劍招奧妙神奇，亦各自吃了一驚，收住了去勢，駐足而立，手中軟劍隨即擺出個守勢的姿式，四隻怪眼緊盯着申無畏。

申無畏仍是雙目低垂，徐徐地把劍交回左手，左手持劍高舉，擺出個「丹鳳朝陽」招式，中門大開。

他的嘴唇蠕蠕而動，低聲說出兩句話，雖然聲音低得像喃喃自語，「鬼影雙魔」却聽得很清楚。

「朋友，再追上來就莫怪我手下無情了。」

顯然是一個警告。

只是「鬼影雙魔」仍冥頑不靈，二人互打個眼色，陡地不約而同地以鬼影輕功直掠過去，一柄軟劍，一條軟索，齊向申無畏中路攻去。

申無畏右手一按短劍的劍把。

身形一扭，迅疾地從雙魔當中掠過，驟見銀光一閃，血光隨現。

「鬼影雙魔」已慘叫一聲，二人雙手掩住心窩，指隙滲出血水，雙眼睜得大大的，嘴唇翕動着，喉頭「咯咯」地响，驟地二人各自雙腿一軟，跌在地上死去。

「錚」地一聲，短劍已然入鞘，申無畏的右手仍穩穩地按住那短劍的劍把，眼往前視，也不回望一下，似乎是肯定剛才施展的「血劍追魂」招式已經把雙魔殺死了。

那一劍的招式如此迅疾無倫，快得簡直令人瞧不清他是怎樣出劍的，他的神態，雍容鎮靜，左手持着的長劍緩緩地往空際一圈，「錚」的一聲，回劍入鞘。

看得出那長劍之上毫無血漬，雙魔是他的短劍刺死的了。

「好劍法！」

聽見是嚦嚦鶯聲，申無畏微微一怔，抬起頭來，看見遠處樹下站着一位少女。

那少女身穿綠衣，年紀不過十七八，却是十分俏麗，一張嫩白臉兒，襯着一雙水靈靈大眼睛，瑤鼻櫻唇，身段也是不高不矮，十分窈窕婀娜。

申無畏臉上一紅，便踏步往斜走去，不料那少女身形一幌，已擋在申無畏的前頭，「刷」地一聲，她又拔出背上寶劍，劍尖直指住申無畏。

「別走！」她眉毛一挑，冷然一笑，雖然如此，模樣兒却是嫵媚之極。

申無畏楞了一會兒，陪上笑臉道：「姑娘，你這是甚麼意思？」

他猜忖眼前這位少女不是鬼影雙魔一夥的，但看得出她的身手不弱，却纏住自己不放，眞令他有些胡塗了。

「拔出你的劍。」

「爲甚麼要拔劍？」

「本姑娘要跟你比比劍。」

申無畏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上下打量她一下，覺得她眞是個天眞未鑿的孩子。

「姑娘，刀劍無眼，你我無仇無怨，還是免了吧。」

「不！我非跟你比個高低不可！」她還是固執地說。

申無畏覺得無可理喻，只好微微一笑，掉頭便走。

陡地覺得腦後有一縷冷風襲至，申無畏頭一偏，利劍已直削過去，却在中途收住了勢，少女手腕一抖，圈出劍花朵朵，直把申無畏全身大穴罩住，劍勢是凌厲之極。

申無畏身形一扭，竟像一尾魚似的從劍網中滑溜了出來，往後急退一步。

「快出劍！」少女嬌叱一聲，便接連「刷刷」二劍刺出，申無畏左右騰閃。

少女心一狠，手中劍施展得更爲緊密，倒是申無畏毫不在乎的挪動身子，左右閃避，也不出劍迎擋，把那少女氣得牙癢癢的。

她陡地一收劍，申無畏以爲對方不再與自己爲難了，也算鬆了口氣。

却不料少女暗運勁於劍身之中，徐徐揚起劍。

申無畏禁不住受了吸引，凝神地注視着。

少女指劍直刺申無畏之左側。

申無畏乃輕挪身形，往右一閃。

誰料少女剛才刺出一劍是虛招，待申無畏不愼中計往右一閃，少女隨即變招往申無畏之右側刺去，疾如電光火石。

申無畏一怔之下，往右一閃之勢已用老，再亦不容躲閃，乃本能地右手一抽懷中短劍。

「刷」地一聲，銀光一閃。

少女之長劍已被削斷。

仍見申無畏的右手仍穩定地按住短劍的劍柄，動也不動的。

少女明知道自己的長劍爲申無畏的短劍削斷，却只是銀光一閃，他的手仍接住劍把，動也沒動的，根本不容看清他是怎樣出劍的，而申無畏出劍的快疾，實是駭人。

那一柄短劍削鐵如泥，定是非凡的寶劍了。

少女好生納罕。

申無畏一時被迫之下，把少女的長劍削斷了，也頗生歉意。

「姑娘，多得罪了。」言罷，正要踏步走開。

「別走！」

又是那一句話，少女又跟了上來，只是她的臉上一派笑嘻嘻的，好像對申無畏全無恨意。

申無畏停了下來，打量着她，倒是臉紅紅的靦覥着。

「你這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可否給本姑娘開開眼界？」她用手指指那短劍。

覺得她是天眞爛漫，也似乎陶醉於她的美，他竟然躑躅起來。

他這柄寶劍從不輕於示人，如今這位少女要看，也就叫他爲難了。

削斷她的長劍，心中已有歉意，終也不忍拒絕她。

他緩緩的把短劍解下來，遞給她。

他的手碰着那柔軟的玉手，心中油然生起一股妄念，忙深深吸一口氣，重又鎮懾心神。

「果然是好劍！」她拔出短劍來把玩着，只見短劍的劍脊上有斑斑血點，像朵朵梅花似的，劍身透出熠熠毫光，其薄如刄，定是鋒利之極。

她剛把劍插回鞘內，他便情急地一伸手，已把短劍搶回，插回腰帶之內。

「姑娘，後會有期了。」他一拱手，便回身往那邊竄去，幾個起伏，便竄出林外去。

「這少年人的身手不在爹之下，他又懷着這柄斑爛血劍，莫非眞的是……」少女沉吟地思索着，心中不覺怦然。

× × ×

黃昏。

申無畏已風塵僕僕的趕到黃沙鎮，這正是他要來的地方，輾轉打聽多時，總讓他知道那人是匿在這鎮甸上。

申無畏踏進一家小客店。

店小二領他走進後院，替他開了一間整潔的客房。

申無畏四顧打量一下，覺得滿意，便隨手掏出一錠銀子，交給那店小二。

「這是五天的房錢，餘下的就煩你替我點幾個小菜，打一斤好酒，送進這房裏來好了。」

店小二接過銀子，喏喏連聲稱是，心裏却在不停地納罕着，這客人眞要在這寒傖的小鎮呆上五天？又見他形跡神秘，連飯菜也要端進房間裏吃，又是什麼原故？

他拿着銀子走出去。

在店堂中見上了掌櫃，店小二鬼鬼祟祟地湊過頭去。「掌櫃的，東廂天字號房來的客人說要住五天。」

「哦！」掌櫃的怔地神色不安，他忖想着來這裏投宿的都是些過路客，多是住一夜便上路的，多年來便少有客人住上三天以上，如今來了這位客人，竟說要住五天？

掌櫃的正預感着有什麼禍事發生。

店小二又低聲的說：「掌櫃的，那客人還吩咐我把飯菜端進他房間裏去吃。」

掌櫃的想了一想，只好吩咐道：「那你就把飯菜端進去吧。」

店小二忙躬身稱是，放下銀子，便跑進廚裏吩咐着。

申無畏坐在房中的椅子上，緩緩地打開揣在懷裏的黃綾包，裏面正是放着那柄斑爛血劍，他在半路上便用一塊黃綾把短劍包好，仍舊插在腰帶上，只是傍人看來，不知道這是包着一柄短劍。

他緩緩拔出短劍，劍身上斑斑的血漬，活像一朵朵鮮艷的梅花。

他低廻地嗟歎了一聲，這柄劍是帶給他一段滲着血淚的回憶……

× × ×

十年前，申無畏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依着族叔申宏略生活。

而申宏略待他很好，勝似親生兒子一般。

申宏略是武林名家，外號叫「飛龍三絕掌」，以掌法馳名江湖。

申無畏年幼跟隨族叔習武，才十二歲，已練得一手好劍法和好掌法。

正是這一年的夏天，申宏略得了一柄寶劍，也就是斑爛血劍，他珍如拱璧，只是有一天晚上，申宏略留着申無畏在房裏談話。

「無畏，你練武的根基好，人又聰明，雖是小小年輕，已經把申家三絕掌的精髓全部領悟了。」

「叔叔，侄兒還差得遠哩，叔叔要說這些話幹麼？」

申無畏年紀雖小，却很懂事，一聽族叔如此說，已知內有因由。

果然見族叔從床底暗櫃裏拿出一個黃綾包袱，緩緩的打開，裹在黃綾包袱內的是一柄短劍。

申宏略緩緩拔出短劍，光華閃耀，却映着朵朵鮮艷的梅花。

「無畏，這是斑爛血劍，是一口寶劍，不但削鐵如泥，更是吹毛能斷。」

「叔叔，這口劍是怎麼來的？」

「前年我在濟南救了一家人的性命，那人上月送我這口寶劍以爲酬答，我再三推讓，那人却堅持要我收下，也只好收下了。」

申宏略輕嘆一口氣，又繼續說下去。

「只是我對劍道涉獵不深，所以這口寶劍也轉贈給你，後天我帶你持此短劍往嶗山杏隱谷拜見飛靈子師伯，他的劍術造詣甚深，亦曾答允收你爲徒的。」

聽族叔這麼一說，申無畏想起了年前隨族叔往嶗山的事。

飛靈子鬚眉俱白，却是精神矍鑠，曾表演一劍穿三燕的絕技，申無畏是甚爲拜服。

這對熱心習武的申無畏來說，是一大好機會，只是申無畏是個心地純良的小孩，對相依多年的族叔依依不捨。

「叔叔，侄兒情願長依膝下，不願遠離。」

說着，申無畏便雙膝跪地，申宏略伸出雙手把他扶起，說道：「無畏，自你父母身故，你我相依爲命多年，情同父子，我又何忍讓你遠離，只是……爲了你的前途……」

話未說完，但見申宏略面色慘白，冷汗涔涔，原來是前心中了飛刀。

申無畏愕然回顧。

赫然見門外站着一人，猙獰狂笑。

想是剛才族叔跟自己談話之際，那人便發出暗器的。

那人踏步走入，十指箕張，又發出幾把飛刀，疾迅無比，申宏略右手抄起短劍，一輪銀光，竟把那些飛刀全部砸飛了。

這時申宏略以大敵當前，乃順脚將申無畏掃滾在房角帷後。

申宏略左手捧心，右手持劍，勉力站起來。

「宮天南，是你？」他的喉嚨好不容易擠出這句話，却「哇」地吐出了一口鮮血。

「申宏略，十年前舊賬今天要跟你算清了。」

那人相貌威嚴，身體魁梧。

申無畏滾在牆角帷後，正要爬起來。

巳見那人倒提吳鈎劍劃向族叔的右手，重傷的申宏略臨危不亂，手腕一沉，「鐺」的一聲，手中短劍巳將那人的吳鈎劍截斷。

短劍連消帶打，往上撩去，那人身形一矮，堪堪避過，借勢一個倒滾。

又是幾縷閃光，那人又射出幾柄飛刀，重傷的申宏略手中劍勢一慢，頸項又中了一柄飛刀，悶哼一聲。

那人伏在地上的身形陡地一彈，竟連斷劍一起激射過去，申宏略避無可避，竟被那人用斷劍刺個正着，那人的左手亦執住申宏略握短劍的手，正想要奪去那口斑斕血劍。

「蓬」地一聲響。

陡地那人整個龐大身形被打得飛起，原來申宏略蓄勁用左掌把那人打得重傷。

但見那人胸前衣衫碎裂，現出五隻瘀黑的掌印，那人坐在地上，嘴角流血，喘息不巳。

申宏略此時全身虛脫，眞元巳洩盡，也萎頓在血泊中，喘氣不巳。

此時那人又勉力爬起，要爬過去搶那口寶劍，虧的是申無畏巳冒險撲出，抱起血泊中的申宏略。

「叔叔，叔叔！」他悽然地呼喊着。

申宏略的雙眼巳渙然神散，他顫抖的手把短劍放在侄兒手中。

那人剛撲過來。

申無畏反手一劍劃去。

「哎喲！」那人狂叫一聲，肩胸之際被劃破一道口子，鮮血直冒。

申無畏年紀雖小，卻仗着寶劍在手，接連刺出幾劍，「刷刷刷」的直逼得那人連連退數步。

大概他也身受重傷，不敢戀戰，便狼狽奪門而逃了。

申無畏也不敢去追趕，回身要救治族叔。

「找飛靈子師伯……」申宏略咿唔地說出幾個字，終於傷重倒斃於血泊之中。

申無畏撲倒在族叔的屍體上，痛哭失聲。

禍起蕭牆，頃刻之間，慘遭巨變，申無畏只好含淚埋葬了族叔，乃獨自携着短劍往嶗山投奔飛靈子去。

× × ×

短劍「錚」的一聲插回鞘中。

申無畏的眼眶悠然滾下兩顆淚水，淌在面上，涼冰冰的。

他又想起飛靈子盡將秘傳劍術傳授給他，九年師滿，臨別之時，飛靈子再三叮嚀着他。

「徒兒，以你所學的劍法，配合這口斑斕血劍，雖不足以言無敵於天下，然而行俠江湖，鋤強扶弱，綽有餘裕了。

「只是，斑斕血劍不宜輕於示人，『血劍追魂』招式亦非到萬不得巳，不可輕於施展。」

申無畏唯唯稱是。

他下山之後，遊俠江湖，也到處訪尋殺叔之仇人。

仇家一直沒有露面，只是幾個黑道上著名的大魔頭先後伏擊申無畏，都似是仇家在幕後指使的。

也為了這幾個魔頭武功甚高，申無畏迫得施展出「血劍追魂」招式應戰，連敗了「天山三煞」，「毒龍尊者」等多人，一年之間，年輕的申無畏英名四播，因為他除以「血劍追魂」招式震驚武林之外，又擅於施展「飛龍三絕掌」，所以江湖人士也尊他一個「飛龍血劍」的外號。

申無畏四處查訪，終於訪出仇人匿在豫北河洛平原之間，也就輾轉追查到來黃沙鎮。

在鎮外四十里處又遭遇「鬼影雙魔」及虬鬚漢等多人伏擊，更令申無畏確信仇家可能就藏匿在黃沙鎮附近。

想到這裏時，店小二巳捧着酒菜進房了。

「客官，請用酒飯吧。」

店小二放下酒菜便回頭要走，却被申無畏一把拉住，嚇得店小二一怔。

「小二哥，這裏附近有沒有一處宮家莊的？」申無畏臉上是和顏悅色的。

店小二鬆了口氣，回答道：「回客官的話，這兒附近，沒有宮家莊，倒有一個左家莊。」

聽了店小二的話，申無畏猜忖着宮天南可能改名換姓，會不會改姓左的呢？

他決心偷去左家莊窺探一下。

「小二哥，左家莊在甚麽地方？」

「就在往南七里處。」

申無畏默記在心，就放店小二走了。

店小二又匆匆去找着掌櫃的，把申無畏訪查宮家莊的事告訴他。

「這姓申的要在這裏住上幾天，果然是存心惹事了，待會兒我要上左家莊稟知三爺一聲才是。」掌櫃的神色慌張的說。

× × ×

左家莊的護院武師燕子李三聽了客棧掌櫃的稟告，心裏不禁一怔，立即吩咐道：「這個姓申的賴在黃沙鎮不走，似有惹事之嫌，我自有處置之法，你且先行回去吧。」

說完便吩咐莊丁犒賞這掌櫃的一錠銀子，掌櫃的連聲道謝而退。

原來左家莊財雄勢大，只是有一點令人難明的，便是除了莊主左權及女兒雪顏之外，其他莊丁管事及武師等人多是外姓的人。

左權通常是深居簡出，不大露面，對外的事也交護院武師李三處理，近些月來，左權好似心血來潮，命李三加緊注意附近鎮鄉是否有陌生人出現？

李三待掌櫃的離去後，也連忙整衣走入後堂稟告去了。

經過數重院落，李三走到一護衞森嚴的廳堂之外，垂首階前，等候宣見。

好一會兒，一護衞走出領李三走入。

內廳處，當中坐着一中年人，赫然是殺死申宏略的宮天南，只是頷下留着五綹長鬚，雙眉低垂，顯得是慈眉善目，面相是改變了，而且他不叫宮天南，他是莊主左權。

李三上前行禮道：「參見莊主。」

「李三，有甚麽事嗎？」

「剛才福來棧掌櫃來報，說有一陌生少年要在棧內居住五天，小的覺得事有蹊蹺，特來稟報。」

左權聽了，沉吟半晌，眉毛一挑，問道：「只有一個人嗎？」

李三恭謹地垂手回答道：「是只有一人。」

「那不必打草驚蛇，暗中派人釘緊就成了。」

「是。」

「你先退下吧。」

「是。」李三躬身行禮退去。

內堂走出兩名勁裝佩劍的中年人，二人腰步穩健，雙眼藏神，看得出是內外功修為極深的高手。

左權執禮甚恭，起立揖坐。

二人坐定。

「剛才李三前來稟報，說福來棧來了一少年，要在黃沙鎮住上五天，我想前來黃沙鎮的多是過路客，住上五天的便有可疑了。」左權首先開口說。

「莊主。」那蟹面的中年人圓瞪怪眼說：「今晚我就去客棧把他做了。」

「那倒不必急於動手，我怕是范陽派來的人。」左權有所顧忌的說，顯然那話中的范陽，來頭是不小的了。

「那更是來得好，給范陽一個下馬威！」另一個馬面瘦長的中年人冷笑一聲，陰惻惻的說。

那兩個勁裝的中年人是左權禮聘前來助陣的高手。

原來左權與黑龍會的會主千手毒蟒范陽為了一椿買賣交惡，范陽說要找他理論，左權知道黑龍會高手如林，因此乃重金請來「飛天靈貓」牟沛和「七毒劍客」辛獨二人，那蟹面的便是牟沛，馬面的叫辛獨，二人都是江湖上挺有名氣的。

至於申無畏幾次給人伏擊，倒不是左權所為，而是范陽支使的。

原來申宏略之死，眞正的主兇是范陽，那時范陽要設立黑龍會，乃派出宮天南去擊殺申宏略和幾位武林正義之士。

宮天南是匿跡江湖巳久的巨兇，當時他巳殺了左家莊莊主左謀，還冒了左謀堂弟之名，霸佔了左家莊產業，還霸佔左謀之妻蓮花仙子喬小雪，喬氏是為了保有幼女雪顏的性命才忍辱委身事敵的，只是這十多年以來，喬氏還是把眞相對愛女隱瞞着。

所以左權其實就是宮天南的化名，他是存心冒名去做個現成的財主爺，嬌妻美妾，生活優悠自在，後來范陽迫他去刺殺申宏略，宮天南身受重傷，調養了兩個多月。

此後宮天南與范陽分手，倒安靜了多年，直到范陽要做一椿大買賣，去年底又把宮天南拉出來。

范陽巳查訪清楚，一名京官告老還鄉，在開封城外郊築有巨宅，私囊中金銀珠寶無數，宮天南為鉅利所誘，乃答應再做此巨案。

後來是分贓不勻，范陽一口咬定宮天南私吞了兩寶物——翡翠玉馬和辟水夜明珠，雙方鬧得不歡而散。

因為宮天南獲悉范陽要糾結武林黑道多人前來向自己理論，所以他近來是有些提心吊胆，左家莊中處處戒備森嚴。

「七毒劍客」辛獨說要施下馬威，宮天南細想之下也不反對。

× × ×

夜。

月朗星稀。

牟沛和辛獨夜奔黃沙鎮，要夜探福來棧，打算擊殺申無畏的。

却不料申無畏也在夜探左家莊。

他翻牆越屋，疾掠如飛，巳避過重重守衞，直撲後院而去。

却不料在西廂後院中碰上了林中相遇的少女。

她就是左雪顏，她在園中練劍，也在思念邂逅中的申無畏。

心存雜念，劍便練得不好了。

她仰頭輕嘆了一聲。

那時，躲在暗處的申無畏也看得忘形失神，不小心脚踏着一片碎瓦，發出了聲響。

「誰？」她輕叱一聲。

「姑娘，是我。」他緩步走出，似是按捺不住思慕之情，也為了怕少女大聲喊賊，那時驚動了全莊，事情反為不美。

「是你……」少女面泛紅霞，又驚又喜。

「姑娘，在下來查訪姓宮的朋友，想不到誤闖貴莊，眞是抱歉。」

「這裏沒有姓宮的。」少女訕訕地說，嬌羞無限。

「請教姑娘貴姓？」

「我叫左雪顏。」

「原來是左姑娘，失敬失敬。」說着便拱手為禮，逗得左雪顏心花怒放。

「少俠貴姓？」

「在下申無畏。」

二人話談得投機，不料左權巳掠身而至，身形迅疾之極。

「雪兒。」

「爹。」左雪顏忙向父親襝衽為禮。

申無畏一時楞住了，看來這左雪顏的父親是有八分相似當年擊殺族叔的仇家，却又多了五綹長鬚，眉毛眼神也不一樣，慈眉善目，倒像是個忠厚長者。

又兼以他是左雪顏之父，不然眞想一劍削破他的衣衫，看看他胸膛有無掌印，肩胸之際，有無疤痕，便知道他是否就是宮天南了。

「雪兒，這位是……」

但見左權和顏悅色的指着申無畏在詢問女兒。

「爹，他就是我告訴過你在林中獨力殺死『鬼影雙魔』的少年人。」左雪顏對父親訴說着。

「哦！」左權讚嘆了一聲：「果然是英雄出少年，鬼影雙魔是黑龍會的左右總巡，二人輕功武功都稱上是一等一的高手，想不到讓申少俠一舉殲殺！」

「老前輩。」申無畏拱手無禮，「在下當時是被二人率衆伏擊，也痛惡二人為害江湖，所以才痛下殺手的。」

「爹。」左雪顏也插把口道：「申少俠有一口斑斕血劍，犀利無比，當時女兒在傍觀戰，只見少俠短劍一揮，二魔巳然斃命，申少俠出劍之快，眞算得上天下無匹哩！」

倒是一片讚賞之言。

左權臉色微變，雙眼注視申無畏腰際黃綾包。

「申少俠，閣下既有斑斕血劍，不知可否給老拙開開眼界？」

「抱歉之極，那柄短劍並不放在在下身上。」

申無畏察言辨色，又覺得左權形態可疑，他打算先行告辭，便向二人拱手道：「老前輩，左姑娘，深夜打擾，眞是得罪之極，告辭了。」

身形一晃，已飛越高牆而去。

左權看見申無畏的身手不凡，暗裏一怔。

左雪顏却臉有幽怨之色，也在奇怪，爲什麽申無畏腰插黃綾包，却偏不肯把斑爛血劍呈給爹看？爲什麽他一見爹面，便急急要去？

這似是無可剖解的啞謎。

「雪兒，料不到申少俠這一來，倒讓你爹想出個救命妙計了。」

左權驟地大笑，倒令左雪顏感到愕然不已。

「爹，什麽救命？是什麽一回事？」

「雪兒，你既然要問，爹亦不妨告訴你。」左權長嘆一聲，捋着絡鬚，說道：「你大概聽過黑龍會主千手毒蟒范陽之惡名吧？」

「爹，范陽是黑道上首惡元兇，誰人不知。」

「這回爹就是跟范陽對上了，他傳言要糾結江湖上黑道人物，前來屠殺你爹全家。」

「爹，可是眞的？」

左雪顏嚇得瞪大了一雙眼睛。

「爹就是怕你担心，所以才沒有跟你說。」

左權又是捋鬚長嘆。

左雪顏沉思片刻，悟出父親的眞意。

「爹，你是要找申少俠助你對付范陽麽？」

「正有此意，只是……」左權故作沉吟難決。

「爹，既然你有爲難之處，那麽就由我去找他好了。」左雪顏情急地說了。

× × ×

申無畏終於沒有碰上牟沛辛獨二人，因爲二人摸到客棧時，不見申無畏的踪跡，便猜忖他可能夜探左家莊，二人又匆匆忙忙地趕返左家莊去。

申無畏也沒有立即返回客棧，他靜靜地躲在河畔樹下，在沉思着。

在他來說，這眞是一段令他感到爲難的時刻。

假如宮天南就是左權，那怎麽辦？

他的心中，已深印着左雪顏的影子，一種朦朧恍惚的戀愛滋味正滋潤着他的心頭。

申無畏在河畔徘徊了半夜，才返回客棧去。

翌日，申無畏醒來，店小二來通報說左姑娘在外邊飯堂等他相見。

申無畏忙整衣走出。

飯堂內，左雪顏笑盈盈的相迎。

「左姑娘是找在下？」

「是的，申少俠，請坐下再談。」

二人坐下，店小二也奉上香茗，左家莊是豫東首富，有財有勢，如今左小姐親自前來拜候，這客官定大有來頭了。

掌櫃的及店小二都在傍笑嘻嘻地獻殷勤，左雪顏把手一擺，二人也忙退去，讓左雪顏和申無畏在靜靜談心了。

「家父近來遭遇一件扎手的事兒。」左雪顏一開口便直說。

「什麽事？」

「黑龍會范陽與家父有隙，這次糾結江湖黑道，要與家父爲難。」

「眞有此事？」

「難道我跟你誑言來了？」左雪顏呶着小嘴，裝出生氣的樣子。

申無畏見她生氣，一時倒亂了手脚。

「申少俠，你這是見死不救了？」左雪顏又滿面惱怒地說。

「什麽見死不救？」申無畏有些弄糊塗了。

「我問你，假如你看見有人加害於我，你肯否出手相救？」

「這……這自然要出手相助了。」

「范陽要害我全家，你是答允相助家父，對付范陽了？」

「這……」

申無畏一時之間，頗感爲難地楞着。

「申少俠，你知道鬼影雙魔是黑龍會的人嗎？」左雪顏陡地如此問。

「不知。」

「鬼影雙魔半途設伏，要殺你，也是范陽預謀的。」

聽左雪顏這麽一說，申無畏倏地心生一計，他決定先助左權對付范陽。

一方面是爲了范陽曾支使鬼影雙魔對付他，那麽范陽對申宏略被害之事可能是有關連了，申無畏也久聽范陽的惡名，也着實想替武林除去此害。

另一方面是爲了要弄清楚左權是否就是宮天南其人？

想到這裏，申無畏仍沉吟無語。

「申少俠，千手毒蟒范陽此人，陰險夕毒，設下這黑龍會，對武林中人橫加殺戮，難道你也坐視不理？」左雪顏再三激勵。

「好吧，在下也只好聽從姑娘吩咐，助令尊一臂之力，將范陽剷除好了。」

申無畏終於應允左雪顏的懇求。

× × ×

左權設宴欵待申無畏，並介紹牟沛辛獨二人與他認識。

酒過三巡，申無畏也問起左權一事。

「左前輩，有一事想請教。」

「少俠是要問及令叔父申老英雄被害之事？」

申無畏料不到話竟讓他先說，乃點點頭，道：「正是。」

「哈哈……」左權乾笑了一聲：「老拙對江湖之事稍有涉獵，對此事亦迭有聽聞。」

「請問前輩，家叔是否爲宮天南所殺的？」

「不錯。」左權捋鬚微哂道：「申老英雄的確是爲宮天南所殺，而宮天南實受了范陽之支使，才去暗殺令叔的，不過宮天南亦已傷重身死，少俠之仇人，如今只留下范陽一人而已。」

「宮天南眞的已死？」

「他中了『飛龍三絕掌』，又中了令叔一劍，傷勢沉重不治身亡，這是江湖中人確信的事實。」

雖然經左權這麽一說，申無畏仍是半

信半疑。

傍坐的左雪顏也開口道：「申少俠，原來令叔亦爲范陽所害的，那麽申少俠若殺了范陽，也算是替叔父報仇了。」

申無畏聽了，只是點頭。

左權是心裏暗笑，他以爲申無畏已中計，爲己利用。

左權是打算趁申無畏與范陽鬥個兩敗俱傷，自己坐收漁人之利。

其實申無畏心裏何嘗不明白，他也是將計就計，伺機要揭發左權的眞面目。

× × ×

寒傖的黃沙鎭陡地來了好幾帮人，那些人個個都是勁裝佩劍，有些是佩帶着其他兵刃的，個個殺氣騰騰。

小小的福來棧也擠滿了人客，掌櫃和店小二看見每個人客都是兇神惡煞的，知道事情有些不妙，除了稟報左家莊的李三外，二人也只好戰戰兢兢，小心侍候着那些勁裝大漢。

因爲房間不夠，一名身佩飛叉的粗漢要迫申無畏讓出房間。

申無畏仍在元龍高臥，驟聽得拍門聲，他也毫不理會。

房門「砰」地一聲被踢開了，擁進來粗漢和店小二。

店小二的衣領被那粗漢提起來，臉色一片青白的，顯然是被脅迫進來的。

「什麽事？」申無畏懶洋洋的坐在床沿，不經意的出聲問道。

「客官，你這間可否讓出與這一位大爺？」

店小二愁眉苦臉，期期艾艾的說，說時用手指指背後。

那粗漢濃眉環眼，紫醬臉膛，虎背猿腰，提着一柄五六十斤重的鑌鐵飛叉，很是威武。

「小伙子，放聰明點，就把這間客房讓給本爺。」那粗漢一開口也毫不客氣。

「不讓又將怎樣？」申無畏慢條斯理的答。

「要是不識趣，本爺這柄飛叉要將你砸成肉醬！」那粗漢勃然大怒，左手將店小二一推，店小二連滾幾個觔斗，撞在屋角，直撞得頭青臉腫。

那粗漢揮舞着飛叉，虎虎生威。

「我看未必吧！」申無畏懶洋洋穿上靴子。

那粗漢怒極，圓睜怪眼，大聲叱喝道：「你是讓也不讓？」

申無畏冷哼一聲：「不讓！」

粗漢再不打話，大喊一聲，掄叉直撲過來。

申無畏避也不避，伸手抄去，已把那柄飛叉抄在手中。

那粗漢拚力亂搖，却不能動得分毫，急得滿頭是汗，狼狽不已。

「去！」

申無畏手一送，那粗漢便連人帶叉被他直拋出窗外，「嘩啦」一聲，窗櫺也被砸得粉碎了。

那粗漢躺在院中，跌得渾身酸痛，也爬不起來，直是呱呱怪叫。

一時擁來了幾個他的同夥。

「老孟，吃了誰的虧？」

「誰吃了豹子胆，敢跟咱們作對？」

七嘴八舌的，已把那粗漢扶起來了。

「那小子，非宰了他不可！」粗漢好不易才說出這句話，手往房裏指着。

衆人提着兵刃，一起湧進房裏去。

看見申無畏依舊坐在床沿，一雙眼睛開闔如電，衆人陡地停步，怔在那兒。

其中一人是在林中給申無畏削去鼻子的大漢，他認出是申無畏，識得他的厲害，便發抖的對旁邊的人耳語幾句。

那人陡地一怔，與大漢回頭鑽出人羣便逃。

其他的人猜忖事情不妙，也一哄四散了。

申無畏冷冷一笑，站起拍拍衣物，便腰插雙劍走出。

走出後院，遠遠站着在觀看的幾個勁裝漢子也嚇得四散而逃。

飯堂中，也有幾個勁裝佩刀的漢子據案大吃大喝，一見申無畏隨着那十多個狼狽奔逃的同夥走出來，也明白是怎麽一回事，齊齊嚇得扔下碗杯，各自越窗奪門而逃了。

申無畏神態悠然地揀個空位子坐下，遊目四顧，看見偌大的飯堂中，只留下角落座位上獨自斟酒自飲的一位白衣中年文士，那文士儀容飄逸，只是臉上有個疤，像是被刀削傷的，他的眼眸光華內蘊，看得出是位內功修爲極深的高手。

申無畏瞟他一眼，剛巧他也正望向申無畏，兩道眼神甫一接觸，各自心裏打個機伶伶的顫抖。

申無畏對那人的底細捉摸不清，因爲看那人的容貌，五官端正，像是忠厚的老好人，只是臉上那道刀疤，却令他顯得正邪莫辨的。

那人隨又垂頭端坐，兀自喝他的酒。

這時，掌櫃的上前躬身招呼着申無畏，在房間裏跌得鼻青臉腫的店小二也走了出來。

掌櫃的強陪笑臉的對申無畏問道：「申少俠，要吃點什麽嗎？」

「我就是想喝些酒。」

「好酒有的是，要吃點菜嗎？」

「不吃了。」

申無畏擺擺手，掌櫃的也退去了，剛迎上店小二在他耳畔低語了幾聲，掌櫃的聽了直吐舌頭，也忙扯着店小二入內捧酒去。

申無畏也自覺好笑，時候還早，肚子也不餓，就在這裏喝喝酒，消磨那難度的時光吧。

看見鎭上陡地出現了大批陌生人，又多是勁裝佩刀的，猜想那千手毒蟒范陽眞的要來了，那麽眼前這飯堂裏的白衣中年文士是黑龍會的人麽？

若然不是黑龍會，又不會在左家莊碰見過，那麽他到底是誰？

正在猜忖着，眼前一幌，申無畏伸手一接，是隻空酒杯。

「這位朋友，既然你的酒還沒有來，就先喝我敬你這一杯吧！」

但見那中年文士抱拳一拱，隨即雙手握住酒壺，一運內力，竟將壺中的酒迫出，像一股酒箭般射出，一條酒柱，不偏不倚，直注入申無畏桌前酒杯之中，剛滿一杯，也無一滴溢下。

他露出這一手，實在令申無畏敬佩之至，當即捧杯一飲而盡。

那人剛放下酒壺，不提防一股吸力，將整壺酒平空吸去，原來是申無畏暗運內力，把酒壺攝取過來，申無畏露出這一手凌空攝物，也令中年文士暗吃一驚。

申生畏持壺倒酒，陡地又將酒壺輕輕一拋，酒壺拋到文士跟前，却是懸空沒有跌下，原來是申無畏遙遙運勁把酒壺凌空托住。

「借敬了。」

但聽得申無畏低叫一聲，酒壺已微微傾斜，壺嘴的酒瀉出，直注入文士跟前空杯中，也是剛剛斟滿一杯，酒壺便緩緩落下，仍好好的平放在桌上。

顯然地，申無畏露出這一手，功力是更比那中年文士爲高。

中年文士臉色微微一變，便也抱拳一揖，隨即捧杯一飲而盡。

申無畏只是微微一笑。

「請問閣下是黑龍會的什麽人？」那中年文士遙遙相問。

申無畏只是輕輕搖搖頭。

「然則，是左家莊的？」中年文士又問。

申無畏略想一下，也隨即搖搖頭。

「那就好了，」中年文士不期然地說了一句，鬆了一口氣。

「閣下是誰？」申無畏覺得有些奇怪，也開聲問道。

「不是黑龍會，也不是左家莊，哈哈哈……」

那中年文士哈哈一笑，像是喃喃自語，又像是把話說給申無畏知道。

只是這句話，又像是說自己，也像是說申無畏的。

話一說完，中年文士放下一塊碎銀在桌上，身形一拔，脚尖在桌面一點，已凌空翻一觔斗，躍出客棧門外。

不料正碰上一名紅面老者率着一羣人走來，那老者也不打話，上前便是雙掌一推，氣流激盪，風沙翻湧，勁風直迫中年文士身上，中年文士甫一站定，見對方沒頭沒腦的雙掌打來，竟是有心要取自己性命，心底一懍，雙掌立即翻出往前一迎。

「啪」地一聲巨响，兩個人四隻掌是對上了，二人「蹬蹬蹬」地各退三步。

表面上是不分勝負，但是明眼人是容易看得出，中年文士只是用了八成眞力，那老者出其不意，全力出擊，仍不能取勝，中年文士的功力是高出一籌了。

紅面老者氣得滿臉血紅。

申無畏悠然站在一旁，冷眼旁觀。

也不知道他是何時走了出來的。

紅面老者正要蓄勁對中年文士出手，却被領下被削去鬚子的虬鬚漢攔住了。

「荊護法，不是他，是那小子。」

虬鬚漢拉着紅面老者的衣袖，他伸手指着傍立的申無畏。

申無畏仍是站着在咧開嘴冷笑。

這紅面老者是個個性魯莽，脾氣躁急的傢伙，見是剛才打錯了人，也不再去理會那中年文士了。

紅面老者在踏步衝近申無畏的跟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說話。

「小子，你知道我是誰？」

「你是個丟人現眼的老不死！」

「哼，你罵我！」

「剛才你罵我又怎麽樣？」

申無畏神態悠然，毫不在乎的冷冷嘲諷他。

那紅面老者氣得跳脚，「告訴你，老子就是黑龍會的首座護法『摩天龍手』荊天健！」

「倒是第一次聽見。」申無畏嘴角仍是一抹冷笑，好像毫不把這小老兒放在眼內似的。

「什麽第一次聽見？」紅面老者的肺也氣炸了，跺着脚，臉紅如血，渾身發抖，「老子大名，江湖上誰人不知，武林上誰人不曉，你瞧不起老子，老子就要用摩天龍手教訓教訓你！」

「倒要領教。」申無畏仍是臉露嘲笑，站着不動。

荊天健暗運氣勁於掌，陡地一伸手化掌爲爪地向申無畏迎頭抓去。

「來得好。」

申無畏的話未說完，人已不見。

荊天健一掌抓空，暗吃一怔，回頭一望，看見申無畏笑嘻嘻的站在自己背後。

荊天健換步回身，雙掌推出，是施展「雙龍掠日」招式，但見掌影漫天，四方八面向申無畏襲去，挾着虎虎風聲，掌勁是凌厲之極。

申無畏左右閃騰，步步後退。

荊天健心中得意之極，掌勢施展得更是綿密凌厲，招招殺着，把申無畏迫近虬鬚漢那一羣人了。

虬鬚漢見荊天健佔了上風，也是興奮萬分，一聲吶喊，便圍攻上去。

申無畏被圍在當中，仍是神態悠悠，臉露冷笑的。

荊天健見機不可失，「摩天龍手」掌法施展得更疾，暗運氣勁，貫注十分眞力於右掌之上，左掌虛幌一招，右掌隨即猛力推出，宛如天崩地裂的霹靂一聲。

眼看申無畏要立斃於荊天健這一招「一龍摩天」的絕招之下。

不料申無畏雙掌輕輕往下一拍，竟逆着荊天健掌下翻起的狂飈，身形往上飛起，避過了荊天健一掌。

荊天健眼見申無畏飛身避過，自己凌厲的掌風要把衝來的一羣屬下擊個正着，也嚇得大驚，忙陡地收住掌勢，却感到背心一熱，全身不由自主的，掌勢已綿綿吐出。

幾聲慘叫，衝近來的幾名漢子被掌勢擊得飛起，七孔噴血而亡。

這時，荊天健的背心已被申無畏一掌印住，一股熱流，綿綿將荊天健的體內眞力迫出，片刻之間，荊天健的紅面變了紙般白，「哇」然一聲，鮮血由口直噴而出，當堂重傷倒地。

申無畏掌勢一收，輕輕拍手，回頭一望，那中年文士已不見了。

黑龍會的徒衆也只除遠遠的站開，眼巴巴的看着會中的首席護法竟然在十數招之內，便傷在這年青人手底下。

× × ×

那荊天健是黑龍會裏僅次於范陽的高手，這次敗在申少俠手下，也算是滅了黑龍會的威風。

已有人通報給左權知道，所以申無畏一抵左家莊，左權便降階相迎，也奉承了申無畏幾句。

傍立的牟沛和辛獨臉上是羨慕，嫉妒，悻然，也不敢再小覷申無畏了。

這時左雪顏也聞訊迎了出來，看見申無畏安然無恙，也是芳心竊慰。

跟着，左權便迎申無畏進入內廳，衆人便分別坐下。

左權乾咳了一聲，便開口說：「申少俠，范陽已派人來下戰書，約我明晨到黃土坡決鬥的。」

以爲申無畏一定有話說，誰料他默不作聲。

「申少俠，請你看一看，這就是戰書了。」

左權從袖中取出一封戰書，左雪顏還去雙手遞給申無畏看，他只是略略看了一下。

他仍舊沉吟無語。

「申少俠，爹這次希望你能够傾力相助。」

左雪顏脈脈含情地望住他。

申無畏似乎又受了感動，點了點頭。

「申少俠，這范陽武功十分高強，老夫亦非其敵，所以，明天一戰，尚望少俠戰住范陽，只要范陽一死，黑龍會便潰不成軍了。」

左權是想誘出申無畏與范陽相鬥，然後坐收漁人之利的。

不料申無畏亦十分機警。

「左前輩，若是開頭便由晚輩鬥范陽，只怕有些不妥。」

左權臉色一變，問道：「請問有何不妥？」

申無畏微微一笑。「江湖上人人皆知前輩是個成名人物，范陽又是逕向前輩求戰，按理應由前輩接戰，又焉能讓晚輩越俎代庖哩？」

此言一出，左權及牟沛辛獨三人臉色大變，以爲申無畏改變主意，不肯相助。

左雪顏亦覺不安，訕訕問道：「申少俠……」

「左姑娘，在下之意是先由左前輩接戰，略鬥十回合之後，再由在下飄身而出，范陽猝不及防，到時亦逃不出在下劍鋒之下。」

這話雖然是對左雪顏說，其實也是說給左權聽的。

牟沛這時也忍不住了，朗聲道：「申少俠，施以暗襲，恐怕勝之不武吧。」

申無畏微微一笑。「並不是暗襲，只是在下陡地現身而出，范陽定然一怔，也正合乎兵法所謂攻心爲上吧了。」

左權也不敢與申無畏齟齬，乃朗聲大笑。

「好吧，申少俠既然想到這個好主意，那麽明日少俠可來敝莊結隊前往黃土坡吧。」

申無畏搖了搖頭。「晚輩獨自前往可也。」

左權又是一怔。「少俠此言……」

「晚輩不是左家莊人，結隊前往總有不妥。」

左權心頭一懍，臉上仍是堆着笑意。

「申少俠，老夫心儀你英雄年少，已決定待范陽伏誅之後，便把雪兒許配給你，以後是一家人，又焉可分彼此？」

這句話是說中了申無畏和左雪顏的心事，左雪顏是心頭一陣喜悅，又對申無畏有些埋怨之意，一雙水靈靈的眼睛用幽怨的視綫望定了申無畏。

× × ×

「申少俠，你難道有什麽難言的心事嗎？」

申無畏默默地俯視着小河的流水，他正和左雪顏在河畔的樹下談心。

「左姑娘，有句話說來唐突……」

「你說好了。」

「左莊主眞是你生身之父？」

「……」

她一時楞住了，從來沒有想到這問題，這十多年來，還是頭一次有人對她如此問。

「你的意思是……」她囁嚅地說着。

「我猜他不姓左。」

「爲什麽？」

「我認得一個姓宮的人，跟他一模一樣。」

「是你的仇人嗎？」

「嗯。」

她早已猜出申無畏與父親之間定有些不可告人之事，却料不到是仇家。

左雪顏當堂楞住了。

「左姑娘，姓宮的曾殺死我叔叔。」

「我是爹平時少出門，我也不相信他會做出這傷天害理之事。」

「既然如此，他又怎會惹來千手毒蟒范陽這夥人呢？」

「正因爲我爹爲人正直，范陽這夥黑道才不肯放過他。」

「左姑娘，我已查出牟沛辛獨二人也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言下之意，似是說左權既然正直，又怎會交上些黑道的魔頭。

左雪顏無詞以對，沉思着。

「左姑娘，左家莊中少有姓左的人，實爲奇事，我猜這黑道魔頭，當年殺死左家莊主，盡殺莊中老幼，自己便冒認姓左，好霸佔左家莊產業，因你年幼無知，便收你爲女，藉以掩人耳目吧了。」

申無畏一口氣把他的猜想說出來，左雪顏聽了半信半疑。

她自幼是跟着母親長大成人的，稍長時，母親送她出外追隨幾位名師學武，正是離家時日多，在家時日少，父女感情也不濃厚。

她忽然想起去問母親。

「申少俠，也許我去問問家母，她老人家近年來獨處經樓，茹素唸佛，似有滿懷心事，我誠懇相問，她或許會把眞相告我。」

「好吧，不過此事需要小心，切莫讓姓宮的知道，對你我都有不利之處。」

× × ×

左雪顏的母親恍惚已心如槁木，對一切事都痲木了。

「孩子，你胡思亂想幹麽？」

「娘，告訴我，他是不是姓宮的？」

母親的臉色一變，顯然是心頭一陣震驚，陡地話也說不出來。

「娘，你不敢告訴我眞相，是怕我武

功非他之敵。」

左雪顏人很聰明，也想到母親在維護她，不想她吃虧。

「娘，你送我出外訪師學武，是要報這一大仇，爲何如今又遲遲不肯把眞相相告呢？」

「孩子，別胡思亂想，況且你這些年學武，唉……」老人家也不再說下去。

左雪顏的疑慮更深，正要再問，却聽見有人上樓的聲音。

是左權和牟沛辛獨走上經樓。

「雪兒，原來你在這裏。」

左權大踏步走過來，又問道：「跟你娘親談些什麼來了？」

左夫人強顏一笑，搶着說：「沒談什麼？她來問候我吧了。」

左雪顏也抬起頭勉強一笑，點點頭。

左權在那邊一張椅子坐下，捋鬚沉思，半晌才說話。

「夫人，明日我到黃土坡與范陽決戰，雪兒也跟去見識見識，你留在家裏，可不用担心。」

「是。」左夫人柔順地回答着。

「雪兒，剛才李三探知黑龍會巳派人潛入黃沙鎮，他們打算趁着明日早晨，殺進莊裏來的了。」左權轉頭對左雪顏說。

「那是要趁我們去了黃土坡，他們便乘虛攻入左家莊？」

左雪顏爲了母親的安危而焦急起來。

「此事我巳早作準備，今夜我將帶領人馬攻入黃沙鎮，先把那批人殺個乾淨，免了後顧之憂，雪兒，你學武多年，正是給你一顯身手之時機了。」

「好吧，爹，我跟你們一起去。」

左雪顏是想念着福來棧的申無畏，便答應了往黃沙鎮去的事。

× × ×

夜裏的黃沙鎮是一片靜謐。

潛入鎮裏的黑龍會人馬雖有數十人，武功高的荊天健受了重傷，餘下的都是二三流人物，分成五股人，分別由香主佘洪、張超、麥明、焦洪、薛南五人帶領着。

左權率領左家莊大批人馬分別把這五股人包圍起來，一聲號令，雙方接戰時，黑龍會的人猝不及防，兼以衆寡懸殊，開始便處於下風。

這時，宿在福來棧的申無畏聽見四處有厮殺兵器交擊之聲，正待起來察看，却在黑暗中，看見窗口掠進來兩條人影，身形十分迅捷。二人掠入時，兩件兵器巳趁勢揚起，都是使劍的，兩口劍如靈蛇吐信，直扎向床上的申無畏。

申無畏自床上一滾落地，兩掌左右開弓，向二條黑影打去，不料二人變招甚快，翻觔斗齊齊一躍上床，雙方竟對換了位置，二人各自揚手，射出暗器，「颼颼颼」的四蓬毒針，直射向申無畏身上。

申無畏脚一挑，將房中圓桌挑翻，剛好將射來的毒針擋住，「刷」地拔出腰中短劍。

陡地黑暗中見銀光一閃，申無畏身形撲至二人之間，吱喲怪叫聲，二人算是閃避得快，各自往斜滾開，却巳雙雙中劍。

門被踢開，左家莊的李三及莊丁持着火把走入，後面走進房的人是左權和左雪顏。

「咦！是你？」左權故作驚訝的說。

這時火把的光巳照耀出負傷臥在地上的人正是牟沛和辛獨。

「怎麼一回事？」左權臉色驚惶向申無畏問。

「你問問他們吧。」申無畏冷冷答。

牟沛和辛獨閃避得快，沒被刺中心窩，却巳嚇得冷汗直淌，二人狼狽爬起來。

「莊主，我倆奉命來捕殺黑龍會的人，誤闖進這裏來。」牟沛喘息地回答。

「怎麼這樣莽撞？」左權對二人輕叱一聲，接着便轉頭對申無畏說：「申少俠，只是一時誤會，請不必介意。」

申無畏也不想就此拆穿他的陰謀，只是微微一笑。

左雪顏瞟了申無畏一眼，從她那關懷而默默含愁的眼神中，申無畏感到安慰。

「潛伏在黃沙鎮的黑龍會人馬巳被我們一網打盡，明日上黃土坡會那范陽時，便少了後顧之憂了。」左權又說着。

這時候，瓦面上躲匿着一個人，他巳拔出劍，正擬飛身撲下的，聽見范陽之名字，他陡地又改變主意。

這人是中年文士，原來他正是左家莊的莊主左謀，十八年前，宮天南糾結范陽，在澇河橋邊截殺左謀，左謀重傷墮河，宮天南還以爲他巳死去。

後來左謀傷癒，却探悉宮天南霸佔了左家莊，屠殺了全莊老幼。

左謀便矢志報仇，訪師學藝，這十八年來，他巳學得天山玄眞劍法，便跑回家鄉，伺機要向宮天南算賬的，不料遇上了申無畏，發現申無畏功力較己爲高，很是震驚，不知道申無畏會否是宮天南的人？

現在看見宮天南正跟申無畏談論着范陽的事，左謀知道事有蹊蹺，便耐着性子聽下去。

冒充左權的宮天南只顧和申無畏談着，也沒有留意瓦面上有人竊聽。

「申少俠，明日你多賣點力氣，把范陽宰了，替叔父報仇吧。」

「左前輩，殺了范陽，我還要跟宮天南算賬哩。」申無畏冷冷的說。

伏在瓦面上的左謀，這時才知道申無畏是跟自己同在一條路上的，心中暗喜。

他決定待宮天南離去後，他便去跟申無畏好好談一談。

這時，假冒着左權的宮天南聽了申無畏的話，也暗自心驚，覺得這年輕人比范陽更爲可怕，便盤算着明天怎樣好生應付的事。於是他聊了幾句便借故向申無畏告辭，帶着負傷的牟沛，辛獨等人離去了。

留下了左雪顏和申無畏。

「左姑娘，剛才牟沛辛獨暗算我的事，你也看見了？」申無畏問着。

左雪顏言無以對。

「你問過你的娘親，宮天南是否就是他？」申無畏再問道。

「問是問了，娘親好像滿懷心事，欲言又止，我猜，大概娘親是嫌我武功不高，不敢告我以眞相。」左雪顏回答說。

瓦上的左謀越看越覺得左雪顏是自己暌別十八載的女兒，忍不住飄身而下。

申無畏一怔，抬頭喝問：「是誰？」

「在下左謀，特來拜見申少俠。」

見悠然走來的正是那中年文士，申無畏一聽他的名字叫左謀，頗覺愕然。

「剛才我躲匿瓦上，看見那正是十八年前害我全家，奪我妻女的宮天南，恨不得立即飛身而下，手刃此獠，只是細心一想，此事仍有待與少俠從長商議之處，所以當時是啞忍了。」左謀說着，一面用眼打量着左雪顏。

左雪顏好生納罕，出於父女天性，竟對這中年人楞楞地凝視着。

左謀也沒有說什麼，只是拿出一塊玉珮，左雪顏看了，陡地一怔。

「你是誰？怎麼會有這玉珮？」她神色惶惑地問道。

「女兒，我是你十八年未見的父親。」左謀凄然苦笑。

左雪顏也拿出自己懷中的玉珮一看，這雙玉珮是一對併得起來的鴛鴦。

「女兒，這玉珮大概是你娘親給你的吧？」

「你怎麼知道？」

「你不妨去問問娘親，就會明白一切了。」

× × ×

左夫人一看見女兒交給她看的玉珮，當時臉色大變，顫抖地坐在椅上。

「雪兒，他……他還沒有死？」

「娘，你說的是誰？」

「還有誰？是你的生身之父。」

「娘……」左雪顏也是萬分震驚，料不到竟然是事實又有着一份莫名的喜悅。

原來自己生父並不是申無畏的仇家！

宮天南反而是自己的仇人，那麼自己跟申無畏是同一命運的了。

「他，他在那裏？」左夫人好像從迷惘中醒悟過來，她向女兒問着。

「夫人，我來遲了。」左謀從窗外飄身而入。

一對刦後重逢的夫婦，經過了十八年辛酸痛苦的歲月，再見面，彼此都有恍如隔世之感，滿懷心事，又不知從何道起。

「你……你沒有死，我知道你不會死。」左夫人的聲音發抖，眼眶含淚。

「小雪……」左謀親暱地叫着妻子的小名。

「道謀……」她也低喚着他。

她撲進他的懷裏，啜泣着。

好一會兒，她又推開他。「不，道謀，妾身巳屬殘花敗柳，再配不起你，太對不起你！」

左夫人狂哭着，她想起自己忍辱偷生，這些年來，過着偷彈珠淚，痛苦不堪的日子，心坎中堆積了太多的寃枉，又想起了太對不起夫君，心情更是萬分難過，淚水更是奪眶而出，汨汨流着。

「小雪，此事也不能怪你，我知道你忍辱偷生，也是爲了雪兒……」左謀也是難過得說不下去。

旁邊的左雪顏，這時才知道眼前這人才是自己生身之父，她也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

「爹，娘，孩兒不孝，孩兒太沒有用，這些年娘叫我出外尋師學藝，還是那麼不長進，要不然，我該可以報仇，娘也不必要受那麼多委屈！」

左謀扶起女兒。「雪兒，你也不必太難過，現在爹回來了，爹跟你聯手，該可以把宮天南這賊逮住，報這血海深仇！」

不料宮天南冷峻的聲音巳在傍响起。

「恐怕未必吧！」

三人一怔，抬頭一望。

見宮天南及兩位陌生人巳站在眼前，他們是什麼時候走入這經樓裏的，令人看也看不清，身法之快，實是駭人之極。

宮天南猙獰地一笑，手往旁一擺。

「這兩位是勾漏山的鐵氏兄弟，本來是留着明天去對付申無畏的，今晚算是碰個巧，先成全你們父女了！」

左謀一聽是勾漏山鐵氏兄弟，便知道二人是綽號勾漏雙毒的鐵奇鐵英二人，這兩人不但武功高深莫測，而且善於用毒，心底自是一慄，倒後悔不讓申無畏一起來，左雪顏的武功差得遠，但自己一人獨戰宮天南及鐵氏兄弟，這個虧是吃定了。只是他仍鎮定心神，盤算着如何應付之策。

「宮天南，你我血海深仇，今天非算清不可，可是這經樓地方狹小，咱們還是到外面比劃比劃！」

在左謀的想法，是希望別在這經樓中動手，怕傷及妻女的。

宮天南却不肯上當，冷笑道：「哼！你也休想活着跑出這個經樓！」

話剛說完，瞟了鐵氏兄弟一眼，二人便手一抖的，一個抖出條烏溜溜的長鞭，一個抖出一柄漆黑的緬鐵毒刀。

「上！」

二人互相打個招呼，兩件兵器直向左謀砸去，那百毒長鞭宛似毒蛇吐舌般的飄舞，攔腰纏去，挾着陣陣腥風。

那緬鐵毒刀也是翻湧起刀山如浪，發出一股難聞的惡臭，直向左謀身上捲來。

左謀手一抖，「嗡」地一聲震出了長劍，輕輕往前兩點，圈出兩朶劍花，硬生生地將二人的長鞭和刀硬迫回去。

鐵氏兄弟各自手腕一麻，知道左謀內力深厚，知非用毒取勝不可，便各自手一揚，撒出兩把「七毒神砂」。

那「七毒神砂」是鐵氏兄弟賴以成名的暗器，武林中不少英雄豪傑，就栽在這把「七毒神砂」之下。

陡地看見兩縷烟霧自二人手中吐出，左謀便情知不妙，忙閉住氣息，手中劍左右一撩，便硬攻過去。

左謀是要速戰速決，先行擊殺這勾漏雙毒，然後再去對付宮天南的。

料不到左雪顏巳急不及待，持劍撲向宮天南，二人巳戰在一起。

宮天南使的是一對鐵筆，這對鐵筆表面上是平平無奇，其中却是十分奧妙，宮天南可以將鐵筆射向敵人，隨發隨收，簡直如飛劍一般。

左雪顏自然是遠非宮天南之敵手，十數招之下便讓宮天南的一雙「飛旋鐵筆」迫得手忙脚亂了。

左謀是逆勢硬攻過去，他的一柄長劍，倒把鐵氏兄弟迫得連連後退。

左謀也要奮起神威，待施展天山玄眞劍法的精奇招數，把勾漏雙毒了結的。

陡地一聽左雪顏一聲驚呼，隨着左夫人一聲慘叫，左謀心神一分，手底一慢，便讓鐵奇的鞭梢掠過左臂，一陣火辣辣的酸麻，左謀知道着了道兒。

只是電光石火之際，緬鐵毒刀又巳倒

捲削至，左謀不敢戀戰，翻身一滾，便滾到左雪顏母子跟前，一劍刺去，宮天南往後一躍。

剛才是宮天南用「飛旋鐵筆」迫得左雪顏手忙脚亂，左夫人愛女心切，不顧身撲前助戰，正巧迎上宮天南飛射而來的一支鐵筆，當堂貫胸而出，慘受重傷。

左雪顏扶着重傷的母親。

「娘，娘……」她叫喚着。

「雪兒，我……我不成了，快……快跟爹逃走……」左夫人艱難的說。

「小雪，忍一忍，我帶你一起走！」

左謀用劍刮破左臂傷口，紅腫的流出汚黑毒血，自己亦知道毒性不淺。

「不，道謀，我……我不成了，快帶雪兒走，我……我對不起你，來生結草啣環，再來圖報好了！」話才說完，左夫人巳雙眼直瞪，氣絕身亡。

「娘……娘……」

「小雪！小雪！」左雪顏和左謀難過萬分。

「哈哈哈……」宮天南在狂笑着。

「左謀，你休想帶女兒逃出這經樓，我看你還是乖乖的自行了斷，追隨那賤婦於九泉之下吧！」

左謀氣得怒火塡膺。「姓宮的！今天我跟你們拚了！」

他正要撲去，却被女兒拉着。

「爹，你還是快點兒逃，找着申少俠來吧。」左雪顏低聲地說。

左謀也覺得很對，只是不忍心留下女兒，便說：「雪兒，我們一起衝出去！」

誰料宮天南三人已合攻過來，這回是宮天南與鐵英雙戰左謀，一雙鐵筆和一口緬鐵毒刀，直把左謀那口劍封得緊緊的。

鐵奇的一條長鞭翻湧起波濤駭浪般的鞭影，也把左雪顏迫得手忙脚亂。

左謀雖然是受了傷，却是功力深厚，仍堪堪把宮天南和鐵英二人敵住。

左雪顏就遠不是鐵奇的敵手，不小心被鐵奇滾地龍一鞭掃向下盤，整個人軟倒地上，當堂被鐵奇擒住。

「爹，你快逃，快去找申無畏！」左雪顏掙扎大叫。左謀不敢戀戰，也知道獨力難戰宮天南三人，乃把心一橫，賣個破綻，待宮天南持雙筆攻來時，他騰身一躍，直竄出窗外。瞬息之間，巳消失在夜色迷濛之中。

宮天南頗爲失望。

「宮大哥，他中了我一鞭，明早辰時三刻，便要毒發身亡的了，何必担心。」鐵奇走過來洋洋自得地說。

「錢老弟，我是怕他找到了申無畏。」宮天南臉有憂色。

「哼！咱們兄弟就不怕那小子，他再厲害也防不了咱們兄弟放毒手段！」鐵奇安慰着宮天南說。

× × ×

左謀負傷跑到福來棧。

申無畏見他受傷，知道情形不妙。

「左姑娘呢？」他首先關心左雪顏的安危。

左謀嘆一口氣，把女兒被擒，妻子身亡與及自己受傷的事說了一遍。

「這毒性很劇，我還是先跟你醫治，再去把左姑娘救回來！」

申無畏說着，便把一顆護心祛毒神丹給左謀服用，然後亮出那柄短劍。

「咦，是追魂血劍？」

「前輩眞識貨，這劍不但削鐵如泥吹毛能斷，而且能祛毒辟邪，眞是神物。」

說着，申無畏貫注眞力於劍身之上，斑斕血漬的劍身騰起一陣烟霧，陡地申無畏持劍向左謀傷處扎去。立見汚血流盡，傷處痛楚全消，申無畏便用祛毒散把左謀傷處敷治，隨用布包紥好。

「走吧，救人要緊。」

兩人便身形一拔，齊齊越牆而出，便各自施展出絕頂輕功，星馳電掠般的直往左家莊奔去。

只是一盞茶的工夫，兩人巳抵達左家莊，脚往地上一點，宛如兩隻大鳥般，直飛上一丈高的牆之上。

二人過廊穿廡，直撲經樓而去。

經樓中，不見有人，連左夫人的屍體也被移走，申無畏和左謀均覺有些不妙。

「颼颼颼！」

四處亂箭射來，密如急風驟雨。

申無畏和左謀出劍左右招架，兩輪銀光，竟是潑水不入，亂箭紛紛被砸飛。

「跳下去！」申無畏招呼一聲，便翻一觔斗，竄窟而出，身形凌空翻兩個滾，輕輕由高逾二丈的經樓上跳了下來。

甫一下地兩蓬牛毛毒針巳撲面而至。

申無畏拔出短劍一掃，這「追魂血劍」也眞是神妙無比，竟有攝鐵之能，逕將那些牛毛細針攝在劍身上。

鐵奇鐵英仍不知厲害，一個持鞭，一個持刀，分從左右黑暗處撲出。

一條毒鞭攔腰砸至，一口毒刀迎頭劈下，眼看申無畏避無可避之際，不料他矮身一閃，毒鞭堪堪從頭頂掠過，他又縱身一彈，直射往鐵英方向，手中短劍往上一撩，「毒刀」竟被削斷，短劍變招刺去，身劍合一，直射鐵英身上，嚇得他忙滾身閃避，肩際却刮出一道口子，鮮血直冒。

這時，申無畏身形如彈丸激射，竟撞向牆去，待碰上牆時，雙足一翻一點，竟在牆上一彈，反射過來，在呆楞着的鐵奇待要閃避時，巳來不及，陡見銀光一閃，血光立現，鐵奇一顆頭顱直飛出了半空。

鐵英巳嚇得魂不附體，忙撒出「七毒神砂」，却不料申無畏運勁一掌擊去，「蓬」然巨响，他的「飛龍三絕掌」果然犀利，把那蓬「毒砂」倒射過來，直把鐵英渾身滿臉打得斑斑點點的血肉模糊，申無畏又往前一掠，短劍一起，鐵英的頭顱立時飛出。

只不過是三數回合之間，申無畏巳把名震江湖的「勾漏雙毒」盡殲於短劍下。

由經樓上躍下的左謀，對英雄少年的申無畏亦敬佩之至。

不幸的是二人到處搜索，却找不到宮天南和左雪顏。

「申少俠，姓宮的帶着雪兒溜了。」

「七成是溜往黃土坡。」

× × ×

宮天南和牟沛、辛獨押着左雪顏往黃土坡上，他把翡翠玉馬和辟水夜明珠獻給范陽，卑詞厚幣的請范陽把申無畏殺死。

「申無畏？就是申宏略的姪子麽？」

范陽雖然是武功高強，却是個粗莽的

漢子。

「是的，范老大，當年我奉你命去殺死申宏略，如今申無畏找我們報仇了。」

「這事我早有留意，我曾命鬼影雙魔去截殺他，不料給他漏網而逃。」

范陽雖然知道鬼影雙魔爲申無畏所殺，嘴上却不肯滅自己的威風。

「范老大，不瞞你說，小弟在左家莊全部人馬亦給姓申的小子殺得七零八落，不但如此就連大哥你派往黃沙鎭的荊天健等數十人，都被申小子殺光了。」

宮天南將殺死荊天健等人的賬算在申無畏的頭上，直氣得范陽「哇哇」大叫。

「什麽？荊天健也毀在他手裏？」

「范老大，這事我怎敢騙你？姓申的小子武功十分高強，我跟他們鬥了一百回合，也不是他的對手，除非是大哥你親自出手，不然，眞是無人制得住他哩！」

宮天南故意說自己跟申無畏鬥了一百回合，又捧范陽兩句，說他親自出手，一定可以制服申無畏的。

范陽也一向自視甚高，以爲自己武功天下無敵，也中了宮天南激將之計。

這時申無畏及左謀二人巳飛馳而至。

范陽把手中黑龍會旗一展。

陡地四方八面湧出數百名黑龍會人馬，如潮水似湧向二人，緊緊把二人圍住。

申無畏和左謀二人，仍是漠不在乎的，臉上神色不變。

「姓申的小子，你死期到了。」

范陽上前大喝一聲，隨手從一護衛手中取來一對赤金銅人。

「范陽，你莫口出狂言，想你黑龍會爲害江湖，殺戮武林中人，正是罪大惡極，今天遇上了本爺，還是乖乖的伏地投誠，饒你不死吧。」

申無畏持劍指罵道：「胡說！」

范陽怒喝一聲，手中銅人一擺，圍在申無畏與左謀的黑龍會人馬紛紛持兵刃撲攻。

陡見兩圈銀光，申無畏及左謀才一施展手中的劍，已有七八人中劍慘號。

申無畏身形一拔，直撲范陽，范陽料不到申無畏身手如斯之迅疾，略吃一怔，手中一雙銅人往上連環點去，挾着凌厲勁風，威勢十分驚人。

申無畏暗忖這范陽的武功是較宮天南等人高得多，心中隨即改變主意，手中劍往下一迎，頭下脚上的。

「噹噹」兩聲。范陽手中兩個銅人把申無畏的劍勢一彈，申無畏竟借勢飛出數丈，表面上似乎是范陽把申無畏打得凌空翻飛，其實是申無畏借勢凌空翻兩個跟斗，竟飛到宮天南身旁。

「着！」

短劍揮出，宮天南閃避不及，胸口中劍，雙手捧心，一縷血絲從掌隙溢出。

「是追魂血劍？」

他瞪大雙眼，吃驚地望着申無畏手中的短劍。

「正是。」

申無畏冷笑一聲，身形遊身一轉，「刷刷」兩劍，牟沛和辛獨亦各雙手捧心，中劍倒地。

只不過是起落之間，電光石火般的，巳殺了三名高手。

范陽當堂也嚇傻了。

其實申無畏亦有取巧之處，他故意讓自己給范陽砸得飛出，待宮天南看得忘形失神之際，便凌厲地擊出三劍，尤其是牟沛辛獨巳嚐過「追魂血劍」的犀利滋味，巳嚇得七魂出竅，也難怪終作劍底遊魂了。這時申無畏解下被綑綁的左雪顏。

「申少俠……」她喜極流淚。

「左姑娘，這劍交你。」申無畏把左手的長劍交給了左雪顏，自己却只持着短劍，步步迫近范陽去。

左雪顏一劍在手，也如出柙猛虎，聯同着父親左謀，把黑龍會的人劈殺過半。

申無畏步步迫近，范陽臉色變得一片白一片青的，惶恐驚駭不巳。

申無畏臉露殺機，步步迫近。

范陽陡地雙臂一抖，「蓬」地一聲，衣袖之內，直射出暗器無數，恍如急風驟雨般直洒過去。

料不到申無畏手中這口「追魂血劍」却是專破暗器的，但見申無畏掄劍一圈，那迎面射來的大大小小暗器是砸飛的被砸飛，攝住的被攝住，一枚也沒碰在申無畏的身上。

「呔！」

范陽幾乎是同時射出兩枚赤金銅人，他知道眼前這位勁敵是非出絕招不足以取勝。於是連手中武器也疾射而出。

申無畏扭身一閃，堪堪閃過。

范陽陡地手一揚，射出一條綾帶，這正是「千手毒蟒」的絕招殺着──！「毒蟒漫天」。那條綾帶竟像是千百條毒蟒昂頭吐舌似的，四方八面向申無畏襲去。

「啪」地一響。

綾帶竟把申無畏手中的「追魂血劍」纏個正着，范陽大喜，却不料那「追魂血劍」竟似長有眼睛似的直向范陽射去。

范陽扭身一閃，來一招「卸袍讓位」，却剛好被申無畏一掌擊個正着。

范陽料不到自己金剛般的身軀，竟捱不了申無畏一掌，喉頭一甜，「哇」地吐出大口鮮血。「是三絕掌！」他環瞪怪眼，似有不信之意。

「我是替家叔報仇！」

申無畏又加上一掌。

「蓬」地一聲，直把范陽打得如斷綫紙鳶似的直飛開去，剛迎上左謀一劍刺去，穿心地把范陽斃於掌劍之中。

「申少俠，你沒事麽？」左雪顏走過來捉住申無畏的手。

她覺得他的手柔軟嫩滑，簡直不像會發出那威猛絕倫的「三絕掌」。

「沒什麽，雪顏。」他不自覺地流露出情意，她幸福地笑了。

左謀在地上檢起那柄「追魂血劍」，捧着走過來交給申無畏。

「奇怪，這柄劍是我送給一位友人的，何以又落在賢侄之手？」左謀有些訝然地說。

「前輩，這眞是個謎哩。」申無畏笑着說。

× × ×

朝晨的霧靄巳被吹散。

黃土坡上緩緩地走下三個人，是左謀和相偎着的申無畏和左雪顏。

（全文完）

太空激光科技爭霸戰　勞力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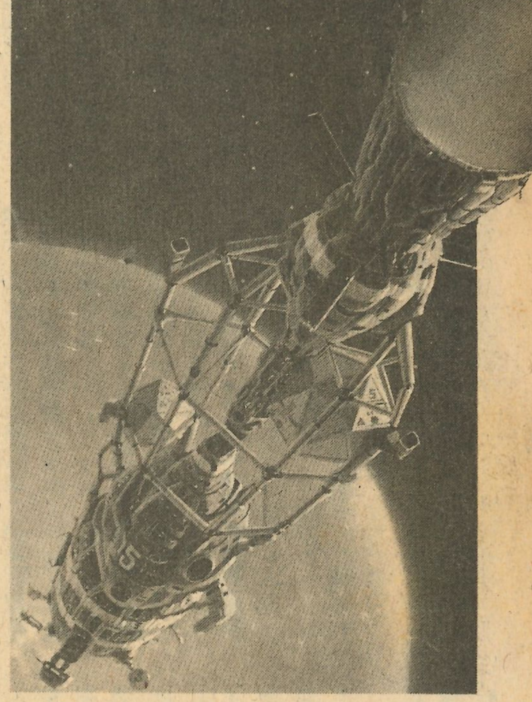
太空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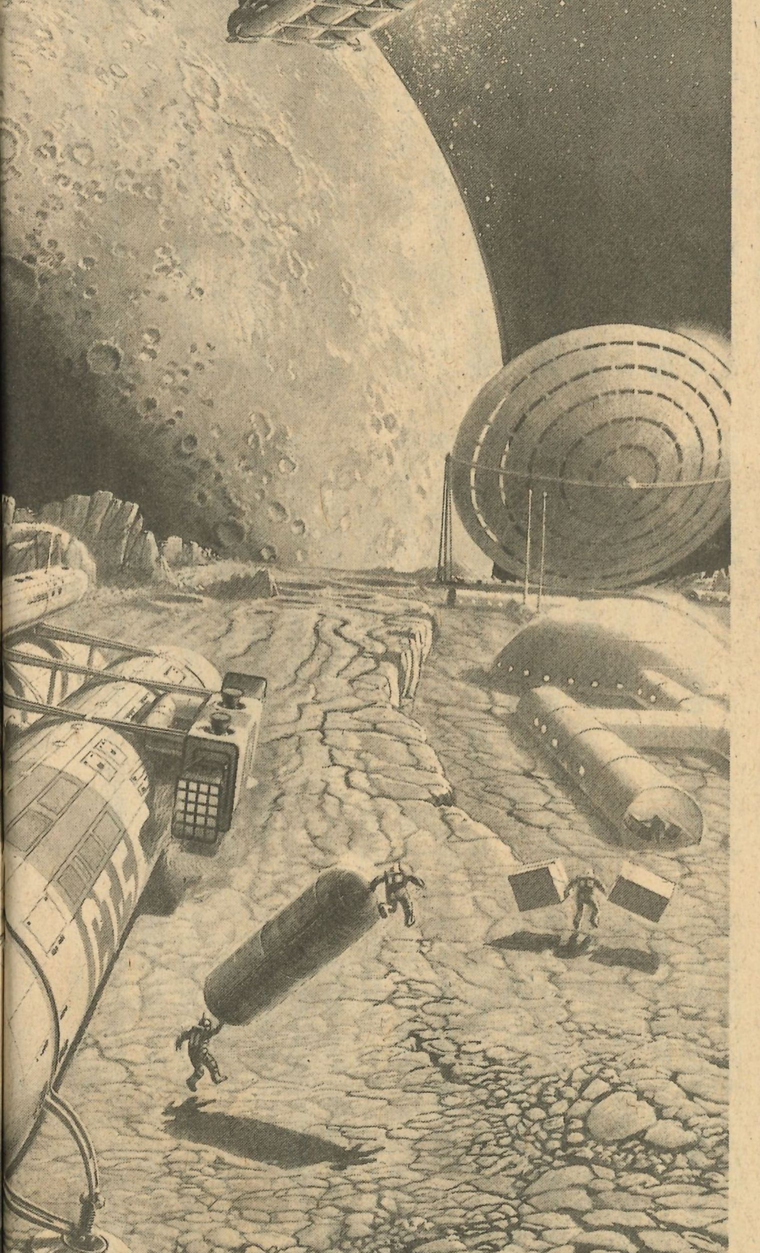
唐龍在海外揚威，樹大招風，蘇聯派出來的太空殺手，數度用激光劍偷襲唐龍。都被唐龍機警突圍而出，蘇聯最後用到最新秘密武器"流星雨"向着美太空基地追殺唐龍，但仍無法得逞，最後仍給唐龍完成遠征火星的壯舉。

左上圖爲老虎車，在空中飛行時，全身可以噴射火焰和毒氣，又可以搬運沉重的岩石。

中圖爲美國遠征火星降落之後的情形，火星沒有「地心吸力」，所有人都可以飛來飛去，搬走了許多石頭，然後回航，另有兩種武器保護巨型的飛行物體。

右上圖爲吸取陽光變成電力的太陽電池，隨時把電光噴出，變成武器，摧毀一切。





千方百計到火星去

許多科學家大叫：「到火星去！」

事實上並非想像中的樣子那麼簡單，火星一片荒凉，如果人類能夠把足跡踏上月球去，亦有可能把足跡印在火星或木星的，不單是美國的科學家有這種想法，蘇聯的科學家也有這個幻想，那一個國家能夠派人在火星上面站得穩，他就可以在地球上面稱霸！因此之故，「到火星去」這個口號就變成最新的一個目標。

有一晚，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摩亞，召見唐龍，兩個人單獨在機密室晤談。

署長卡沙說：「唐龍，你是太空總署一個得力的助手，雖然你對科學所知甚微，可是，你善於運用，便有奇蹟出現，將來你有較多的時間留在太空，準可以變成第一流的科學家，現時我想跟你談及火星，可以這樣說，我們打算到火星去，尋求更大的發展，而且打算沒有佔領火星之前，先行在緊貼火星的月亮登陸，你有沒有興趣到緊貼火星的月亮逛逛呢？」

唐龍笑了笑，說：「恕我坦白點說，我做夢也沒有想過要住在月亮之上，更加沒有想過住在火星或者附屬於火星的月亮了，不過，你是知道的，我的好奇心比較任何人更強，故此我一口回答你，很高興到地球以外任何一個星體逛逛。」

「好極了，多謝你協助，使我們佔領火星的壯擧早日完成，現時請你看看一幅七彩的掛圖，圖上顯示的形態就是火星上面屬於月亮的景象，那個月亮跟地球附近的月亮相似，但有一種差別，它的反光性沒有依附地球那麼強，此外，它的品質以及別的變化跟地球旁邊的月亮相差不遠，不過，火星有兩個月亮，我們所看到的是兩個月亮當中的一個，另外一個却看不見，因爲，它並非距離地球較爲接近的一邊，而是較遠的一邊，既然我們最終的目的只是到火星去，現時想到火星之旁的月亮，只是把它看做踏腳石，那就不必理會另外一個月亮了，總之，我們想到火星去，而且認爲目前我們已經有力量照料自己，就要搶先抵達那個地方，問題在這裏，我們對火星還沒有觀察

得一清二楚，故此先要到依附火星的第一個月亮，要說的話都說完了，相信你會提出一些問題的，你儘管發問，我必然盡所知的回答，最低限度滿足你的好奇心。」

唐龍想了想，說：「到了火星，在那個地方過活，是否比較在月球上面過活更加困難呢？」

「不，在火星過活比在月球上容易得多。」

「為甚麼你如此樂觀呢？」

「我當然是有根據然後這樣說的，月球的表面有泥土，火星上面沒有泥土，有的只是鐵塵，既是說它裏面的塵埃其實是極幼的鐵沙，由於鐵和氧結合就變成紅色，既然火星上面的鐵塵全是粉紅色，故此我們知道火星的空中必然含有大量的氧氣，才使鐵粉變紅，你試想想吧，如果太空裏面有一個地方充滿了氧氣，我們雖然可以很順利呼吸，又可以找到水，多麼好呢？故此，我認為火星上面比較月球更加適合我們居住。」

「你說火星的塵埃全是鐵粉，有如地球上面的塵，作粉紅色，是否有科學根據呢？」

「當然有科學根據，不久之前，美國太空總署曾經發射一種飛行物體，從地球射出，繞過月球旁邊，直達火星，還在它的地面降落，它叫做維京一號，從它帶回來的火星塵埃以及它測量得到的火星氣溫變化，獲悉火星的表面全是鐵粉，比塵還細，而且是粉紅色。」

「聽說氧化鐵是紅色的，為甚麼它是粉紅色呢？」

「問得好，假如鐵粉或鐵塵沒有別的金屬混入，它就是紅色，由於它混合另外一些金屬，故此它變成粉紅色，你試猜猜它混入那一種金屬才會如此呢？」

唐龍苦笑一下，說：「我的科學知識很差，有幾十種金屬，我有甚麼辦法猜得中呢，還是由你把它說出來吧。」

「好的，我不妨對你說知，火星表面的鐵粉當中，含有大量黃金的粉末，故此它氧化之後變成粉紅色。」

「黃金跟鐵不是無法混合為一種新的金屬品嗎？」

「是的，因為火星上面的鐵塵，除了鐵粉和金粉之外，還有另外一些金屬粉末，它能夠使黃金與鐵結合。」

「它是甚麼東西呢？」

「我們只是化驗火星上面的鐵粉，獲悉有這種東西，不知道它是甚麼，因為地球上面沒有這種東西，我們暫時把它稱作萬能結合劑，它比黃金更加有價值，找到了它，任何飛行物體需要接駁，就利用它，決不會在飛行途中發生機翼折斷以致發生空中大災難，多麼的好？一方面為了找尋黃金，另一方面，為了找尋這種結合劑，太空總署決定盡快派人到火星去，說得更清楚點，派人到環繞火星飛行的月亮去，說到這裏，我不妨更加坦白的對你說知，世事難言，既使我們對維京一號帶回來的火星如何守秘，仍是有可能消息外洩的，倘若蘇聯知道有這種東西，必然想盡辦法到火星去，希望捷足先登，萬一他們真的快了一步，我們遲到，必然死在他們的手上，故此我想派人先去環繞火星飛行的月亮。」

「你以為使用飛行物體到火星去是一件容易的事嗎？」

「說到了這一點，不能不談及火星或地球在太空移動的軌跡了，雖然這兩個星體都是繞着太陽不斷的飛行，各有各的太空軌跡，由於軌跡的弧形不同，有時這兩個星體相隔很遠，超過一千萬哩那麼遠，碰得湊巧，它相隔只是五百六十萬哩，地球去月球已經要走二百四十萬哩，只要飛行物體吸收太陽的強光，化而為電，不斷的補充電力，在太空飛行一倍的距離是不成問題，每隔十二年就有一次把火星與地球的距離拉近，三個月後起飛，最合理想，你是否自願參加這個壯舉呢？」

「我極願意參加，只是可惜我並非科學家，對這種壯舉沒有甚麼幫助。」

「不，任何一種遠征的隊伍，除了科學家，還需要保鑣，你正是我們想找的太空保鑣，用不着懂得科學！」

唐龍說：「話雖如此，我仍然因為自己對太空以及各種星體的活動所知甚微，有太多的自卑感，如果有機會增加這一類的知識，我必然傾全力學習，希望在三個月內，變成半個科學家。」

「照情形看，你似乎需要一個補習先生了，我替你選擇一個人用最快速的方法把太空上面各種學問指導你，且又免費，這樣安排好不好了？」

「好極了，不過，我並非窮光蛋，不能夠免費學習的。」

「你有所不知了，我想介紹一個人做你的補習先生，這個人不是老師宿儒，乃是一個待字閨中的少女，她喚做卡沙蓮妮，難道我好意思叫她收學費嗎？」

「雖然她指導我的太空知識，感激不淺，可是，完全免費，我始終覺得於心不安。」

「這樣把，唐龍，她教你的太空科技，不收學費，你教她中國劍術，也不收她的錢，雙方各有所求，這樣拉平了，你就不必於心不安。」

「好極了，事不宜遲，我到甚麼地方找她呢？」

「她只有二十歲，乃是住在我的家內，明天中午，請到舍下吃一頓午餐，我替你介紹，希望你喜歡做她的朋友。」

署長卡沙摩亞這一句話顯然有些含意，唐龍佯作聽不出來。

黑衣人突然拔出激光劍

翌日的中午，唐龍果然走到署長的府上作客，出乎意外的那一個蓮妮小姐，年輕貌美，有一股明星腔，只是二十歲，居然在太空科技方面有驚人的造詣，她在華盛頓大學攻讀的只是兩種學問，一種是激光，另外一種是星空的秘密，已經是大學三年級的高材生了，還差一年就畢業，不過，她並不打算早婚，還要再讀兩年，兼取碩士以及博士兩種資格，然後幹一番事業，年紀輕輕的人，有這種想法，真是難得，奇怪的是她對中國功夫以及中國劍術同樣的發生興趣。

她同意互相交換太空科技以及中國劍術，嫣然一笑，說：「華盛頓博物院之內

，有一個部門是介紹太空科技的，叫做太空館，我們多找時間到那邊看看，你有甚麼看了似懂非懂，向我提出問題，我有問必答，那樣子研究星空的秘密，可能使你的印象更加深刻，勝過閱讀教科書，至於學習中國劍術可以到華盛頓劍術協會，那邊有很大的場所，可以練劍，我是該會的會員，你可以同行，實地練習，勝過紙上談兵。」

唐龍說：「聽你的口吻，似乎你練習西洋劍已經有些根基，加上了我的心得，教你中國劍術，很快你就學得上來，說不定你有本領使用激光劍！」

她很冷靜的說：「懂得使用任何一種劍術，都有可能懂得使用激光劍，因為這兩種劍術都有共通的地方，」

就是如此，兩人談得很投機，署長卡沙摩亞看了，臉露微笑。

從那天的中午開始，兩人就依照這個原則去做，真的白天她教他的天文學科技知識，地點是華盛頓博物館，晚上由他教她練習中國劍，如是者過了五天，到了第六天的晚上，突然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她正在練劍，有一個身材高大却又腰部相當細的劍客走近，她替唐龍介紹，還說此人是華盛頓劍術冠軍沙里奧，担任劍術教練，沙里奧向唐龍打量了一眼，說：「我早就聽見過中國功夫壓倒全球各國拳師，料想中國劍也是有壓倒性的優點，可否下場玩玩，讓我增廣見聞呢？我們只用鈍劍交手，且又穿了練劍的衣裳，兼有臉罩，相當安全，我是很誠意求教的，絕對不是挑戰，希望唐先生答應。」

唐龍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

沙里奧喜形於色，把唐龍以及蓮妮帶到另外一處作為比武練劍場，地形相同，只是多了一個繩圈，看來好像是拳鬥場的那種格局。

沙里奧叫人把繩圈拆掉，說：「我們只是友誼比賽，不必用繩圈作為界綫，限制我們的發展。」

很快就把繩圈拆掉，有人送上作為練劍用的衣裳，臉罩以及鈍劍。

所謂「鈍劍」，仍是西洋劍所採用蜂尾劍，只是在劍鋒套上了一個好像小球似的東西，它也是用鋼鐵鑄造的，有了它罩在劍鋒之上，那就不會刺破或割裂鬥劍所穿的棉衣了，至於臉罩，根本不會刺破它，不管對方所握的劍是否鈍劍。

一切佈置妥當，開始交鋒了，因為它是玩玩的性質，不必找公證了，由蓮妮負責判斷那一方獲勝。

站在牆邊看熱鬧的人，有三四十個，他們站得很遠，雙方有足夠的地方走動，這樣子的比武場合，倒是很理想的。

唐龍在任何一種場合作戰，只要雙方都有武器在手，他總是全神貫注應付，因此之故，他剛剛交手就採取守勢，認為主客異形，不宜急攻求勝。

如果練劍場之內仍有繩圈限制他們的活動，他想採取守勢，仍非易事，由於繩圈拆掉，那又不同，他不斷的游走，只是對方的長劍太過逼近，然後擋格，雙方打鬥了十多個回合，仍是不分勝負，真正交手的次數，少而又少，這種情況實在已經分得出高下了，可惜沙里奧絕不理會到對方處處讓步的苦衷，還發生錯覺，以為中國劍術徒擁虛名，攻勢越來越加快速，有三劍是刺到唐龍身上的，因為那是鈍劍，故此中劍不傷。

一再苦鬥，對方稍為佔了上風，唐龍罷手，可是，他却不知進退，務求戰勝，引以為榮，唐龍逼不得已，趁着他揮劍衝刺之際，閃側了半邊身，突然起脚，一經發招，風聲虎虎，踢出連環八脚，奧里沙怎樣躲閃，仍是沒用，終於被唐龍踢倒，劍也拋在一邊。

唐龍扶他站起來，說：「場地太滑了，你竟然滑脚跌倒，純是意外，我們再玩一次好不好？」

他說這句話，只是想打圓場，免得對方難過，料不到弄巧反拙，奧里沙聽了，發生反感，以為唐龍有心嘲笑他，怒容滿臉，却又無法發惡，只好沉着氣一聲不響的走開。

蓮妮走過去，柔聲說：「唐龍，你們早已說過這是友誼比賽，那一個打贏打輸，都是一樣，何必耿耿於心呢？」

唐龍隨意跟她敷衍幾句，便算結束了這一場友誼比賽。

在他這方面看，勝負無動於中，不過，奧里沙就不同了，他認為鬥劍輸給唐龍，乃係奇恥大辱，一心一意想報仇，故意在大庭廣眾宣傳唐龍的劍法，天下無敵，甚至用激光劍跟他交手，仍是打輸，把他誇張到天上有，地下無，他覺得這種說話太過誇張，遲早會挑起真的劍客，對唐龍發生反感，向他挑戰，其實有人邀請唐龍以激光劍交手，任由唐龍有飛天的本領，必然打輸，大有可能死在激光劍下。

他不單是自己到處講唐龍的本領，還煽動劍術協會裏面的人，作多方面的宣傳，不久之後，果然有特殊的反應，七八個人聯名邀請唐龍比劍，其中有兩個人還聲明邀請唐龍以激光劍作為武器，簽了「生死狀」然後交手。

又是一天，蓮妮跟他兩人在岸邊娓娓清談，談及此事，唐龍苦笑一下，說：「那些人真是走火入魔了，居然有人打算我簽了生死狀然後交手，更是愚不可及！你也會想像得到，用激光劍交手，並非用普通的刀劍交鋒，被刺一劍，登時腸穿肚爛，如果兩個人一齊發招，各刺一劍，便是同歸於盡，何苦把自己的性命作孤注一擲呢？如果打贏我有一百萬美元到手，還有多少吸引力，使他們願意搏殺，事實上他們殺退了我，空無所獲，何必這樣蠻不講理呢？我真是百思不解。」

她聽了，嫣然一笑，說：「唐龍，你也許沒有注意到，向你用激光劍挑戰的人，可能真的殺了你就有一百萬美元的獎金到手！」

「那就更加出奇了，誰把巨款送給他們呢？」

「如果真的有人付出獎金，那個人必然是莫斯科的首腦。」

「你的意思是否暗指蘇聯有可能派遣特務奪我的命呢？」

「大概如此。」

「為甚麼蘇聯的首腦想要我的命呢？我並非政治舞台上面一個出色的人，也不是特務，芸芸衆生當中，我只是其中的一

個，跟我相似的人，像海沙那麼多，我實在猜不透何以招惹殺人之禍。」

她想了想，說：「俗語有云，當局者迷，確有其事，你說自己只是許多個平凡的人當中的一個，忘記一件事了，你的劍術特別精，那就不是尋常之輩。」

「劍術精湛的人多着呢！難道他們個個該死？」

她咭的一聲笑出來，說：「這的問題相當重要，說來話長了，我們還是找個地方歇歇脚，邊吃邊談吧。」

唐龍點了點頭。

過了一會，兩人並肩走進海旁街的一間餐廳，叫做「彩虹」，分別叫了一些食物，她緩緩的說：「從來沒有一個人斗膽跟激光劍決鬥的，即使他真的有胆決鬥，可能是他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然後這樣做，因此之故，各國的劍擊手紛紛研究如何用普通的劍去打贏激光劍，你的脚法淩厲，如果你被逼跟激光劍作戰，相信三幾個回合你就把他踢倒，原因是激光劍只是用劍尖傷人，並非用劍氣傷人，走步靈活，躲避過對方的劍尖，即可戰勝。」

唐龍哈哈大笑，說：「蓮妮，最近我教你的天仙劍以及梅花步，就是擊敗激光劍的絕技，坦白點說，我苦練多年，才有這種本領，有胆把自己的身體貼近對方的劍，却又不會被長劍所傷，除了武功，還要有足够的經驗，你即使學習得到，且又苦練，由於你缺少作戰經驗，打起來仍然吃虧，換言之，劍法只是一套，運用的時候是否靈活呢？那就不容易估計了，想用普通劍法跟激光劍相鬥，九死一生。」

蓮妮嘆息了一聲，說：「可惜你的偉論只是對我說知，並非所有劍擊手知道，尤其是不懂劍法的人，高高在上，他以為你有本領殺退激光劍，可能把這種劍法教授美國人，因此對你恨之刺骨，隨時出高價要你的命，不可不防！」

唐龍說：「我不會怕他們的，最好一隊殺手，各持激光劍，向我圍攻。」

他說得這樣豪氣，蓮妮對他的信心增加不少。

他們二人在彩虹餐廳談了又談，夜色更深了，唐龍說：「時間不早了，蓮妮，我必須送你返家，此外，我答應過你的爸爸，每晚一定回到迎賓館睡覺，不想破戒，現時付賬離開餐廳好嗎？」

「好的。」她隨意點了點頭。

她有汽車，因為此行係散步性質，越走越遠，她已經無法返家取車代步了，只好跟唐龍離開餐廳之後就在公路上面走動，希望截住一輛的士。

那是市區與郊區相通的主要交通幹綫，照計很容易截停一輛的士，怎樣兩人剛剛置身於公路旁邊，突然聽到一聲呼叫，喊的是：「唐先生！」

唐龍愕然，站定脚步，向他打量了一眼。

此人身型高大，臉上的濃鬍子繞頰，說：「唐先生，你說過只憑你一個人就可以抵禦一小隊用激光劍進攻的殺手，我們都想領教，請你立刻施展絕技破我們的激光陣！」

說完，他打個手勢，大喝一聲，立刻有七八個黑衣人鬼鬼祟祟的走近，不約而同的亮劍。

他們全部使用激光劍！

七八把激光劍吐着眩目的白色光輝，不可逼視，蓮妮不由自主的閉上一雙眼。

她認為這一次唐龍死定了，真料不到，唐龍只是站着轉了一個圈，好像玩魔術似的，一聲不响，對方已經紛紛倒地，激光劍也拋在一邊。

蓮妮單獨跳水逃生

激光劍突然從他的手中拋出來，對方必須把它先行檢起，然後有力再戰，那是他們二人逃走的絕妙機會，不敢怠慢，唐龍趕快抓了她一把，聳身一躍，雙脚如飛的向餐廳那邊走過去，對方沒有追上去之前，他們已經走進了餐廳，總算是暫時避免劍光削頂之危。不過，殺手有七八個人，必然有人持劍窮追，他們人仍非脫險，她正在想問他怎樣處理這種險境，唐龍已經有另外一種活動，他探囊取出一疊鈔票來，把它向空中拋過去，大聲說：「各位老友，鈔票全是真的，我在馬場贏了大錢，分一點錢給你們買酒喝，誰撿了它，它就是誰的東西，這是我自願的，警方也沒有權力干涉。」

他擺出一副醉貓姿態，搖搖幌幌，拋了大疊鈔票，就向後門那邊衝了過去，蓮妮會意，趕快跟他一起走動，盡快奪門而出。

他這一招奇幻莫測，有三個殺手各持激光劍追入餐廳，被許多人攔路，他們撥開人叢走出後門，唐龍以及蓮妮已經走出二十丈遠。

他們仍是苦苦的追逐，三條白光在背後幌動，越追越近。

即使是忙於逃命，她快要走到氣紀，仍要坐下來歇一歇脚。

她剛坐下來，喘息着說：「唐龍，你憑甚麼本領使他們紛紛倒下來？」

「那是飛鏢，只要你看過李小龍主演的巨片唐山大兄，你就知道飛鏢是甚麼東西！」

她恍然大悟，緊逼一句，說：「你身上還有沒有飛鏢呢？」

「已沒有了，故此我很想跟你分途撤退！」

「你的意思是否叫我跳水，從海裏逃生呢？」

「是的，你跳海之後就向南邊游泳，在碼頭那邊爬上岸，我在相反的方向游泳，把他們誘到海心去，他們只有三個人，決不會分兵兩路進攻，仍是很安全的，記得這一點，我一定安然無恙，不要打電話向爸爸求救。」

她還想說甚麼，追兵逐漸逼近，她只好點頭答應，說了一聲：「唐龍，你自行保重！」便即分手。

雖然她不知道唐龍用那一種方法禦敵，由於唐龍放出飛鏢殺退激光劍，十分厲害，再又因為激光落水就會消失，對方三個人肯定不是唐龍的對手，她想到這一點，使即放心了些。

她急急忙忙的走向岸上，只是向下邊望了一眼，她就跳進海裏，一陣冷冰冰的感覺使她清醒了許多，即使她浮出海面，

仍然可以向唐龍那邊瞭望，看見海上有一個人游泳，背後沒有人追逐，她更加放心了，那時她一個人在海上浮沉，仍是危險的，不敢怠慢，趕快向碼頭那邊撥水游泳，希望快些在碼頭登岸。

她還沒有抵達碼頭，只見岸上有三條黑影飛奔向碼頭那邊，不覺心上一沉。

不必多想，她也知道那三條黑影必然是北極熊的殺手了，因為三條黑影之外還有三條銀白的劍光。

儘管她儘快撥水，仍是鬥不過在岸上走動的人那麼快速，很快她就發覺三條黑影為甚麼向碼頭飛奔了，因為海上停看幾艘快艇。

果然不出所料，黑影剛剛在碼頭消失，快艇就燈光閃亮，迅即開駛，快艇經過她的身邊，還湧起一個大浪，她的頭部露出海面，無所遁形，她看見快艇上面有三張臉孔，猙獰可畏，其中有一張臉孔鬍子繞頰，正是不久之前跟唐龍動手的彪形大漢。

她能够看見他，那個大漢當然也是看見她的，不過，她並非對方襲擊的對象，大漢只是冷然的向她盯了一眼，快艇就像一條大魚似的在她身邊掠過。

她很是担心唐龍，却又無可奈何，過了一會，她在碼頭登岸，趕快把身形隱沒在夜色裏，暫時把他的影子拋開。

圖為太空基地的升空器，可容一百三十人，逃過蘇聯的毒霧流星雨。

那一晚的驚險遭遇是她有生以來沒有發生過的，她除了担心唐龍，還担心自己的安全，千辛萬苦，找到了「的士」，回到家裏，沐浴更衣，坐在客廳休息，她然後澈底放心。

唐龍怎樣？這個問題，有如一塊大石，很沉重的壓在她的心上，直到深夜，她接獲唐龍的電話，然後放心。

唐龍對她說知，他只是向海心游泳了一會，便即掉頭向岸邊潛泳，另外一處岸邊距離不遠。他只是知道登岸之後就十分安全，沒有計較到追兵的動靜。

蓮妮極端興奮，情不自禁的吻了吻電話機，然後把她的所見所聞說出來。

那晚的驚險過程，告一段落，翌日她覺醒，爸爸沒有查問她夜間到過甚麼地方，她當然守口如瓶的，不過，想到唐龍的安全問題，她就一陣陣發抖。

即使她不敢把夜間的驚險遭遇告訴爸爸，她仍要盡其所能的在各方面走動，查探那晚她和唐龍碰着的殺手是否真的由莫斯科派來，更加重要的還是那些人有沒有傷亡慘重，假如他們當中有人死在唐龍的飛鏢之下，必然伺機報復，甚至製造機會，大舉出擊，她不能够袖手旁觀。

她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打聽，還花掉三百美元給一些信得過的綫人，入黑之後，萬家燈火，她才打聽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趕快打電話到「華盛頓賓館」。



她找到唐龍，電話撥通了，她以極簡單的方式把她打聽到的消息告訴他，很鄭重的說：「唐龍，初時我想叫你留在賓館之內，不要外出，更加不要跟我見面，現時我改變主意了，我仍然不希望你跟我見面，但却十分希望你走到外邊去，遠遠的離開賓館，因為今晚夜色再深多少，靠近午夜，便大隊人馬殺入賓館找你算賬，另外一個消息更加可怖，有一幫人打算用貨車駛近賓館，在車上預先裝置了小鋼炮，到時一連串的炮彈對準賓館發射，誰也沒法死裏逃生。」

唐龍先行向她道謝，然後問：「蓮妮，你打聽得來的消息可靠嗎？坦白點說，沒有確實的證據，我不能够通知你的爸爸，設法保護賓館。」

她很冷靜的說：「唐龍，你聽見嗎？並非叫你報告太空署長，只是叫你靜悄悄的走開。假如那個消息並不準確，你只是白忙了一晚，走出走入，反之，消息準確，你就死裏逃生，言盡於此了，你打算走到甚麼地方避難呢？請你自行決定，不必對我說知，因為我這個電話在劍術協會打給你，難保它沒有別人偷聽。」

說完了這些，電話掛斷了，唐龍不想牽累她，沒有辦法可想，只好暫時遠遠的離開賓館。

走出賓館外邊，易如反掌，可是，走向甚麼地方去呢？這個問題，並不簡單。

他想打電話到劍術協會找她，却又担心使她受累，終於，把心一橫，忘記了她，目管目的走向夜色最濃的曠野。

他橫越公路的時候，所看到的只是車輛，如常的行駛，並無可疑之處。

圖爲火星表面拍攝的照片，除了細石、碎沙，有的只是深坑，一片荒涼，並非遍地黃金鑽石。

走到公路的對面，再往前走，便是山脚，他決心不走回去了。

唐龍走到山脚，一陣寒風，使他的腦力振奮了些，他覺得此行純然是躲避對方的殺手，有失英雄本色，很不舒服，可是，形勢比人強，他孤掌難鳴，有甚麼辦法？只好向命運屈服，

突然，有一個奇怪的意念湧上他的腦袋，他覺得自己即使盡快走開，仍要觀戰，最理想的地方應該是對蓮賓館的天門山了，那座山並非很高，它會得享譽，純然是山勢雄壯，平穩，豎立有如一扇門。

照他想，走到天門山去，坐在山頂觀戰，相當有趣，假如風平浪靜，他就在山頂睡覺也不要緊，主意打定了，他就把一切心事拋開，走向那座山。

他沿着山徑往上走，十分僻靜，他雖然身上沒有帶備武器，藝高人胆大，絕無懼色。

他終於抵達山頂了，距離午夜仍有兩三個鐘頭，略有倦意，他索性閉目靜坐養神，坐了不久，忽然聽到一陣嘶嘶的聲响，不像是風聲，同時覺得眼前一亮。

他已經閉上了眼睛，仍是感到光亮，那種光亮當然是相當犀利的了，他要看清楚身邊的環境，趕快睜開一雙眼。

眼睛睜開了一綫，已經知道它是甚麼，強光是從空中發射的，他直覺到那是一照明彈」。

他的眼睛睜開得更大了，果然是照明彈，一共有三個，把賓館那邊的建築物照耀得如同白晝。

有了照明彈就反映出這件事情極不尋常了，假如它是匪帮從地面發射，使照明彈在低空爆發，一片眩目的白光，突然出現，必有所圖，說不定蓮妮預料的恐怖景象就快出現，反過來說，並非匪帮拋擲照明彈，而是由飛機在空中拋擲，那就是太空署長已經接獲蓮妮的報告，一方面派軍警保護賓館，同時派飛機在空中拋出照明彈了，這兩種推想都有可能發生，他認爲必須找到結論，把視綫投向空中，豎高耳朵，希望聽到或者看見一架戰機。

只是華盛頓空軍才有資格在深夜派出戰機到賓館上空盤旋的，如果敵機侵入，早已被地對空的飛彈擊落，如此一擬，他就加倍注意到比較照明彈更高的夜空，希望看到一些甚麼。

他很失望，空中雖然光亮，却沒有任何飛行物體，也沒有軋軋的機聲。

既然沒有戰機，空中出現照明彈，顯然是匪帮準備動手了，他想像到賓館被炸毁的情形，而且幻想到公路上面就快有巨型貨車出現，高速駛向賓館，有人拋擲手榴彈以及燃燒彈。

他逐漸緊張。

他沒有携帶望遠鏡，十分後悔。相當奇怪，空中只有照明彈，地面沒有匪帮的踪跡。

他應該怎樣做呢？不停的反覆研究、他還沒有作出結論，已經有另外一些不尋常的景象出現了，

突然一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還有一些強光湧起，光亮的程度遠遠的超過照明彈，又再看見三座房屋先後倒坍，它就是他夜間歇宿的賓館。

平排在一起的賓館，一共有五座，他只是看了一眼就知道剩下來的兩座賓館，必然保不住，料想留在賓館之內的人，一定要喪生，不死也受重傷，假如他沒有獲得蓮妮的預先通知，他也難逃一死，如此一想，他就倒抽一口氣。

他定神一看再看，果然看見有些強光好像火箭似的發射，落地就爆炸，雖然他不是軍器專家，看在眼裏，他也知道這種武器必然是用來摧毀坦克的火箭炮，那種炮的威力很大，形如火箭，必須安裝在一個發射台射出，普通的貨車承受不起，似乎那個發射台就在天門山下，跟他立脚之處相距不遠，發現了這個秘密，他就感到整個局勢變了又變，可能戰火燃燒到他的身邊，不敢站在太過空曠的山頂了，暫時找個地方躲起來。

雖然他躲起來，可是，他的行踪已經顯露，在半山施放火箭炮的殺手突然向他襲擊，霎時間，兩枚火箭炮射到山頂去，打中岩石，使它爆開，還有火光發生。

那一處山頂雖然比較平，仍有稀薄的野草，它很快就燃燒起來，火光熊熊，使他無法隱藏，逼於到處走走動，彷彿被圍攻的野獸。

殺手發覺山上有些人影，只是懷疑他是軍警，兼且懷疑他躲藏之處不只是一個人，才放射火箭炮，後來，他到處走動，他們用望遠鏡向上眺望，知道他是目標，攻勢更加凌厲，停止用火箭炮進攻了，五個人分別拿着激光劍向山頂走去。

激光劍的白光在夜色中特別顯著，五條激光劍向他襲擊，不過，他已經取了十多個飛鏢，有足夠的力量自衛，因此他不慌不忙的沉住氣應戰。

第一個向他衝刺的人，慘叫一聲，中了一飛鏢，仰臉跌倒，這傢伙担心激光劍在他跌倒的時候刺死自己，守着這個原則，一跌就把它拋開，湊巧它拋在唐龍的脚下，唐龍喜出望外，飛撲過去，先行檢起了地上的激光劍，然後疾走過去，手起劍落，把倒地的人殺掉，再用激光劍跟另外一些殺手搏鬥，百忙中，他還拋出飛鏢，使對方喪命，

對方並非弱者，發覺情形不對，突然撤退，唐龍知道他們必然是撤退之後用機槍出擊，憑着他檢來的一把激光劍，並非機槍，並非對方的敵手，不覺焦躁起來。

千鈞一髮之際，忽然聽到一聲呼喚，凌空而墜，使他驚喜交集，他仰望到空中，發覺頭上有一張臉孔從巨型的軍用直升機露出，叫喊的人竟然是蓮妮，不單是她用播音筒大聲呼叫，她身邊還有人用機槍掃射，驚喜交集，定眼看時，只見一把繩梯由空中垂下，更加興奮，不過，直升機爲了抵禦地面的機槍，不能不留在空中，如果他抓了繩梯攀登，整個身體顯露出來，馬上變成槍靶，必死無疑，由此他又躊躇起來。

從半山發射火箭炮的殺手，發覺空中有直升機，除了用機槍仰攻，還用火箭炮仰射，霎時間，炮火連天，槍聲卜卜，恍如一場大戰，唐龍被困在山頂，進退兩難，突然再度聽見她的叫喊，叫他穿上避彈衣。

直升機飛得更低了，她拋下一套避彈衣給他，那種衣裳是特製的，只是海軍陸戰隊才擁有它，專門爲了營救地面士兵之用，穿上了它之後，上面有鋼絲，下邊鋼質石棉避彈衣低垂下來，遮住一雙脚，保護週到，唐龍拚命奔過去抓了它立刻穿上，攀登繩梯，對方用機槍掃射也沒有法子打傷他，驟瞬間，直升機已經像蜻蜓似的飛開，唐龍在空中慢慢的逐步攀登，進入機艙，跟她擁抱，恍如隔世。

唐龍獲救，跟她交談，才知道賓館被炸之前，她已離開劍術總會，向署長卡沙摩亞報告此事，卡沙摩亞相信她的話，一方面派出一百名軍警保護賓館，另一方面，急召海軍陸戰隊的直升機載她在空中搜索，湊巧殺手從半山射出照明彈，她看見他在山頂，故此及時使他獲救，至於賓館死了多少人，她跟唐龍並不知情，且又無能爲力，只好百份之百的奉命行事。

卡沙摩亞用無綫電對講機跟唐龍談話，叫他乘搭直升機飛到太平洋海面，轉搭潛艇，到時潛艇的艦長奧比音把他所裝備的糧食送交太空基地，他也同行，暫時留在基地，再行聽候命令。

唐龍就此脫險，抵達太空基地，再由艦長奧比音安排，讓他們二人一起住在一間用高牆包圍的套房裏面，不過，兩人分房睡覺。

分手之前，負責送他們登岸的人，留下一句話，叫他們在任何情況之下不要走出高牆，免得招惹危險，因爲牆外就是太空基地停放飛行物體之處，同時是各種新型武器的試驗場，稍爲大意，便會喪命，前途如何？留心署長的吩咐。

說完，他就飄然而行。

唐龍跟蓮妮雖然留在太空基地指定的套房之內歇宿，不過，那個地方相當寬敞，除了一個大客廳，和兩間房之外，還有書房、酒吧、膳廳、花園，不嫌寞寂，何況他倆情話綿綿，更加不會感到寂寞的了，成問題的是兩人不過情苗茁長，並未結婚，夜間仍要分房睡覺，使他在心理上感到非常苦悶。

襲擊太空基地的流星雨

那晚月色溶溶，唐龍跟她有很短暫的時間分手，無意中順步走出套房以外的花圃，又再走近高牆。

那一堵牆是普通的牆砌成，不過擺擺樣子，作爲界綫，借此限制套房之內的人，不宜外出，壁上似乎沒有甚麼秘密武器，唐龍的手力極強，擅長壁虎遊牆這一招，他決心到牆外的太空基地看看，那堵牆是沒法阻擱他的，他緩緩地由牆脚爬上去，一雙手掌的掌心都有吸力，居然逐步爬到三十牆高的牆頂，他整個坐在牆頂，一雙脚垂在牆的外邊，悠悠地眺望牆外各處，很是興奮，

牆外的面積很濶，陳列許多種古怪的飛行物體，不愧稱做太空基地，更遠的一處，還有升空火箭發射台。

各式各樣的飛行物體放在不遠的一處，挑起他的好奇心，恍如一個孩子看見新奇的玩具，他沒法拒絕這種刺激，把心一橫，凌空飛躍，雙脚落地，然後放輕了脚步走到前面去。

他不是研究太空的科學家，也不是升空火箭的專家，左看右看，仍是莫測高深，呆呆的看了一會，他正想轉身走回去，忽然聽到一些很沉重的腳步聲，趕快轉身，及時發覺一個高大如人的怪物，向他走近。這一件怪模怪樣的物體，就像是孩子喜歡玩的鉄甲戰士，渾身是鐵，眼眶深陷，走到十呎之遙的一處，忽然有兩條綠色的光從眼中射出，快如閃電，射向他的顏面。

他一直都是提高警惕的，對方稍爲有些活動，他立刻跳開，盡量避免跟它正面接觸，才不會發生致命的傷害。

儘管如此，仍是不妙的，對方是機械人，只有它殺死唐龍，唐龍沒法殺它，他拚命躲閃，勢難持久，何況機械人不止一個？

很快就有更多的機械人向他展開大包圍，儼如佈陣，一共有八個機械人，佔了地利，守住八個方位，逐步逼近，唐龍簡直沒有機會逃生。

他的心裏暗想，他沒有死在激光劍下，竟然死在機械人之手，實在不甘心，無奈形勢逼人，誰叫他誤闖機械人的陣地呢？後悔已遲。

生和死只是一綫之差，他感到哀傷，失望以及深深的後悔之際，突然聽到一聲大叫，叫的是：「米勒！」機械人全部停止活動，唐龍驚奇不已。

忽然有一人，逐漸走近他，說道：「我是總指揮甘頓，你大概是新來的嘉賓了，機械人已經接受我的命令，停止活動，你不必担心，跟我同入星體研究室談談好嗎？」

他說的話果然屬實，唐龍在三個機械人當中的一條窄路走過，它沒有動手，眼中也沒有綠光噴出來。

唐龍緊隨着他，進入一個圓球形的太空館內，燈光大亮，他發覺圓頂上面就是太空星體分佈圖，滿天星斗，看到眼花，地面放置許多個模型，分別顯示各星體的形貌。

總指揮甘頓說：「你是否叫做唐龍，將來上了太空，担任最危險的任務呢？」

唐龍很冷靜的說：「不錯，我確是唐龍，準備升空，聽說我可能被帶到環繞火星飛行的月球，至於我的任務，係太空保鑣，準備對付太空殺手。」

甘頓笑了一笑，說道：「署長把敵人估計得太高了，怎會如此巧合，我們到火星去，蘇聯也派人到火星，此外，我還指出過一點，我們此行只是到靠近火星兩個月球之間的其中一個，更加不會跟對方的殺手碰撞，你的任務並非爲了對付殺手，而是負担危險的工作，到了火星上面的月球，你就要走到月球的背面，在那裏找尋冰石。」

「冰石嗎？它是甚麼？是否石頭上面結了很厚的冰？」

「不，它不是石頭，百份之百是冰，只是由於壓力太過沉重，才結爲堅實到有如石頭，地球上面也有冰石，分佈於南北極的底層，有些雕刻家把它看做雕刻品，以高價賣出，它永不溶解，除非加熱到華氏表五百度，科學家使用各種方法去探測月球的背面，沒有這種東西，反而火星的月球有它存在，那是我們想到火星去的一個原因，這是事實，找到了冰石，等於找到了水。」

唐龍說：「聽說火星上面還有黃金以及萬能的合金，能夠使各種金屬品貼合，是否屬實呢？」

「大概如此，你們到了火星或者到了火星的月球，便知其詳，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水，沒有水，片刻難留。」

總指揮甘頓十分肯定的說。

那晚唐龍的生命歷程又多了一頁驚險的遭遇，他沒有死在機械人的手上，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再晤蓮妮，談及此事，蓮妮說：「凡是跟太空有關的部門，都是使用機械人，最重要的還是它永不叛變，機械人眼中射出來的正是死光，幸而你閃避得快，否則，你早已喪命，」

唐龍倒抽了一口氣，說：「我太過輕舉妄動了，今後不敢再走出去，總指揮甘頓只是喊了一聲米勒，機械人全部停止活動，十分稀奇！」

「這有甚麽出奇吧？米勒的聲音等於停止，他們早已把一套簡單的語聲去表現一種簡單的活動，例如：停止，進行，搬運，灌輸到機械人的核心，使它容易接受，現時鋸木廠用來鋸木的機械人，也是如此，相信不久的將來，你們到火星去，必有一批機械人同行。」

「是的，它不必進食，沒有氧氣也可以生存！」唐龍接口說。

跟着他倆談及別的事情了，她對「總指揮」這個名稱有特殊的看法，認爲太空基地一旦被蘇聯發覺，必然偷襲，可能發生大戰，故此負責指揮的人，同時是戰場上的總司令。」

唐龍笑了笑，說：「我也希望這個地方發生戰鬥，準備飛上火星去的飛行物體，立刻起飛，到時你也同行！」

實情確是如此，她是署長的掌上明珠，如果很順序的起飛，人數必然盡量減少，決不會加進她做太空的遊客。

當時唐龍只是隨口說說吧了，眞料不到，他隨口說的話到後來竟然變成事實，在一個深沉的黑夜，忽然有許多條光淩空而下，顯然是蘇聯的秘密武器了，甘頓利用播音器指揮各人，從速離開崗位，奔向巨型的升空器，特別指出這一點，客房裏面的兩位貴賓，必須盡快走開，敵人已經使用流星雨襲擊，那種雨水有毒，無藥可醫。

唐龍跟蓮妮飛奔到升空器那邊，流星雨密聚射擊，雖然兩人都有巨型的鐵傘保護自己，仍然不是很安全的，故此他倆必須盡快走入升空器之內，

兩人終於走進升空器，人數太多了，遲來不候，立刻起飛，只見它的圓頂冉冉上升，流星雨碰上了它，立刻溶化，却又對它毫無損害，不過，在地面留下來的人，來不及逃走，十居其九慘死於腐蝕性的流星雨之下。

那種雨水是酸性的腐蝕性液體，假如它落地溶化，變成毒霧，吸進了便是死路一條，他們乘坐升空器，及時逃出，完全仰賴平時的準備。

升空器並非直接飛到火星的，它太過

笨重了，沒法飛出大氣層，只是逃生的飛行物體，它一直飛到德薩斯州太空城降落，各人離去，太空署長卡沙摩亞另有命令頒佈，叫唐龍跟三個重要的機師從速走向秘密發射的火箭，先到月球，然後再到火星。

唐龍終於跟她分手，蓮妮淒然說：「我不管此行是否成功，唐龍，你必須回到地球來！」

遠征火星只是空歡喜

火星的軌跡十分古怪，有時它距離地球一千萬哩過外，有時候距離近些，那一年是距離地球更加接近的了，只是五百萬哩多些，既然地球距離月球二百四十萬哩過外，那麽，先到月球，再由月球換過另外一種飛行物體起飛，那就有機會飛到火星了，原因是離開月球的時候不必使用太多的燃料。

唐龍置身於月球，又再起飛，在火星的月球降落，她預先估計用大量的機械人工作，只是忖測，到時唐龍才知道一個機械人也沒有，根本上他們在火星上面不會停留很久，沒有作戰對象，根本就不必使用機械人，另一方面，機械人要不斷的利用電力供應，這也是一種麻煩，故此棄而不顧。

一切都是依照原定計劃進行的，永恆繞着火星轉動的月球背面，果然找到冰石，把它溶解，取得食水，又再分解食水，取得氧氣，那一組人共有七個，包括機師在內，全部興高采烈，最可惜的是這一點，他們雖然從火星的月球降落火星，沒有風險，可是，在火星的地面除了砂石之外，空無所有，沒有黃金鑽石，也沒有萬能的金屬接合礦質，等於置身於沙漠，白費氣力。

依照原定計劃，他們只能在火星停留三個月，便即回航，他們已經有了氧氣和水，又有禦敵的武器，在十天之內，盡力搬運火星的岩石，準備回航之後加以研究，他們所能做夠的工作只是這些，有點掃興，

最後，停留了兩個月又二十四天，全部撤走，安然無恙的起飛，中途沒有碰上甚麽危險，可是，回到地球來，再晤太空署長卡沙摩亞，却感到面目無光，

卡沙摩亞嘆息了一聲，說道：「火星上面的確是有金沙的，却非遍地黃金，上次維京一號這一件無人駕駛的飛行物體，在火星降落，湊巧它降落在乾涸的金沙河上，才有金沙帶返，我們沒法獲悉那是火星的某一處，派你們到火星去，只是碰碰運氣而已，想不到此行白走一場，如正派你們在薩哈拉沙漠降落，找到的只是沙石，那種岩石和沙，跟地球上面的沙完全相同，亦非密佈鐵沙，維京一號眞是累人不淺！」

蓮妮也在座，她嫣然一笑，說：「我早已說過，我只是需要唐龍安然無恙的回來，是否找到金沙？絕不介意，看來他只是瘦了一點，健康正常，那是上帝賜給我一份最大的禮物。」

卡沙摩亞聽了，啼笑皆非。

（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新派脱俗奇情故事

崑崙三劍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鐵口和仲飛瓊比劍招，使岳少俊見了胆寒，他搖搖幌幌跟着她左閃右避，全無劍招可言，驀然間他却點了仲飛瓊的穴道，說服仲飛瓊爲竺秋蘭治療「青煞手」的傷毒，以仲飛瓊的「金形掌」庚辛眞氣尅制「青煞手」甲乙木之氣，加上金鐵口的「少陽眞氣」從岳少俊遞傳仲飛瓊，再由她傳給竺秋蘭打通手足六條陰脈，使她傷毒痊癒，然後放走仲飛瓊和滕仰高。金鐵口隨即教授一招劍法給岳少俊，說是遵師囑傳授，以便他勝宋鎭山，爲岳少俊的師傅了却夙願，並贈藥托他爲宋鎭山療傷，岳少俊第二天醒來，金鐵口已離去，他將經過告知竺秋蘭……

履約到天華　誤醫假莊主

竺秋蘭道：「那金鐵口和你認識了只有一個晚上，你就叫他老哥哥對不？」

岳少俊道：「是啊，金鐵口不要我叫他老丈，在下只好叫他老哥哥了。」

竺秋蘭幽怨的看了他一眼，說道：「我們行走江湖，你口中一直叫着姑娘，在下，讓人家聽了多彆扭？孤男寡女，你……不會說我們是……兄妹……」

岳少俊道：「在下昨晚告訴金鐵口，就說妳是我的妹子，其實，我應該叫你姊姊。」

竺秋蘭臉上更紅，低低的道：「不，我比你……」

岳少俊望着她，心中暗道：「妳看去已經有二十三四了，足足大我三四歲，怎麼說比我小了？」

一面遲疑的道：「妳……」

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出口，竺秋蘭抿抿嘴，低笑道：「告訴你，我臉上易了容，這是我娘說的，行走江湖，年紀要大一些，人家才不會欺侮妳，我今年十九歲，不是小你一歲麼？」

岳少俊哦了一聲，問道：「原來這不是妳的本來面目，那妳本來面目呢？」

竺秋蘭嗔道：「誰說不是我本來面目，易容的藥物，就和女人擦脂粉一樣，只是在臉上塗了一層藥物而已，又不是戴的面具，才會掩去本來面目！變成另一個樣子。」

岳少俊好奇的道：「那麼塗上易容藥物，會如何呢？」

竺秋蘭道：「易容藥丸是用藥物煉製的蠟丸，有不同的顏色，藉以加深臉上的色澤，可以使人年輕，也可以使人顯得蒼老，普通洗臉，不易把它洗去罷了。」

岳少俊望着她臉上，問道：「但在下怎會一點也看不出來？」

竺秋蘭靦覥的道：「不來啦，我本來就生得很醜。」

接着又道：「好了，我都告訴你了，你到底要不要我這個妹子？」

岳少俊道：「我沒有兄弟姊妹，有妳竺姑娘這麼一個妹子，在下求之不得，怎會不要？」

竺秋蘭目中閃過一絲喜色，嬌聲道：「那我就叫你大哥，你叫我秋蘭好了。」

岳少俊伸手抓住她的纖手，低聲道：「我叫你蘭妹好不好？」

竺秋蘭任由他握着手，兩片紅雲從臉頰一直飛上了耳朶，輕嗯地說道：「隨便你。」

兩人忽然間沉默了下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才輕輕抽回手去，說道：「你該去練劍了。」

下午，岳少俊整整練了半天的劍，這一招劍法終於漸漸的熟練起來。

兩人胡亂吃過晚餐，岳少俊因自己劍法有了進展，更加勤練不懈，竺秋蘭一直坐在石階上，陪着他練劍，她心裏一直甜甜的，絲毫不覺疲倦。

直到快近二更，岳少俊已覺得收發由心，十分熟練，才行收劍。

大殿上，早已由竺秋蘭打掃乾淨，兩人各自在角落下靠壁坐下，閉目運功。

第二天，他們就離開土地堂，朝太湖趕去，趕到天華山莊，已是傍晚時光。

今天，天華山莊的情形和往昔有些不同！

那是兩扇黑漆大門敞開着，門口還站了兩名身穿青色長衫的莊丁，好像是接待賓客一般。

天華山莊是武林大老宋老爺子隱居之地，平日很少有客人上門，因爲大家都知道宋老爺晚年好靜，不見外客，天華山莊當然也很少接待賓客。

像今天這樣大門敞開，門口還站着兩名莊丁，專司接待，實在是少有之事。

岳少俊、竺秋蘭剛走到門前，左首一名莊丁立即迎了上來，躬身說道：「二位是那一門派的人，小的好進去稟報。」

岳少俊聽得不由一愣，說道：「在下不是那一門派的人，是晉謁宋老爺子來的，煩請管家通報一聲。」

那莊丁看了二人一眼，說道：「二位不是八大門派中人，老莊主不見外客。」

岳少俊笑了笑道：「在下知道，管家只要進去稟報少莊主，或霍總管一聲，就說岳少俊求見，他們自會知道。」

那莊丁聽岳少俊的口氣，似乎和少莊主，霍總管都很熟，一時不敢怠慢，連忙拱手道：「既然如此，二位就請稍待，小的這就進去稟報。」

說完，急忙往裏行去。

不多一回，只見金甲神霍萬清跟着迎了出來，看到了岳少俊，老遠就拱手道：「岳相公久候了，老朽迎迓來遲，多多恕罪。」

岳少俊連忙還禮道：「霍總管好說，迎迓二字，在下如何敢當。」

霍萬清連連抬手肅客，口中連說着「請」，引着二人，進入大門，一面問道：「岳相公今日趕來，不知有何見教？」

岳少俊道：「在下數日前，曾在宋老爺子面前說過，誓必取到解藥，庶可表明在下心迹，今日是特地給老爺子送解藥來的。」

霍萬清驚喜的道：「岳相公得到了散功毒的解藥麼？」

岳少俊說道：「不錯，在下總算弄到了。」

霍萬清喜出望外，說道：「如此就好，謝謝老天爺，老莊主這兩天毒性發作，幾乎已是臥床不起，體力日虛，岳相公弄到了解藥，這眞是太好了。」

不待岳少俊答話，接着問道：「只不知岳相公這解藥是從那裏弄來的？」

岳少俊道：「在下是從仲姑娘那裏弄來的。」

說話之時，已經進入二門，霍萬清引着二人折入長廊，一直進入後進，掀簾肅客。

這是一間佈置精雅的客室，此時天色未黑，客室四角，已經點燃起四盞紗燈，愈顯得燈光柔和，掩映着四壁書畫，古趣盎然！

客室中，已經先有三個客人在座，看到霍萬清引着岳少俊，竺秋蘭二人進入，一齊站了起來。

岳少俊連忙還禮，細看這三人，一個是年在五旬以上的老道，臉頰清瘦，飄着稀疏的黑鬚，身穿一件灰布道袍，肩負長劍。

第二個也有五十左右，中等身材，禿頭，狹長臉，笑時滿臉俱是皺紋，腰間也佩着一柄長劍。

第三個約莫四十出頭，白臉無鬚，身穿藍布長衫，同樣佩着一柄長劍。

岳少俊心中暗暗忖道：「這三人分明都是武林中人，不知是何來歷？」

霍萬清陪笑拱拱手，道：「岳相公二位請坐，公子可就快出來了，請恕老朽告退。」

岳少俊忙道：「霍總管請便。」

霍萬清很快退了出去。

岳少俊、竺秋蘭就在三人下首落坐，一名莊丁送上兩盞茗茶。

那狹長臉老者回過身，含笑道：「二位大概也是八大門派中人了，還未請教二位貴姓大名，如何稱呼？」

岳少俊欠身道：「在下岳少俊，這是義妹竺秋蘭，並非八大門派中人，請教老丈是……」

狹長臉老者聽說二人不是八大門派門下，似乎微感意外，含笑道：「老朽替二位介紹。」

他指着灰袍道人和白臉漢子，說道：「這位是八卦門甘玄通甘道長，這位是武當派史傳鼎史大俠，老朽孟達仁是六合門下。」

岳少俊聽說這三人都是八大門派中人，不覺肅然起敬，連說「久仰」。

他從未在江湖行走，只不過聽說他們是八大門派中人而已，但竺秋蘭可聽得暗暗一怔！

因爲這三人都是八大門派中的翹楚人物。

那甘元通是八卦門掌門人邵玄風的師弟，一手「八卦劍法」，施展開來，顚倒八門，瞬息千變。

據他說曾以一柄長劍，困住過淆山八怪，在江湖上盛名久著，黑道中人，遇上他時，縱然人手較多，也不敢和他正面衝突。

孟達仁，外號禿頂神鵰，是六合門掌門人莊存敬的師弟，莊存敬早歲慕道，一向不問塵事。

名義上雖是六合門掌門人，實際却全由禿頂神鵰負責。

至於那位史傳鼎，是武當二子的師弟，年紀雖輕，在武當派輩份極尊，因爲他昔年入門不久，老掌門人仙逝，一身武功，由大師兄玉眞子代師傳藝，出道江湖，就博得遊龍劍客的雅號。

這三人連袂來到天華山莊，豈會是偶然之事？

這時，只見門簾掀開處，霍總管一手掀簾，一手肅客，謙恭的說道：「大師請進。」

接着，祇見舉步跨進來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長眉善目，手持鑌鐵禪杖的青衲老僧。

室中甘玄通禿頂神鵰孟達仁、遊龍劍客史傳鼎三人，同時站了起來，岳少俊、竺秋蘭也跟着站起。

青衲老僧懷抱禪杖，雙手合十，低宣一聲佛號，連連躬身道：「阿彌陀佛，諸位道兄倒是先到了，快快請坐。」

他目光落到岳少俊、竺秋蘭二人身上道：「這二位施主，是……」

岳少俊還沒開口，禿頂神鵰含笑道：「這二位是岳相公、竺姑娘。」一面回頭說道：「岳相公大概不認識吧，這位是少林羅漢堂主持無住大師。」

岳少俊聽說來的是少林羅漢堂主持，連忙拱手，說道：「在下久聞老師父佛高僧門，今日有緣，得覩法相，眞是福緣不淺。」

其實他久聞少林寺之名，無住大師他可沒聽說過。

無住大師連連欠身道：「岳施主好說，貧衲愧不敢當，大家請坐。」

禿頂神鵰把無住大師讓到上首，無住大師再三謙讓才行落坐。

早有莊丁送上茶來。

甘玄通道：「大師一別五載，不但絲毫不變，反而紅光滿面，足見修持功深，佛法無邊了。」

無住大師笑道：「道兄也是一樣，有如閑雲野鶴，道氣盎然，貧衲從小當和尚起，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如今撞到老了，就成了老和尚，還是在撞鐘，怎能和道兄相比呢？」

說罷，呵呵大笑起來。

岳少俊心中暗道：「這老和尚倒是風趣得很！」

正說之間，只見宋文俊匆匆走入，朝無住大師、甘玄通、孟達仁、史傳鼎四人，作了長揖，恭敬的道：「晚輩不知大師，道長諸位連袂降臨，家父偶染微恙，不克親迎，諸多失禮之處，還望諸位前輩多多包涵。」

無住大師等人一齊還禮，同聲道：「少莊主好說。」

無住大師關切的道：「盟主貴體違和，是否痊好了？」

宋老爺子昔年担任過武林盟主，因此大家還是以「盟主」相稱，其實現在已經沒有武林盟主了。」

宋文俊道：「多謝大師垂詢？家父只是受了些風寒，並不礙事。」

岳少俊方才聽霍總管說過，宋老爺子近日毒性發作，幾乎臥床不起，他本待說出自己取到解藥之事。

但因宋文俊跟他們說宋老爺子只是受了風寒，一時就不便開口。

甘玄通打了個稽首，說道：「少莊主可知盟主柬邀貧道等人前來，不知有何指示？」

岳少俊暗道：「原來這些人，是宋老爺子約來的！」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宋文俊似乎楞得一楞，說道：「甘道長是諸位前輩，遠蒞敝莊，乃是家父奉邀而來？」

禿頂神鵰孟達仁道：「正是，盟主還手札上指定兄弟等人，必須在今日日落之前，趕到天華山莊，兄弟認爲盟主見召，必有事故，故而連夜趕來。」

宋文俊道：「這就奇了！」

要知在座諸人，都是老江湖了，宋文俊這句「這就奇了」，自然立時引起他們的注意。

「這就奇了」，豈不表示天華山莊的少莊主，並不知情！

遊龍劍客史傳鼎道：「不知盟主何時可以召見？」

少莊王既然不知函邀佈們之事，足見他少不更事，宋老爺子什麼事都沒告訴他了，那麼只有見到盟主，才會知道了。

宋文俊遲疑了一下，才抬目問道：「不知家父奉邀的手札，諸位前輩可曾帶在身上麼？」

無住大師已然聽出宋文俊的口氣有異，頷首道：「盟主大函，見貴莊派人送達敝寺，由敝師兄交下，貧衲奉命前來，就在貧衲身上，還請少莊主過目。」

隨即從大袖中，取出一封信柬，遞到宋文俊手上，宋文俊雙手接過，只見信封上寫着：「專呈無畏方丈親啓」，這幾個字，寫的筆勢勁健，確然是自己父親的筆蹟。

下角印的是「天華山莊宋緘」，也確是父親專用的信封，心中更覺動疑。（無畏大師是少林寺方丈）

伸手抽出信箋，上面寫道：「書奉無畏方丈大師道席：法言久睽，每爲神馳不已，茲因有要事奉聞，擬恭請蓮駕撥冗蒞止，藉敍闊別，倘祇座無暇，務冀派請無住大師能於月之十八日枉臨寒莊，無任企禱之至，宋鎮山沐手拜上。」

父親的筆蹟，兒子自然最熟悉了！

這封信，一點不假，果然是自己爹的親筆！

但爹幾時去約了少林方丈？

同時，又約武當派史傳鼎、八卦門甘玄通、六合門孟達仁。

這幾位自然也是爹邀約來的了，這件事，自己怎會一無所聞？

宋文俊一張俊臉，流露出迷惑之色，徐徐說道：「果然是家父親筆。」

他手中拿着書信，回頭朝室外叫道：「宋興，快請霍總管。」

簾外伺立的一名莊丁答應一聲，過沒多久，金甲神霍萬清掀簾而入，躬身直：「公子傳喚老朽？」

宋文俊問道：「霍總管，近日爹可曾派人送信到各大門派去麼？」

霍萬清說道：「沒有，老爺子自從隱居太湖，已有多年不曾向各大門派約見問好了。」

宋文俊道：「也沒有送信給少林寺方丈麼？」

霍萬清陪笑道：「老爺子不問塵事，已有多年，就是有書信，也都由公子代筆，公子不知道，那就是沒有了。」

宋文俊把手中書信遞了過去，說道：「你看看這封信，可是咱們這裏派人送出去的？」

霍萬清接過信箋，只看了一眼，不覺臉色微變，抬起臉來，奇道：「這封信看來好像是莊主的親筆！」

宋文俊道：「是的。」

霍萬清道：「但這封信，據老朽看來，不可能是老莊主寫的，也絕不是咱們莊上的人送去的。」

宋文俊凜然道：「你是說有人假冒爹的筆蹟了？」

霍萬清道：「老朽担任本莊總管，已有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來，老朽很少看到老莊主動過筆，再說咱們莊上，人手不多，大小事情，都得經過老朽。最近大家都在莊上，一個不缺，這封信，自然不是咱們派人送出去的了，既非咱們莊上送出去的，它就不可能會是老莊主的親筆，於理甚明了。」

宋文俊變色道：「這會是什麼人假冒的呢？」

甘玄通、孟達仁、史傳鼎三人聽說盟主親筆函是人假冒的，不覺也同時取出一封信柬，說道：「這麼說，送到敝派的盟主親筆，也是假的了！」

無住大師低宣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此人假冒盟主名義，把貧衲等幾人，騙來貴莊，目的又何在呢？」

霍萬清沉吟道：「依老朽之見，今日之事，來得奇突，公子該請大師等諸位，一同入內，稟明老莊主爲宜。」

宋文俊望望他，遲疑的道：「但他老人家……」

霍萬清道：「八大門派，誼若一家，老莊主中毒之事，那也用不着隱瞞大師幾位了。」

無住大師聽得身軀陡然地一震，合十問道：「霍老施主，你說什麼？盟主中了毒？」

禿頂神鵰孟達仁、甘玄通、史傳鼎三人，也全都神色爲之愕然，一齊朝霍萬清看來。

宋文俊點頭道：「霍總管說的極是，你就說吧！」

霍萬清應了聲「是」，就把當日岳少俊代人捎信，一直說到前晚夜探戚墅堰巨宅，方知託岳少俊送信的是青煞手涂金標，主人是行迹神秘的仲姑娘，詳細說了一遍。

無住大師合掌道：「阿彌陀佛，山雨欲來風滿樓了，但願我佛慈悲，消災救刦，才是武林之福。」

甘玄通聽出無住大師似乎已有所聞，不覺問道：「大師莫非已知端倪？」

老江湖都是特別敏感。

無住大師道：「道兄見詢，貧衲不得不說了，敝寺千佛堂，塑有五百羅漢，也

就是俗稱的羅漢堂，乃是敝寺弟子練功之處，歸貧衲所主持，每晚僧侶們練功完畢，回房休息，貧僧照例都要巡視一遍。

「那是今年中秋，貧僧剛跨進千佛殿，只聽有人說話的聲音，那是一個人自言自語的說：『羅漢呀，羅漢，你們都是在刧難逃！』

「貧僧聽得大奇，舉目看去，但見一個白髮白鬚的老人，指着羅漢說話。

「諸位都知道敝寺千佛殿，謝絕香客隨喜，深夜之中，此人何來？

「貧衲忍不住問他：『老施主從何處來？怎會在此？』

「那老人含笑道：『老夫偶遊少林寺，瞻仰佛殿，大師既然見疑，老夫那就告辭了。』

「說完，轉身策杖往殿外行去。

「貧衲連忙道：『老施主請留步。』

「那老人回頭道：『大師父替我轉告方丈，記住：漫天大雪空山冷，就是江湖刧運來，愼之、愼之！』

「等貧衲追到殿外，那裏還有什麼人影？貧衲即時走告大師兄，敝師兄認爲這位老施主可能是武林異人，有意作此警告，說不定武林中又將有什麼變故了。此事相隔不過一月，盟主就受到歹徒下毒，豈非無因？」

孟達仁猝然問道：「霍總管，涂金標送來那信上，曾提到惲大俠，（淮揚大俠）惲欽堯不知如何了？」

霍總管道：「姑老爺倒是沒事，昨日派人送信來，把表小姐（惲慧君）接回去了。」

岳少俊心中暗暗忖道：「原來惲姑娘主婢，已經回揚州去了。」

甘玄通道：「貧道一路行來，也覺得近日江湖上，似乎正在醞釀着某種變故，貧道雖然說不出所以然來，但氣氛總是有些不對，如今聽大家這麼一說，看來眞有什麼事故快要發生了。」

史傳鼎沉吟道：「漫天大雪空山冷，就是江湖刧運來？主要自似在第一回上，漫天大雪空山冷，這是什麼意思？」

岳少俊忽然想起自己在雲台山麓，遇上一位老人家，當時問他師父的第一心願，（岳少俊師父的第一件心願，是找尋十六年前無故失踪的兒子龍官，左眉梢有紅痔的人）那老人曾唸了四句詩：「五出花開六出飛，漫山景色映寒暉，天台一去登仙籍，從此阮郎不憶歸。」

「這四句詩，豈不和『漫天大雪空山冷，就是江湖刧運來』這兩句詩，十分相近似麼？」

甘玄通突然哦了一聲，神色聳動，緩緩說道：「莫非此女彈的，會是震天琴不成？」

禿頂神鵰唔了一聲道：「漫天犬雪空山冷，眞要是他，江湖上果然是大刧將興了！」

「阿彌陀佛！」

無住大師雙手合十，徐徐說道：「雪山那位前輩高人，修眞養性，已有數十年不履塵世，縱未練成仙道，也應淡泊無爲，與世無爭，不可能會重出江湖，逆天行事。」

岳少俊不知他們說的是誰，但也不便多問。

史傳鼎問道：「大師說的是雪山玄靈叟麼？」

無住大師連誦佛號，沒有作答。

岳少俊看幾人神色，似是有着甚多忌憚，不願談論玄靈叟，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忖道：「不知雪山玄靈叟，是怎樣一個人？」

霍萬清朝宋文俊低聲道：「公子，岳相公特地替老莊主送解藥來的，是不是請他先進去看看老莊主？」

宋文俊聽了一喜，急忙朝岳少俊拱拱手道：「岳兄果然信人，爲家父送來解藥，兄弟先行謝了，只不知岳兄是如何弄來的？」

岳少俊道：「此事說來話長……」

當下就把竺秋蘭負傷昏迷，自己在一所土地廟中，遇上相土金鐵口，如何制住仲飛瓊，逼她以「金形掌」替竺秋蘭療傷，又逼着她交出散功奇毒解藥，才放她回去，扼要說了。

甘玄通奇道：「金形掌終南絕技，此女怎會精擅終南武功？」

禿頂神鵰道：「這個簡單，幾時遇到陸道友，問他就可知道了。」

宋文俊抬手肅容道：「諸位前輩，都不是外人，那就一起請到家父房中再談談吧。」

大家略爲謙讓，就由無住大師爲首，由宋文俊陪同，魚貫進入內宅。

這間臥室，窻戶軒敞，陳設樸素，中間一張雕花大牀上，躺着宋鎭山，身上蓋一條薄被，大家進入臥室之時，還隱隱聽到宋鎭山的哼聲，顯然並不好受。

被推爲武林大老的宋老爺子，此刻幾乎和普通人生病一樣，口中哼聲不絕，當眞是英雄只怕病來磨！

宋文俊放輕脚步，走近床前，低低的道：「爹，你沒睡着麼？」

宋鎭山哼聲問道：「文兒，有什麼事嗎？」

宋文俊道：「回爹的話，少林無住老師父，八卦門甘道長，六合門孟前輩，武當派史大俠等人，來探看你老人家了。」

宋鎭山雖然體內劇毒發作，但心頭清楚，一面連哼帶說道：「快請，快請。」

宋文俊道：「爹，幾位老前輩，已經進房來了。」

宋鎭山道：「文兒，你快扶爲父坐起來，爲父這樣躺着，如何見客？」

無住大師合十道：「盟主貴體違和，不可勞動，還是躺着的好。」

甘玄通接口說道：「無住大師說得極是，八大門派，誼如一家，盟主請不可客氣。」

宋鎭山微微喘息道：「老朽還不碍事，文兒，你快扶爲父坐起來，幾位道兄，已有多年不見，那有躺着說話的道理？」

宋文俊答應一聲，只好扶着爹坐起，一手取過枕頭，墊在爹背後，讓他半靠半坐。

宋鎭山喉嚨有些嘶啞，目光一抬，朝衆人頷首道：「諸位請坐，老朽一時不察，錯中賊黨奸計，有勞諸位道兄遠蒞存問，老朽至爲感激……」

他還當無住大師等人，是問疾來的。

宋文俊忙說道：「爹，無住大師幾位，是接到有人假冒爹的親筆函，特地趕來的。」

宋鎭山疑惑的道：「那是什麼人假冒了爲父筆蹟，目的又何在呢？」

宋文俊道：「孩兒也是剛才知道，目前還不知道此人有何陰謀？」

一面回頭朝霍萬清招手道：「霍總管，你把那封信拿來給我爹瞧瞧。」

霍萬清剛應了聲「是」，正待送上書信。

宋鎭山微微抬手道：「不用瞧了，文兒，你快請大師他們坐呀，幾位道兄難得到咱們莊上來，萬清，快去吩咐廚下，準備酒菜，就送到這裏來。」

霍萬清又應了聲是，把書信放到桌上，轉身往外行去。

宋文俊道：「爹，岳兄已經取到了解藥，特地給爹送來，爹，你這時就服下如何？」

宋鎭山哦了一聲。

岳少俊隨着站起，雙手把小瓷瓶送上，說道：「宋老爺子，晚生幸不辱命，總算把解藥取到了。」

宋鎭山目光一注，看到岳少俊手中的瓷瓶，不覺怔得一怔，問道：「你這解藥是從何處弄來的？」

宋文俊接過瓷瓶，說道：「爹，岳兄是從那位仲姑娘處得來的，爹服下解藥，體內奇毒，立時就可以化解了。」

宋鎭山伸出顫巍巍的手，取過瓷瓶，仔細看了一眼，點點頭道：「岳少俠盛情，老朽感激不盡。」

岳少俊說道：「宋老爺子言重了，晚生受賊人利用，捎有毒函，老爺子縱無責怪之意，但事因晚生而起，晚生實在難辭其咎，取來解藥，只不過稍盡晚生心意而已。」

宋鎭山連連點頭道：「岳少俠果然是性情中人，實在難得。」

宋文俊倒了一盅水，送到爹面前。

宋鎭山一手揭開小瓷瓶瓶塞在掌心傾了幾粒藥丸，抬手納入口中，然後接過瓷盅，喝了一口水，送下藥丸，就把小瓷瓶放到枕下，緩緩閉上了眼睛。

就在此時，門簾掀處，霍萬清在門口叫道：「公子，終南陸道長來了。」

一面欠身道：「陸道長請進。」

宋文俊還來不及往外迎接，只見一個青袍黑鬚的羽士，緩緩走了進來。

來人正是終南飛虹羽士陸飛鴻。

宋文俊慌忙迎着作了個長揖，歉然說道：「陸道長賁臨，在下失迎了。」

飛虹羽士打着稽首，爽朗一笑道：「少莊主不用客氣，貧道是聽說無住大師，甘道兄、孟道兄、史大俠諸位，早已來了，正在盟主房中，就叮囑霍總管不可驚動，一脚就趕了進來。」

話聲甫落，一面又朝房中諸人連連打着稽首，才轉臉望望坐在床上的宋鎭山，朝宋文俊問道：「盟主如何了？」

宋文俊道：「家父身中奇毒，剛才服下解藥。」

無住大師道：「少莊主，盟主服下解藥，需要休息，貧衲等人還是到外面去坐吧。」

霍萬清在旁道：「大師只管請坐，老莊主已經服下解藥，大凡解毒藥物，服下之後，大概有一盞茶的工夫，即可化解了。剛才老莊主吩咐老朽要廚下把酒菜送到這裏來，也許在這裏談話比較方便，老朽之意，諸位就不用客氣了。」

說話之時，一名使女手托銀盤，給大家送上名茗。

禿頂神鵰孟達仁和飛虹羽士坐的較近，低聲道：「陸道兄來得正好，兄弟正有一件事要向道兄請教。」

飛虹羽士說道：「不知孟兄有何見教呢？」

禿頂神鵰說道：「兄弟想請教道兄，貴派不是有一種武學，叫做『金形掌』的麼？」

岳少俊聽到他提「金形掌」，也特別注意兩人的談話。

飛虹羽士道：「不錯，『金形掌』確是敝派的武功，不知孟兄見詢……」

禿頂神鵰不待他說下去，問道：「道兄可曾練過。」

飛虹羽士道：「貧道不曾練過。」

禿頂神鵰又問道：「那麼，太乙道長呢？」

太乙道長即是終南派的掌門人。

飛虹羽士說道：「二師兄他也不曾練過。」

禿頂神鵰道：「這就奇了。」

他們本派武學，本派的人都不曾練過，自然是奇事。

飛虹羽士說道：「那是因爲『金形掌』，是一種極高的內家功夫，練的是西方庚金之柔，它和劍柔功夫，頗相近似，但極難練成，練習之時，稍一不愼，就會自毁內腑而死。練成之後，只要手掌擊中人身，有如利刃摧毁內腑，當場氣絕，因此，敝派師祖，歷代相傳，禁止後人練習此功。」

禿頂神鵰道：「道兄可知已經有人練成此功了麼？」

「有人練成『金形掌』？」

飛虹羽士身軀微震，接着點點頭道：「這麼說，果然有人練成功了！」

禿頂神鵰奇道：「道兄已經知道？」

飛虹羽士道：「貧道並不知道，但想來大有可能……」

禿頂神鵰道：「道兄此話怎說？」

飛虹羽士輕輕歎了口氣道：「在座諸位，不是外人，貧道也毋須隱藏，敝派存放『金形掌』秘本的鐵櫃，早在二十年前，就遺失了。」

甘玄通聽了不由一怔，終南派雖然僻處西陲，但數百年來，一直聲譽極盛，門人弟子，人才輩出。

在八大門派之中，只有終南一派，不下於中原的少林、武當，他們鎭山秘本，怎會遺失？

莫非是給人盜走的了！

禿頂神鵰也是老江湖了，他心中想的和甘玄通相似，自然不便再問，只是摸着鬍子，「哦」了一聲。

飛虹羽士却不待他發問，接着道：「這册『金形掌』秘本，因敝派師祖禁止後人練習，因此把它鎖在一隻小鐵櫃之中，存放在敝派師祖洞中。二十年前，有一天

，值山弟子忽然發現師祖洞存放歷代掌門人骨灰之處，兩扇鐵門大開，急忙前來稟報，二師兄和貧道幾個師兄弟，聞訊趕去，查遍全座洞府，單單缺少了存放『金形掌』秘本的一隻鐵櫃，不用說那自然是有人盜走的了。」

他口氣微頓，朝禿頂神鵰道：「金形掌沒有二、三十年苦練不能成功，如今屈指算來，已有二十年了，故而孟道兄方才說已有人練成，那也差不多了。」

只聽宋鎮山長長吁了口氣，說道：「好厲害的毒藥！」

隨着話聲，倏地睜開眼來！

只要聽他這句話，就可知道武林大老體內的散功奇毒，已經全化解了！

坐在室內的人，本來還在互相低聲談話，聽了他這句話，立時全都回頭望去。

宋文俊喜形於色，說道：「爹，你老人家已經痊好了麼？」

宋鎮山含笑點頭道：「唔，眞該謝謝岳少俠，這解藥眞靈，文兒，你扶爲父下來。」

看他神情，果然已經復原，只是聲音還有些嘶啞，要聲音復原，當然沒有這麼快速。

宋文俊扶着他爹跨下來。

無住大師合掌道：「阿彌陀佛，我佛保佑，盟主奇毒已解，可喜可賀。」

飛虹羽士、甘玄通、孟達仁、史傳鼎幾人，也一齊拱手道賀。

宋鎮山連說「不敢」，一面朝岳少俊拱拱手，道：「岳少俠大德，老朽永不敢忘。」

岳少俊起身道：「老爺子這麼說，晚生愧不敢當，晚生爲了家師心願，只求老爺子一言，就受賜良多了。」

宋鎮山愕然道：「你師父是誰？」

他這句話，聽得岳少俊不覺一楞，說道：「家師無名老人，上次晚生已經向老爺子稟報過了，老爺子和家師原是極熟之人……」

「唔！」

宋鎮山一手摸着花白鬍子，口中「唔」了一聲，點頭笑道：「老朽和令師相交數十年，自然極熟，少俠要老朽替令師說什麼呢？」

岳少俊心中暗暗奇怪，忖道：「自己明明已都告訴你了，怎麼中了一次散功奇毒，就全忘記了。」

岳少俊一面恭敬的道：「家師不肯說，晚生也並不知道家師的心願，那是一位老人家指點晚生來的，說家師心願，只要宋老爺子一言可解，上次已蒙老爺子答應了……」

「唔！」

宋鎮山好像想起來了，點着頭道：「老朽確曾答應過你，那好，你只管先回去覆命，老朽答應你就是了。」

岳少俊又是一怔，望着宋鎮山說道：「多謝宋老爺子，但晚生代家師了斷此事，必須接下你老一招劍法……」

宋鎮山臉色微沉，哼道：「這是你師父說的？」

岳少俊一怔，愕然道：「這是你老說的，要得老爺子一言，必須接下老爺子二十招劍法，這是你老十六年前說過的話，永無更改，但因晚生是代師求情而來，故而只要接下你老一招就好。」

宋鎮山目光一直注視着岳少俊，一手拈鬚，緩緩點頭道：「不錯，這話老朽說過。」

岳少俊道：「晚生斗胆，想請老爺子再賜一招劍法。」

宋鎮山道：「岳少俠代師求情，老朽可以答應你，不過在老朽劍下，你很難全身而退。」

岳少俊躬身道：「晚生爲了家師心願，雖死無憾。」

宋鎮山呵呵笑道：「老朽蒙少俠慨賜解藥，豈會令你負傷？」

岳少俊躬身道：「那就請老爺子賜招吧！」

宋鎮山道：「你要在這裏動手麼？」

岳少俊道：「你老上次賜招，也在屋中。」

「好。」宋鎮山忽然回頭吩咐道：「萬清，取老朽的劍來。」

宋文俊在旁道：「爹，你老人家和岳兄過招，怎好使龍泉劍？」

宋鎮山手拂銀鬚，藹然笑道：「孩子，你要爲父不動劍麼？」

岳少俊心中暗暗覺得奇怪！

宋文俊道：「爹，上次只用一隻牙箸，還削斷了岳兄一截劍尖呢？」

宋鎮山點頭笑道：「不錯，不錯，爲父上次確曾以一隻牙箸，削斷了岳少俠一截劍尖，但今晚爲父奇毒已解，內力未復，只怕不成……」

竺秋蘭一直坐在邊上，沒有開口，這時忽然插口，說道：「宋老爺子說得是，別說老爺子奇毒初解，內力未復，就是換了一隻使劍的手，功力也會前後判若兩人呢？」

岳少俊聽得一征，不知她這話是指的什麼而言？

宋鎮山目中冷芒一閃，問道：「姑娘此話怎說？」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宋少莊主，霍總管，以及在座的諸位前輩，我想斗胆問一句，中了散功奇毒的人，毒解了之後，是不是會喪失記憶，什麼事都想不起來了？」

宋文俊缺少江湖閱歷，只覺竺秋蘭問的有些奇怪。

總管霍萬清，追隨宋老爺子多年，江湖經驗，何等豐碩，聞言不覺惕然心動，說道：「老朽不懂得用毒，但以一般常情而言，如非迷亂心神的藥物，光是中毒，並不影響記憶，也許毒發之時，人會昏迷不醒，但毒解之後，一切也都可恢復正常了。」

竺秋蘭道：「謝謝霍總管，說得够明白了，那麼依總管看，不知宋老爺子身中之毒，是否已經完全化解了呢？」

霍萬清道：「方才老莊主說過，已經痊好，那自然完全化解了。」

竺秋蘭道：「那麼宋老爺子對岳大哥前幾天的事，好像全都記不得了，怎麼會前後判若兩人的呢？」

她兩次提到「前後判若兩人」，而且把這幾個字，說得特別重，自然是志在引人注意！

金甲神霍萬清臉色微微一變，但他究竟是老於世故，瞬即平復過來。

宋鎮山眼中兇芒連閃，沉聲道：「老朽幾時記不得了？」

竺秋蘭笑了笑道：「老爺子都是別人帮你提了頭，你老才記起來的，對不？譬如你老第一次問岳大哥的師父是誰？第二次問岳大哥要你老替他師父說什麼，第三次明明是你老從前說過，要岳大哥接你一招劍法，你老却沉着臉問岳大哥，是你師父說的，第四，你老上次以牙箸代劍，削斷了岳大哥的劍尖，居然會問令郎，不要爲父動劍麼？以上四點，你老好像並不知情，這不是前後判若兩人麼？」

宋鎮山一手撚鬚，故作微笑，哂道：「這些事，老朽豈會忘記，姑娘倒似在數落老朽了。」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老爺子這麼一說，倒怪小女子多嘴了，其實小女子也只是提醒大家一聲罷了，我記得小時候有人和我說的一個故事：有一隻老狐狸，蒙了老虎皮；經常在山林間出遊，許多野獸，看到牠當是眞的老虎……」

「住口！」宋鎮山怒哼一聲道：「姑娘說這些話，用意何在？」

竺秋蘭說道：「我只是比喻罷了，老爺子如果覺得聽來刺耳，小女子不說就是了。」

宋文俊佛然道：「竺姑娘，妳太過份了。」

竺秋蘭淡淡一笑，道：「信不信由你，難道少莊主想不到，有人假冒宋老爺子的親筆信在前，如今又有……嗯，我不說啦！」

回頭朝岳少俊道：「岳大哥，咱們可以走了。」

岳少俊低低的埋怨道：「妳也太任性了，我們遠來天華山莊，一則是替宋老爺子送解藥來的，二則也是爲了我師父一樁心願，懇請老爺子一言……」

竺秋蘭咭的一聲，笑了出來，說道：「岳大哥，可惜得很，你送錯解藥了，就是這位老爺子說上十句話，你師父的心願，也是了不了的，幹麼還不走呢？」

岳少俊還沒開口，總管霍萬清突然臉色一沉，洪聲喝道：「竺姑娘，妳在老莊主面前信口雌黃，蔑視天華山莊，不把話說清楚，就想走麼？」

在喝聲中，暗暗朝竺秋蘭使了一個眼色。

竺秋蘭會意的一笑，正待開口。

宋鎮山抬抬手道：「萬清，你們不可難爲她，她要走，就讓她去吧！」

霍萬清道：「老莊主，這位竺姑娘當着各大門派的人，誣衊老莊主，豈可不要她說說明白？」

「算了，算了！」

宋鎮山搖手道：「萬清，讓她走。」

竺秋蘭道：「老爺子果眞量大福大，但小女子若是不把話說明白再走，豈不眞的是小女子不對，信口雌黃了？」

宋文俊作色道：「竺姑娘，家父已經不與妳計較了，妳還要怎的？」

岳少俊也覺得竺秋蘭不對，勸道：「秋蘭，妳就不要再說了。」

竺秋蘭沒有再理他，却大聲道：「少莊主，我是個無足輕重的人，但如果我這一走了之，可惜的是，天華山莊，眼看就要毀在頃刻了。」

宋文俊大怒道：「就憑妳竺秋蘭也能毀了天華山莊？」

岳少俊連連打拱道：「老爺子，宋兄，請看到在下薄面……」

竺秋蘭道：「少莊主這是錯怪我了，要毀天華山莊的不是我，應該是這位宋老爺子……」

宋鎮山這回眞的忍不住，沉哼一聲，低沉喝道：「萬清，文兒，你們還不把她攆出去？」

竺秋蘭冷笑道：「這是有人作賊心虛，才要快些把我攆出去了。」

宋文俊嗆的一聲，掣劍在手，瞋目喝道：「竺秋蘭，妳再放肆，本公子就叫妳濺血於此……」

無住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貧衲說句公道話，這就是女施主的不對了，盟主念妳年幼無知……」

竺秋蘭冷笑道：「老師父，我看你才年老無知呢！」

飛虹羽士朗喝道：「無知女娃，妳誣衊盟主在先，如今又出言頂撞無住大師，當眞太放肆了！」

宋文俊拔出長劍之際，霍萬清已經伸手攔住，說道：「少莊不可動劍，老朽之意，她當衆誣衊老莊主，按江湖規矩，她應該交代個明白，如果交代不出來，再動手不遲。」

說話之時，暗暗扯了他一下衣袖。

宋文俊心中方自一楞。

霍萬清喝道：「竺秋蘭，這是什麼地方，豈容你如此放肆，若不當衆交代個明白，只怕岳少俠也未必袒護得了妳了。」

竺秋蘭說道：「霍總管，一定要我說麼？」

宋鎮山怒聲道：「萬清，你們還不把她轟出去？難道要老夫親自動手麼？」

竺秋蘭橫了他一眼，冷笑道：「怎麼，你可是沉不住氣了？」

宋文俊滿臉怒容，又待發作，却被霍萬清暗使眼色，勸他不可魯莽。

宋文俊素知霍萬清總管老謀持重，他一再暗中示意，必有緣故，因此强自捺着性子，隱忍不發。

飛虹羽士霍地站起，大喝道：「小丫頭，妳……」

禿頭神鵰孟達仁拖着他坐下，說道：「道兄歇怒，此事霍總管自有處置。」

竺秋蘭嫣然笑道：「宋老爺子，你是昔年武林盟主，威名遠播，在武林中更是德隆望重，首屈一指的大人物，如今隱居天華山莊，很少接見外客，對不對？」

她忽然改變語氣，對宋老爺子推崇備至！

宋鎮山一手撚鬚，口中冷冷的「唔」了一聲。

竺秋蘭依然眉眼盈盈的笑道：「宋老爺子既息隱林泉，不問世俗之事，尤其在你天華山莊之中，幹麼還要戴着人皮面具呢？」

這話聽得在座之人，全都聳然動容！武林大老宋老爺子宋鎮山，會戴着人皮面具！

（未完·十一）

故事／齊雲飛傳奇

胡姬（六）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和關笛跟孟石根回到黃龍帮總壇，帮主黃彪果然是被人謀殺，他們醞釀選舉帮主，又見他們的堂主關元濟又被人暗殺，便不敢多留是非之地，便和關笛向他們辭行，在路上恰巧碰到韓鐵衣，一齊前往梅園，見園主梅北山已和「嶗山三鶴」夏雲鶴、夏黃鶴、夏白鶴已動手比武，這次是第二次決鬥，第一次在嶗山未分勝負，雙方公證人是杏園柳舞風，「陰陽扇」陸海生，柳三小姐柳擷紅也趕來觀戰，還有梅家三位公子在場佈置人手維持秩序，戰況開始便很激烈，梅北山以一敵三，長劍迴旋，夏氏三弟兄彎刀撲殺，正打鬥得難解難分……

相約杏園會　送義妹回家

夏雲鶴這一掌乃蓄勢而發，既疾而猛，掌未至，便已壓得梅北山喘不過氣來！

梅北山背後是兩柄刀，退無可退，只得翻腕也拍出一掌，同時抬頭擰腰，將身子盡量向旁一挪！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一縱即逝，羣豪尚未喘過氣來，梅北山的肩膊已挨了一掌，但他咬牙不退，是故他那一掌亦印在夏雲鶴的小腹上！

夏雲鶴急退以卸掌力，但一退又三，雙脚一軟，仍然因受傷不淺而跌坐地上，也在此刻，梅北山才跌倒地上！

與此同時，梅北山的三個兒子也飛撲出去，阻止夏黃鶴與夏白鶴的攻擊，柳舞風長身大叫一聲：「停！」

夏黃鶴道：「這算是什麽？你們要違背協定？」

柳舞風說道：「令兄與梅園主兩敗俱傷！」

夏白鶴道：「但在下兄弟尚有再戰之力，絕不能說兩敗俱傷！」

夏黃鶴接道：「不錯，咱們仍可以再戰，除非梅北山認輸！」

柳舞風雖然有心維護梅北山的聲名，但夏黃鶴與夏白鶴所述極具道理，因爲一早已說明梅北山要對付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人！

同時去年在嶗山臨戰之前，夏雲鶴也曾建議梅北山讓他兒子與他合戰他們嶗山三鶴，却被梅北山拒絕，所以柳舞風也沒話可說！

「陰陽扇」陸海生「刷」地一聲把扇子打開，輕搧兩下，道：「梅園主受傷雖重，但料仍能開口，此事如何，最好由他親口決定！」

梅北山忽然長長吸了一口氣，道：「梅某也尚有再戰之力！」言畢艱辛地推開兒子。

陸海生與柳舞風都是一怔，因爲剛才夏雲鶴那一掌，力量的確不輕，看來梅北山左肩骨根本已經碎了，甚至內腑亦受了震盪，他怎還能抗拒完整無缺的夏黃鶴和夏白鶴？

梅松堅忙道：「爹，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你，你何必急在一時！」

「胡說，這不是報仇的問題，而是，而是……」

陸海生冷冷地道：「而是聲譽的問題！梅北山，不論你心中如何想法，在場之人都認爲已輸了！柳兄，你看如何？」

柳舞風忖道：「難得這姓陸的也不忍見梅北山被殺，提出這個看法！只是老梅性子硬，不知他肯不肯認輸！」當下道：「請夏氏昆仲看看令兄的傷勢！」

夏雲鶴跌坐在地上後，一直在盤膝運功，叫了這句話後，眼也不睜！看來傷勢也不輕，但夏白鶴却道：「家兄料無大問題，梅北山若不肯認輸的，也沒問題，再戰一場就是！」

梅北山道：「梅某早已準備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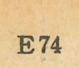
忽聞人叢中有人道：「此乃匹夫之勇！梅園主既然懂得梅花，能够品出其高尚之處，又怎可做出這種無賴地痞慣用的伎倆！」此話十分鋒利刻薄，不但梅家父子臉色大變，連旁人亦都聳然！梅北山的次子梅柏堅高聲問道：「那位高人賜教，請現身！」

人羣騷動，走出一個一身白衣的青年來，拱手道：「在下齊雲飛，年少識淺，若有說錯之處，尚請原諒一二！」

梅北山沉着臉道：「你是什麽東西，敢來教訓老夫！」

「晚輩不是東西！雖然與園主非親非故，却也不想園主在天下英雄之前自墮身份！」

梅北山臉色比雲還白，喉頭一陣移動



，半晌才道：「你最對老夫說這種話，膽子可不小！」

夏黃鶴不耐煩地道：「梅北山，要降要戰快作決定，在下兄弟無暇再等！」

語音剛落，夏雲鶴忽然站了起來，叫道：「梅北山，你那一掌好厲害，若是再提高三四寸，只怕我的心房便要被你擊碎了！」

他說此話時，並無中氣不足之象，在場之人均認爲如果梅北山尚有再戰之力，則夏雲鶴更無疑問！

柳舞風呵呵笑道：「夏老大好深湛的內功！」此話無非在提醒梅北山，再戰只會敗得更慘！

陸海生道：「形勢之優劣，勝負之機已十分明顯，不管梅北山認不認輸，本席都判其敗，不知柳兄反對否？」

柳舞風向梅北山瞥了一眼，含糊地道：「好像是這樣……」

夏白鶴叫道：「陸兄，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陸海生走出座位，淡淡地道：「在場有數百隻眼睛，誰勝誰敗，人人心中清楚，何須當事人親口承認？三位夏兄來此只爲聲譽而戰，可非因爲與梅北山結下深仇大恨！陸某當日答應作爲公證，也只是基於此點，現在勝負已分，你們若要再打的，誰也無法阻止，不過陸某却無興趣再觀看了，更加不會做什麽公證！」

他抱拳略一作勢，道：「諸位，後會有期？梅園主請保重！柳兄，咱們亦後會有期！」言畢轉身而去！

梅北山面色一變再變，忽然叫道：「陸兄且住！」

陸海生站住了步，却不轉身，亦不言語。梅北山吸了一口氣，道：「夏氏三兄弟武功高超，風度過人，我梅北山自承技不如人，甘拜下風！」

陸海生大笑轉身，道：「這才像梅園的主人，陸海生最怕俗務纏身，若非是你，陸某也不會來做什麽公證人！」言罷轉身提氣飛前，兩個起落之後，身子拔了起來，射出圍牆之外。

梅北山道：「多謝諸位捧場，梅某雖敗，但仍不能不盡地主之誼，請諸位都留下吃頓便飯吧，夏兄，你們三位更要請留下來。」

夏白鶴拇指一豎，讚道：「梅北山，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俺總算服你啦，咱們三個打你一個，你雖敗猶榮，請勿放在心上，日後見面仍是朋友。」

夏雲鶴也道：「梅兄盛意在下心領了，只因咱們尚有事情待辦，異日經過再來叨擾梅兄幾杯水酒了。」

梅北山道：「梅某可是誠心請三位的，難道三位懷疑梅某之爲人？」

夏雲鶴道：「梅兄誤會，在下兄弟確是有事待辦，梅兄他日若到魯東，亦請到寒舍盤桓幾天，我三兄弟朋友雖不多，但却佩服英雄好漢，自今日起，咱們都把你當作朋友！」

梅北山心頭一暖，豪氣頓生，道：「英雄兩字實在不敢當，梅某傷癒之後，必定携子到府上拜訪。」

夏黃鶴與夏白鶴扶着夏雲鶴飛出圍牆，梅松堅扶着乃父轉身入內，剛走了兩步

，一個踉蹌，幾乎栽倒，柳舞風與他是親家，但兩人素以兄弟相稱，柳舞風見狀連忙走前，問道：「梅兄，你傷得如何？」

梅北山苦笑一聲，搖頭不語，羣豪都覺得梅北山最初堅持要再戰有點難以理解，但此刻一場大戰剛過，値得回味的地方正多，他們很快便討論起來。

梅柏堅及梅竹堅兩兄弟引羣豪到前院的大廳去，其實到此觀戰的人只有四十餘個，其他的都是梅園的奴僕。

也許梅北山一早便已吩咐下人們準備，羣豪剛坐下不久，丫頭們便送上酒菜來了，衆人在酒酣飯飽之下，對剛才那一戰更加高聲談論。

忽然一個丫頭匆匆走了出來，向梅柏堅及梅竹堅輕聲說了幾句，梅氏兄弟臉色一變，梅柏堅道：「老三，你在這裏招呼一下，我進去看看。」話音一落便快步走進內堂。

梅竹堅道：「家父有令，請齊雲飛少俠與韓鐵衣少俠留步。」

關笛見他沒提到自己，不由怒道：「咱們爲何要留下來？」

梅竹堅雙眼注視齊雲飛，道：「齊兄認爲如何？有胆量留下否？」

關笛又道：「這是不是什麽龍潭虎穴，爲何不敢留下來。」

梅竹堅冷哼一聲：「姑娘若要留下的，寒舍亦歡迎之至！」其他人見梅園沒留自己的意思，便紛紛離座告辭，梅竹堅一一答禮，吩咐管家送他們出大門。

半晌，偌大的一座廳堂，便只剩下他們幾個人，關笛道：「梅老爺子留人，是不是生齊大哥的氣？」

梅竹堅臉有憂色，道：「這是家父吩咐下來，是什麽原因小弟亦不知道！他老人家剛才還吐了一次血，唉，剛才齊兄以言相激，用心良苦，在下兄弟心中都感激得很。」

齊雲飛忙道：「小弟一派胡言，得罪令尊，尚請梅兄向令尊開解幾句。」

韓鐵衣道：「不知令尊傷勢到底重不重？」

梅竹堅嘆了一口氣，道：「小弟也正想去探視一下。」話音剛落，忽見一個家丁匆匆忙忙跑了進來，他沉聲問道：「什麽事慌慌張張的？」

那家丁道：「三公子，外面來了一位老和尚，聲稱要找老爺，小的不敢作主，又不敢去問老爺，所以……」

梅竹堅微微一怔，心想這時候怎還有和尚上門，當下問道：「他是來化緣的，還是另有目的，可有說明否？」

「他只說是來自少林寺的。」

梅竹堅哦了一聲，轉頭道：「齊少俠跟少林和尚可有淵源或來往否？」

齊雲飛笑而搖頭，梅竹堅道：「請兩位少俠跟小弟出去迎接如何？」

齊雲飛與韓鐵衣自然不加反對，梅竹堅叫道：「來人，帶這位關姑娘到客房去休息。」

關笛不大願意，但亦無可奈何，只得跟一個丫環走進內堂，梅竹堅率着齊雲飛與韓鐵衣走下石階，家丁們立即舉着風燈在前引路。

大門打開，只見門外立着一個寶相莊嚴的和尚，那和尚方面大耳，眉毛已白，看來年紀已不小，他合什道：「阿彌陀佛，深夜打擾施主，貧僧深感不安！」

「大師客氣，晚號梅竹堅，在家內排行第三，不知大師法號如何稱呼？」

「原來是三公子，貧僧慧光。」

梅竹堅、齊雲飛和韓鐵衣都吃了一驚，都齊聲道：「原來是大師，請恕晚輩不知，有失迎迓。」

慧光合什連喧佛號，梅竹堅忙讓身道：「大師請進，家父因爲身子不便，所以沒來迎接，尚請大師原諒。」

原來少林寺如今最高輩份的是智字輩，碩果僅存三五個長老，之下便是慧字輩，慧字輩現有的人也不超過十人，當今少林寺主持，便是慧空老禪師，聞說已臨八十，多番要讓位，都找不到適合的人選，才拖拉下來。

現在新制度的少林弟子，是澄字輩。智，慧，圓，法，玄，澄，已是第六代，由此可見慧光的地位，難怪他貪夜來訪，使得梅竹堅大感受寵若驚。

只聽慧光道：「令尊的事，貧僧已知悉，正因此而來，請帶貧僧去見他。」

梅竹堅又哦了一聲，慧光又道：「適才貧僧遇到夏雲鶴三位施主，知道梅施主受了傷，特來贈藥。」

梅竹堅大喜，一邊示意家丁入內通報，一邊恭聲道：「大師慈悲爲懷，令人感動，請跟晚輩入內。」

四人穿過不少房舍，穿堂和庭院，終於來至一座小院前，只見門外掛着幾盞風燈，梅竹堅和梅柏堅分左右摻着梅北山出來，背後還跟着柳舞風和大女兒柳採月，么女柳擷江。

「不知大師蓮駕光臨，請恕梅某失迎之罪。」梅北山忍痛行禮，却被慧光伸手扶住，梅北山喝道：「小畜生們還不代我行禮。」

慧光忙喧佛號：「阿彌陀佛，梅施主如此多禮，可要折殺貧僧矣，出家人與人方便，乃應爲之事，施主如此，反令貧僧心中難安。」

梅北山嘆了一聲。「如此梅某也不客氣，大師請進！」

衆人走進偏廳坐下，丫環立即送上清茶，韓鐵衣與齊雲飛偸偸看了柳擷紅一眼，只見她正襟危坐，目不斜視，她大姐則傍着丈夫。

慧光伸手過去，輕輕搭在梅北山的腕脈上，衆人知道慧光爲梅北山驗傷，都不敢作聲，忽然裏面傳來一個輕微的環珮聲响，慧光頭一抬，臉色微變。

梅柏堅緊張地問：「大師，家父傷勢是否很嚴重。」

齊雲飛與韓鐵衣聽聞環珮之聲，心頭微覺奇怪，忽然偏廳內多了一個人，不由抬眼望去。

只見來了一個杏臉桃腮，儀態萬千，風韻猶存的中年婦女，梅氏兄弟輕聲叫道：「二娘！」原來這女人是梅北山的如夫人溫七娘！

慧光大師只看了她一眼，便把雙眼閉起，只聽溫七娘道：「大師，外子傷勢到底如何？」

慧光面上神情木然，搭住梅北山的手

指竟然微微發抖。

溫七娘聲音一變，道：「你，你爲何不開腔？」

梅北山哈哈一笑。「七娘，生死由天，你莫打擾大師！」

慧光放下手，合什道：「阿彌陀佛，梅施主受傷之後，一定是再不顧後果地運功提氣！」

構北山想起自己確曾因爲下不了台，而運功自地上站起來，便佩服地道：「大師佛眼犀利，雖不在場，却如同目擊，梅某佩服之至！」

慧光嘆了一口氣。「施主受傷匪淺，但尚不致於有生命之憂……」

溫七娘急道：「懇請大師贈藥……誰不知少林的療傷藥品，天下馳名！」

齊雲飛與韓鐵衣心中均想。「這女人話眞多，不知梅北山平日如何忍受！」

慧光又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出家人慈悲爲懷，況梅施主平素嫉惡如仇，乃武林之柱石，貧僧更加不敢藏私，除了贈藥之外，更想以本身的內家眞力助其打通經脈，以利傷藥發揮效果！」

梅北山忙道：「大師如此厚愛，梅某眞乃感激之至，請受梅某一拜！」

慧光忙把他按住，道：「施主要拜，貧僧便立即離開！」

梅北山一怔，隨即哈哈一笑，道：「好！如此梅某也不客套矣！」他支持至此，精神頗爲萎靡。冷汗簌簌而流。

慧光道：「事不宜遲，現在便立即療傷！」

溫七娘道：「請慧光大師跟賤妾進來！」她把梅北山扶了起來。

梅松堅連忙走前要去扶另一邊，但却被慧光快一步托着梅北山的臂彎，道：「療傷時，人不宜多，請莫讓人騷擾，公子們最好在靜室之外佈防！」

梅北山道：「小畜生聽到沒有？」

梅氏兄弟唯唯諾諾，溫七娘便道：「請親家翁替咱們招呼朋友！」

柳舞風道：「這個不用吩咐！」

梅北山在溫七娘與慧光大師離開後，梅氏兄弟也去分派人手佈防。廳內只剩下柳氏三父女和齊雲飛、韓鐵衣。柳舞風曾見過齊雲飛，因而問道：「少俠如何知道消息而來此？」

齊雲飛指一指韓鐵衣，說道：「晚輩亦不知道，只因在城外巧逢韓兄，才得悉梅園主與嶗山三鶴兄弟決鬥之事，所以聯袂趕來！」

韓鐵衣不敢看柳擷紅，道：「晚輩是聽丐帮的一位堂主說的！」

「丐帮人多消息靈，難怪！」柳舞風看了韓鐵衣一眼，道：「老夫風聞韓少俠武功過人，而且武德甚佳，又悉少俠幾番到寒舍，可惜老夫却恰好不在，緣慳一見，至感可惜，今日得睹風采，果然是人中龍鳳！」

韓鐵衣臉上發熱，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他自從三年前，在揚州瘦西湖見過柳擷紅一面之下，雖然當時柳擷紅才十六歲，但已長得如同一株出水芙蓉，使韓鐵衣驚爲天人，心生愛慕。

後來韓鐵衣更因此患上單思病，忍不住偷偷跑去杏園看望柳擷紅，但柳擷紅對他淡如清水，只視他如兄。當韓鐵衣忍不住向她示意時，却被柳擷紅以言語婉拒。

韓鐵衣傷心地離開蘇州，但過了幾個月，熬不住相思之苦，再到杏園，這次柳擷紅態度更淡，韓鐵衣黯然離開，決意再不想念她。但說來奇怪，他越下決心忘記柳擷紅，越是惦掛着她。

他在江湖上渾渾沌沌呆了幾個月，終於三度去杏園求見，是次柳擷紅更絕，以詩詞歌賦相試。韓鐵衣十六歲便闖蕩江湖，童年又家貧，七歲爲天心老人收爲徒弟，帶到關外授藝時，自是目不識丁。其時天心老人舊傷復發，只知壽命不長，因此強迫韓鐵衣習武，只在空暇時間才教他認字，因此韓鐵衣武功雖好，文之一途却極差，在柳擷紅面前，恍如學生之對老師，是以知難而退！臨走時，柳擷紅並以言相譏，使韓鐵衣大爲沮喪，自此之後便自暴自棄，化名換姓，與酒爲伍！

他三次到杏園都恰好柳舞風不在，韓鐵衣已决心把這件事忘掉，却又料不到去歲末巧遇柳擷紅，情況似乎有點改變，使他重燃希望之火！此刻柳舞風問及，韓鐵衣不由自主又偷偷瞥了柳擷紅一眼，却見她低着頭，一對手正在玩弄自己的衣角，好一副羞人答答的閨女神態，韓鐵衣心頭一亂，一時間竟忘記答復柳舞風的話！

柳舞風見他雙眼直勾勾地瞪看自己女兒，不由大怒，心中暗道：「江湖上傳說韓鐵衣武功高，人品好，哼！但老夫看他倒像是個登徒子！」當下拂袖而起，道：「兩位少俠，如今夜已深，況且梅園主又沒法陪伴兩位，唔，老夫先送兩位回房休息吧，有事明日再說！」

他長身立起，兩個女兒也跟看站了起來。韓鐵衣仍在神遊太虛，幸而齊雲飛拉一拉其衣袖，才瞿然一醒，立了起來。

柳採月道：「兩位少俠慢走，請恕賤妾不送了！」她向他倆行了一禮。柳擷紅則垂着頭，一聲不出。

齊雲飛與韓鐵衣都有點失望，但柳舞風已走了出去，只得跟在後面。

柳採月走出內堂，見到一個丫環，便索性叫丫環送他倆到客房去，齊雲飛臨進房時笑道：「韓兄，剛才好一副多情的神態，只是在柳世伯面前似乎有點失態！」

韓鐵衣臉紅如血，澀聲道：「齊兄莫胡說！」

齊雲飛大笑。「小弟胡說？韓兄大可以去問一問柳世伯！」

韓鐵衣更加尷尬，正想找話下台，不料齊雲飛道：「韓兄請早休息！」說能，把房門「砰」的一聲關掉。

× × ×

齊雲飛被一陣敲門聲吵醒，雙眼睜開，窗色早已白了，料天已大亮，他匆匆穿上衣服，打開房門，以爲是梅家的丫環，却原來是關笛。

「辰時將過還睡不够？昨天晚上跟柳三小姐約會後花園？」關笛眼睛閃閃的。

齊雲飛笑罵道：「小鬼頭，你大概想知道韓鐵衣的情況吧？告訴你，他跟我一起回房的！唔，順便拍門叫醒他吧！」他指一指旁邊。

關笛啐了他一口，略一沉吟，終於跑去敲韓鐵衣的門，拍得震天價响，都不見

韓鐵衣應門，却驚動了梅家的丫頭，捧着水跑了過來，道：「韓公子一早便已出去了！」

齊雲飛接過水，問道：「他已離開了麼？」

「不是，在花園內觀賞梅樹！」

齊雲飛向關笛擠眉弄眼，道：「還不快去！」

「去就去！」關笛一陣風般衝了出去，齊雲飛細細盥洗一番，把頭梳好，束好万巾，再換過一套乾淨的衣服，然後走出客房。

丫頭道：「公子，早點就快送來！」

「不吃了！」齊雲飛心想你到前面去賞梅樹，我何不到後花園去碰碰運氣？當下快步向後走去。

當他來至園牆旁邊的過道，轉頭向內院望去時，忽見房門開處，慧光大師自房門走了出來，温七娘送至門外，慧光轉身合什向她行了一禮。

齊雲飛快步走至一棵梅樹之後，只見温七娘嘴部嚅動，却聽不到她說些什麽，但聽慧光大師道：「阿彌陀佛！女施主不必客氣，此乃貧僧應爲之事！請回！」

慧光向園牆走了過來，齊雲飛便裝作行若無事般向內走去。

剛走了兩步，便聽見梅松堅的聲音傳來：「大師爲何去乃匆匆？」

「令尊已無大碍，只要睡一陣，精神便可恢復不少。貧僧另有事要辦……」

梅松堅急道：「但大師若連早飯也不吃便離開，晩輩如何過意得去？而且若讓家父知道，可免不了一番怪責！何況大師就算有事要辦，也不急在一時！」

慧光合什道：「大公子的好意，貧僧心領了！令堂剛才亦已有所挽留，但貧僧的確有急事要辦……咳咳，這件事本來是應該在昨晩辦的！」

他話說得很明顯，昨夜有事要辦，在附近經過時，因聽見梅北山受了重傷，所以才折回來梅家，是以梅松堅聽後十分感動地道：「大師恩情，寒舍上下均銘誌五內，下次路過，極望大師能到舍下盤桓幾天！」

慧光道：「令尊高風亮節，貧僧也想跟他敍敍！」言畢身子斜飛，躍上園牆，再跳了下去。

齊雲飛見他背後衣衫濕透，貼在肌膚上，身形呆滯，而且也沒法一口氣翻牆出去，而須在牆頭落足換氣，可見他爲了替梅北山療傷，必耗了不少心血精力！

齊雲飛仍向內走去，忽又聽一人道：「齊兄欲去何處？」

齊雲飛停步轉身，叫他的却是梅竹堅。「三公子，小弟聽人說府上後花園佈置極佳，而其梅林更是一絕色之景，是以欲去觀賞一下！」

梅竹堅笑道：「齊兄是聽誰說的？寒舍不錯是有一座後花園，但一來絕不開放與外人進去，二來後花園只種四時花樹，不種梅樹！」

齊雲飛一怔，甚是尷尬，只得乾笑一聲：「那眞是傳聞有錯了，幸而碰到三公子，否則走了進去，可眞不好意思！」

梅竹堅淡淡地道：「寒舍庭院極多，幾乎每棟屋與屋之間都起碼有一座院子，而且都種滿了梅樹，齊兄若有興趣，可隨便參觀，請恕小弟無暇相陪！」

「令尊醒來時，請三公子代小弟向他問候！」

梅竹堅含笑而退，齊雲飛向一座梅林走去，剛到那裏便聽到關笛的聲音，他不用猜也知道韓鐵衣亦在梅林之內，便轉身走了。

走至一棟樓房前，見附近園景佈置甚佳，便停了下來，仔細觀賞，過了一會，忽見柳舞風走了出來，向齊雲飛點頭問道：「齊少俠欣賞此園之景？」

齊雲飛道：「確是不錯！」

「但不知此園之景好，抑或是杏園之景較佳？」

齊雲飛一怔，隨即笑道：「南方園林，集中在『秀』字方面，佈局方面則崇尚曲徑通幽，池水假山與花木亭閣，穿插其中，形成一幅幅的景色：而北方園林則以雄奇爲勝，氣魄雄偉，結合天然景色，各有千秋，而梅園與杏園則各得神髓，所以也是各有千秋，難分軒輊！」

柳舞風呵呵而笑道：「這番話實在有理，但却答了等於未答，因爲老夫問你是認爲那一園的景色較好，那是以你的愛好及觀念爲中心，相信絕對不會什麽難分軒輊！」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才道：「以晩輩之性格還是較喜歡杏園！」

柳舞風呵呵一笑。「你不是爲了取悅老夫才如此說吧！」

齊雲飛道：「非也，梅園景色雖然雄奇，但却是十分單調，不如杏園的多姿多采，變化多端，令人目不暇給，疑在仙境！前輩當知晩輩的性格！」

柳舞風沉吟了一下，道：「你性格好奇，貪新忘故，耐性不够，又喜刺激，的確會偏愛杏園，不知老夫有否把你的性格看錯？」

齊雲飛也沉吟了好一陣，道：「前輩雖只見過晩輩幾次，想不到把晩輩看得如此透徹，想來大致不會有錯！像晩輩這種人大概屬於輕浮淺薄之輩吧！」

柳舞風道：「這又不然！有的人小事輕浮隨意，但遇到大事時，却頗能把握分寸，有些人平時辦事十分謹愼，但到了關鍵時刻，雖然不輕浮，却毫無主見，或心慌意亂！一個人怎能沒有缺點！老夫並非迂腐之輩，平時放縱一下，絕不過份，重要的是大事當前，能否把持得住！至於行爲瀟洒不羈的人，也絕對不能簡單地判斷爲淺薄！」

齊雲飛撫掌大讚：「前輩此席話，使晩輩茅塞頓開，如聆仙樂，如飲醇酒！哈哈，眞正痛快之至，可惜咱們年紀有所距離，否則實可至引爲知己！」

柳舞風見他如此放蕩，似乎不太尊重自己，便輕咳一聲，道：「少俠最近好像很少到蘇州？」

齊雲飛臉上微微發熱，說道：「晩輩只是去過兩趟蘇州，兩趟都到府上拜訪過了！」

「哦？老夫還以爲你去了不敢告訴我哩！」

齊雲飛道：「除非是前輩不在，否則有誰進去，能瞞得了您老人家的一對利眼

睛！」

柳舞風哈哈一笑，道：「老夫對你的看法，其實是由小女口中得悉的！」

齊雲飛臉上再一熱，道：「三小姐必認爲晩輩，無甚可取了！」

「此話不像是出自你之口！」柳舞風悠悠地道：「不過依老夫旁觀，你似乎尚需努力哩！你既然欣賞寒舍的園林佈置，幾時路過可到老夫那裏去，順便嚐嚐老夫親手烹煮的茶！」

齊雲飛大喜，道：「若能一嚐前輩親手烹煮的茶湯，實乃晩輩三生之幸！」此話確非拍馬，因爲柳舞風有武林第一喝茶大行家之稱，也有人稱他爲「武陸羽」，其對茶道研究之深，內力之厚，數年前，少林寺的慧空禪師、武當掌門黃山道長與他在五老峯不期而遇，柳舞風一時興起，自背囊中取出烹茶用具，取山上之泉水烹之，慧空與黃山飲後，都大嘆不枉此生，對門人謂飲後竟有雙脅生風，疑在仙境之妙！

慧空與黃山道長在武林中地位是何等尊崇，得此禮遇，不足爲怪，但齊雲飛能被其事先許諾，確是殊榮，難怪他受寵若驚！

正在飄飄然之際，只聽柳舞風又道：「雲飛，老夫要請你飲茶與你跟小女之事完全無關，希望你莫發生誤會，此點最爲重要！」

齊雲飛唯唯喏喏，連聲不敢，柳舞風又問：「你可想知老夫爲何要請你喝茶的原因否。」

齊雲飛聽他稱自己雲飛，心頭怦怦亂跳，儘管柳舞風說一切與柳擷紅無關，但他若對自己有好印象，總是一件好事，當下忙道：「晩輩早已洗耳，準備恭聽！」

柳舞風對他態度甚爲滿意，頷首道：「原因有二，第一，昨夜梅園主與嶗山三鶴決鬥時，你曾提醒他：『這是三才陣』；第二，你脾氣很對老夫的胃口，而且憑你的武功文才，也有資格喝老夫的茶！」

「晩輩極希望此日能早點到臨！」

「本來此時煮與你嚐嚐，也無不可，但此地只有你與小女有此資格喝而已，若請了別人，等於貶低你的身份，若不請別人，親戚上面更不好看！」

「晩輩明白！」齊雲飛含笑道：「而且晩輩有耐心等候！」想起柳舞風的態度，以及仔細回味一下他說的話，齊雲飛心花怒放，幾乎笑了出來，再回憶一下柳擷紅對自己的態度，更加喜不自勝：「恐怕連他還不知道她女兒本就對我有意思！」

柳舞風瞇着眼向他問道：「你爲何發笑？」

齊雲飛瞿然一醒，忙道：「想起前輩要請晩輩喝茶，誰能抑制得住高興的心情？」他岔開話題：「前輩，梅園主傷勢如何？」

柳舞風道：「昨夜由慧光負責，他不許別人走近，老夫也不太清楚，正要去看看！」他轉身過來，忽然又再轉頭道：「梅園主似乎很看得起你！」

齊雲飛目送他離開之後，也走出庭院，却見韓鐵衣與關笛聯袂而行，他想道：「擷紅近來對韓兄的態度有所改變，只是不忍見其意志消沉而已，她終不會把終生付託與他，他有了關笛，自己也聊可安慰了！」

心有此念，便故意落在他們後面，不驚動他倆。

梅松堅陪齊雲飛、韓鐵衣和關笛吃午飯，飯後丫環來通知：「大公子，老爺醒來了！」

梅松堅大喜，忙道：「三位且恕小弟失陪一下，待小弟先去拜望家父，再回頭來相陪！」

韓鐵衣忙道：「理應如此！」

梅松堅去後不久，忽然又有一個丫環走了過來，道：「那一位是齊公子？」

齊雲飛一怔，道：「在下姓齊。」

「請齊公子跟奴婢到內堂！」

齊雲飛看了韓鐵衣與關笛一眼，便跟着那丫環進去了，她一直帶他到了一座獨立小院子才停了下來，齊雲飛見此處並非今早經過之處，便訝然問道：「姑娘，你家老爺搬來此處休息麽？」

丫環道：「不是老爺要見你，是二夫人！」

齊雲飛心頭一跳，脫口問道：「二夫人找在下何事？」

丫環道：「等下你自然知道！」說着走至一座小花廳。「請齊公子稍坐一下，待奴婢去通知二夫人！」

齊雲飛想起温七娘年紀並不太大，不由有點猶疑，生怕讓下人們看見，閑言閑語，但以他的爲人，又覺得就這樣退出去，太過魯莽，而且怯懦。

幸而温七娘很快便出來，穿了一套素色衣裙，淡掃蛾眉，臉上浮着油光，精神比昨夜好得多了，「累齊公子久候，賤妾心中難安！」

「夫人言重！」齊雲飛長身道：「不知夫人召晩輩來此有何指教？」

「齊公子請坐！」温七娘坐在齊雲飛對面道：「齊公子是頭一次到寒舍，是次是專誠爲觀戰而來的，或是另有目的？」

齊雲飛一怔，忖道：「她懷疑我什麽？」面上不動聲息地道：「晩輩本就有意到府上拜訪，因爲梅園主是在下久已心儀的前輩高手，只是無人引見，是以不敢冒昧而來……但這次却是爲了觀看園主與嶗山三鶴的決鬥……」

他忽然想起這一戰是梅北山第一次失敗，便連忙住口。

温七娘道：「你大概很希望吧？」

「這一戰是晩輩所見最激烈精采的一役！」齊雲飛小心翼翼地道：「梅園主的傷勢，大概已無大碍了吧？」

温七娘臉色一變，半晌才道：「你認爲他的傷勢應該很重？」

齊雲飛又是一怔，強笑道：「晩輩希望梅園主取勝，但既然不幸敗了，也希望他傷勢不重！」

温七娘問道：「以你之眼光及經驗看，他傷勢到底重不重？」

齊雲飛忙道：「不重不重！何況梅園主內功深厚，很快就可以恢復，二夫人不必担心！」

「這句話是你安慰我的，還是你的看法！」温七娘目光落在齊雲飛面上。「我要聽的是眞話，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

齊雲飛心中暗道：「這女人到底有何

目的？」沉吟了一下才道：「實不相瞞，昨夜一來距離遠，二來光綫不足，晚輩根本看不清楚，不敢胡亂猜測，只望梅園主早日痊癒！」

「齊少俠武功高，又仁心宅厚，眞是難得之至，多謝少俠良言，亦希望他能如你所願！」温七娘頓了一頓才問道：「那位跟少俠一起的姑娘，是誰家的閨女？」

「她爺爺是賣酒的，聽說是黃龍帮的一個副香主，本是住在邯鄲的，因為他爺爺死了之後，又無親人照顧，所以四處遊蕩……」

温七娘道：「如此說來少俠跟她倒有緣得很的呀！」

齊雲飛不知她到底目的何在，便囁嚅地道：「不知夫人指的是那一方面呢？若是指男女之情，那可無緣得很，但晚輩自小便是孤兒，渴望有兄弟姐妹為伴，如今平白得了一個妹子，實在高興之至！」

「哦？原來如此！」温七娘瞥了他一眼。「你既然認了她為妹子，對她的一切自然瞭解！」

齊雲飛心頭疑雲更盛，忍不住問道：「夫人難道懷疑她什麼事？」

温七娘道：「少俠言重了，她只是個小姑娘，就算她心懷不軌，料她也成不了氣候！」

齊雲飛心頭一轉，問道：「梅園主與黃龍帮有仇？」

「說不上仇，不過絕對不是朋友就是！」温七娘悠悠地道：「黃龍帮是什麼貨色，少俠自然知道，梅園絕不會與這種帮會來往！」

「人各有志，梅園自然有權如此！」

温七娘斜乜了他一眼。「少俠又是否希望能與梅園為友？」

「固所願也，只不知道是否能高攀得上！」

「少俠為人拙夫也知一二，他也很欣賞你不畏懼惡勢力的勇氣！」

「這是指去年春，晚輩單槍匹馬闖進『三刀堂』，殺了他們老大的事？」

温七娘道：「正是此事！三刀堂人數雖不如黃龍帮，但勢力却比之強了不少，而且聽說機關密佈，少俠敢獨闖，不論成敗，單憑這份勇氣，已值得別人欽佩！」

齊雲飛笑道：「其實其時晚輩已得知三刀堂的人都離開去攻打梅花莊，是以才敢進去！」

「無論如何，拙夫都很欣賞你！」

「這與關笛妹子又有何關係？」

「她不是梅園歡迎的人！你是聰明人，自然明白我的意思！」

齊雲飛臉色一變，立即長身道：「齊某已知道該如何辦，請問夫人尚有其他事否？」

温七娘道：「我只是來提醒你一下而已，少俠千萬莫勉強！」

齊雲飛哈哈笑道：「簡單之至，晚輩現在立即帶她離開！」

温七娘一怔。「拙夫要見見你，你難道不等……」

齊雲飛淡淡地道：「如今已無此必要！嗯，也許下次再來拜訪他吧，請夫人代晚輩向他問候，後會有期！」他拱拱手便走下石階。

温七娘望着他的背影，有點意外，半晌才把丫環叫來，低聲吩咐她幾句，那丫環便匆匆走了。

×　×　×

齊雲飛實在料不到梅園的人，心胸如此狹窄，只不過不滿黃龍帮而已，便連關笛也恨上了。他快步走到客舍，却找不到關笛，也不見韓鐵衣，心中不由暗暗罵道：「這小妮子還把此處當作自己家裏哩，也不知人家根本不歡迎她！」

他不想再在梅園呆下去，便決定去找關笛，然後帶她離開。不料剛走了幾步，便見柳舞風走了過來，問道：「少俠去那裏？」

「晚輩要去找關姑娘，立刻便要離開了！」齊雲飛問：「前輩何時回蘇州？」

柳舞風道：「老夫與小女還得在此住上幾天！嗯，少俠何事匆匆，不妨留下來陪老夫幾天！」

齊雲飛大喜，柳舞風要求他，實是一種殊榮，但他隨即冷靜下來道：「晚輩也想在此住幾日，只是道義上不能如此！」

柳舞風道：「老夫實在不明白！」

「因為梅園不歡迎關姑娘，晚輩有責任送她回去，所以不能陪伴前輩了！」

柳舞風問道：「你與她眞的只是兄妹之情？」

齊雲飛心頭一跳，反問：「前輩何來此問？」

「你明知道姑娘家都是心胸狹窄的，如果我是你，便不會跟她在一起了！」

齊雲飛問道：「令嫒不高興？」

柳舞風臉色忽然一沉，道：「這與小女何關？老夫看得起你，可與她沒一絲關係！」

「是是！」齊雲飛道：「如此晚輩只能專誠到府上拜訪您了！」

「你眞的要跟她在一起？」

齊雲飛略一沉吟即道：「不是要跟她在一起，但晚輩理該送她返回黃龍帮，否則，萬一她若是發生什麼意外，可要終生難安！」

「送她去後即來，也不用多久！」

齊雲飛道：「前輩眞要抬舉晚輩的，不如在城內的酒家見面！」

柳舞風一呆，隨即大笑。「你這脾氣，可對正了老夫！好，杏園幾時都歡迎你去！」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說道：「眞想不到梅園主氣量如此淺，傳聞有誤，令人失望！」

柳舞風笑意一斂，喃喃地道：「梅老頭的脾氣雖然臭一點！但却不像是這種人，也許……」

齊雲飛快口道：「也許是他如夫人的意思！」

柳舞風瞪了他一眼，道：「也許這一次是例外。」

「他跟黃龍帮有莫大的仇恨的？」

柳舞風輕咳了一聲，道：「老夫不喜探聽別人的隱私？」

齊雲飛尷尬地笑笑。「晚輩胡言，前輩莫怪！後會有期！」

柳舞風撚鬚而笑，齊雲飛走到過道，便見到韓鐵衣與關笛聯袂而來，韓鐵衣神態有點不耐，見到齊雲飛略帶尷尬地一笑，關笛則如沐在春風。

「你們到那裏去？小弟四處找不到！」齊雲飛向關笛悄悄扮了一個鬼臉。

關笛道：「韓大哥教小妹刀法！」

韓鐵衣道：「小弟只教她拔刀的手法及姿勢而已，齊兄找小弟有事麼？」

齊雲飛不安道：「主人家不大歡迎咱們……」

關笛冷哼一聲，「昨夜小妹便想離開了，這樣也好，省得有人捨不得走！」她面對着齊雲飛，眼光却斜望向韓鐵衣。

韓鐵衣輕咳一聲，道：「他們昨夜不是挽留咱們麼？」

「唉，韓兄你如何這般死心眼？昨夜是昨夜的事，也許人家只有留咱們過一夜的雅量！」

韓鐵衣抓抓頭，道：「不會吧，梅三公子跟咱們談得可頗為投機！」

「可惜他們還未當家，」齊雲飛道：「是梅北山如夫人透露的，難道小弟騙你，你不信可去問柳舞風！」

韓鐵衣怎敢去問，當下跟他們離開梅園，策馬馳向安陽城，關笛問道：「韓大哥，你要去那裏？」

「到河南去走走！」

「不如跟咱們一道去吧！」關笛拉一拉齊雲飛的衣袖，道：「大哥，你說好不好？」

「好極了，韓兄你將就她一下吧？」

「你倆要去何處？」

關笛道：「到黃龍帮去！」

韓鐵衣悶聲不響，半晌才道：「齊兄，你還記得那位司空業否？」

齊雲飛心頭一跳，忖道：「莫非韓鐵衣也是讓他迫走的？」當下冷笑一聲，道：「韓兄是指那個目空一切，自稱是巫山神姥的徒弟的麼？」

「正是，小弟見過他出劍，當眞是劍出如風，厲害之至！」

齊雲飛心頭一動，問道：「韓兄與他較量過手了？」

「不是，我見他殺一個幪面人，只三數個照面便得手！而那幪面人的武功，就算在你我手下，也得走百數十招才能勝得他！」

齊雲飛不由聳然動容，脫口問道：「韓兄，依你看，你我的武功與他相較如何呢？」

韓鐵衣吸了一口氣，半晌才說道：「小弟根本還看不出他的殺人本領到底有多高，因為那天他殺人，好像完全不費勁一般！」

齊雲飛詫聲問道：「殺人本領？韓兄，這是什麼意思？」

「小弟覺得他所學的，好像完全是為了殺人般，所以未曾正式較量過，根本不能比較！」韓鐵衣長長吐了一口氣：「最厲害的是他身上那股殺氣，當日的情景，小弟至今仍未能忘懷！」

齊雲飛看了他一眼，哈哈笑道：「聽你這樣說，使小弟技癢不已，恨不得立即跟他較量一下！」

韓鐵衣正容道：「小弟告訴你這件事，並非沒話找話說，而是提醒你一下，生怕你大意失荊州。」

齊雲飛心頭一動，臉上的笑意亦不見了，沉聲道：「韓兄的好意，小弟十分感激，咦，你為何會這樣？難道他在你面前說過，要找小弟比武？」

「非也，」韓鐵衣輕嘆一聲，道：「將來你自會明白！」

齊雲飛仍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但馬匹已衝入安陽城，韓鐵衣以馬鞭一指街角的一間酒家，道：「齊兄，小弟請你進去喝一杯！」

關笛道：「你就不請我麼？」

韓鐵衣道：「就怕你酒量不夠！」

關笛一拍胸膛，說道：「今夜不醉無歸！」

齊雲飛大笑。「這氣魄似乎有點巾幗英雄的味兒，也不愧是我的妹子！」

×　×　×

三人果然喝得酩酊大醉，然後互相摻扶着，找了家客棧投下。

次日齊雲飛醒來，不見了韓鐵衣，只道他去茅厠，後來才發現桌上有他留下的一封信。信很簡單，只說他有事，不能陪他倆去黃龍帮，希望能在江湖上再見。

齊雲飛不知韓鐵衣是眞有其事，還是為了遠避關笛，不過人既然已離開，也只好把信給關笛看，不料關笛看後只淡淡地一笑，道：「小妹祝你成功！」

這話沒頭沒腦，齊雲飛只瞪着她，關笛「噗嗤」一笑。「你若得到柳擷紅，他便神氣不起了！哼，他現在看我不起，終有一日他會來找我！」

齊雲飛忙道：「男女間的事，可勉強不得！」

關笛輕輕一哼，道：「咱們走吧！」

兩人結賬出店，先到街上買了乾糧，然後上道，到次日的午時，便到了濮陽城。齊雲飛道：「妹子，此處已是你們黃龍帮的勢力範圍，你到了此地，已無危險……愚兄走了！」

關笛嗔道：「原來你陪我只是怕我被人殺死！那麼你還叫我妹子作甚！」

齊雲飛輕咳一聲，道：「孟石根根本不歡迎小兄！」

「是他對你重要一點，還是小妹？」關笛語氣咄咄迫人。「而且我也不一定要留在黃龍帮內！」

「為何？你不是心懷雄心壯志麼？」

「假如孟叔叔當不上帮主，小妹便不會留下來！」關笛撒嬌似地道：「小妹要跟你去闖盪江湖！」

齊雲飛吃了一驚，道：「這樣不是比討老婆還痛苦麼？使不得使不得！你最好留下來，愚兄有空時自會來看你！」

「你怕什麼？」關笛白了他一眼。「先陪小妹到總舵再說！嗯，小妹先此聲明，你起碼得陪我三天，除非我放你走！」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好吧，孟石根若不趕愚兄，愚兄就陪你三日！」

說着已至黃龍帮總舵外面，只見四周都是手持兵器的黃龍帮徒，氣氛十分緊張，關笛一怔，忙問道：「喂，發生了什麼事？」

關笛雖然還沒有正式加入黃龍帮，但一來她爺爺及父母都是黃龍帮的創業功臣；二來她自小在關記酒家裏長大，很多人見過她，是以都認得她，也都把她當作是自己人。當下有一個漢子走前，輕聲道：

「你不知道麽？裏面正在推選帮主！咱們怕有人來搗亂，所以不得不小心一點！」

關笛一聽，驚喜地問道：「選上了誰當帮主？」

那漢子道：「大概還未有結果！」

「齊大哥，咱們快進去吧！」

忽然有幾個漢子走了上來，擧刀一攔，道：「關姑娘，堂主們有令，在選擧帮主期間，若非本帮的人，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不能進去！」

「但……但齊大哥可是好人！」

齊雲飛笑道：「這是帮規，而且不單止是黃龍帮，其他門派也是如此；你進去吧，我到城內的興隆客棧等你三日！先此聲明，你若過了三日還不來，愚兄可要腳底抹油了！」

關笛沉吟了一下，道：「好，三日之內，不許你離開客棧！唔，也許我偷偷溜出去陪你！」她向齊雲飛揮揮手，便走進那座大院。

齊雲飛撥轉馬頭，走進濮陽城，到興隆客棧賃了一間清靜的大房，先看小二送水讓他洗滌一身風塵。

次日中午，關笛便喜孜孜地來找齊雲飛了，齊雲飛笑道：「你不說，我也猜到孟石根一定是被選上了！」

關笛道：「不錯，明午便擧行上任儀式！」

「如此愚兄便可脫離苦海了！」

關笛擂了他一拳，嗔道：「我在百忙中抽空來陪你，你還說這種話！」

齊雲飛道：「孟石根提陞你做堂主沒有？」

「他還未正式接任，不過小妹昨夜帮他不少忙，他大概不會拒絕我的要求！」

「小鬼頭！你帮了他什麽忙？」

「本來支持潘伯伯的人，聽小妹的話，全都改為支持孟叔叔，所以今早開票，孟叔叔能够得到絕大多數的選票！」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大人的事小孩子不適宜插手，說不定孟石根根本不領你的情！因為他可能認為沒有你帮助，他完全可以穩穩當當地坐上帮主的寶座！」

關笛不高興地哼了一聲，道：「大哥，你也太看輕小妹了！我自然有辦法！最遲在後天便有好消息！」

齊雲飛笑道：「愚兄預祝你成功！來，等愚兄請你吃一頓！」

關笛含笑道：「也好，吃了飯我便回去！」

第二天，關笛沒來，齊雲飛一個人在客棧，悶得發慌，一早上床，腦海中不斷盤桓着柳擷紅的倩影，那裏有睡意，直至四更才迷迷糊糊闔上眼。

也不知過了多久，齊雲飛忽被一陣腳步聲驚醒，他睜開眼來，轉頭望窗，窗外一片漆黑，看來此刻正是黎明前的黑暗。

齊雲飛轉了一個身，正想再睡，不料又聽到一個極其輕微的聲音，這聲音就在房外，他心中升起一個問題：「這時候，還有什麽人走動？」

他略一沉吟，吸了一口氣，凝神一聽，屋頂似乎也有人，心頭怦然而跳，輕輕跳下床，披上外衣，掛上寶劍，準備以不變應萬變。「嘿嘿，不知是那些不長進的小毛賊，竟然看上爺爺！」

忽然又想起此處是黃龍帮的總舵，所謂睡榻之旁，豈容他人鼻鼾？有黃龍帮在，便怎會有什麽小毛賊？

他一想至此，標前幾步，來至窗前，一掌震開窗子，探頭望下去，只見下面燈光點點，人來人往，氣氛異常緊張。

忽然頭頂上「嘩啦」一聲巨响，屋頂破裂碎瓦四處飛濺，幾個漢子跳了下來，齊雲飛手掌在窗台上一按翻身跳落街中。

只聽有人道：「不可放走齊雲飛！」

街頭上的漢子們都圍了上來，齊雲飛喝道：「住手！你們要幹什麽！」

一個威武的漢子道：「齊雲飛你幹的好事，快跟咱們去見帮主！」

「你們是黃龍帮的吧？齊某幹過什麽好事？要去見你們什麽帮主！」

「咱們帮主是孟石根！」那漢子道：「有什麽事，見到咱們帮主便知道！」

齊雲飛眉頭一揚，抽出寶劍，冷笑一聲。「齊某是什麽人，你們也不去打聽一下，人多我便會就範了麽？看劍！」他一出手便是兩劍，那漢子抵擋不住，急忙後退，其他人却圍了上來，刀劍齊擧。

齊雲飛喝道：「死傷莫怪齊某！」他一劍格開幾件兵器，一擰腰，飛起一腳，把一個漢子踢倒，左掌自劍底穿出，印在另一個漢子脅下，那漢子「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萎靡在地。

那些黃龍帮徒衆微微一驚，但仍然向齊雲飛迫去，齊雲飛不想多殺生，覓得一個機會，雙腳一頓躍起，忽然屋頂上飛下一條黑影，一口劍如毒蛇一般，刺向齊雲飛的胸膛！

（未完·六）

民初俠情技擊小說

大帥夫人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衞大帥因為雲力行被血獅劉一獅借故殺害，叫自己的手下殺手朱公子將冼蓮抓回來，追查她勾引雲力行致死的動機，將劉一獅擊殺，還派一個叫「紂王」的手下去行刺新接管賭場的白電。朱公子和郭三吹在老鎮安麵館將劉一獅捉回去，追查冼蓮的下落，知道她匿藏在她姨丈雷將軍的家裏，朱公子和郭三吹沒有將劉一獅殺死，却將他雙眼用飛鏢打瞎，然後用蔴包包住掉到荒郊裏，生死聽天由命，寫了條紙放入銀両在蔴包裏，如遇有人打救就將他送去醫院，而冼蓮的姨丈雷將軍，是個退伍軍人，這天他的木材店新開張，忽然門外來了十三個黑衣人……

店前遇襲 伺機逃走

尹秦揚似懂非懂，但他還是用力地點點頭，說：「我明白了，從現在開始，我每天都吃九碗飯，等到長得和你一般高大的時候，就一塊兒上前綫抵抗大軍閥的侵略！」

雷將軍笑了，笑得很高興，而且還暗暗作了一個決定：「等你眞的長大了，俺一定會在軍隊裏好好把你栽培！」

但世事難料，不到一年，雷將軍的右腿不見了，連他這個大將軍也做不下去。

但尹秦揚却沒有忘却他的說話，果然每天都吃九碗飯。

現在，尹秦揚已長大了，他長得甚至比雷將軍還高。

可惜雷將軍再也不是一個眞正的將軍，他早已退休，現在只能在這裏開設一間木材店。

今天，談師傅帶着徒兒來到這裏，一來是要恭賀雷將軍，二來也很想聚聚舊，讓他再見一見已經長大的尹秦揚。

所以，這本該是雷將軍很值得高興的日子。

但忽然間，木材店門前來了十三個烏鴉似的黑衣人，立刻又使雷將軍想起了他的腿。

他的右腿。

× × ×

談賜宗的武功，雷將軍在二十年前就已見識過。

那時候，雷將軍還很年輕，而談賜宗尚在壯年。

有一天，談賜宗找雷將軍喝酒，兩人便在一間小酒家裏喝個不亦樂乎。

原來那天正是談賜宗的生日，事前却連雷將軍都不知道。

等到談賜宗已有了七八分醉意的時候，他才說：「你問我為甚麽今天非請你喝酒不可，那眞是十分對不住，請恕我不能說，因為我若說了，你就一定會破費買生日禮物送給我，所以無論怎樣，我都一定不能說的……」

雷將軍這才恍然大悟，但他也已醉得

很厲害，所以只是哈哈一笑，道：「你不說就不說，待你下一次生日才告訴俺知道好了。」

談賜宗道：「下一次也不說，因爲這是個秘密……」

正當兩人醉話連篇的時候，突然有五個人悄悄的圍了過來，但雷將軍尚自懵然不覺，還在爲談賜宗斟酒：「來，咱們今晚不醉無歸！」

酒已斟滿，但是談賜宗並沒有伸手取杯。

他若在那時候還貪戀杯中物，恐怕早已死在那小酒家裏。

因爲就在杯子被斟滿了酒的時候，最少有三件殺人利器同時向他飛了過來。

刀、斧、利劍，每一件利刄都對準看他的要害襲擊，就在那一刹那間，雷將軍才本能地大喝一聲，吼叫起來。

但他這一聲吼叫是沒有半點用處的，倘若敵人要殺他，就算他吼叫得比獅子還更響亮，那些刀斧利劍仍然會穿過他的咽喉，插入他的心臟。

眞正有用，唯一可以擋得住這些利刄的是談賜宗的手。

談賜宗的人雖然矮小，但兩手却比雷將軍還更寬闊，而且這一雙手的動作，更是快得令人難以想像。

只聽見「奪、奪！」兩聲，刀和斧都已砍在一張木椅上。

這一張木椅看來十分笨拙，本來絕對不會是一件很好的武器，但它落在談賜宗的手裏，立刻就發揮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它不但可以擋住敵人的武器，而且更可以展開凌厲無比的反擊。

而在談賜宗用椅子展開反擊之前，那個使利劍的漢子已給他一腳踢中小腹，登時向後倒飛出去，半天也爬不起來。

原來談賜宗的脚比手還更可怕。

接着，他又舞動椅子，在短短一分鐘之內，又有兩個敵人倒了下去，其中一個是給椅脚插在咽喉上窒息而死的。

剩下來的兩個人，你瞧我我瞧你的，似乎大家都在慫恿對方首先衝前對付談賜宗。

但談賜宗不等兩人發動攻勢，已拋開椅子赤手空拳地疾標了過來。

兩人一見他雙手空空如也，都是胆氣陡地一壯，立刻分從左右揮刀舞斧上前迎戰。

在那時候，連雷將軍都很爲談賜宗担心。

但他很快就知道，這種担心是多餘的，這五個人雖然來勢洶洶，出手也相當慓悍，但在談賜宗的眼裏，這五個兇徒就像是五條不知死活的山羊而已。

山羊縱然有角，但却畢竟還是羊，而談賜宗却是一條猛虎。

說來也真有趣，那五個猛虎般的漢子原來是羊，反而看來矮小力弱的談賜宗才是真正的猛虎。

那一戰，談賜宗大獲全勝，把五個可怕的仇家都輕易地解決。

雖然，這已經是許多年之前的往事，但雷將軍如今還是有如歷歷在目。

現在，談師傅和尹秦揚雙雙出手攔阻着那十三個黑衣人，雷將軍初時不禁鬆了一口氣。

但是在鬆一口氣之後，他却還是很担心。

那十三個烏鴉一般的黑衣人，實在來得詭異，來得可怕。

×　×　×

哀沉的曲調終於停下，那十三個黑衣人就像是塑像般站在路上，每一對眼睛都直望看雷將軍的臉孔。

雷將軍的臉色很不好看。

現在，幾乎每個人的臉色都是這個樣的。

談師傅手裏拿看一支旱烟管，嘴裏噴出了一口烟，冷冷說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一個臉色灰白的黑衣人冷冷一笑，道：「我們是這間木材店的第一批顧客。」

談師傅沉聲道：「你們是那條路上來的？」

臉色灰白的黑衣人道：「陰司路。」

談師傅嘿嘿一笑：「哦！原來都是死人！」

臉色灰白的黑衣人道：「陰司路不一定只有死人才能進出，活人也同樣可以在這條路上走來走去。」

談師傅仔細打量看他，良久才道：「有這種事嗎？」

那黑衣人道：「當然有，只要有手段，有辦法，而又有錢的話，便連使鬼推磨也不是甚麼難事。」

談師傅道：「我看得出，你是個經常在鬼門關內外打轉的亡命之徒，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那黑衣人道：「我是顧客，不是你們今天請來的貴賓，所以區區賤名，看實不必提起。」

談師傅道：「但我們的老闆，今天並不準備做生意。」

那黑衣人道：「已開張了，怎會還不做生意？」

談師傅道：「正因爲新張伊始，所以讓伙計休息休息，放假半天。」

那黑衣人道：「第一天新張，就關門不做生意，豈非大大的不吉利？」

談師傅道：「就算要做生意，也不做你們的。」

那黑衣人道：「這是甚麼意思？」

談師傅道：「這裏只做活人的生意，死人的生意一概不接。」

那黑衣人道：「不管你死人活人，我們已決定把這裏每一塊木材都買下。」

談師傅道：「買來何用？」

那黑衣人道：「當然是用來做棺材，而且第一口就是做來送給雷老闆的。」

談師傅臉色一寒，叱道：「好大的胆子，難道這裏就眞的沒有王法嗎？」

「王法當然是有的，」那黑衣人忽然獰笑着道：「在這裏！」他兩手都已同時亮出了鋒利的武器。

他左手有刀，右手有斧，還有滿臉凶厲駭人的殺氣。

談師傅怒喝一聲，正待出手，背後却同時响起了雷將軍宏亮的聲音：「生意不成仁義在！談師傅，俺願意跟這位兄弟好好談一談。」

那黑衣人乾笑兩下：「還是雷老闆識得大體。」

雷將軍道：「朱公子呢？他爲甚麼不親自來。」

談師傅一楞，目注看雷將軍說：「你早已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雷將軍道：「就算本來不知道，現在也該認得出這位朋友是誰了。」

那黑衣人目中凶芒閃爍：「你知道我是誰？」

雷將軍道：「你一定就是號稱『灰面追魂』，又被譽爲『刀斧亡命客』的郭三吹！」

那黑衣人格格一笑，「果然不愧是個大將軍，可惜現在只能做個小老闆了。」

雷將軍面上肌肉一陣抽搐，但却很快就平靜下來：「人總是會變的，俺覺得現在也相當不錯。」

郭三吹道：「你現在當然不錯，否則咱們也不會吹吹打打的趕來道賀。」

雷將軍道：「但你們吹的却是死人曲子。」

郭三吹道：「死人曲子也是名曲，而且咱們都認爲它旋律優雅，十分動聽！」

雷將軍道：「你們要怎樣才肯答應不再搗亂？」

郭三吹嘿嘿一笑：「在一小時之前，矮脚鬼不是已經給了你一封密函嗎？」

雷將軍問道：「你們一定要抓住洗蓮嗎？」

郭三吹道：「不是抓，而是邀請。」

雷將軍道：「是朱公子的邀請，還是衛大帥的邀請？」

郭三吹道：「這一點你不必管，其實你若早早依照信上的說話行事，又何來現在這許多枝節？」

雷將軍冷笑道：「俺早已對矮脚鬼說過，洗蓮已經走了。」

郭三吹說道：「她還能够躲閃到哪兒去？」

雷將軍叫：「俺又不是個神仙，怎會知道？」

郭三吹盯着他，忽然冷冷一笑道：「你當然不是個神仙，却是一條不知死活的笨騾！」

雷將軍給他氣得胸中熱血翻湧，立想一槍把這惡棍的腦袋轟掉下來。

但他還是忍耐着。

他說：「洗蓮到底犯了甚麼錯事，你們非要整治她不可？」

郭三吹道：「她沒有犯過任何錯事，錯的只是你這位雷老闆，你不該直到現在還拒絕咱們的要求。」

雷將軍道：「這已不是要求，而是恐嚇。」

郭三吹嘿嘿一笑，說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你以爲自己還是個威風凜凜，有成千上萬軍人敬畏服從的大將軍嗎？」

雷將軍的臉色「刷」的變了，他突然掏出了一柄手槍！接着便「砰」然地响起了一下槍聲。

但他這一槍並沒有射中任何人，因爲他才把槍握在手裏，郭三吹的斧頭已脫手飛劈過來。

但郭三吹這一斧也沒有劈中雷將軍，那只是因爲談師傅的旱烟管把斧頭撥了開去。

郭三吹的臉色變了。

他當然很清楚這一斧的力道有多大。

這一斧簡直可以馬上劈死一條疾衝過來的狂牛，但談師傅却只是輕描淡寫地，就把斧頭撥跌在地上。

槍聲一响，看熱鬧的人立刻最少不見了一大半，雷將軍還想放槍，但是談師傅却制止了他：「雷老弟，還是讓我來對付他們！」

郭三吹沉着臉，喝道：「你是從那裏來的鄉巴佬？」

談師傅還沒有回答，尹秦揚的拳頭已閃電般撞向了郭三吹的下顎。

郭三吹手裏還有刀，而且這柄刀已剖開過無數人的胸膛。

但他的刀還沒有發招，下顎已給這顆拳頭打碎。

可是就在郭三吹被擊中的時候，他身邊的十二個黑衣人也已動上了手。

談師傅師徒立刻陷入了兇險的重圍之中。

雷將軍一手柱着拐杖，另一隻手仍然緊握着那柄槍。

又是「砰」然一聲槍响，雷將軍終於殺了其中一個黑衣人。

他已很久沒有殺人了，而且也以爲這一輩子再也不會殺人。

但現在，他終於又再開了殺戒。

一顆子彈染紅了黑衣人的胸膛，也染紅了雷將軍的眼睛，他忽然激動地吼叫着：「十三隻黑烏鴉！俺要殺掉你們！連一隻也不放過。」

於是，剛開業的木材店馬上就變成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雷將軍雖然只有一條腿，但手裏却有槍，連他也不知道，今天爲甚麼忽然會把這柄槍帶在身上的。

槍膛裏裝滿了子彈，雖然都是「陳年舊貨」，但仍然可以輕而易擧地結束任何人的性命。

但談師傅的心却沉了下去。

雖然他對這個大都市還是很陌生，但他却知道，雷將軍在這種情況下殺了人，必然會帶來很可怕的後果。

談師傅是老江湖了，他當然早已看出這十三個黑衣人只是嘍囉小卒，在他們的背後，一定還有極龐大的勢力作爲後盾。

所以，就算雷將軍能够把這十三個黑衣人全都殺了，仍然不是一項勝利。

也許，這根本就是有敗無勝的一戰。

談師傅忽然下了一個決定，想活下去，只有逃。

他這個決定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雷將軍，也是爲了尹秦揚。

就在這時，一輛汽車駛了過來，車上一人喝道：「快登上車子。」

駕車的是個男人，他頭上戴着一頂闊邊毡帽，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大半邊面龐。

談師傅雖然目中露出了狐疑之色，但在這緊急關頭，他也只好把雷將軍拉進車廂裏。

汽車立刻又再開動，尹秦揚也及時趕了上來。

尹秦揚上車後，車子開得更快，談師傅却突然用一把鋒利的刀子，架在那人的脖子上，沉聲喝道：「朋友，咱們都是一條光棍，可沒有甚麽油水！」

那人淡淡一笑：「這位老爹，你以爲我也是朱公子的手下嗎？」

談師傅冷冷道：「我不認識朱公子朱老爺，只想問問你是甚麽居心？」

那人道：「難道你以爲我會把你載到龍潭虎穴去嗎？」

談師傅道：「你就算把我載到西方極樂世界，我也並不害怕，但這車上還有我的老朋友，也有我的徒兒。」

那人淡淡一笑：「你們是誰，我是一點也不關心的，我只想救救洗蓮。」

「他媽的！」雷將軍怒叫起來，「果然還是朱世恆的手下。」說着，又擧起了槍，神情憤怒之極。

那人看見他拔槍在手，不禁嘆了口氣，道：「這東西雖然可以殺人，但却救不了洗蓮。」

雷將軍怒道：「洗蓮犯了甚麽錯事，你們非要殺害她不可？」

那人道：「我是我，我不是他們的一份子。」

雷將軍道：「你若不是朱世恆的手下，爲甚麽要找洗蓮？」

那人道：「朱世恆的手下找洗蓮，不錯是要害她，但我找洗蓮，却是要救她脫離險境。」

雷將軍搖搖頭道：「我不相信，你說的都是鬼話。」

那人道：「就算我是個鬼，也是好鬼而非壞鬼。」

談師傅沉聲道：「你若不是朱世恆的人，又怎會知道洗蓮的事？」

那人道：「上海可不是朱世恆一個人的天下。」

雷將軍聽見他這樣說，才臉色稍寬，道：「你叫甚麽名字？」

那人道：「我姓白，叫白電。」

「白電？」雷將軍臉色一變：「買下整座賭場的人就是你？」

白電點點頭，道：「不錯，想不到你也知道了這件事。」

雷將軍吸了口氣：「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跟衞夫人在街上來來去去。」

白電微微一笑，道：「你實在不像個商家，倒像個情報人員。」

雷將軍冷冷道：「雖然我不能算是道上的人，但道上的朋友却認識不少，聽說閣下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已把上海鬧得沸沸揚揚了。」

白電聳聳肩一笑，說道：「那也算不上甚麽，在這年頭，無論在黑白兩道上混，都必須要有點手段，才可以站得牢固一些。」

雷將軍道：「你們的手段，却未免是令人太莫測高深了。」

白電道：「那只因爲你還沒有瞭解白某而已。」

雷將軍忿然地說：「俺不想瞭解你，也不想瞭解任何人，俺只是想安份守己的過活，但你們却要把俺拉進骯髒的漩渦裏去。」

白電道：「我並不是你所痛恨的人，最少，我現在把三位救了出來，否則後果如何，三位慢慢想一想好了。」

談師傅冷冷一笑，道：「聽你的口氣，是不是要咱們向你感激流涕，才算是合情合理。」

白電嘆了口氣：「只要兩位老人家大發慈悲，不再用刀槍架在我的脖子上，在下已經感激萬分了。」

尹秦揚忍不住插口道：「這位白先生的說話，聽來也很有道理。」

「你懂甚麽？」談師傅冷冷一笑：「江湖上人心險詐，這小子要找洗蓮，多半是不安好心，你若聽了他的鬼話，就會大大的上當。」

白電忽然也冷冷一笑：「雷將軍，你瞧瞧這條頸鍊，你還認得出它是屬於誰的嗎？」說着，伸手抄起了一條金頸鍊，只見鍊上還繫着一朶玉蓮花。

雷將軍一看見這條項鍊，立刻伸手便搶過來。

他看了半天，忽然長長的抽了一口冷氣：「你……你把她怎樣了？」原來這條項鍊，就是雷將軍送給她的。

白電淡淡道：「別發慌，我又不是個採花大盜，又不是個瘋漢，總不會把她烤熟來吃。」

雷將軍陡地喝道：「你再嘴裏不乾不淨，俺一槍轟掉你的腦袋。」

白電冷冷一笑，道：「你若敢動我一根汗毛，洗蓮身上就會不見了一斤肉。」

雷將軍的臉色一陣煞白，談師傅立刻按住了他，說道：「別火爆，咱們慢慢的談。」

白電冷冷道：「我出來的時候，已對手下關照過，倘若三十分鐘之內不見我回來，就把洗蓮送到衞天坤那裏去。」

雷將軍的面色又變了，但這時候，他却是再也不敢輕擧妄動。

談師傅咳嗽兩聲，也把刀子收回，連聲音也柔和了不少：「白朋友，瞧你也是一條好漢，我相信你絕不會爲難一個弱質女流罷？」

白電道：「我當然不會，但衞大帥那邊的人怎樣，却難說得很了。」

雷將軍吁了一口氣，道：「俺要去見她！」

白電道：「這樣不好。」

雷將軍一怔：「爲甚麽不好？」

白電道：「洗蓮你已見過她無數次了，就算再見一面，那又如何，倒不如一槍轟掉我的腦袋，那豈不是痛快得多嗎？」

雷將軍臉如土色，最後却還是不得不低聲下氣，道：「剛才是俺糊塗，該掌嘴！該掌嘴！」說着，果然給自己打了兩下耳光。

白電哈哈一笑，笑聲聽來甚是得意洋洋。

談師傅看不過去，忍不住道：「白先生，得饒人處且饒人，你就帶雷將軍去見洗蓮罷。」

白電笑聲陡歛，却道：「把刀子和手槍都交給我。」

雷將軍和談師傅互望一眼，終於把刀子和手槍都交了出去。

白電又冷冷喝道：「下車！」

車子已停下，停在一條很偏僻的街道

裏。

雷將軍和談師傅又再互望了好一會，才依言下車。

尹秦揚也想下車，但白電却說：「你留在這裏。」

雷將軍忍不住道：「姓白的，你又在攪什麽把戲？」

白電把車門關上，冷冷道：「你是不是很想見一見洗蓮。」

雷將軍怒道：「你這一問實在太多餘了。」

白電道：「你只要見她，就在這裏等一等。」

雷將軍道：「要等多久？」

白電却不再理會他，開動車子帶着尹秦揚去了。

雷將軍氣得牙癢癢地，大聲道：「你竟敢騙俺，俺一定不放過你。」

談師傅神色凝重，道：「雷兄，咱們就在這裏等，洗蓮一定會回來的。」

雷將軍居然半信半疑，但事情既然到了這個地步，他也就只好等着。

十分鐘後，那輛汽車又駛回來了。

雷將軍神情緊張地瞧着，談師傅忽然說：「開車的是秦揚。」

車子很快就停在他們的面前，果然是由尹秦揚開車，車廂裏還有一個漂亮，但却臉色青白的女人。

「阿蓮，」雷將軍忽然興奮得跳了起來，「妳沒事罷？」

這女人正是洗蓮，她搖搖頭，說：「我很好……」

尹秦揚道：「不要再在這裏磨菇下去，咱們快走。」

談師傅點頭不迭，道：「不錯，此地不宜久留，快上車。」

車子開動後，雷將軍才問：「那姓白的，他怎麽不見了？」

尹秦揚吸了口氣，道：「他對我說：『你們若要活下去，最好馬上就離開上海，以後永遠再也莫要回來。』我便問他：『你呢？』他微笑着說：『我也會離開上海的，但現在還不行。』我又問：『要到甚麽時候才行？』白先生說：『等到我厭倦了賭博和殺人的時候。』」

洗蓮嘆了口氣，道：「他的確是個很出色的男人，他把我帶走的時候，我還以爲他對我有甚麽野心，誰知道他把我關在一間房子裏之後就走了，直到現在才放我出來。」

雷將軍呆住了很久，才吶吶地說：「這眞是一個怪人。」

談師傅却搖搖頭，道：「不是怪人，是好人，一個難得一見的一等一好人。」

尹秦揚駕駛着車子，眼神顯得有點異樣，他忽然發覺，這都市不但光怪陸離，而且也很多姿多采……

×　×　×

十一月六日，下午七點三十五分，雲玉霞又在賭場裏出現。

這賭場現在已經是屬於白電的。

這一天，雲玉霞不賭沙蟹，却在牌九桌上押注。

這時候，當莊的是個臉色焦黃，牙齒崩了一半以上的中年人。

這人的容貌雖然不敢恭維，但却是一間大銀行的董事長，在這裏，人人都叫他「金財神」齊六爺。

齊六爺是認識雲玉霞的，所以，當他看見她的時候，臉上便泛起了一種古怪的笑容。

齊六爺除非不笑，一笑就是這一副模樣。

他的笑容雖然不好看，長相更是猥瑣不堪，但他却是個自命風流的男人。

對雲玉霞這位衞夫人，齊六爺一直都是很欣賞的，但却不敢有甚麽非份之想。

衞大帥的老婆，又有誰敢亂動主意？在商界，齊六爺固然是有財有勢的大人物了，但他這份財勢，還伸展不到衞大帥的頭上。

對於這張牌九桌來說，現在應該是漸漸開始熱鬧的時候了。

能夠在這張賭桌旁邊押注的人，都不會是等閒之輩。

因爲這裏最起碼的賭注是一百塊。

而現在，押得最少的一門也有八九百塊了，所以這一口莊少說也要賭上好幾千塊。

但雲玉霞的出現，却又使這張賭桌的氣氛變得更加緊張。

原來她一坐下，就更換了三萬塊籌碼，然後把三份之一押在尾門之上。

齊六爺只是哈哈一笑，說：「好，都賭了！」然後就把骰子撒下。

這一口莊，他抓了一副很不錯的牌，那是一張人牌，一張虎頭。

賭小牌九只抓兩張，能湊成九點已是上佳之局。

誰知道尾門的牌一翻，居然是一地一七，剛好也是九點。

地牌九當然吃了人牌九，齊六爺在尾門賠了大大的一注。

但他一點也不介意，繼續推莊。

雲玉霞不加注，也不減注，再押一萬，這一次拿了六點，但莊家却是七八喜相逢，撞出了一副爛五點，又再在尾門上賠個慘慘烈烈。

齊六爺面上還有笑容，但却已笑得有點勉強。

雲玉霞瞧着他，忽然笑笑說：「要不要換換莊？」

齊六爺搖搖頭，道：「不！我還輸得起。」

雲玉霞道：「六爺財雄勢大，這一點小錢當然不會放在眼内。」

三十二張骨牌又已叠好，齊六爺的目光一直注視着雲玉霞的臉龐。

她是個很出色的美人兒，雖然只是隨隨便便的坐在那裏，但却擧止優雅，容貌更是勝似明玉。

她的手指很纖美，看來一點也不像是曾經吃過苦的女人。

這時候，她五指輕輕一推，就把眼前所有的籌碼都推了出去。

賭博的規矩，是向贏家抽頭的，但剛才雲玉霞連贏兩萬，她都是另外付出鈔票作爲抽頭錢，所以，她這一推，全部的籌碼就是足足五萬塊。

齊六爺也不是沒有見過大陣仗的人，但雲玉霞這麽一推，他的臉色不禁爲之變得一片鐵青。

（未完・四）

民間倫理警世連環圖故事

武藝

鄭與林・編繪

一　明朝末年，山東淄川西鄉有一個叫李超的青年，性情豪爽，時常周濟和尚道士。一天，有個和尚前來化齋。

二　李超照例款待。和尚吃罷後，感激地說：「貧僧曾在少林寺學武，有點小技藝，如果施主想學，貧僧原效微力。」李超聽罷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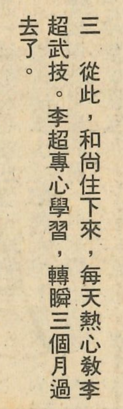


三　從此，和尚住下來，每天熱心敎李超武技。李超專心學習，轉瞬三個月過去了。

四　一天，和尚問道：「學藝三月，不知施主有何心得？」李超洋洋自得地回答：「大約師父的本領被弟子學得差不多了！」

五　和尚笑了笑，叫李超認眞練一路看看。李超脫下外衣，閃轉騰挪地練起來。





六　一套拳脚練完，李超神氣十足地站在那裡。和尚笑着說：「還請施主與貧僧比一下高低如何？」

七　李超巴不得有個顯示自己本領的機會，一拱雙手，便與和尚搏鬥起來。

八　李超使盡渾身解數，却不能取勝。他不知深淺，反而不顧一切地尋找和尚的「漏洞」，想把他弄倒。不料和尚突然飛起一脚，反將他踢出一丈以外。









九　和尚拍着手哈哈大笑道：「看來施主還沒有把貧僧這一套全學會哩！」李超慚愧地伏在地上，請求師父繼續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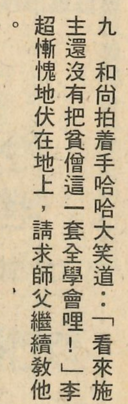
十　又過了些時日，和尚告辭要走，臨行囑咐李超說：「施主的武藝，僅可健身自衞，切勿貪求在江湖上稱雄，原施主前途珍重！」李超滿口應承。

十一　和尚走後，李超便挾技遨遊南北，倒也未會遇到强手，至於師父的囑咐早已丟到腦後了。









十二　有一次，李超來到濟南，看見一個年輕的尼姑在廣場上賣藝，周圍擠滿了看熱鬧的人。

十三　尼姑練完一趟拳，拱手對着衆人說：「一人獨耍，未免冷落，列位如有愛好拳脚的，請進場來施展幾招，也好讓小尼領敎。」她接連講了三遍，却沒有一人應聲。

十四　李超見此情景，不禁技癢起來。他推開衆人進入場子。那尼姑見了，笑着合掌致意。











十五　二人剛一交手，尼姑便停下來說：「公子學的是少林拳法！請問尊師是哪一位？」李超先不肯講，尼姑再三追問，他才講出師父的法名。尼姑拱手說：「哦——憨和尚是公子的師父！那就不必比了，小尼甘拜下風。」

十六　李超却再三要和她比比，旁邊看的人也都慫慂他們比試一下。尼姑只得應允道：「我們一家人，也不妨玩一下，但各人有數，比一個樣子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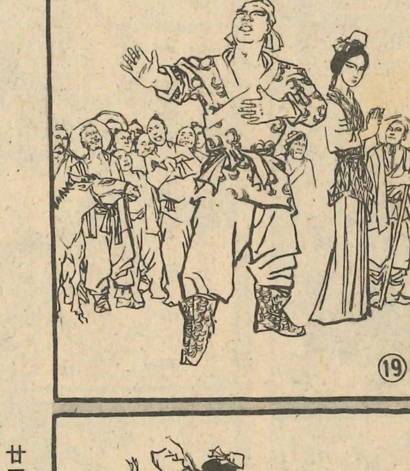
十七　李超欺尼姑文弱，搶身上前，掄拳就打。尼姑展臂迎戰。幾個回合後，尼姑突然住手，跳出了圈外。



十八　李超不解，問是何故？尼姑只是笑，李超以爲她胆怯，硬要繼續比武。尼姑只好抱拳說：「還是別比了吧！拳脚無情，萬一有犯尊體，彼此臉上不好看。」



十九　李超聽了，呵呵大笑起來：「我李某請教的是你的眞傳拳法，倒無意求你高抬貴手！今天，在場各位可以作証，如能傷及李某，雖死無怨，大丈夫言出如山，來！來！來！」



二十　尼姑只好與他重新交手。才一個回合，李超突然飛起一脚向她踢去。尼姑丼起五個指頭，朝着他的脚部直削下去。



廿一　李超膝下如中刀斧，撲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尼姑笑着過來道歉說：「冒犯，冒犯，小尼太魯莽了！」



廿二　李超好不羞慚，雇人將自己抬回家去，養了一個多月，腿傷才痊愈。



廿三　一年以後，和尚又來到他家。李超談起這件事，和尚大驚說：「爲什麼去惹她，幸虧施主先提了貧僧的法號，不然，這隻脚早殘廢了。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切記切記！」從此以後，李超果然謙虛多了。

再生人

（本文承自第40頁）

聞舞陽臉上忽然露出一個古怪的笑容，打量着唐夫人那峯巒隱現的玲瓏胴體，說道：「唐夫人，我想你應該要穿多件衣服，這實在太不雅了。」

唐夫人聞言怔了一下，眼眸轉動之下，忽然神色劇變，脫口驚道：「聞舞陽，你——」她畢竟是個聰明人，立刻就想到了聞舞陽那樣說的意思，一句話還未說完，便猛撲向坐在椅上動彈不得的聞舞陽，企圖將聞舞陽控制在手上，以便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唐夫人相距聞舞陽一丈不到，而她的身法奇快，在她的想像中，應該可以輕而易舉地將聞舞陽「抓」在手中！

× × ×

聞舞陽在唐夫人猛撲向他的剎那，發出一聲長笑。「霍兄，一切你已聽到，是現身的時候了！」隨着他的話聲，從兩扇敞開的窗外，電閃般穿掠入三條人影，同時發出一聲叱喝，撲掠向唐夫人，企圖阻止她出手控制聞舞陽！

而撲掠得最急最快的，正是霍元本。

另外兩條稍慢的身形，乃是霍挺與潘子鏗！但無論他們的身法多快，這時已肯定阻止不了唐夫人，因爲唐夫人的一只纖纖玉手，已扣上了聞舞陽的左肩井穴！同時嬌叱道：「停下，否則妾身殺了他！」

霍元本三人聞聲神色猛變，急急煞停身形！奇怪的事情也就在這刹那發生。

被點了身上數處穴道，動彈不得的聞舞陽，却在唐夫人的五指堪堪扣實他左肩井穴的那刹那，驀然間動了！

而且動得很快，左手向上一翻，電閃般抓住唐夫人抓落他肩井穴的右腕脈上！

這一着，無疑大出唐夫人意料之外，自然，他也閃避不了，被聞舞陽一把扣實，頓時半邊身痠軟無力！

聞舞陽右手接出指如風，一口氣點了唐夫人身前五處大穴！

唐夫人剎時間有如木偶般，動彈不得，臉上盡是驚異不解及憤怒之色。

霍元本及霍挺，潘子鏗三人對於這種突變，却一直也不感到意外，三人臉上皆露出笑意，目光却不敢接觸唐夫人那噴火誘人的胴體，特別是霍挺與潘子鏗，皆是血氣旺盛的年輕人，只是看了一眼，便自心跳臉熱起來。

聞舞陽從容從椅上站起來，脫下身上長衫，披在唐夫人那峯巒隱現的胴體上，笑對霍元本道：「霍兄，如今一切已明明白白，怎樣處置她？」

霍元本還未答話，唐夫人已柳眉倒豎，氣恨恨叫道：「聞舞陽，你好奸狡！」

聞舞陽笑對霍元本道：「霍兄，此婦不但心毒，口也利得很！」

霍元本呵呵一笑，兩道懾人的目光射在唐夫人皙白的臉上，正容道：「唐夫人，是否聞老弟一動不動，被妳抓在手中，那才『老實』？」

唐夫人咬牙切齒，那張姣好的臉已變了形。「霍老鬼，你就是愛多管閒事！」

霍元本笑道：「唐夫人，妳是怎麽了？霍某若不是愛管閒事，妳又怎能除去司徒奇這個心頭大患，妳不多謝霍某，還說霍某多管閒事，眞是好心不得好報！古人謂：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信哉斯言！」

唐夫人被霍元本這番「笑罵」氣得臉色鐵青，恨不得一口將霍元本咬死。

「聞舞陽，想不到你會『移穴』法，妾身悔恨不一出手便制你於死地！」唐夫人怨毒地望着聞舞陽。

聞舞陽淡笑道：「唐夫人，正如聞某也想不到你會是個蛇蝎心腸的毒婦一樣！聞某既已對妳動了疑，怎會不處處小心提防，聞某若是那樣粗心大意的人，早已不知死了多少次，若聞某不會移穴之法，又怎會與妳『親熱』？豈不是自尋死路？」

唐夫人厲聲道：「聞舞陽，你想將妾身怎樣？」

聞舞陽却對霍元本道：「霍兄，依你之見，怎樣處置她？」

霍元本沉吟了一下，緩緩道：「此婦毒如蛇蝎，縱容不得，但她乃一介女流，殺她徒汚俠名，這樣吧，將她解送衙門，以她的罪狀，就算不凌遲處死，也必判秋決，這樣，可以警惕那些野心勃勃，毒如蛇蝎的婦人女子，以爲借鑒！」

聞舞陽點頭道：「霍兄，小弟讚成將她交給官府處置，予她以應得之罪，」

「爹，聞大俠，那毒婦——」霍挺失聲驚叫，人已閃撲向唐夫人！

聞舞陽，霍元本及潘子鏗吃驚之下，心知不妙，閃眼瞥視下，却呆住了。

連最先發現的霍挺也阻止不及，他們又怎阻止得了？

只見唐夫人口角湧出一縷鮮血，霍挺伸手揑開她的下頷，却停手沒有揑下去。

因爲已來不及了。

唐夫人咀角溢出的血更多，一張臉也扭扯得很難看。目光却恨毒但又譏嘲地掃了聞舞陽等人一眼，木然的身軀筆直地搖幌了一下，「砰」然一聲，直挺挺地仰摔在地上，沒了氣息。

聞舞陽一直呆呆地望着唐夫人那僵直的身軀，臉上的表情很複雜。

霍元本看在眼内，他是過來人，當然明白聞舞陽此刻心情，伸手拍拍他的肩頭道：「聞老弟，她這一嚼舌自盡倒是明智之舉，這種人死有餘辜。不過人死了一了百了，還是好好地替她辦理身後事吧。」

聞舞陽默默地點了點頭。

× × ×

旬日之後，揚州城内轟傳一件大新聞，家財千萬的大鹽商「唐智生」不知怎的，竟然將偌大一份家財散盡——周濟資助揚州城内的孤苦老寡，然後不知所踪了。

「唐智生」這種在正常人看來覺得不可思議的愚蠢笨的作爲，轟動了揚州城。

不少熟悉唐智生的人，皆驚異唐智生爲何像患了失心瘋般，將家財散盡。

只有霍元本父子師徒清楚，那其實是聞舞陽之所爲。

而他們也知道，聞舞陽這時正以他本來的身份姓名，在江湖上四處流浪。

當然，江湖武林中人莫不驚詫於早已死在江寧陶然樓的「聞舞陽」重現江湖。莫非他死後再生不成？（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被白玉仙施放的毒銀針二枚刺傷了右臂，白玉仙更進一步襲擊，幸被蕭寒月及時推出一掌，使她倒飛八尺，吐出一口鮮血，白玉仙不敢戀戰，喝令退出，白龍、侯玄跟着而去。此時蕭寒月已昏迷，全身冷凍如冰人，衆人正在徬徨無計，只好請趙幽蘭出來診視，趙幽蘭觀察良久，不敢下藥，經過衆人商議，她才決定是毒銀針，然後下藥爲蕭寒月將毒針取出，原來江湖出現過北海寒陰叟有一種玄冰掌，中人之後全身冰冷，但沒有這樣急冷，另一種是冰魄寒珠，中人冷死，而白玉仙這種毒針，中人也是冰冷，幸及時救治，蕭寒月倖免一死……

幽蘭妙手救寒月　郡主榻前勤侍候

常九緩緩移動身子，向外望去，希望一探究竟。

突然，一隻手伸了出來，抓住了常九的右腕。

常九轉頭看去，不知何時，蕭寒月已經醒了過來。

蕭寒月搖了搖頭，低聲地說道：「不能出去。」

常九噓一口氣，道：「你……你……」

蕭寒月接道：「我可以行動了。」

常九道：「那很好，你歇着，我到外面看看。」

他心中懷疑有人悄然接近花軒，但明明又聽到了花樹拂動的聲音，希望能看個明白。

蕭寒月又搖搖頭，說道：「咱們到窗口看看。」

常九點點頭，兩個人緩緩移動身軀，行到窗前。

夜色幽暗，但室中比外面更黑。

兩人凝目向外探視，一面傾耳靜聽。

常九兩道目光，却投注在一束花叢之中。

過了半炷香之久，果見花樹拂動，一個人緩步由花木中行了出來。

常九心中暗道：好小子，你終於出來了！一面却又暗自懷疑，這人的舉動如此大意，何以佈守的明樁、暗卡，竟然沒有發覺？

但見枝葉浮動，緩緩行出一人。

這時，蕭寒月和常九的目力，都已適應黑暗，只見那行出花樹叢中之人，竟是杏花。

杏花手中捧着一個尺許大的小盒子，繞花軒行了一週。

她步履沉重，每一步常九都聽得十分清楚，顯然是個不會武功的人。

任是常九的經驗豐富，也瞧不出這是個什

麼名堂？一個不會武功的女婢，躲在花樹叢中，用心何在？

蕭寒月的全部精神，却是集中在杏花手中捧的那個盒子上。

他心中明白，那盒子之內藏的秘密，就是趙幽蘭終日躲在跨院內的原因。但它藏些什麼呢？

張傑告訴過蕭寒月，趙幽蘭的跨院中充滿神秘，凡是接近的人，都無端端的暈迷過去，這個秘密，一直封存在蕭寒月的心中。另一個使蕭寒月迷惑不解的是趙幽蘭的轉變，那不但是外形的態度轉變，而是趙幽蘭整個人的性格改變，一個原本十分伶俐活潑的少女，突然間變得相當陰沉，絕美的容色，也籠罩了一層莫可名言的冷厲。

蕭寒月相信趙幽蘭這些轉變，都和她目前從事的工作有關，費解的是，什麼樣的工作，會使一個人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有這樣大的變化？

縱然有蛛絲馬跡可尋，但百聞不如一見，蕭寒月很希望能看到那盒子裏的東西。

杏花繞着花軒，行了一週，又抬頭望望天色，然後，打開了手中的盒子。

幽暗的夜色中，蕭寒月似乎發覺了一些細小的點影，投入了盒中，一種極爲低微，形似昆虫飛動的聲音，傳入耳際。

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杏花才合上盒蓋，抱起盒子，轉身而去。

直待杏花離去，常九才長長吁一口氣，道：「蕭兄弟，你瞧到了沒有？」

蕭寒月點點頭，道：「看到了。」

常九道：「杏花那丫頭抱着的盒子裏，似乎是裝了很多小虫？」

蕭寒月說道：「在下傷勢初愈，目力不濟，看的不太清楚，常兄，可瞧出那是什麼小虫麼？」

常九道：「夜色太暗，瞧不出來，不過，就聽覺上言，似乎是一種飛動的小虫。」

蕭寒月道：「是不是有很多的小虫，飛入了那個盒子裏？」

常九道：「不錯，想不通的是，杏花有什麼能力，讓那些小蟲自投羅網，而飛入了盒子裏呢？」

蕭寒月沉吟一陣，道：「我出去瞧瞧，常兄請留在花軒之中。」拉開室門，奔出花軒。

常九緊隨身後，也行了出來。

蕭寒月快步行到了杏花停身之處，停下不動。

星辰寥落，一片靜寂，已然是五更過後的黎明時分。

蕭寒月對自己傷後醒來的體能，一直抱着懷疑，明明嗅到了一種淡淡奇香，却忍不住回顧了常九一眼，道：「常九，聞到什麼味道沒有？」

常九道：「對！有一股雅淡的香味。」

蕭寒月道：「這花軒附近，有四季不謝之花，那香味是不是來自花香？」

「不是……」常九斷然的說：「這種香味帶有一種藥草味道？」

蕭寒月點點頭，道：「咱們回去吧！」

重入花軒，常九已迫不及待的問道：「蕭兄弟，你好像已經胸有成竹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蕭寒月沉吟一陣，笑道：「只能說這是一種推想，沒有把握。」

「就算是推想吧，說出來給我聽一聽總可以吧？」

蕭寒月道：「可以，但要常兄答允，暫時不得說出去。」

常九點點頭，道：「好！你說吧！」

蕭寒月道：「那盒子裏，如是裝了一種昆虫，例如蚊蠅之類，打開盒蓋，讓牠們飛出來容易，但如讓外面的蚊蠅自行投入盒中，那就不容易了？」

常九道：「難道是那種帶點藥草味道的奇香作怪？」

「常兄果然是閱歷豐富的人，舉一反三，就是那股香味的力量了。」

常九說道：「我想不淨的是，杏花跑到賞花軒來，收了一盒蚊子，有什麼用處呢？而且，收蚊子，也不一定要到賞花軒外花叢坐上半夜？」

「那可不是普通的蚊虫，而是杏花放出來的。」

常九低聲道：「放出來的？再收回去……」突然失聲叫道：「我明白了，明白了……」

蕭寒月道：「說話聲音低些，莫要吵了別人。」

常九道：「杏花藏在外面，是爲了要保護你……」

蕭寒月苦笑不言。

常九接道：「她們不相信，趙府中的巡邏，防守能夠維護你的安全，所以，在譚三姑等離開之後，杏花就趕來這裏保護你。」



蕭寒月道：「應該是趙姑娘離去的時候，杏花就留了下來，否則，她如何能逃過常兄的地聽之術？」

常九被稱讚的甚感受用，微微一笑，道：「這位杏花丫頭，好像是眞的不會武功？」

「她不會，而且，趙姑娘也不會，而她們的自保能力，全是仰仗趙幽蘭那一身精深的醫學。」

常九恍有所悟的，道：「是了，那位風七，就是傷在那盒中的毒蚊之下。」

蕭寒月點點頭，道：「在下也這樣想，只可惜，沒有看的十分淸楚！」

常九道：「這個推斷，八九不離十……」忽然長長歎一口氣，接道：「這件事，當眞匪夷所思，我常某人在江湖上行走了數十年，可是從未聽聞過這等奇事，養一些蚊子，用作克敵？」

蕭寒月道：「常兄，這件事還未得到證實，咱們最好別說出去。」

「不錯，這些如非親眼所見，就算說給了別人聽，別人也不會相信。」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常兄，寒月復元的事，最好也別急着宣佈出去。」

常九微微一怔，道：「這是什麼意思？」



蕭寒月道：「我想敵人一定會求證在下受傷的情形，也許會留下供咱們追踪的綫索？」

常九道：「有道理，不過，你是不是眞的復元了呢？」

蕭寒月心中一動，忖道：我如告訴他完全復元了，只怕他忍不住會說出去，至少會告訴譚三姑等。倒不如給他個莫測高深，使他不能暢所欲言。

心中念轉，淡淡一笑，道：「老實說，我也無法肯定是否已眞的復元了？」

「不會運氣試試麼？」

「試過了……」蕭寒月說：「有時候，突然會感覺到一股凉意，由丹田中升了起來，使運行中的眞氣，突然受阻……」

常九急急接道：「你目前還在傷中，一點也談不上復元，老實說，我常九見過了無數奇怪的毒藥，中人立刻死亡，但從沒有見過你受傷的情形，片刻之間，身軀如置冰窟，那麼的一個冷法，據趙姑娘說，你好像中於一種暗器之下，但我看不像，我想不出世上會有什麼樣的暗器，會有那種奇怪的威力？」

蕭寒月希望能對自己受傷後的情形，多一些瞭解，點點頭，道：「常兄的意思是……」

「我覺着你應該是傷在一種很高深的陰寒



氣功之下，不過我可想不出，什麼武功，能使人在一刻之間，會凍如寒冰？」

蕭寒月仍點點頭，道：「實在厲害，在下只覺一股寒意透心，人已經暈了過去。」

常九道：「話到這裏，又不能不佩服趙姑娘的醫術了，她使你能很快的醒過來，唉！不過也眞是辛苦她了，在那麼多人面前，櫻口渡氣，使藥物下喉……」

蕭寒月吃了一驚，道：「什麼？她……」

「怎麼？你一點也都不知道啊？」

蕭寒月道：「不知道，常兄請說的淸楚一些。」

常九仔細的說了經過。

蕭寒月沉吟不語，心中却大爲感動，雖然旨在救命，但如沒有那一份眞摯的關心之愛，盡有他策可想，用不着那麼一個急救法。

那不只是一份高貴的情操，而且是一份虔誠的愛意，趙姑娘在衆目睽睽之下，表達了一個心願。

試想，一個姑娘家，口渡眞氣攪化藥物，這檔事傳了出去，還有什麼人能娶她，她還有什麼顏面嫁給別人？

常九似乎是沒有想的如此深遠，笑一笑，說道：「蕭兄弟，明天趙姑娘來看你的時候，你可要把病情症候，跟她說個淸楚，練武的人，如果是眞氣不能提聚的話，那就和普通人一樣了。」

蕭寒月道：「寒月記下了。」

常九似是突然間想到了什麼高興的事，忍不住吃吃笑了起來。

蕭寒月奇道：「常兄，怎麼忽然間高興起來？」

「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那位盈盈郡主也在花軒之中，不知道又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局面……」

語聲一頓，接道：「奇怪呀！昨夜鬧的天翻地覆，我們那位郡主姑娘，怎麼一直沒有露面？」

蕭寒月苦笑一下，不再理會常九，閉上雙目，盤坐調息。

不論事情如何的變化、發展，蕭寒月也自知已成爲事件的重心，他必需要盡快的恢復體能。

事實上，經過幾次的搏殺衝突之後，蕭寒月對江湖已有了很多的瞭解，既然承受了劍帝這一身武功，已註定了捲入江湖這個漩渦中。精奇深奧的吐納、練氣之術，在兩度坐息之後，蕭寒月實已自覺到完全復元。

× × ×

趙幽蘭步入賞花軒時，已經是過午時分。

看起來，她對蕭寒月的關懷之情，並非如常九、張嵐等料想之深，至少，她並未流現出迫不及待的關心和憂慮，她能忍耐了一個上午的辰光。

這和盈盈郡主的那種溢於言表的關顧、焦慮完全不同了。

黎明時分，朱盈盈知道了蕭寒月受傷的事，就一直守在蕭寒月病榻之前，一會兒送茶水，一會兒噓寒問暖，完全忘去了她金枝玉葉的



身份，也不顧到身側有人，而且，一直在自責自怨，爲什麼竟睡的那麼香甜，一夜未醒。

其實，是譚三姑暗中點了她一處穴道，不願她涉險出戰，盡管朱姑娘心中有些懷疑，何以會沉睡不醒，但她並未追問。

甘離王府，寧作平民的心中隱密，這一下子完全暴露了出來，但見她一片純眞的模樣，沒有人再忍心取笑於她。

朱姑娘全不忌諱的溫柔看顧，但是，却使得蕭寒月有一些情怯心虛，好的是，沒有人知道他傷勢已癒，心中一急，就閉上雙目，來個假裝暈迷。

趙幽蘭也似是經過了一番打扮，薄施脂粉，巧配胭紅，掩去她蒼白的臉色，帶着一臉淡淡的笑意，行到了病榻前面。

花軒中除了朱姑娘，還有着張嵐、常九、譚三姑和王守義等這幾個人，跟着趙幽蘭一起圍在了病榻四週。

他們是眞正關心蕭寒月的傷勢變化，因爲，他們都明白，沒有了蕭寒月，就沒有了抗拒那神秘組合的能力。

趙幽蘭伸出纖纖玉手替蕭寒月把脈，盈盈郡主立刻送上一把椅子讓幽蘭姑娘坐下。

蕭寒月心中打鼓，萬一被幽蘭姑娘從脈象



上瞧出了自己完全復元，當衆說出來，那可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立時暗中運氣，使脈象波動，忽快、忽慢。

趙幽蘭臉上的微笑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臉嚴肅神色。

這一股嚴肅，立刻感染到場中所有的人，個個皺起了眉頭。

朱盈盈第一個忍耐不住，低聲問道：「趙姑娘，蕭公子的傷勢……」

趙幽蘭收回搭在蕭寒月右腕上的玉指，搖搖頭，看了朱盈盈一眼，道：「不太好，脈象很亂。」

朱盈盈呆了一呆道：「是不是很危險？」

「危險倒是沒有，不過，恐怕要養息好幾天了。」

常九忍不住接道：「昨夜裏蕭兄弟跟我談起，丹田中會突然升起一股凉意，阻止他眞氣運行。」

譚三姑道：「那是說，寒毒尚未除盡，老身昨夜想了很久，一直想不出什麼武功，有如此威力，竟使一個人，在片刻之間，凍僵過去，尤其像蕭公子這樣內功深厚的人？」

趙幽蘭道：「晚輩不懂武功，不過，就晚輩查看所得，不似武功所傷……」



譚三姑道：「趙姑娘的意思是……」

「蕭寒月傷在一種寒毒暗器之下，天下有什麼暗器，能在中人之後，使人體溫立刻下降，行血凝結？」

場中無人回答。

以白髮龍女的見識之廣，也想不出天下有如此寒毒的暗器。

趙幽蘭低頭沉吟片刻，突然伸手搭在蕭寒月左腕脈穴之上。

蕭寒月正想變動脈搏，這時候，趙幽蘭搭在寒月左腕的玉指，突然加力，又突然放鬆，回顧了朱姑娘一眼，笑答：「郡主請放心，民女的醫道，已深得家父眞傳，快則一天，慢則二日，我保證使蕭寒月完全復元。」

朱盈盈心中一鬆，却感到雙頰發燒，這幾句話，說的太過明顯了，朱盈盈豈有聽不明白之理。

但她仍然低聲應道：「多謝姑娘了。」

只不過說的聲音很低，但趙幽蘭還是聽到了，笑一笑，站起了身子，道：「杏花！」

站在花軒外面的杏花，應聲而入，手中捧着一個藥箱子。

趙幽蘭打開了箱蓋，取出一個玉瓶，笑道：「朱姑娘，這玉瓶之中，有七粒丹丸，用溫水送服，立刻給他吃下一粒，兩個時辰之後，寒毒應該完全退除，要是還沒有好，兩個時辰之後，再服兩粒，一定可以祛退寒毒……」

「如果，還不好呢？是不是再要他服用一次。」

趙幽蘭搖搖頭，道：「不行，藥量太重了，無益有損。」把藥交給朱盈盈，帶着杏花離開了花軒。

朱姑娘立刻忙着倒水，打開玉瓶，倒出了一粒紅色丹丸，道：「蕭兄，快請服下。」

（未完・廿八）

俠義傳奇故事

封神劫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浪、香菱、花虎見德昭太子醒來呆坐榻上，與平日有異，才知道他是難以救治變成白痴了。於是出門去找陳摶，陳摶已站在門外，叫他們一同入內，將情況告知，說得吞吞吐吐，李浪心裏已明白，最後陳摶只好承認改投靠趙光義，說出太子難以醫治，趙光義入宮內見過皇帝，已經解釋得清楚了，可惜皇帝趙匡胤未能等到見太子一面……李浪聽到他這一番話，面色大變，知道陳摶話裏有原因，他既是江湖人又是一個政客，既為趙光義洗脫罪名，又為自己加官進爵，不擇手段，因此憤而離去，香菱也不屑師父所為跟李浪走，花虎最後也跟出來……

葬身峽道谷　好夢一場空

李浪沒有回頭，只是問：「會不會令師經過一番考慮，最後還是拒絕了他的要求？」

「應該就不會的了。」香菱已經回頭，也清楚看見花虎一臉的笑容。

李浪歎了一口氣，停下腳步，花虎快步追前來，大笑道：「那個光頭兒也算爽快，我開的條件他全都答應了。」

「這是什麼？」香菱目光落在花虎手上的一支碧玉簪上。

花虎反問：「你不知道這是什麼？」

香菱目光轉落在花虎面上，道：「這是……」

花虎道：「你師父束髻用的，也是給我的信物，保證他答應我的條件一定會履行。」

香菱又問：「你要他答應什麼？」

「還不是太子答應過我的，我這個人一向都不大貪心，又沒有替他幹過什麼，怎能夠要他什麼好處？」

香菱道：「你倒也老實。」

花虎大笑道：「你那個師父也是，他並沒有否認小李的，所以找我，完全是為了配合他的計劃，既然是他的主意，他當然負責任，幸而他沒有推卸。」

香菱道：「可是你仍然要他留下信物才肯罷休。」

「小心一些總是好的，他跟我不像我跟小李的關係，要是小李，只要他一句話便成。」花虎一拍李浪的肩膀。「當然我根本就不會跟你談條件。」

李浪苦笑道：「我若是可以跟你談條件，第一個條件便是要你放棄做官！」

花虎大笑道：「幸好你並不是陳摶，之前我也沒有答應過你任何條件。」

李浪道：「若不是有官可做，你也根本就不會插手這件事。」

花虎又大笑三聲。「當然了，這件事根本就不是你個人的事，既然是替人做事，怎能不計較酬勞啊。」

李浪道：「事情現在……」

「現在是怎樣我難道還不清楚，陳摶現在深得趙光義重用，有這位國師担保，我還有什麼担心的。」

「官場黑暗……」

「自古以來都是的了，我自會小心，而且我方面人強馬壯，誰敢來捋虎鬚？」

李浪還要說什麼？花虎話已接上。「老弟，人各有志，再說，這種做官的機會不多，錯過了便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我娘年紀已一大把，就是我等得了他也再等不了多久。」

李浪深注花虎，道：「你得以插手這件事完全是我穿針引綫，若是你們因此而有什麼損傷，我將會抱憾終生……」

花虎笑罵着說道：「你這個老朋友要升官發財了，你不說恭喜的說話倒還罷了，還說這些不吉利的，害得我聽着心驚胆顫。」

李浪面露歉意，道：「關心則亂，但凡事小心，總是好的。」

花虎道：「我就穩記着這句話凡事小心好了。」隨又把玩着手中碧玉簪，道：「陳摶也會替我小心看，趙光義對他也該避忌三分，最低限度在他撒手西歸之前我這個官應該可以做得舒舒服服的。」

香菱聽着不住的搖頭。「你也是政客作風，看來你們應該合作得下去。」

花虎笑接道：「性情接近當然是容易相處，就像你跟小弟，不也是情投意合，天造地設的一對？」

香菱實在想不到他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聽着俏臉上不由抹上一層羞紅，半身一縮，躲到李浪的另一面。

李浪忙道：「你又來胡說了。」

花虎道：「你就是不够爽快，我花虎是過來人，老婆也娶了那麼多個，經驗難道還不够，難道還看不出香菱對你情深一片，你對她也是？」

李浪沉默了下去，花虎笑拍着他的肩膀接道：「人家現在孤零零一個，你應該知道怎樣做的了，雖然她一身武功，到底是一個女孩子，最好還是不要在江湖上奔來跑去，聽我說，你們還是……」

李浪截道：「我們……」

他才說得兩個字，花虎又搶着道：「你們若是不懂得擇吉什麼，交給我媽媽她們好了。」

李浪說道：「我是說，暫時我們還不想……」

花虎又截着道：「是你的主意還是她的？」

香菱插口說道：「那一個的還不是一樣。」

這句話出口她便知道有話病，俏臉又羞紅了三分，花虎果然大笑道：「好啊，我口才本來就壞，一個人當然更說不過你們兩口子，你們喜歡怎樣便怎樣。」

李浪方要說什麼，花虎話突然又接上，道：「但你們千萬不要少了我那一杯喜酒。」

李浪道：「到時你貴人事忙，只怕請不到。」

花虎目光轉落在香菱面上。「聽清楚了，他這樣說是立定主意娶你的了。」

香菱看也不敢看花虎，完全躲在李浪身後，李浪原是要藉那句話取笑花虎只知道做官，但到話出口亦知道有語病。

難道我真的有成家立室的打算——李浪沒有想下去，心頭剎那一片迷惘，也不知道是否厭倦了過去那種生活，突然有改變的傾向。

花虎看着李浪大笑接道：「你那樣說是不將我當做朋友的了，聽着，只要你帖子送到來，那怕走上多遠，我也會依時趕到去道賀。當然，你若是不怕賠掉老本，來個闔府統請，一樣歡迎。」

李浪微喟道：「說得太遠了。」

「那說近的，你們現在準備到那兒去？」花虎接問：「先到我那兒怎樣？」

李浪道：「不成，你們與高采烈的時候，旁邊怎能有兩個面無表情的人物，而且我們亦需要一個比較清靜的地方讓心情平伏下來。」

花虎道：「我也不勉強你，只是你們會不會離開這附近？」

李浪道：「也許。」

花虎道：「我跟陳摶約好本月十五到京師受封上任。」

李浪道：「到時我們一定來恭賀，你們會經過楓林渡的？」

花虎道：「上京雖然有兩條路，却是楓林渡那邊一條好走，我們可是官，當然用不着再走那條崎嶇的山路。」

「十五那天正午我們在楓林渡等你，不見不散，好不好。」李浪問。

「那有不好的。」花虎笑接道：「我得趕快將這個好消息送回去——」

李浪搖頭道：「你要走便快走，說這許多幹什麼？」

「你這個小子什麼時候又變得這樣爽快了？」花虎大笑着一拳擊去。

李浪一閃避開，花虎也沒有再出手，大笑着往前疾奔了出去，奔跑着猴子般一連翻了三個觔斗。

李浪香菱看在眼內，不由莞爾一笑。

「他真的很開心。」香菱吁了一口氣。「看來我們真的不應該阻止他。」

李浪道：「也阻止不來，事實，開始我們是以這個條件邀得他合作。」

香菱道：「正如他說的，你們是好朋友，但這並不是你的事。」

李浪道：「我不是不贊成他取回一些酬勞，只是到這個地步，總覺得官不做也罷。」

香菱道：「他可不是這樣想，不說他了，我們現在該到那兒去？」

李浪問道：「這附近有什麼名勝的古跡？」

香菱奇怪道：「你不知道？」

李浪道：「之前所有的時間我都是留在違命侯府，足不出戶。」

「爲了保護違命侯？」

「結果還是保護不了。」李浪歎了一口氣。「那其實只是一種表面的形式，沒事發生的時候固然不用我留在違命侯府內，到有事發生，根本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阻止得來。」

香菱顯然是不想李浪再想那些，笑接道：「我可是從來不管那許多，所以這附近有什麽好去處我都瞭如指掌，只要你放心跟着我。」

李浪微笑道：「那交給你了。」

香菱道：「我也想再走一趟那些地方，過了十五，說不定我們便會遠離這裏，以後也不會再回來。」

李浪目光一轉，說道：「這件事已經終結了，也不會再有天絕地滅那種監視我們左右，我們大可以放開懷抱瀏覽一番。」語聲一落，香菱已從他懷抱脫出，向前疾掠。

李浪一怔，那邊香菱已笑看回頭道：「我們當日較量輕功還未分出勝負呢？」

「好，我便讓你一段路。」李浪笑應。「十數之後我才動身追。」

「是你說的。」香菱嬌笑聲中，窈窕的身子有如蝴蝶般飄舞起來，突然又像飛燕般疾飛出去。

李浪果然在默數十下之後才追出，香菱這時候却已只見拳大一個。

李浪全力追前去，那剎那他的感受很奇怪，輕功不由自主的施展至極限。

香菱相反只是一般的速度掠前，李浪很快便將她追及，撲在她身上。

她嚶嚀退到一幅高牆下，李浪一撲一抱將她緊抱在懷中。

「到底是你的輕功好。」香菱嬌笑看沒有掙扎。

李浪喘看氣道：「我實在害怕你就此將我丟下，一走了之。」

香菱深埋在李浪懷中。「我也害怕你不追上來，你不知道，除了你，我沒有別的親人了。」

「我服輸，只要你不離開我。」

「這句話該我說的。」香菱在笑，笑中却有淚。

兩個人就這樣擁抱在一起，緊緊的。

× × ×

陳摶擁抱看的只是一片空虛與寂寞，他一向自覺與插天的雪嶺，天上飄逸的浮雲，高松上的孤鶴同樣孤高，他的心情也一向非常平靜，隨時都能够進入空虛的境界，也所以他的內功修爲遠比一般的高手要高強。

之前他也從來不感到寂寞，他的弟子很多，也沒有一個令他失望。

他選擇弟子很嚴，也可謂目光獨到，收了那麽多弟子，沒有一個令他失望，近年來，華山派已經有凌駕其他各派之上的趨勢。

現在這些弟子却要一個個的離開他，若不是他看看香菱與李浪遠去，他幾乎懷疑是香菱去搧動他們。

那發生得好像很突然，他遣走花虎，回過身來，便看見他那些弟子齊集在院子內。

他早已發現他們到來，但接觸他們的目光却有一種很陌生的感覺。

那些弟子都是以陌生的目光望看他，就像在望看一個陌生人。

「你們怎樣了？」陳摶很奇怪。

那些弟子突然紛紛跪下來，爲首的一個跟着膝行上前，取出配劍，放在陳摶面前，就像香菱那樣，叩了三個响頭，才起來往門外走去。

沒有一個面上有笑容，眼瞳中都充滿了悲哀，有幾個甚至在流淚。

陳摶總算明白是什麽原因，也再沒有反應，負手仰首望天，一直到他聽到了德昭怪異的笑聲。

德昭不知何時混在陳摶的弟子當中，也隨看陳摶的弟子膝行移動。

陳摶的弟子沒有理會他，每一個的心中都悲痛萬分，一個接一個向陳摶跪叩離開。

德昭的反應非常遲鈍，是最後一個上前，一面叩頭一面怪笑。

陳摶突然發覺，面色一變，身形一沉，伸手扶住了德昭，這個人雖然已變成一個白痴，到底身份特殊。

「殿下——」陳摶下面的話接不上來了，

德昭只是痴笑，陳摶執着他雙手，好一會才問：「我可是做錯了。」

德昭當然不會回答，陳摶又道：「一個人不容易名垂千古，有這個機會怎也不應該錯過的，是不是？」

德昭只是痴笑，這似乎是他唯一的反應。

陳摶接道：「不管我的動機怎樣，這之前我應該沒有選擇錯對象，你若是爲王，肯定不會去做壞事，有賢臣相助，必定能够令天下太平，我也已盡力去做，若說仍然有保留，也只能怪你不予我足够的信心。」

德昭忽然停止了笑聲，眼珠子一動也不動的瞪着陳摶，但給陳摶的，仍然是白痴的感覺。

陳摶歎息着接道：「你的運氣也實在太壞，我的人雖然不惜犧牲，最後還是落到這般田地，這對你來說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最低限度，由現在開始你可以高枕無憂，不用再担心有人來傷害你。」

德昭乾瞪看眼睛，陳摶一頓又再道：「若說我不想助你那是謊話，你看到的了，我的弟子一個個棄我而去，你可知道我教導他們花了多少心血？」

德昭當然不會回答，陳摶接道：「賜華山，封神仙，前無古人，就是這件事已足以令我名留千秋萬世，後世的人也只知道有一個陳摶獲賜華山，被封爲神仙，又知道是我本領高強，才能够得此殊榮，而穿鑿附會，自然有許多神仙般的傳說，誰會知道這許多？」

德昭不知何故倏的又痴笑起來，陳摶雙眉同時一揚，道：「你以爲會有人將秘密洩漏出去？不會的，我的弟子就是李浪與朝中大臣也沒有關係，憑他們的身份如何能够將事情留傳到後世，而且他們也沒有證據，唯一的證據，只是你送出去的玉龍珮，這却也怪不得你。」

歎了一口氣才接道：「一個南唐的子民，盤據一方與朝廷作對的山賊，竟得以賜地封侯，這件事要如何解釋才能够令人

信服。」

他也沒有再理會德昭的反應，喃喃地又道：「衆叛親離，你以爲我這個神仙還會在乎什麽。」

院子內就只得他們二人，一個是白痴，陳摶這個正常人當然不會眞心全意來徵求一個白痴的意見，但說的却絕無疑問是他的眞心話。」

可惜李浪香菱都不在附近，否則一定會猜測到陳摶的心意，趕去阻止花虎上京的行動。

當然，他們若是在，陳摶也不會洩露心中的秘密。

衆叛親離他也不在乎，無動於中，花虎跟他一些關係也沒有，若是除掉這個人能够令他的地位更穩固，難道他還會手下留情。

× × ×

十五，天朗氣清。

接近正午，花虎一行人走進了一條峽道。

隊伍浩浩蕩蕩，年老的女眷與小孩子都坐在肩輿轎子內，每一個都一面笑容，花虎更就是笑得合不攏嘴。

他們非獨是傾巢而出，山寨內養的雞鴨，甚至豬牛羊都帶了上路，眞的不打算再回去的了。

那些小孩子除非太累，否則當然都不樂意呆坐在轎子肩輿裏，一路上追追逐逐，有些跟大人玩在一起，當眞是一片興高采烈。

一路上非常平靜，什麽事也沒有發生，他們本來就沒有提高警惕什麽，經過這樣平靜的一段路更目就完全鬆懈。

非獨花虎，就其他也完全忘記了自己本來是一個賊，一心只想看上京做了官之後如何如何，這也怪不得他們，他們原就是官宦人家之後，先人也一直教導他們做官的機會一定不要放過，只有做官才能够光宗耀祖。

等了這許多年現在才等到這個機會，就是花虎要放棄，他們也不肯。

花虎當然不會放棄的，他這個頭兒受影响之深也當然在其他人之上，一直以來他也是在向這個目標進發，所以賊做來也甚有分寸，唯恐破壞形像，引起一般百姓或官府的反感。

甚至可以說他們從來就沒有將自己當做賊，現在既然是上京做官去，又怎會考慮到路上有危險。

他們却沒有想到他們現在還不是官，而危險也就因爲他們刻意要做官而降臨。

趙光義方面的行動事實也非常謹慎，不動聲應的來到了峽道之上，連夜作好了準備，只等花虎他們經過，而所以選擇這個地方埋伏襲擊也當然是經過仔細考慮。

事實也沒有其他地方更合適的了。

趙光義已經繼位，大赦天下，也沒有對任何人採取什麽行動，這樣做主要的目的當然在攏絡人心，鞏固他做這個皇帝的基礎。

無論如何他這樣做與他平日的爲人都有顯著的分別，在別人的眼中他原是一個狂人，爲王理所當然會變成一個暴君，這種改變實在令人放心了很多。

他隨又頒佈了幾項法令，都是以國家安定爲原則，而且不是隨便說說，顯然經過詳細考慮，非常有條理有系統，立即施行。

這當然不會再有人懷疑那是否事實。

趙光義也實在不想在這個時候對花虎採取行動，雖然他念念不忘古樹林的一役，險些要命在花虎放置的陷阱下，但他也不以爲暫時安排一個官職給花虎有什麽壞處，而只要花虎人在京城，日後要報復的機會多的是。

他却也不能不承認陳摶所說的話有道理。

花虎是南唐子民，現在是一個山賊，盤據在京師附近的古樹林，這樣的一個人不看會有關的拘捕歸案，反而賜地封侯，的確難以對其他人有一個交代，就當作接受官府安撫，在情在理也不能給他做一個那麽大的官。

但若是隨便安排一個官職，花虎未必服氣，說話若是因此而多了，再加上德昭那個玉龍珮做證物，聽的人就是不相信也懷疑，自然影响到他這個新皇帝的聲譽，現在既然陳摶提出將花虎一夥除去，又何妨做一個順水人情。

必要時他甚至可以將事情完全推到陳摶身上。

他指派的都是親信親兵，這些人大都在古樹林吃過花虎的虧，聽說要襲擊花虎，怎會不同意。

以趙光義現在的勢力，要秘密進行這件事又何等簡單，他本來還想與陳摶一齊走一趟看看熱鬧，便想到這個時候不宜遠離皇城，還是放棄了。

陳摶也沒有同去，只因爲十六便是他受封神仙獲賜華山的吉日，那也正好洗刷他的謀害花虎的嫌疑。

佈也很放心，趙光義的親兵都配備精良，峽道又是一個那麽適合的襲擊地方，以花虎的大意，難道能够逃得過這一刦？陳摶幾乎立即肯定。

× × ×

在花虎一夥完全進入峽道之後，襲擊便開始了，當然很突然，聲勢也非常凌厲，簡直就像是天崩地裂的無數捆上枯草的巨石從峽道的兩壁上排山倒海的推下來，枯草都已被燃着，那些巨石就像是一團團烈火，「轟轟發」地，迅速將峽道的兩端出路封閉。

更多的燃燒看的巨石投向花虎一夥當頭砸下。

花虎一夥到底都不是笨蛋，一聽巨石滾動聲便知道不妙，但這個時候才發現不妙已經太遲了。

如山堆積的巨石迅速將出口封閉，看來却像是一道火牆，走在後面那些山賊雖然退出峽道，目睹那樣的一道火牆不由都驚叫了出來。

向他們襲擊的巨石跟看滾下，他們想躲避，但峽道石壁如削，又能够躲避到那裏去。

那些轎子在巨石砸擊下，紛紛碎裂，坐在轎子裏的人不過是血肉之軀，如何保得住性命。

慘叫聲哭叫聲此起彼落，亂成一片，花虎並不是聾子，也不是瞎子，聽看看目眦迸裂心也都要裂了，那剎那他也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破口大罵，用最惡毒的說話，第一個罵的便是陳摶。

砸向他的巨石都被他雙鎚擋開，他雙鎚揮舞很想搶救其他的人，但前後左右，不是他的兄弟姊妹就是他的妻兒老母，每一個都是他的親人，應該先救那一個？

他事實也有自身難保，身上的衣服已着火燃燒，那雙大鎚擋得了巨石，擋不了烈火。

巨石源源不絕的滾下，還有一綑綑燃燒着的柴草，從上面看下來，峽道中就像是有一條火蛇在翻騰，又像是一股溶岩在流竄。

高據兩邊峽壁上的官兵齊聲歡呼，繼續將石塊草團推下去。

花虎力未竭，聲已嘶，雙鎚突然放下來，仰首望看那筆直如削夾壁，眼瞳中充滿了悲哀，也充滿了憤怒。

他痛恨自己的粗心大意，也痛恨陳摶的卑鄙，眼看上下老幼都陷於這個煉獄，竟然無力挽救，那種心情又是何等難受，然後他連自己也都放棄。

一塊塊巨石相繼砸在他身上，黑豹旁邊看見，狂叫看撲來，替他擋開了一塊，再看他，已然頭破血流，倒在亂石堆中，半截身子更就在燃燒。

黑豹嘶聲大叫，蹲下身子要扶住花虎，另一塊巨石便砸在他的後背上，只砸得他口吐鮮血，仆倒在花虎身上。

巨石相繼砸下，花虎黑豹的屍體很快便已被掩蓋，這時候他們這一夥已沒有幾多個剩下來的。

呻吟聲，慘叫聲，仍然在峽道谷內迴盪，峽壁上的官兵却聽不到，他們只聽到巨石滾動的聲響，若是他們聽到這種慘叫聲，看見這種慘叫，是否會仍然這樣的高興。

堆積在峽道上的石塊草團這時候已用盡，那些官兵並沒有就此罷休，彎弓搭箭，往峽道下一批接一批，射盡了帶來的箭才停下。

亂箭下峽道內並無任何反應，烟硝越來越濃，下望只見火舌閃動，並不見有人影。

事實那之下在亂箭之後，已幾乎沒有一個活人，負傷的就是怎樣掙扎，最後也難免一死厄運。

大部份屍體在火中燃燒，一片焦臭，峽道內赫然就是一個人間地獄，煉獄。

勝利凱旋的號角終於在峽壁上吹起來，蒼涼之極，但在那些官兵聽來，却只是有雄壯的感覺。

他們不約而同發出了連聲歡呼，山鳴谷應，直衝雲霄，他們就在呼聲中退下。

退到了山脚，立即變成了一隊整齊的隊伍，大踏步走向皇城方向。

這一戰據說也就是有宋以來打得最漂亮的一戰，兵不血刃，殲盡企圖作反的山賊，高奏凱歌。

編修史籍的人大都有一支生花妙筆，懂得如何去歌功誦德，這些人又不幸大都是懶骨頭，道聽途說，絕少會跑到現場一看情形，細察究竟。

也許他們都明白，知道得太多太淸楚非獨更加難下筆，而且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

× × ×

李浪香菱午前便已來到了楓林渡，帶來了兩騾車的酒，還有若干糖果。

酒是要與花虎等大人送行，糖果是給孩子們的，他們都經過一番考慮選擇，希望每一個人都高興，雖然他們並不欣賞花虎這一次的行動。

他們談談笑笑，倒也不覺得時間難過，也沒有在意，突然在意。

「應該到的了。」李浪仰首望天，再轉向山寨那個方向。

他當然望不到山寨，也望不到那邊峽道的慘狀，入眼樹木山野起伏，道路蜿蜒，一個人也沒有。

香菱目光也自一轉，說道：「他們那許多人，又有婦孺在內，走來當然會慢一些。」

李浪道：「這花虎應該會考慮到的，要知道這個時候他們還不到這兒，入夜之前便很難趕到皇城去。」

香菱沉吟道：「也許他們準備在皇城外住宿一宵。」

李浪道：「封神台已經在城北連夜加工建好，明天就是大封的日子，入夜之前，花虎應該在皇城之內，否則諸般打點下來，已經是天亮。」

香菱點頭道：「受封的時候應該是精神奕奕的。」

李浪道：「再不見他們，我們給他們準備的酒要他們推進城裏喝的了。」

香菱道：「他們不看急，你反而替他們着急起來。」

李浪笑道：「在皇城中做官總有許多限制，時間是其中之一。」

香菱道：「花大哥一向應該不慣拘束的。」

「現在不慣也要慣的了，他以爲做官很有趣，做了之後他便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李浪笑接。「但他會忍受得來的，無論如何他都是一個很孝順的孩子。」

香菱道：「趙光義相信也不會給他做多大的官，這若是事實，他的確很快會很沒趣。」

李浪道：「但以他這種人才以及部屬的驍勇善戰，總會有被重用的時日。」

香菱道：「這不是一件好事。」

李浪歎息道：「本來就不是，但一個國家若要安定，難免需要一些人的精忠與犧牲。」

香菱道：「只要感到眞的受重用，有一份強烈的歸屬感，花大哥相信也會爲國効忠，爲民請命。」

「他本來就是性情中人。」李浪搖搖頭。「希望趙光義能够看出他這一點。」

「你以爲趙光義會親自接見他？」

「也許，無論如何，花虎都曾經在古樹林將他擊敗。」

「有時我就是想到這一點替花大哥担心，可是一直與他作對的我師父他也一樣賜地封神，還有什麼人他容不下的。」

「這也許就是令師認爲他是一個帝王之材其中一個原因，從他繼位之後頒佈的幾項改革看來，這個人無論如何也不像是一個昏庸的君主。」

「你承認是看不透這個人了。」

「人的確不容易看得透。」李浪目光

突然一遠，望向山寨那邊方向。

香菱亦發覺那邊塵頭大起，笑接道：「到底來了。」

李浪亦笑道：「看來他眞的是傾巢而出，這些酒總算有着落了。」

他當然並不在乎這些酒，在乎的只是與花虎的一別，這一別之後，連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再見。

花虎是必也有這種感覺，所以才會與他約好了不見不散。

他們却是怎也想不到皇城的一別便已成永訣，再沒有相見之日。

× × ×

隊伍越來越接近，李浪香菱終於看淸楚那些是官兵，並不是花虎一夥。

「會不會是他們早料到有這一天，預先準備好了官服？」香菱仍然在懷疑。

李浪搖頭道：「他們就是穿上了官服，走來也不會這麼齊整，來的分明是一隊經過嚴格訓練的官兵。」

香菱道：「這就是有官兵從那個方向走來也不是一件値得奇怪的事。」

李浪道：「若不是這個時候我也不會覺得奇怪。」

香菱怔怔的看看他。「你想到那裏去了？」

李浪喃喃道：「那邊並沒有什麼大城鎭，這隊官兵沒有可能是由那邊到來，唯一的可能是由朝廷派到那邊去幹什麼，完事後回返皇城。」

「那邊有什麼事需要這許多人去做的？」香菱突然像想起了什麼，語聲陡斷。

李浪接道：「那邊朝廷會注意的地方只有一個古樹林，古樹林裏有一個山寨，盤據着一羣山賊。」

「他們却已經封官——」

「在未經朝廷正式封賞之前他們還是一羣山賊，古樹林易守難攻，出了古樹林——」李浪突然苦笑了起來。「不知怎的我總是往壞的方面想。」

「那是因爲你念念不忘他們仍然是一羣山賊。」香菱的目光轉同走來的那些官兵。

李浪目光一直沒有移動，神態却越來越奇怪，香菱看看，又問道：「你可有發現這些官兵全都衣甲鮮明，不像曾經過戰爭？」

李浪點頭。「那坐在馬上的四個將領是趙光義的親信，再看那旗號這隊官兵應該是趙光義的親兵。」

香菱道：「我也見過那四個將領。」

李浪嘟喃道：「他們到那邊到底幹什麼？」

香菱道：「我們還是不要胡亂推測，乾脆抓他們一個問淸楚明白。」

李浪道：「好主意。」

說話間隊伍已越來越接近，他們正在考慮向那一個下手之際，隊伍中一個副將裝束的已嚷起來。「看，那許多的酒，我們都買下，喝一個痛快怎樣？」

另一個副將接嚷道：「反正皇上都要賞賜我們酒肉，這個賬可不用担心。」

「住口——」爲首的將領突然喝住。「皇上有命，從今以後我們不得騷擾平民百姓。」

第一個副將笑起來道：「不會是眞的吧。」

「你若是不怕誅九族就不妨一試。」爲首的將領把手一揮，道：「別停下，繼續走。」

隊伍繼續前進，先後經過李浪香菱身旁，香菱眼睛只是望看李浪，只等他出手，配合行動。

李浪目光都落在那些官兵面上，瞬也不一瞬，到那些官兵完全走過，仍沒有出手。

香菱到底忍不住，問：「怎樣了？」

李浪如夢初覺，道：「這隊官兵大有問題，他們雖然衣甲鮮明，箭壺却全都是空的。」

香菱黛眉一揚。「你是說他們是採取襲擊的行動，只用弓箭？」

李浪道：「那附近適宜襲擊的地點只有一條狹長的峽道。」

香菱道：「不去看看你是怎也放不下心的了。」

李浪轉身奔向渡旁樹下，他們的坐騎也就繫在那兒，香菱的行動並不比李浪慢上多少，兩人隨即飛騎向峽道那邊奔去。

× × ×

遠離楓林渡，那隊官兵爲首的將領才鬆過一口氣，方才嚷着要喝酒的那個副將再也忍不住，問：「那一男一女是不是有問題？」

「一個是陳摶的得意弟子香菱，另一個是南唐的勇將李浪，此前曾經在皇城長街上襲擊皇上。」

「那怎麼不把他抓起來，應該是大功一件……」

「皇上登基，大赦天下，天曉得這個李浪是否也在大赦之內，陳摶現在深得皇上寵信，明兒便要賜他華山，封他爲神仙，他的弟子我們犯不看去開罪。」

「那個陳摶眞够道行被封爲神仙？」

「當日他直闖王府，視天絕地滅如無物，要殺便殺，只是一番話便令我們的主子百般遷就，亦因而做了皇帝，凡此種種又豈是常人所能够做得到。」

「聞說太祖皇帝的駕崩……」

「不淸楚的事最好不要胡亂說，你不過只得一顆腦袋，相信也還未活膩。」

那個副將不由摸了摸腦袋，打了一個寒噤。「老大教訓得是，小弟……」

「大家兄弟，別說這些，記看說話謹愼就是。」

「小弟以後會謹愼的了。」那個副將接問：「以老大看李浪跟那個香菱在楓林渡幹什麼？」

「據說李浪是古樹林花虎的好朋友，只怕是準備在楓林渡敬花虎一杯。」

「他們若是知道……」

「看樣子他們已經動疑，你們若是再多說什麼，我實在不敢想像他們會對我們採取什麼行動。」

「我們人多……」

「你忘了陳摶在王府中以一敵千，所向披靡，香菱是他的得意弟子，本領當然也不少，還有那個李浪，公然在皇城大街行刺，你以爲沒有幾下子。」爲首的將領大搖其頭。「射人射馬，擒賊擒王，他們若是採取行動，第一個遭殃的便是我，然後是你們。」

（未完·九）

司馬洛傳奇故事

吸血蛇人

馮嘉·文
可飛·圖

偷襲荒島　探查眞相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蝴蝶和史勿夫商量，訂下美人計想引誘司馬洛，而司馬洛此時也委託張愼之私家偵探去偵察他們……另方面嘉詩與黃翳子在等候史高靈反戈來投奔，他因爲受了蝴蝶和史勿夫的壓力，要將他致於死地，故將他的秘書伊桃變成「蛇人」想將他咬死，幸好他不能人道，沒有上當，他和伊桃避過他們的暗殺，叫伊桃和黃翳子聯系，自己另向莫先生總部投誠，伊桃和黃翳子聯絡，知道史高靈已安全到達總部，但爲了矇混敵人，仍在酒店作等候史高靈，自己不知已是「蛇人」，和黃翳了發生親暱，却將他咬傷，經過總部醫生檢查，尚未有醫治辦法……

那個檢驗她的牙齒的人說：「她的牙齒沒有什麼異狀，變得眞快！」

「這……這是可能的嗎？」伊桃說。

另一個人此時把一卷電視錄映帶拿進來了，原來剛才的事情是經過周密的安排的，有電視錄映及活動電影機拍了下來，放錄映帶是最快的。

黃翳子與伊桃披上了衣服，剛才的情形就在房中的電視機上再放出來了。

伊桃可以看到自己咬人的情形，而錄映機的凝鏡，亦使她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確是露出了毒蛇似的牙齒。

那些人已經替她作過了各種檢驗，就離開了。他們是不需要作太長時間的檢驗的，因爲他們要知道的乃是伊桃在這咬人時那一煞的身體變化，過後，她又是變回平時一樣了。

伊桃與黃翳子在房中把那片段放了幾遍，當然，他們並不是用欣賞的心情去看的，而且他們越看就越毛骨悚然，伊桃不斷哭泣。

黃翳子擁着她：「你放心吧，他們現在又已有了進一步的研究資料了！」

「但是……」伊桃說：「你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黃翳子說：「一個人，總是有死的一天的，我並不害怕！」

「嘉詩呢？」伊桃醒覺地問。

「她已經給調回來了，」黃翳子說：「她不能够再留在那邊，太危險了！」

「不能讓她再冒險，」伊桃說：「我不希望她也遭到與我相同的命運！」

黃翳子安慰地撫着她的臉：「她不會再冒險了，而且那邊亦不再需要她，她已經回來了。」

伊桃安靜下來了之後，黃翳子又說：「好了，我也要走了。」

「走到什麼地方去？」伊桃問。

「我那邊，」黃翳子說：「這裏是你住的。」

「爲什麼你不留下來呢？」伊桃問：「這有什麼關係？」

「我不想你看着我死。」黃翳子說。

「我是不介意這個的。」伊桃說。

「但是除此之外，」黃翳子說道：「我和你都要接受觀察，最後的一段時間，我也希望能够對這方面的研究作出一點貢獻。」

「好吧，」伊桃點點頭。

× × ×

司馬洛與張愼之正在一起。

張愼之現在已經知道了黃翳子和伊桃這件事情了，他也知道了這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張愼之嘆息着：「怎麼會這樣的呢？世界上，竟有人會做這種事情？」

「媽的！」司馬洛說：「假如我們再不進行，黃翳子就沒有時間了。」

「他相信很難有時間。」張愼之說。

他們現在是正在暗中觀察着那神秘情報所通知的那個男人，那神秘的告密人說

這個男人乃是蝴蝶的洩慾工具，然而他們却看不到這個男人與蝴蝶接觸。

這個男人是遊手好閒的，有時到賭場去賭賭錢，有時去吃吃喝喝，就是不見他去會蝴蝶，不過，同時亦沒有看見他去會什麼女人。

「我不能等了，」司馬洛說：「先捉住這人問一問。」

張愼之點點頭：「也許是應該行動了，假如這是一個陷阱，我們也要動手才能够肯定，我們必須落力爲你的黃先生爭取時間。」

× × ×

那個他們監視着的人是不難捉到的，因爲他並沒有保鑣，而他亦顯然並不認爲自己會有什麼危險，這天晚上，他從賭場裏出來，慢慢步行，也不怕走過黑暗的地方。於是，司馬洛很容易就捉到了他。

他經過這條暗巷，張愼之跟着他，上前與他並肩而行，忽然向他一撞，他就整個人仆進了暗巷裏，司馬洛把他接住，一隻手扭着他的手臂，另一隻手就拿着槍抵住他的臉頰，張愼之則在巷外走來走去把風。

這人吶吶着說：「不，不要，有話慢慢講！」

「你知道，」司馬洛說：「假如我一扳槍機，你的頭就不見了嗎？事實上，我可以放了你，以後隨時都可以把你的頭轟掉的！」

「你……你們殺了我有什麼用？」那人說：「人死了，錢就手不到了！」

一時，司馬洛也不明白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不過腦筋一轉，就想出來了，而在巷外，張愼之亦是猜出來了，張愼之暗示地說：「一個人，賭自己輸不起的錢，就是應該會有這樣的收場了。」

這個人顯然是在賭場裏欠下了不少錢，現在以爲是賭場的使用暴力來收帳了，司馬洛本來另有一套計劃，不過，他覺得隨機應變更好，這個人欠錢，更好利用。

司馬洛說：「你反正也是還不出的了，敎訓一下你，殺一儆百，其他欠債的就還得出了。」

「但我是還得出的！」那人說。

「怎樣還呢？」司馬洛問。

「我——有一位女朋友，她可以代我還。」那人說。

「我們不見你有女朋友。」司馬洛說道。

「她有事離開了，」那人說：「一兩天就要回來。」

「她是誰？」司馬洛說。

那人却避免回答這個問題，祇是說：「你再等一兩天吧，最多三天，沒有的時候，你再對付我好了。三天，我不是說三個月，你忍不住了這三天，就會失去很多錢，這又何必呢？」

「你的女朋友是誰？」司馬洛問。

「總之她回來我就有錢。」那人說。

「會不會是蝴蝶？」司馬洛問。

那人嘆一口氣：「你知道就好了。」

這個人就是阿強。司馬洛得到的情報果然是準確的。

司馬洛的槍還是沒有拿開，他說：「是蝴蝶，我才担心呢？」

「怎麼了？」阿強說道：「她會還不起？」

「是她欠的她會還！」司馬洛說：「但這是你欠的。」

「有什麼分別呢？」阿強說：「我跟她——」

「她不會一次過在你身上花這許多錢的。」司馬洛說。

「但——但一部份總可以拿得到！」阿強說：「我可以分幾次來攤還，一定還清的。」

「你別以爲她是那麼重視你，」司馬洛說：「她這個人我們比你更清楚，你告訴她欠了賭債，她會連你都不要了，她另找男人，不容易嗎？」

「不——不會的，」阿強慌張起來了，就是因爲知道司馬洛所講的正是事實。

「她已經換過很多男人，」司馬洛說：「而她放棄一個男人，並不是趕走就算數，總是下落不明的，這件事情一吵起來，她就一定放棄你了。」

阿強不能硬撐下去，簡直發抖起來了，他也知道這是事實，蝴蝶對於他賭錢的事情本來就不滿意，亦對他提出過警告了！假如知道他欠下了這許多賭債，那是眞可能放棄他的，他祇是不知道蝴蝶以前放棄了的男人都會不知所踪，有這樣的事情，但他相信蝴蝶是做得到的。

司馬洛說：「也許，這帳讓我們自己問她收的？」

「不，不！」阿強慌張地反對：「不能够讓她知道的呀！」

「這也不能，那也不能！」張愼之在外面說：「好像是我們在求你似的，你自己說吧，應該怎樣解決才是對的呢？」

「呃——這個——」阿強吶吶着說：「你們還是給我一些時間吧。一點一點，可以還清。」

「也許，」司馬洛說：「更容易的方法就是你替我們做一些工作，我們就對數算了，此外還可以補你一大筆錢。」

「我——我可以做一些什麼呢？」阿強問。

「這要你够胆量才行！」司馬洛說。

「假如我是做得到的，」阿強說：「我一定做！」

× × ×

這天晚上，蝴蝶就回來了，時間方面，還算有利，不過够不够則仍是很難講。

蝴蝶回來的時候，阿強正在床上睡覺，蝴蝶把他拉了起床。

「噢，你回來了。」阿強惶忪地說。

「又是去賭錢賭到精疲力盡了？」蝴蝶問。

「我現在已經睡足精神了。」阿強說道。

「那很好，」蝴蝶說：「我却是很疲倦，讓我享受一下，我可以睡得更好，來呀！」

阿強知道，蝴蝶所要的就是他的服務，於是便服務起來。

他的服務水準仍然不太差，雖然上一次，蝴蝶認爲他的服務水準是降低了，但是由於蝴蝶有幾天沒有用他，讓他有機會休息過了，而且，他的確是剛睡醒，精力充沛，因而蝴蝶是能够得到滿足的，正如

她自己所說的，這一次，她是可以吃得很飽了。

事後，蝴蝶就睡着了，她離開這屋子，不管是到了什麼地方去，所做的顯然是一件使她很疲倦的事情，而她是需要睡的，經過了這樣的一番鬆弛之後，她可以睡得更熟和更舒服。

後來，在朦朧之中，蝴蝶忽然覺得小腹上一痛，她不是一個普通女人，她醒得很快，幾乎立即張開眼睛，可以看到阿強的咀巴正從她的小腹上移開，而她也在一閃之間看到阿強露出毒蛇似的牙齒。

蝴蝶好像結了冰似的僵在那裏了。

她看着阿強慢慢側身又睡倒了，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似的。她迅速移動，一手執住阿強的牙床，扳開他的咀巴看看。

但是那尖尖的牙齒已經沒有了。

她看看自己的小腹，那上面却清清楚楚留下了幾個牙洞。

「哦？」蝴蝶難以置信地低聲自言自語着：「我也會給——」

她再看看阿強，阿強仍然是安詳地睡着。

她想了一陣，然後伸手執住阿強的肩，把他搖動，阿強從夢中醒過來似的張開眼睛，說：「什麼……什麼事？」

「這幾天，」蝴蝶說：「你到過什麼地方去，跟什麼人來往過？」

「沒……沒有什麼特別呀，」阿強說道：「我是去賭過錢，不過祇是一次，兩次……」

蝴蝶嘆一口氣，說：「沒有用！」

「什麼沒有用？」阿強問。

「算了！」蝴蝶說：「這種事情你不懂的，你替我點一根香烟！」

蝴蝶點上了一根香烟，煩躁地抽吸着，這件事情，她當然最明白了。派去殺薛永的阿芳，給人弄了也不知道，而連史高靈的女副手伊桃給人弄了亦是不知道，阿強對這件事情毫無所知，又怎麼說得出是誰弄的呢？

事實上亦不必問，不論是誰動手，主意都是來自史勿夫，史勿夫要把她消滅，而她也祇有兩天可活。

蝴蝶把那根香烟吸得就像要把烟絲也吸出來似的。

不過，精明如蝴蝶，這一次也是完全猜錯了。這根本不是史勿夫安排的事，而是司馬洛。司馬洛給了阿強一副特製的假牙，讓他在事後裝在咀巴上，在蝴蝶的小腹上一咬，咬了一些洞，隨即就把假牙吞下肚。那假牙是用可吃的糖果製成的。蝴蝶祇能知道自己被咬，一時之間是無法檢驗自己是否眞的已被細菌侵入了的。

司馬洛這也是一種賭博，因爲一直以來，就祇是知道女人會在事後會咬男人，但是，會不會有男人成爲咬人者呢？假如沒有，這詭計就馬上會給拆穿了。

但現在看來，顯然男人亦是有咬入者的。

蝴蝶對阿強揮一揮手，說道：「你出去吧！」

「你——還是睡一下吧！」阿強說。

「你別管！」蝴蝶煩躁地喝道。

阿強祇好出去。

就在此時，外面的花園中忽然响了兩聲槍聲。蝴蝶一震！跟着，阿強也整個飛回房內來，跌在地上，捧着牙床，掙扎一下就暈倒了。他顯然是給人一拳打回進來的。在蝴蝶能够有所動作之前，司馬洛已出現在房門口，手中一把槍指着她，說：「不要亂動！」

蝴蝶僵在那裏了，慢慢地說：「別開槍，我身上是沒有槍的！」

「這一點我倒是相信的！」司馬洛諷刺地冷笑。

事實上也確是如此，蝴蝶的身上連衣服都沒有，又何來有槍呢？

司馬洛踏進來，說：「你最好不要反抗，沒有什麼用。我在外面還有人，你的手下已被我們制服了。」

她坐在那裏不動，祇是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把她脫下的衣服拿起來，檢驗着，一面說：「史高靈倒帮了我們一個大忙！假如你不是要殺死他，他也不會與我們合作了！」他的意思也即是說，蝴蝶的下落乃是史高靈供出來的。

「史高靈怎知我在這裏？」蝴蝶問。

「史高靈也是級數相當高的好手，」司馬洛說道：「你也未必知道他知道多少的！」

「你是不是已經伏了我很久？」蝴蝶問。

「當然了，」司馬洛說：「假如你早回來就早見到你。」

「多久？」蝴蝶問。

司馬洛當然猜得到她這樣問是什麼目的，但是他詐作不知道，把衣服丟給她，說：「穿上吧！這些衣服裏沒有武器。」

「我問你伏了我多久！」蝴蝶說。

「這還有什麼關係？」司馬洛說。「總之你現在是已經落入我手中了。」

「你有沒有跟踪他？」蝴蝶指着阿強問。

「有是有，」司馬洛說：「不過他是沒有用的。他什麼都不知道，祇是賭錢，還以爲每自很幸福！唏，穿上衣服！聽見沒有？」

「我不穿！」蝴蝶說。

「我不是怕你誘惑我，」司馬洛說：「我祇是覺得你難看！」

「你看這個！」蝴蝶指了指自己的小腹。

司馬洛冷笑：「我已經說過了，我不覺得你好看！」

「我不是叫你看那個，」蝴蝶說：「我是叫你看！你看！我也給咬着了！」

司馬洛低頭看看，詐作此時才發現了此事似的。他說：「你……你不是開玩笑吧？」

「我跟你開玩笑？」蝴蝶說：「這不是你來了之後才弄的！而且跟你開這玩笑有什麼用？」

「你給咬了？」司馬洛說：「是誰咬你？」

「除了他之外還有誰呢？」蝴蝶指着地上的阿強。現在，反而是她要說服司馬洛了。

司馬洛在心情是很緊張，因爲他是分秒必爭的，不過他還是必須作輕鬆狀。他哈哈笑起來：「眞妙，你也有今天！」

「我祇有兩天可以活了！」蝴蝶忽然

不耐煩地叫起來，「你不明白嗎？我要死了！但是我不想死！」

「在你之前已有不少人死掉了！」司馬洛說。

「我不管別人，」蝴蝶說：「我！我不能够死！」

「這有什麼辦法？」司馬洛說：「這是沒有辦法可治的！唏，你也許知道治法的！」

「我不知道治法！」蝴蝶說。

「你是說眞話嗎？」司馬洛問。

「我眞不知道——」

「我是說你被咬的事。」司馬洛說。

「我騙你？我要騙你幹什麼？」蝴蝶說。

「那很好，」司馬洛說：「假如你這件事情是眞的，那我用不着騙你，你也會合作了！」

「現在你讓我走吧，」蝴蝶說：「我要——」

司馬洛又哈哈笑起來：「讓你走？那不是我中了計了？」

「我不管那許多了！」蝴蝶說：「總之我不想死！我要想辦法！」

「也許你是想去找一個人，」司馬洛說：「要這個人替你醫治，也許這個人是知道治法的！」

「總之我能够活下來，就什麼不要緊了，」蝴蝶雖然強忍着，還是有兩滴淚水滴下來。她到底是一個女人。

「不錯，」司馬洛說：「一個人，爲了活下去，什麼事情都可以做。不過，當你給治好了的時候，你就知道自己是不會死的。那時，你的想法又不同了！」

蝴蝶一時不能回答，因爲司馬洛言之成理，的確是如此的。她是一個有經驗的人，她也明白。

「我也不想你死的，」司馬洛說：「不過，你想活下去你就得合作，因爲我們也有一個人要救的，他比你更急，因爲他給早咬了一天！」

「誰？」蝴蝶問。

「黃鬍子，」司馬洛說：「這個人你很可能沒有聽過，但伊桃你是聽過的。你們弄了伊桃，伊桃咬的却不是史高靈，因爲史高靈是不與伊桃同床的。伊桃與黃鬍子好上了，他也給咬了！」

「但是——」蝴蝶說：「假如我與你們合作的話，這——這個人一定不會醫治我！」

「捉到了重要的人物，」司馬洛說：「我們會使他醫治你的，因爲我們亦要使他醫治黃鬍子。能醫黃鬍子就是能醫你。給你五分鐘時間考慮吧！」

蝴蝶咬着牙考慮着。

司馬洛踢踢那還未醒過來的阿強：「你看他能供出什麼嗎？我們是看不到有什麼人弄他！」

「別管他了，」蝴蝶說：「他相信不會知道什麼。而且事情已經發生了，不必問他我亦知道主謀是誰。」

司馬洛對房門外揮揮手說：「人來！先把他帶去問話！」

他也不希望把阿強留下來，以免阿強在口供上露出破綻，而事實上，這也正是他把阿強擊暈的原因。阿強暈了過去，就不會有什麼話說了。

有人進來把阿強抬了出去，而蝴蝶則動手穿衣服。

「你那五分鐘已經完了。」司馬洛提醒她。

蝴蝶聳聳肩：「我有什麼選擇呢？祇好跟你們合作了。但是你一定要答應我，能够治好你們的人的話，也要治好我！」

「這個當然了，」司馬洛說，「我也不想你死的，因爲你還要供應我很多資料，但是，你現在找的這個人，他能够把你治好嗎？」

「我不知道，」蝴蝶說：「照我所知，他從未動手治好過一個人，他祇是試驗，把染了病的人殺掉！這件事情傳出去了之後，他更要把在外染了病的人以及知道內幕的人全部消滅！」她忍不住又滴下一顆淚珠，又說：「我很懷疑，他們實在是還未曾有辦法控制這種病的，不然就用不着殺了！」

「無論如何，我們都是要盡力的，」司馬洛說，「現在，時間不多了，你快點把你所知道的盡量講出來吧，有我們的人力物力之助，假如事情是能够解決的話，也會解決得容易一些！」

×　×　×

仍然是黑夜，司馬洛走在黑暗的街上，通過毛毛細雨，走到一部停在路邊的車子旁邊，這部車子上，他知道坐着的就是私家偵探張愼之，張愼之在電話中說有話要跟他講，司馬洛便來了。

他拉開車門，就看見車中除了張愼之之外還有另一個人。司馬洛詫異地叫起來：「你！你不是已經死了嗎？」

因爲，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薛永。照時間計算，薛永應該是死掉了很久的。

「是呀，」薛永說：「但是我並沒有死！」

「你——爲甚麼不早些出聲？」司馬洛說，「你——你就是把蝴蝶的資料供應給我的人？」

「是的。」薛永說。

「那——爲甚麼你自己不出手對付她呢？」司馬洛說。

「我不敢，」薛永說：「因爲我是隨時可能倒下來死掉的。假如我用槍指着蝴蝶的時候忽然死掉，那不是一切都浪費了嗎？所以一定要你來進行！」

「那兩個蝴蝶派去在阿芳家搗亂的打手，」司馬洛說：「也是你殺掉的了。」

「是的，」薛永說：「那是一個佈下來要讓你踏進去的陷阱，而我不想你踏進去！」

「唔，很多謝，」司馬洛說道：「但是，你還沒有死，那你很可能就不會死的了！」

「沒有可能，」薛永說：「這事先有先例，洛奇不是已經死了嗎？」

「但是你活得太久了，」司馬洛說：「這又怎麼解釋呢？」

「我不知道，」薛永說：「也許是我的身體特別好，抵抗力強。但我終於還是要死的！」

「既然你還沒有死，」司馬洛說：「那麼，你還是回到我們的總部去接受檢驗吧。」

「你們能治好我嗎？」薛永問。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把握。」

「所以我還是跟着你好些，」薛永說：「你找到了蝴蝶，蝴蝶也許能够帶你找到能治好我的人，因此跟着你，我是最快可以得到治療了。」

司馬洛聳聳肩，薛永這個打算，倒又不是沒有道理的。

薛永說道：「你捉到了她，她肯合作嗎？」

「她是非合作不可的，」司馬洛說：「張慎之沒有告訴你嗎？」

這時張慎之已經下車走開了，方便他們談話。薛永說：「他不肯講，他是不負想這個責任。他說，最好還是由你自己來講！」

於是司馬洛就把他對付蝴蝶的辦法告訴了薛永。薛永聽得哈哈大笑，笑到淚水也幾乎流出來了。他說：「這眞妙！讓她也嚐試一下這種心理威脅吧！」

「她現在正在打電話，調查一些綫索，」司馬洛說：「她很快就要帶看我一起去找這個史勿夫了。」

「史勿夫是誰？」薛永問。

「就是聘用她的人，」司馬洛說：「在中南半島那邊散播這些病，後來，又叫她把逃出來的染病的人都殺掉，史勿夫自稱是美國人，她相信也許是的，但顯然不是爲國家工作，而是爲一個國際性的恐怖集團工作。」

「爲了甚麽呢？」薛永問。

「史勿夫並未對她講清楚，不過她可以猜，」司馬洛說：「而她所猜的也是有相當道理的。她說這一定是一個大規模的勒索計劃。譬如，某一個地方怪病成災，祇有他們懂得治法，那他們就可以勒索任何價錢。除此之外，這亦可以成爲行刺的工具，假如要刺殺某一個重要的人物，祇要使這人的丈夫或者妻子服下一劑菌液——這種菌液可以放在食物或者飲品裏——那麽在夫婦歡好之後，不幸的事情就會發生了！」

薛永格格地笑了起來：「假如是用這方法行刺政要，那却是未必有效的，因爲政要多數已經年紀很大，可能早已不彈此調！」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司馬洛說。

「我也不是開玩笑，」薛永說：「不過我是一個差不多死定了的人，居然能多活幾天，心情當然是輕鬆的。」

「總之，」司馬洛說：「蝴蝶懷疑他們是還沒有成功的，而在中南半島那邊撒播這種病菌，祇是拿那裏作爲一個試驗場。一方面這也有破壞的作用，任何有勢力伸入那裏的一國，都有被指控進行細菌戰的可能。他們的研究似乎有兩個失敗的地方，就是這病不能成災，因被咬者不能也有咬人者的特徵，那就是被咬者祇會死而不會成爲咬人者，既然如此，這病就不會自動蔓延了。他們需要自己製造咬人者。看來，他們極可能還未有治法，不然的話，就已經可以用來進行勒索了。假如被咬的人他們也治不好，那他們就勒索不到甚麽，行刺對他們的利益是不大的。」

「那麽蝴蝶活下去的希望也不高了。」薛永說。

「她會活下去的，」司馬洛提醒薛永，「因爲她並不是眞的被咬，而祇是以爲自己被咬而已。也因此我們必須快些，假如她活過了兩天而仍不死，她是會起懷疑的！」

「我也沒有死呀！」薛永說。

「也許，」司馬洛說：「你暫時不宜出現，免得使她又不太急了。我們比她更急，因爲黃鬍子的時間比她更少。到萬一過了兩天還是未曾事成，你再出現也不遲，讓她知道也不定兩天之內就會死掉，免得她放棄！」

「說不定到時我又已經死掉了！」薛永還是格格地笑着。

「這也沒有辦法，」司馬洛說：「事情就是這樣做的。」

「很好，」薛永說：「隨你做主吧。總之我跟看你，我做影子，不出現，但是我在你們的附近，對你們是有帮助的。我是一個一流的殺手！」

「好，」司馬洛說：「我們就這樣決定。」

「我在這裏等你的消息！」薛永說：「你如何進行，再通知我吧！」

司馬洛走開了，張慎之則回到車子上來。

他看着薛永，搖着頭：「我眞佩服你，在這樣的時候，你還笑得出來。」

「了無牽掛，拚死無大害時，人就能開心了，」薛永說：「事實上我一生從沒有這樣開心過。不過你不是我，我相信你是不會明白的！」

「我的確不明白。」張慎之搖着頭：「不過，這件事情也眞是太可怕了，弄到我對女人也不會再有胃口了！」

「不！將來你還是會有的，」薛永說：「男人嘛，始終都是脫離不了女人的吸引。」

× × ×

黃鬍子躺在那張床上，身上接駁着許多管子，通到各種不同的儀器的上面，而專家多得像蜜蜂似的圍在他的周圍。黃鬍子還是正在接受檢驗，那些專家們是要盡量清楚他的身體有甚麽變化，希望能够在這最後的時刻能够有辦法救他。

不過，到此爲止，他們還是未曾有任何的辦法，時間實在太短了。

另一方面，在這房間的另一邊，伊桃亦是受着差不多相同的待遇。但是專家們也同樣不能够從她的身上得到甚麽成績。上一次，雖然是在她一咬了人之後就馬上檢驗，還是驗不出甚麽來，這使專家們都是又急又怒。

黃鬍子說：「我已經很疲倦了，我想睡覺。」

「睡吧，」一位專家說：「你一切都順其自然好了，不要勉強。」

「但我這一睡，恐怕不會再醒過來了。」黃鬍子說。

那些專家們都沒有做聲。他們能够說甚麽呢？

黃鬍子閉上眼睛，不久便睡着了。雖然，在生命的最後階級，用以睡覺似乎是一件浪費的事情，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則又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夢中死去，

死亡的恐懼和死亡的痛苦，就不會感覺到了。

× × ×

蝴蝶離開了阿強幾天才回來，然後才給司馬洛捉到，她的離開並不是爲了去見史勿夫或者爲史勿夫辦事，而是去處理一些與史勿夫無關的，自己的私事。也幸而如此，否則她就會懷疑何以她與史勿夫在一起時史勿夫不殺她，反而要等她回來時才利用阿強。

而因爲她離開過，她也以爲，史勿夫是因爲不高興她還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要消滅她了。

蝴蝶很焦急的一點就是：史勿夫可能已知道她會與司馬洛聯合了，因此可以找到史勿夫的地方，史勿夫未必會在。但是司馬洛則並不担心，因爲司馬洛自己知道，史勿夫對這件事情是根本毫無所聞的。但這個眞相他又不能够告訴蝴蝶，所以，他祇有鼓勵蝴蝶盡人事，即使史勿夫不在了，也還是要去試一試。

「他是有一座試驗場的，」蝴蝶說：「我聽他講過，他有一些人在那裏用作試驗品，試驗這些病菌，那裏是一座海島，不過他沒有告訴我這海島是在甚麽地方。我祇能够猜。」

「這也很好，」司馬洛說：「可以去試一試！」

「你當然是不怕試的，」蝴蝶說道：「但是我可沒有那許多時間，假如，我錯了——」

「那麽你寧可坐着等死？」司馬洛說：「除非你有更好的主意。」

蝴蝶說：「也祇好去試試了！」

「這座島，」司馬洛問道：「在什麽地方？」

蝴蝶拿起桌上的一把開信刀，一擲過去，刺在掛在牆壁上的一張地圖上。開信刀就是刺中地圖上的一些小點。那是一撮很小的海島，連名字都沒有的。

「這座島——讓我調查一下。」司馬洛說。

「用不着調查，」蝴蝶說：「這是荒島，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私人買下來的。假如是買了下來之後，可以自己在上面設守衞和圍牆之類，外人擅入，他們有權殺掉！」

「這倒不是太大的困難，」司馬洛說：「我們可以用武力攻入，既然是山高皇帝遠，他們亦來不及報警求助之類的！」

「沒有錯，」蝴蝶說：「可以這樣，不過假如大規模進攻，他們是有機會毀滅一切的！」

「因此你贊成我偸襲？」司馬洛說，「悄悄地登陸？」

「是的，」蝴蝶說：「你們的大軍可以殿後，假如我們偸襲不成功，那才由殿後部隊來進攻好了！」

「這也不成問題，」司馬洛說：「但你怎知這可能是史勿夫的島呢？」

「我以前聽說史勿夫買下了這座海島，」蝴蝶說：「史勿夫用一座海島作試驗場，極可能就是這一座。當然，他亦可能是另有一座島的，不過，既然已有一座現成的島，似乎就不必再買另一座了。」

「對，」司馬洛說：「那我們就決定向這一座島入手好了。」

「不過，」蝴蝶說：「祇有一個缺點，這島太遠了，我們也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去到，黃鬍子恐怕活不到那時了。」

「也許他的身體好，」司馬洛說：「可以支持久些呢？」

蝴蝶搖着頭：「不可能！四十八小時之後一定死！」

「沒有例外？」司馬洛問。

「我比你見得多，」蝴蝶說：「準得像鐘一樣。身體強壯一些的不會遲死，身體弱一些的亦不會早死！」

「我却希望你是一個例外！」司馬洛說。

× × ×

他們的行動，是比蝴蝶預料中的快得多的，因爲莫先生這個組織可以動用的人力物力，也是超乎蝴蝶所想像的。譬如在蝴蝶講出了這座小島的所在之後一小時，就有一架飛機在那座小島的上空盤旋。

這飛機飛得很高，島上的人就是抬頭望天亦是看不到的，而且亦聽不到飛機的聲音，但是這飛機却不斷用特殊的器材在空中拍下這座小島的照片。

八個小時之後，司馬洛與蝴蝶已在一艘飛翼船上研究這些照片了。他們這艘飛翼船，此時就是正駛向那座小島。本來，他們乘飛機去是會更快的，但是此時已是白天了，他們要在黑夜再來臨之時才能够登陸偸襲，在光天白日之下是不行的，所以，太快也是沒有用。

司馬洛說：「你看，這小島是很不尋常的，這裏，這裏……都有武裝的守衞。這座屋子，看上去很像是一座作科學研究用的屋子，而這裏還有一座直升飛機場，有一架直升飛機停着。

「唔，」蝴蝶說：「直升飛機，表示這島上有些重要的事情正在進行着。不然，用船作交通工具也沒有所謂了。有武裝守衞，亦是證明這裏有些秘密，不想讓人潛進來探到的。」

「沒錯，」司馬洛說：「也許你沒有猜錯，正是這座島！現在，你去休息一下吧，我們在天黑時要出動，需要精神。」

「我怕一睡就不會醒來！」蝴蝶說。

「我會叫醒你的，」司馬洛說：「你不是說，不會太遲，亦不會太早嗎？」

「是的，」蝴蝶嘆一口氣：「我試一試吧，希望我能够睡着！」

司馬洛離開了她，走進船上的另一房間去，講了一個無綫電話，然後走到上面的大廳中。那裏，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薛永正拿着一杯酒在飲着。這一次的偸襲行動，他亦參加，因爲這行動一就是參加，一就是置身事外，他是不能够自己獨自設法到島上去的。而蝴蝶亦不知道他也來了。蝴蝶祇以爲他是其中一個參加行動的人員，她自己有自己的煩惱，並沒有去仔細認人。而事實上，薛永與蝴蝶雖然是在同一船上，却還沒有機會見過面。

司馬洛走到薛永的身邊，說：「蝴蝶說，被咬的人，在廿四小時後就一定要死，不會遲也不會早，體質強弱，是沒有關係的。」

「我却還沒有死，」薛永聳肩：「也許我是唯一的例外。不過，假如我一分鐘

之後就倒下來死掉，也是不出奇的！」

「你不是唯一的例外，」司馬洛說：「我剛剛講過無綫電話，他告訴我，黃鬍子也醒過來了！」

「照時間計算，」薛永說：「他不是應該已經死掉了的嗎？或者，起碼開始感到痲痺。」

「應該是的，」司馬洛說：「但是却沒有。應該發生的事情並沒有發生。我不明白。專家檢驗他的一切，都沒有發覺有什麼不妥。」

「也許，」薛永說：「上天是對我們特別有好感吧。我們還有時間。」

司馬洛在沙發上一靠，閉上眼睛：「我需要睡一陣。你也休息一下吧！」

「我睡得太多了，」薛永說：「你睡吧！」

他起來為自己再斟了一杯酒，回到司馬洛的身邊來時，司馬洛已經睡着了。

司馬洛也實在是十分疲倦的，事情發生得太多太快了，而他一直都沒有機會睡過。

薛永坐在那裏，呷着酒，等着時間的過去。

× × ×

天黑的時候，船停下來了。

他們這船距離那座海島是仍然很遠的，但是到此為止，不能再駛近了，因為從飛機上拍到的照片所見，這島上是有雷達設備的，可以測到有船接近。

假如他們的船再接近，就會引起島上的人的懷疑和戒備。船在這裏，即使島上的人知道了，也是沒有所謂的，因為船在這裏，可能是到任何地方，目的地未必就是那座島的。

他們到島上去另有辦法，就是用潛水車。

這種潛水車，在打仗時已經應用的，由意大利人始創的，就像是一隻魚雷似的，在水中可浮可沉，而尾部有螺旋槳推進，蛙人可以坐在其上的座位上。這樣，他們就像是一羣大魚向島上游去而已，這則是雷達也探不出來的了。

這種潛水車一架一架放入水中，由蛙人駕駛着，向島上進發。

司馬洛與蝴蝶就是其中兩個蛙人，薛永亦是其中一個。蛙人是戴上了面罩的，蝴蝶更認不得他了。他祇是另一個蛙人而已。

這種水底車行駛起來，是遠不及飛翼船那麼快的，但是不要緊，他們的時間是經過了精密計算的，有一個長長的白天作為遷就，他們可以依時到達。

就像一羣大魚，螺旋槳無聲地推動着他們接近那座島。

他們在水底亦可以用無綫電通話，而有時亦會升出水面去，用望遠鏡向前頭望望。

他們有着非常優良的設備，等於是一隊現代化的軍隊，除非那座島是什麼國家的軍事基地之類，否則，他們要潛登島上，實在是並不困難的。

在這些「大魚」到達島上之前，他們已經看準了島上的守衞是分佈在什麼地方。雖然這是一座不大的小島，但祇是以島來說是不算大而已，實在的面積則是相當大的，也因此這島的海岸綫合起來就相當長。島上的人，是不可能有那麼多的人手在島上的每一處岸邊都佈下守衞的，所以他們祇要在守衞與守衞之間的空隙登陸就行了。

他們並不打算消滅這些守衞，因為他們看到這些守衞的身上都携着無綫電，似乎每隔一段一定的時間就與島中心聯絡一次的，假如把這些守衞消滅了，他們與島中心的人失去聯絡，島中心的人就會知道情形不妙了。他們的計劃就是避過了守衞，先把島中心的人制服。那時，守衞們聞訊求援的話，反而要向島中心攻回去，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們這個計劃很成功。由於海岸綫長，最接近的兩個守衞也是互望不到的，他們在這中間的空隙登陸，溜到島上，果然是神不知鬼不覺的。

司馬洛與蝴蝶首先深入了島上。

司馬洛對無綫電中低聲說道：「三號四號，你們到A點去守着，依照原定的計劃！」

「知道！」無綫電中傳來了三號和四號的回答。

司馬洛和蝴蝶是一號和二號，薛永則是七號，薛永知道，但蝴蝶則是並不知道的。

司馬洛對蝴蝶說：「好了，現在，我們小心地過去！」

他們小心地向島中的建築物走過去。雖然說是一座小島，但是步行起來，路還是相當遠的。

在島中心的建築物裏，史勿夫果然就是在着。蝴蝶沒有猜錯。這裏果然就是史勿夫用作實驗的一座島。史勿夫此時與兩個穿着白袍的科學家在一起。

他們站在一個有玻璃屏遮住的高處，下面乃是一座陷入地下的大房間。

那裏面有着六七個男女，身上的衣服破破爛爛的，而皮膚上已出現了許多流着濃血的腫塊。他們都已幾乎不再是人形，比痲瘋病者更加恐怖。而他們就是那些感染了細菌的咬人者，已經進入了後期的狀態。

他們好像喪屍似的遊蕩着。

史勿夫的眼睛裏放射着一種奇異的光彩。他對這些人顯然毫無同情之心，而在他的扭曲的腦子裏，看到了這些情景，他還認為是非常够刺激的。

「他們都已離死不遠了。」其中一個科學家說。

薛永是知道咬人者在後期會變成如何的。他們會這樣潰爛，後來血肉都沒有了，祇剩下骨頭，痛苦而死。所以薛永就把阿芳殺掉了。他不願意阿芳到達這個地步。也許，這亦算是人道毀滅吧。

史勿夫說：「我們得找些新血來，繼續我們的研究。不過目前，讓我們先娛樂一下吧！」他揮揮手，叫道：「把他放進去！」

一度門開了，有一個中年男人被推了出來，門又迅速關上了，這個中年男人跳起身要把門再推開而進去，已經不可能。他用拳頭搥着門，一面對上面玻璃之後的史勿夫哀求地叫道：「不要！不要！放過我吧！」

史勿夫冷笑：「你企圖出賣我，這就是你應該有的懲罰！」

「不要！」那人還是尖叫着。

這個人不知道是什麼事情開罪了史勿夫，總之史勿夫就是要用這個辦法去處置他。

「不要求我了，」史勿夫咯咯笑着說，「你還是設法自衞吧！」

這是一個很好的忠告，而事實上，那人此時亦是已經沒有空去求史勿夫了，因為那一羣潰爛的人好像野獸似的向他圍過來。

這人祇有轉身，用背貼着牆壁擺出一個招架的姿勢。他顯然亦是一個有些自衞能力的人，懂得一些技擊功夫的。

這些人的動作不很靈活，圍過來就給他一一打開了。然而這些人雖然動作不靈，却給另一個優點補足了，就是他們不怕痛。這人把他打開了，他們又再圍過來。

一個人對這許多個人，可沒有武器，祇有一雙肉手，即使這些人是沒有攻擊能力的，打也打得手倦起來了。而現在的情形就是如此！這些人前仆後繼地衝過來，露出着牙齒，而他們露出來的乃是蛇牙。

看情形，毫無疑問，這些潰爛的人就是要捉着這人而咬之。這個人雖然暫時仍能把那些攻擊者拒住，但是他的手臂仍是傷着了許多次。

跟着，他的力氣也已經耗盡了，那些人把他壓了下去，爭着在他的身上亂咬，就像當他是一件食物似的。他們又不是吸血，不過是咬而已，很可能不會痛，然而這個被徵罰的人却就像是極端痛苦似的，發出着尖長的慘叫。

後來，他再也沒有力氣抵抗了，就這樣給壓在人堆下面。那些牙齒不斷咬在他的身上，他也不管了。

後來，這奇怪的襲擊完畢了，那些人紛紛退開，不再理會這個被懲罰的人，而顯得沾沾自喜似的。

史勿夫格格地笑着：「唔，他們咬過人之後，就舒服得多了！」

「但是他們還是要死的！」那科學家說。

「在後期，」史勿夫說：「就不需要性的刺激，亦是能够咬人了！」

「變成了瘋狗一樣！」那個科學家嘆一口氣。

「可惜我們不能够控制，」史勿夫說：「控制不到這後期的變化，否則的話，好人一個，沒有人看得出來，這就是難以防範的殺人武器了！」

那個科學家聳聳肩：「我們已經是正在很落力研究了！」

「你們都是飯桶！」史勿夫不屑地說，「給你們一件好好的任務，你們就是研究不出來！你們不想發達！」

兩個科學家都沒有出聲。

下面，那個被咬的人，現在騁力是稍為恢復了，他伸出一隻手指着史勿夫：「你！你這個人不得好死！我到了地獄也不會放過你！我希望你會遭遇與我相同的命運！」

史勿夫不悅地揮揮手，對一隻擴音器裏說：「把他帶走！」

這時，那人被推出來的那度門打開了，有兩人出現。這兩個人的打扮有如太空人，身上所穿的衣服顯然就是為了不受那些蛇人所咬的威脅。他們還帶着噴火筒，向那些蛇人噴了一陣火，使他們恐懼地遠離，然後就把那個被咬的人拖進門內。門又關上了。

「把他送去觀察！」史勿夫命令。

就在此時，頭上一盞紅燈亮了起來，警鐘亦在鳴。

史勿夫好像觸了電似的一震，叫道：「發生了什麼？」

「有人攻了進來！」一把聲音說，跟着傳來連串的槍聲，那人大叫一聲，便靜了。

史勿夫與那二個科學家都慌了手脚。「我們——怎麼辦好？」其中一個科學家問。

史勿夫却已不管他們，立即開步就逃，跑進了一條走廊中。那條走廊是通到幾座屋子的中間的，而那片空地，也就是直升機停着的地方。

他就是急着要跑去取直升機，駕之逃走。

但沒有這麼容易。

他還沒有出到門外，就從窗口看見那裏已有兩個人守着。不是他的手下，是兩個黑衣人，拿着槍的。

這裏就是司馬洛所講的A點。直升飛機是最快可以逃離這個地方的工具，把直升飛機守住，史勿夫就不能逃走了。

那兩個黑衣人的黑衣就是潛水用的膠衣。他們現在已經脫下了氧氣筒及面罩脚鰭，如此，那一身膠衣服亦是相當方便行動的。

史勿夫咒駡着，從懷中拔出手槍，向那二個黑衣人放射了幾槍。槍彈把窗子的玻璃打破了而射出去，但是沒有射中黑衣人。

黑衣人一滾身就不見了，在空地之外的岩石中躲了起來。

此時，那二個科學家亦跟着跑出來。史勿夫剛才不想把他們帶走，現在則是很高興他們來了。史勿夫說：「找槍來，我們要一面射着他們一面登上飛機，祇要一飛起來就行了！」

那二個科學家是不大會用槍，亦沒有帶槍來，史勿夫叫他們去找槍，他們一時也不知所措。不過，他們也用不着了。因為，此時直升機發生了一次不大强烈的爆炸，是在機尾的部份的。一炸之下，機尾那隻螺旋槳就給炸得歪掉了。如此，飛機就不能用了。這顯然就是那二個黑衣人引爆的。

史勿夫惡毒地大聲咒駡起來。

一陣槍聲，槍彈飛蝗似的射進窗內來。是那二個黑衣人在還擊了。

史勿夫知道此路不通了，連忙彎低身子，一推那二個科學家，說：「回去！」

他們沿着走廊回頭走，回到了剛才目擊那個手下受罰的地方。那裏是另外有幾條通路出去的。

不過史勿夫已沒有機會用這些路了。因為，司馬洛已經在那裏。

司馬洛說道：「好了，朋友，舉起手來！」

（未完・五）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

文·諸葛青雲
圖·可飛

新無字天書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葛嘯羣與華冰巧遇經過，正應了陳鐵口的卦語，所以對陳鐵口十分欽佩，這天又遇見陳鐵口與一少俠一起飲酒，大家一見如故，至此才知陳鐵口即是魯東相士陳靖宇，另一少俠是諸軼凡，大家談得十分投機，後來諸軼凡更陪同葛嘯羣往嶗山鬼斧峪尋找蓋方朔索回「靈龍劍」，不料蓋方朔却已死去……葛嘯羣急於奔赴苗疆，尋找華冰求知眞相，遂和諸軼凡告別而去，却在此時「陰山蛇叟」呼延光也適時遇上，原來呼延光和葛嘯羣相約之期已至，呼延光向他討取「無字天書」，葛嘯羣却說「無字天書」已隱藏他處……

遠赴苗疆會嬌妻

呼延光鋼牙微挫，目中亂射厲芒地狂笑道：「你設想得倒頗周密，但却忘了顧慮一件事兒，就是你若把『無字天書』，帶在身邊，好好獻出，我心情高興之下，必會使你死得舒服爽快一些，如今……」

葛嘯羣接口笑道：「如今你大概想先倚仗武功，把我制倒，然後再令蛇羣肆虐，一口一口地，慢慢嚙嚼我的血肉皮骨，來脅逼我說出那本『無字天書』的藏放所在。」

呼延光雙眉一挑，哈哈大笑說道：「小娃兒，你算聰明，猜測得絲毫不錯。」

葛嘯羣冷笑說道：「你這種想法，決辦不到，也等於痴人說夢話。」

呼延光厲聲叫道：「爲什麽辦不到？你以爲我制不倒你？還是以爲你熬得過『羣蛇嚙骨』奇刑？」

葛嘯羣探手腰間，一撤一抖，抖出那柄「赤芒化血刀」來，橫持手中，仰天狂笑說道：「這是『勾漏獨夫』歐陽彝五柄奇毒苗刀中的『赤芒化血刀』，祇要微破

途中險境數不盡

人膚，頃刻間全身皆化膿血，葛嘯羣既有此刀在手，立意與你拚塲惡戰，鬥得了時，自然全力求生，一到不敵之際，我便寧願在刀下自盡，不願在蛇口熬刑，縱令你呼延光心機絕世，本領通天，也阻不了我橫刀一割，」這一番話兒，當眞把位狠毒無倫的「陰山蛇叟」呼延光，聽得默默無言，雙眉深蹙。

葛嘯羣哈哈大笑道：「說到如今，可以作個結論，就是若想殺我葛嘯羣定可如願，若想獲得『無字天書』，却如擧海登天，挾山入地的難上難，何況葛嘯羣成竹在胸，今日縱遭刦數，也會向你索上個相當代價。」

呼延光獰笑說道：「不管怎樣死法？反正是死定了！我還會與死人作生意地，付給你什麽相當代價？」

葛嘯羣手中精芒如血的刀光一閃，揚眉狂笑說道：「蛇！我要索取的相當代價是『蛇』！『陰山蛇叟』殺我，我殺『陰山蛇叟』之『蛇』！葛嘯羣有我師傅師母

，及義父所傳的一身武學，再加上這柄『赤芒化血刀』，足可從你費盡心血所豢的一千條毒蛇之中，殺掉九百開外。」

呼延光聞言一怔，葛嘯羣又復笑道：「你不要怔！你若憐惜羣蛇，撤去蛇陣，我便拚力脫身，有了這柄『赤芒化血刀』在手，你未必攔得住我，你若不撤陣，則在葛嘯羣精疲力盡，橫刀化血之前，必已蛇血如海，蛇屍如山。」這些話兒，聽在呼延光耳中，竟把這位素以凶狡狠毒出名的「陰山蛇叟」，弄得有些進退兩難，哭笑不得。

因爲葛嘯羣所說的，全是老實話兒，其中決無半點誇張，換句話說，就是他可以說出，便可作到。呼延光不免躊躇起來，暗想今日若想殺死葛嘯羣，固必如願，但「無字天書」却仍難到手，而所豢靈蛇，也將在對方的「赤芒化血刀」下，死傷殆盡。「無字天書」，自是自己誓必獲得之物，而這大羣毒蛇，也是與自己的威名利害，息息相關。自己雖精擅馴蛇之術，但要把這種凶狂狠毒的冷血爬虫，敎練成隨意指使程度，亦將大費心力。何况，尋常蛇兒，威力不够凌厲，異種毒物，却又罕世難覓。呼延光所豢蛇羣，曾遭兩次大厄，第一次是在與「大漠金鵬」軒轅亮，互相惡鬥的「六盤山」前，第二次是設有百棺的「太湖葛家莊」內。

經過這兩次大厄，呼延光所喜最狠辣，最聽話的幾種罕世毒蛇，已將死絕！好不容易才利用十年歲月，略加調敎補充，但極爲顯然地，已比昔日大爲遜色。

如今，又要面臨一次浩刦，而羣蛇在第三次浩刦之中，所遭刦數程度，無可諱言地，定比第一次浩刦與第二次浩刦的所加總和，還要更慘更重。呼延光正自滿面尷尬神色的蹙眉深思，驀然間，血虹電舞，慘叫連連，蛇羣亂成一片。

原來葛嘯羣既看出「陰山蛇叟」呼延光，業已有點色厲內荏，又等得不大耐煩，遂揮動「赤芒化血刀」，向距離自己比較接近的蛇羣之中，攻出了一招「長虹貫日」，

名家絕學，已自不凡，何况葛嘯羣手中兵刃，又是「勾漏獨夫」歐陽彝所欲仗以開派，與羣豪爭霸的「赤芒化血刀」，自然威力更强地，使羣蛇無可抗拒。

刀光過處，蛇血如雨，所伏誅的蛇兒之中，又有一兩條正是呼延光極爲珍視的罕世毒物。

當前羣蛇一死，後面羣蛇便自紛紛逃竄，這些毒蛇，都是悍惡絕倫，全不畏死的兇物，牠們所以紛紛逃竄之故，並不是懼怕「赤芒化血刀光」，而是懼怕葛嘯羣身邊那粒對蛇虫之類，具有尅制奇效的「押忽大珠」。

葛嘯羣正欲揮刀痛殲醜類，忽兒當面羣蛇，業已全數逃開，使圍住自己的蛇陣之上，現出了一個缺口。他忘了華冰所贈的「押忽大珠」，具有尅制各種奇毒蛇虫靈效，竟聰明過度地，懷疑是呼延光引誘自己突圍，又要藉機施展什麽其他毒計。

葛嘯羣想得過頭，入了魔道，呼延光却心中雪亮，雙眉深蹙，他久豢羣蛇，熟悉蛇性，知道這羣蛇紛紛逃竄之擧，定是葛嘯羣身邊尚有什麽尅蛇異寶？葛嘯羣手中持有一赤芒化血刀」，已足使蛇羣慘遭重刦，再若取出什麽尅蛇異寶，則情勢之糟，更必不堪想像。呼延光看淸情勢，利害頓明，心中拿定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退一步着想主意。他主意既定，立即厲聲叫道：「葛嘯羣，你莫要自取滅亡，趕緊收刀住手。」

葛嘯羣正自作聰明，拚命猜想呼延光爲何把蛇陣開放一個缺口，誘使自己突圍？而又偏偏猜不出所以然來之際，聽了呼延光此語，遂收勢回頭，橫刀護胸地，向這「陰山蛇叟」，揚眉問道：「呼延光，你有什麽話說？」

呼延光一陣嘿嘿陰笑道：「英雄自古憐才，我看你小小年紀，竟有這樣一身造詣，委實不忍心讓你活生生地被羣蛇嚙骨而死。」呼延光畢竟老奸巨滑，這幾句話兒，說得多麽巧妙，既替自己留了身份，又使葛嘯羣聽得好不舒服。

葛嘯羣果然「咦」了一聲，含笑道：「老虎會吃素？强盜會發善心？這眞是我意想不到之事，難道你竟肯撤去蛇陣，讓我走麽？」

呼延光點頭說道：「我讓你走，因爲我一來憐才，二來憐蛇，認爲你說得絲毫不錯，今日我若定欲逼得你橫刀自盡，必須付出幾乎使所豢羣蛇，掃數傷亡的慘重代價，」

葛嘯羣笑道：「你知道我向不虛言就好，反正葛嘯羣立意以身殉道，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打，我又何懼你這『羣蛇大陣』？」

呼延光哈哈大笑，擧手一揮，葛嘯羣的身外羣蛇，立即紛紛散去，隱入了林木草石之內。

葛嘯羣大出意外地，愕然叫道：「你……你竟眞放我走？」

呼延光縱聲狂笑說道：「憐才縱敵，憐蛇撤圍，我有了這兩種念頭，爲什麽不肯放你？但呼延光話要說明，今日雖放，下次江湖相逢，我呼延光却未必會再起憐才之念。」

葛嘯羣見呼延光果然不再對自己留難，遂頗覺僥倖地，擧步向前走去。但他才走兩步，突然駐足回身，揚眉叫道：「呼延光，我不願這樣就走。」

呼延光心中微吃一驚，但臉上却裝出愕然神色問道：「你爲什麽？不願這樣走去？」

葛嘯羣朗聲答道：「大丈夫不應受人恩，我今日已分明必死，忽然無恙脫身，豈不是撿了個莫大便宜？」

呼延光苦笑說道：「你既知撿了便宜，便該滿足，難道眞所謂撿了便宜還要賣乖麽？」

葛嘯羣搖頭笑道：「我不是撿了便宜還要賣乖，而是不願意接受這種便宜。」

呼延光聽不懂葛嘯羣的語意，祇好皺眉問道：「你認爲怎樣才算是不會接受便宜？」

葛嘯羣俊目中神光電閃地，岸然答道：「這辦法太以簡單，我祇要付你一點代價便了。」

呼延光大覺意外地，苦笑道：「付我代價？你以爲我是貪財好貨之人？你認爲自己這條小命，又値得多少金銀珠寶？」

葛嘯羣軒肩大笑說道：「你雖不貪財，却必然好貨！至於這條小命，則有時會貫於百斛明珠，有時會賤於一粟。」

呼延光聽得茫然問道：「既然如此，你所欲付的代價，却是如何付法？」

葛嘯羣笑道：「我不但有辦法付，並且會付得絕對公平。」

呼延光聽得起興趣，點頭怪笑說道：「你說，你說，我倒要看看替你這條小命，定了個什麽樣的公平代價？這代價又如何付法？」

葛嘯羣微笑說道：「常言道：『樹從根脚起，水由源處流』，你是爲了那本『無字天書』，才對我留難，我如今把『無字天書』的藏處告你，豈不是絕對公平的相當代價？」

呼延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雙耳，訝聲問道：「你……你竟把藏放『無字天書』的所在，告訴我麽？」

葛嘯羣劍眉雙挑，點頭笑道：「大丈夫話出如山，便當重信守諾，我定把『無字天書』的藏處告你，但却非直接相告，而是間接相告。」

呼延光皺眉問道：「甚麽叫做間接相告？」

葛嘯羣微笑答道：「就是我把那『無字天書』的藏收之處，說成隱語，讓你去慢慢猜測。」

呼延光聞言，不禁心中一喜，因爲自己生平最愛猜謎，是個猜謎專家，昔年上元燈節，小遊揚州，曾猜中無數巧謎，震動了那座江左名城，獲得極多獎品。如今，葛嘯羣竟要把「無字天書」藏處，製成謎語令猜，自然喜心翻倒地，連連點頭說道：「好，你這種付出代價方式，果然絕妙，我願意自憑智力，猜上一猜。」

葛嘯羣忽然滿面神光，正式說道：「呼延光！明人不作暗事，我在說出謎語之前，先要告訴你在這謎語以內，可能會含有一項莫大陰謀，究竟願否接受？由你自行決定。」

呼延光愕然說道：「這又是稀世奇談，謎語中還會有甚麽莫大陰謀？」

葛嘯羣笑道：「這道理確實有點玄妙，我不妨解釋一下，因爲那本『無字天書』，是你夢寐企求之物，得失之間，關係太重，你若能猜出謎語，自可稱心如願，但萬一無法參透玄機，却決不死心，必將朝夕苦思，百事俱廢，形容漸漸憔悴，甚至於會把半世名頭，一條老命，都交代在這謎語之上。」

呼延光靜靜聽完，點頭笑道：「你這娃兒，旣極聰明，又頗光明，說得確實有理，但呼延光自負才華，我願意接受這種猜謎挑戰。」

葛嘯羣笑道：「你願意接受？你不後悔？」

呼延光發出一陣震天狂笑說道：「小娃兒，你把我看扁了，呼延光生平做事，從來就不知道有『後悔』二字。」

葛嘯羣點了點頭，正式說道：「好，我把謎語告訴你，那本『無字天書』，是被我藏在『泉冷之處』。」

呼延光聽了「泉冷之處」四字之後，便立即殫心凝神地，靜靜思索。

葛嘯羣見狀，不禁心中好笑，暗想自己這「泉冷之處」的四字謎語，出得極爲空靈蘊藉，幾乎毫無迹象可尋，對方如何能據以猜出「無字天書」的藏收所在？看來呼延光已上惡當，非把這老怪物折磨到心力交瘁的地步不可。那知他正在自鳴得意之際，呼延光却雙目一張，精芒電射地，縱聲哈哈大笑。

葛嘯羣悚然一驚，因爲呼延光這陣哈哈大笑之中極爲顯明地充滿了得意意味。他驚疑交迸地，皺眉問道：「呼延光，你瘋了麽？這樣狂笑則甚？」

呼延光哂然答道：「你何必明知故問，我這樣得意狂笑，自然是業已把你的謎語猜透。」

葛嘯羣搖頭冷笑說道：「絕不可能，你便有通天智慧也無法立即參透了我的謎中玄機。」

呼延光異常得地，揚眉笑道：「不錯，你把那『無字天書』，藏得極好，這謎語更出得極妙！我雖自負爲猜謎專家，也最少要猜上三年兩年，才或許會摸得出一些迹象？」

葛嘯羣道：「旣然如此，你如今便這等得意狂笑則甚？」

呼延光笑道：「因爲我想起了一句俗語，說得委實太妙，就是『解鈴原是繫鈴人』。」

葛嘯羣嘴角微披，哂然說道：「這句『解鈴原是繫鈴人』，與我們猜謎，有何關係？」

呼延光笑道：「怎麽沒關係？是你出的謎語，也是你給我的解答謎底靈機，豈非『解鈴原是繫鈴人』麽？」

葛嘯羣怒道：「你簡直胡說，我怎會給你甚麽解答謎底靈機？」

呼延光揚眉問道：「你方才曾否說過『樹從根脚起，水從源處流』之語？」

葛嘯羣點頭道：「我雖說過這兩句話兒，却與你參詳謎底之事，有何關涉？」

呼延光滿面得意神色，微笑說道：「我由於你『樹從根脚起，水從源處流』之語，想起了兩副名勝對聯。」

葛嘯羣心神一震，勉強保持鎮靜地，向呼延光問道：「甚麽名勝對聯？」

呼延光笑道：「杭州西湖的『冷泉亭』上，懸着兩副對聯，第一副是問話口氣的『泉目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第二副則是答話口氣的『泉目源頭冷起，峯從天外飛來』。」

葛嘯羣聽得暗叫不妙，但仍哂然說道：「這兩副對聯，知者甚多，你縱然記得，又有甚麽値得賣弄之處？」

呼延光目注葛嘯羣，怪笑道：「葛嘯羣，你不要心慌，也不必假作鎮靜，我精於猜謎，自能抽絲剝繭，觸類旁通！旣然『泉自源頭冷起』，則你所出『泉冷之處』謎語的謎底，豈不是『源頭』兩字？」

葛嘯羣「哼」了一聲說道：「就算你猜得有理，但從四海八荒，三山五嶽之間，要想尋找『源頭』，却自多於牛毛，你又知道那個『源頭』，才是我藏放『無字天書』之處？」

呼延光微笑說道：「這話雖然不錯，但你『樹從根脚起』一語，却再度啓發了我的靈機，使我猜出你是把那本『無字天書』，出人意料地，根本不曾帶出『井天

坪』，仍然藏放在寒泉急漩之內。」

葛嘯羣萬想不到這「陰山蛇叟」呼延光，竟能這樣敏捷地，參透了自己所說謎語中的高度機微！不禁悔恨交迸地，木然呆立。

呼延光見了葛嘯羣這副神情，越發知道自己所料不差，遂得意萬分地，縱聲狂笑說道：「這眞叫『踏破難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要再走一趟『泰山井天坪』，利用所豢『分水靈蛇』，向那寒泉急漩之中，撈取『無字天書』，葛嘯羣，多承指點盛情，我呼延光謝謝你了。」

語音方了，身形便騰，四外靈蛇，遂均紛紛蠢動，祇見一條人影，帶着千條蛇影，聲勢懾人地狂馳而去。葛嘯羣痛悔無及，欲哭無淚，祇得仰天長嘆一聲，頓足自語說道：「呼延光此去，必然尋得『無字天書』，倘若練成絕藝，從此無人能制，流毒武林！則葛嘯羣縱碎骨粉身，亦復難辭罪責。」自語至此，愧悔更深，葛嘯羣居然漸萌死念，要想伸手自拍天靈，來向整個武林謝罪。

但誰知就在他死念才萌，尚未見諸行動之際，忽然聽得身後峭壁之上，傳下了一片歌聲。這歌聲極清朗宏亮，唱的是：「獲之何喜失何憂？費盡心機妄企求：無字天書眞奧妙，誰知難得覓源頭。」

葛嘯羣聽得歌聲，方欲回顧，當空人影一閃，面前已站着一位神態飄然出塵，寬袍博帶的白衣中年秀士。此人年歲約四十有餘，五十不到，但那副冲澹高華的神情風度，却宛如天邊古月，峯頂蒼松，令人一見之下便會生出一種油然起敬感覺。

葛嘯羣大吃一驚，暗忖這位白衣中年秀士，是何來歷？自己見過不少武林高人，慢說剛剛馳去的「陰山蛇叟」呼延光，不足以比擬，便是「銀蛸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甚至於連義父「大漠金鵰」軒轅亮算上，在風華氣宇方面也要比這位白衣中年秀士，微遜一籌。他正在驚疑，那白衣中年秀士，却已微笑說道：「陰山蛇叟呼延光，是當世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兇神惡煞，葛老弟能對他絲毫無懼，眞屬難能可貴，怎麽眉宇間反倒有些含憂不豫神色？」

葛嘯羣抱拳爲禮，恭身說道：「聽前輩這等說法，定已看清楚了剛才情事。」

白衣中年秀士點頭笑道：「我恰好在這峭壁半腰小憩，遂不僅看得明明白白，也聽得清清楚楚，不然怎知道老弟姓氏是叫葛嘯羣呢？」

葛嘯羣陪笑說道：「葛嘯羣尚未請敎老前輩的尊名上號，是怎樣稱謂？」

白衣中年秀士微微一笑說道：「山野之人，不用名號已久，我姓竺，並比老弟略爲痴長幾齡，老弟請叫我『竺先生』便了。」

葛嘯羣爲示恭敬，遂略去「竺」字，祇稱「先生」地，苦笑地道：「先生旣然看清適才之事，則『陰山蛇叟』呼延光獲得『無字天書』之後，倘若練成絕藝，無人能制時，流毒武林，豈非全是葛嘯羣輕狂淺薄，妄自賣弄聰明的所造罪孽？」

竺先生搖頭笑道：「葛老弟，我的看法，恰好與你相反，你認爲你是造了罪孽，我却認爲你是積了功德。」

葛嘯羣愕然問道：「先生此話怎講？葛嘯羣功德何在？」

竺先生向他看了一眼，面帶春風地，微笑說道：「葛老弟，你以爲那『陰山蛇叟』，定能在『無字天書』之上，有所收穫？」

葛嘯羣應聲答道：「那册『無字天書』，確實被我仍藏在『泰山井天坪』的寒泉急旋之下，呼延光旣已參透機微，他又豢有甚麽『分水靈蛇』，自然會把這册武林秘笈搜去。」

竺先生靜靜聽完，向葛嘯羣含笑說道：「葛老弟，我在評論你功過之前，先想向你說椿故事。」

葛嘯羣恭身說道：「先生請講，葛嘯羣洗耳恭聽。」

竺先生在一方青石坐了下來，微笑說道：「我方才聽你和『陰山怪叟』呼延光，談到『西湖冷泉亭』的對聯，覺得一個會想，一個會猜，委實頗爲有趣。」

葛嘯羣俊臉通紅地，苦笑說道：「葛嘯羣自作聰明，弄巧反拙，想不到呼延光竟是個猜謎能手，見聞又頗爲淵博，以致被他參透機微……」話猶未了，竺先生便搖手笑道：「葛老弟，你說錯了，呼延光並未參透機微，他祇是向牛角尖中鑽得更深一些而已。」

葛嘯羣皺眉說道：「晚輩愚昧，聽不懂先生的語內玄機！」

竺先生緩緩說道：「葛老弟，『西湖冷泉亭』上，第一副問話口氣的對聯是『泉目幾時冷起？峯目何處飛來？』第二副答話口氣的是『泉自源頭冷起，峯從天外飛來』……」

葛嘯羣接口說道：「這第二副對聯，答得頗爲俏皮洒脫，呼延光也就由『源頭』二字之上，激發靈機。」

竺先生搖頭說道：「俏皮無用，洒脫也未能搔到癢處，我請問老弟一聲，『泉自源頭冷起』一語中的『源頭』究竟何在？『峯從天外飛來』一語中的『天外』又屬何指？」

葛嘯羣被對方問得愕然無話，怔了片刻，方自笑道：「先生認爲應該怎樣答法才對？」

竺先生微笑說道：「用不着我答，業已有人作答，大概葛老弟與呼延光，均不知道：『西湖冷泉亭』上，尚有第三副有關對聯。」

葛嘯羣揚眉問道：「請敎先生，這第三副有關對聯，是怎樣寫的？」

竺先生面含微笑道：「這第三副對聯是『泉自冷時冷起，峯從飛處飛來』。」

葛嘯羣「呀」了一聲嘆道：「這『冷時冷起』，及『飛處飛來』之語，答得果然絕妙，並深深含蘊禪機。」

竺先生笑道：「『泉目冷時冷起』的語內禪機，恰好適用於『無字天書』一事，葛老弟是絕頂聰明人物，祇消仔細想上一想，便可知道我說你祇有功德，決無罪孽的用意所在了。」

葛嘯羣低頭把這「泉目冷時冷起」六字，細一推敲，果然靈機忽動地，揚眉叫道：「先生，旣然『泉目冷時冷起』，莫非那册『無字天書』之上，根本就沒有字麽？」

竺先生點了點頭，微笑說道：「葛老弟猜得對了，你師傅葛文欽，師母石珠娘，祇能算是第二次利用『無字天書』傳說，騙得武林大亂的聰明人……」

葛嘯羣聽到此處，失驚接口說道：「照先生這等說法，莫非那冊『無字天書』之上，載有十三種神奇武學一事，本來就是虛無飄渺的妄構之語？」

竺先生笑道：「老弟既已豁然貫通，便應該知道縱令『陰山蛇叟』呼延光，前往『泰山井天坪』，到寒泉急漩中取得那冊本來無字的『無字天書』，也不致造成甚麼罪孽的了。」

葛嘯羣心內一寬，眉頭立展，又向竺先生抱拳笑道：「先生，縱然『無字天書』之上本來無字，不致被呼延光得去，練就絕學，為虎添翼地釀成罪孽，但葛嘯羣『功德』二字，又復怎解？」

竺先生含笑說道：「我所謂『功德』，是無形而非有形，因『陰山蛇叟』呼延光的一身功力，相當高明，我們若想勝他，雖不甚難，若想除他，却不甚易。何況他又豢有無數毒蛇，一旦橫行起來，不知要有多少武林豪雄遭受刦數！如今，老弟使他獲得那冊本來無字的『無字天書』以後，呼延光必然覓地閉關，潛修苦參，越是參詳不出，便越是不肯服氣！常言道：『巧婦難為無米炊』，等他真正悟透天書無字，而準備再度出世為禍之際，一來梟雄已老，二來老弟這等少年英俠的各種絕藝，也已成熟，除他自然容易多多，他不過是以他之命，成你之名能了。」

這一番議論，好不透澈精闢，聽得葛嘯羣對於這位神儀高朗的竺先生，格外增加了幾分敬佩。

竺先生話完以後，向葛嘯羣笑了一笑，便即飄然舉步而去。葛嘯羣忙自含笑抱拳，恭身為禮，但再一抬頭，竺先生的瀟洒身形，却已到了十丈之外。這一手『千里戶庭，神仙縮地』的絕世輕功，使葛嘯羣看得嚇了一跳，也使他想起了竺先生所說的幾句話兒。

他所想起的幾句話兒，就是「若想勝他，雖不甚難，若想除他，却不甚易。」葛嘯羣暗忖這位竺先生究竟是甚麼身份？竟敢誇稱說出要想勝過呼延光，並不甚難之語。「陰山蛇叟」呼延光，是「八大高手」之一，則能够勝過呼延光者，縱非比「八大高手」更高明的高手，也必將是「八大高手」之內的人物才對。他一想起「八大高手」葛嘯羣宛如黑夜行路，突獲明燈，頓時猜出了那位「竺先生」的來歷身份。

他脫口驚呼道：「呀！這位竺先生，定然就是『八大高手』以內，被稱為『君子中的善士』的『竹劍先生』西門遠。」但，靈機雖透，高人已遠，眼前所見的，祇是蒼松怪石，綠水青山，那裏還有那位松奇石兀，山高水長的「竹劍先生」西門遠的半絲蹤跡？葛嘯羣錯過了如此前輩高人，心頭自然悒悒不歡，但他也祇好帶看這種悒悒不歡的心情，繼續向苗疆進發。

一步一步地接近「野人山」，葛嘯羣的心中，也一寸寸地，不時浮現了華冰的倩影。

華冰的真實身份，到底是誰？

她為何對自己一見鍾情？情深如海，甘心不顧女孩兒家的清白，獻身相就，在「四足藍蜃」的奇毒之下，救了自己性命。她是否真在一度巫山雲雨之後，便自丁香結子，荳蔻含胎？她所孕之胎究竟是否怪胎？是業已生產？是業已設法取掉？還是如今尚在待產期間？這一連串的問題，交織成了一面疑網，把葛嘯羣的整副心神，迷迷忽忽地，網在網內。

「野人山」雖尚未到，眼前已是「高黎貢山」，已是各種苗蠻獞猓的出沒之地。葛嘯羣想得心煩，走得口渴，頗欲尋些清泉暢飲，藉以消煩解渴。清泉不曾尋着，倒被他尋着了一潭濁泉。眼前是佔地頗不在小的一潭泉水，但水色濁若泥湯，使葛嘯羣望之生畏，根本不敢入口。

他忍着口渴心煩，循潭漫步，目光則不時投向削壁懸崖之間，希望能够發現甚麼抛崖飛瀑，掛壁流泉。流泉飛瀑，兩兩無踪，却被葛嘯羣發現了一株罕見奇樹。這株樹兒，高僅三尺有餘，但枝頭上却結上了十數粒極為可愛的鮮紅果實。葛嘯羣目光注處，大吃一驚，暗想這些鮮紅果實形狀，怎麼有點像是罕世難逢的「道家朱果」？但「道家朱果」，多半均生長在危崖絕壁的高爽之處，並有猛禽怪獸，奇蛇毒虫之類，在旁防護。如今這株結有十數枚鮮紅果實小樹，則並非生長在高崖削壁之間，而是生長在濁泉左側的一片小小泥沼邊上。葛嘯羣方在思忖，空中連聲鳥鳴。他抬頭看去，却見一隻巨大食屍兀鷹，雙翼疾速地，垂天飛降。葛嘯羣以為這隻巨大「食屍兀鷹」，定是為了保護那些朱紅果實，而對自己加以襲擊，遂一幌身形，退出了兩丈三四。

那知「食屍兀鷹」不是撲人，而是攫果，電疾般凌空飛落，鋼爪雙伸地，便向那朱紅果樹抓去。葛嘯羣見狀，劍眉微剔，便要出手斃鷹。但他尚未出手之際，那隻「食屍兀鷹」，便慘唳一聲，凌空跌落地上，死在樹下。

原來，在那「食屍兀鷹」攫得朱紅果實之前，突從泥沼內噴起一綫泥泉，打中在兀鷹身上。

這綫泥泉，彷彿具有奇毒，「食屍兀鷹」一被噴中，便告立即死去。葛嘯羣正在驚奇，沼中污泥亂動，從泥中伸出了一顆怪物頭顱。這顆怪物頭顱，似蛇非蛇，看去有點像是隻絕大壁虎模樣，怪頭伸出泥中以後，便目鼓動闊腮，張嘴一吸。這怪物的嘴中吸力奇強，居然把那隻業已死去的「食屍兀鷹」，吸得從樹下凌空飛起，投入泥沼之內。

鷹屍入沼，立即緩緩下沉，那顆壁虎似的怪頭，也便縮進泥內。

葛嘯羣本來尚自懷疑，如今見了這種有毒物在旁守護的情形以後，遂斷定那樹朱紅果實，確是「道家朱果」。

既然遇上如此功能輕身益壽，大補真元的罕世奇果，誰也想嚐上一嚐，何況葛嘯羣又是在心煩口渴的狀况之下？但葛嘯羣雖然食指大動，饞涎欲滴，但也看出泥沼中的那隻壁虎形怪物，極為厲害，不敢輕舉妄動。他略一尋思，拾起一塊小石，向前走了幾步，在約莫距離那朱紅果樹的一丈左右站定。

葛嘯羣目注泥沼，見沼中怪物，尚無動靜，遂把握時機，右手疾揚，把手中小石，凝足真力打出。他心機巧妙異常，是覷準樹上結有三枚道家朱果的一枝細小樹枝打去。

樹枝既細，葛嘯羣又在小石上凝足真力，自然「克察」一聲，應手立斷，

葛嘯羣根據既定策略，小石才一出手，立即向前提氣飛縱，身形捷如電閃，搶在那斷枝尚未墜及地面之前，便自伸手接住。

這時，沼中泥漿，又復一陣翻動。但葛嘯羣乖巧絕倫，他接住樹枝，足尖略一點地，毫未停留，又自向前縱出，等那壁虎形的怪頭伸出泥沼，葛嘯羣的身形，業已遠離這泥沼邊緣，到了六七丈外。葛嘯羣高興異常，從枝上三枚朱果之上，摘下一枚，便即送向嘴邊，咬了一口。這朱果汁濃皮薄，入口即破，滋味更鮮甜得是葛嘯羣從未嚐得的無上雋品。葛嘯羣一面飽吸果汁，一面心想難怪道家典籍以內，把這種朱果，列為罕世奇珍，果然滋味美妙無比，料來便是仙家服食的「玉液瓊漿」，也不過如此而已。

常言道：「樂極生悲」！又道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葛嘯羣果然不等樂極，便即生悲，以為多福，實是奇禍。原來那朱果漿汁，初入口時，雖然鮮美無比，雋美絕倫，但吸到後來，那種奇香汁液，竟自變為奇臭！

等葛嘯羣感覺不對之際，一枚朱果果汁，業已完全被他吸食下肚。一個噁心起處，葛嘯羣「哇」的一聲，竟自禮貌周全，有來有往地，立即還席。

他本想服食靈果，藉以解渴消煩，如今服食臭果之下，遂在心煩之上，加了心煩，口渴之上，加了口渴。葛嘯羣不僅心中更煩，口中更渴，頭腦中並更復暈眩已極地，昏昏思睡。

這時，忽然起了一種「沙沙沙」的奇異聲息。葛嘯羣躺在石上，勉強睜目看去，只見那壁虎形的怪物，業已出了泥沼，正向自己，緩緩爬來。這怪物果然是隻絕大壁虎形狀，真的與「泰山井天坪」水洞中所遇的「四足藍蜃」，有些相像，祇不過多了一身癩疱，色呈灰褐而已。

葛嘯羣情知怪物一到，自己立遭不幸，遂想趕緊逃走。但他如今業已有心無力，逃走之念雖起，四肢却軟綿綿地，不能動彈，連一雙眼皮，都越來越重，有些無法睜開。壁虎形的怪物，爬得越來越近。葛嘯羣的眼皮，重得越來越甚。終於，他在看見壁虎形的怪物，業已爬到距離自己僅約三尺之際，眼皮使沉重得無法再睜地，闔了起來。

但葛嘯羣雖全身綿軟無力，眼皮沉重難睜，但心中却還明白。他暗中算計，如今那壁虎形的怪物，仍在緩緩前爬，與自己之間的距離，也就越來越近。三尺……兩尺半……兩尺……尺半……完了，鼻中已聞得一股濃濁奇腥，怪物已爬到面前，自己這條小命，也已經從此完蛋。

葛嘯羣果然腦中一暈，失去知覺。但他這條小命，並未從此完蛋，祇是暫時人事不知，而那隻壁虎形狀的怪物，反倒僵斃在他的身側。這種不太合理的情事，却有頗為合理的解釋。其中關鍵，自然還是因為葛嘯羣身邊藏有華冰所贈送他的那粒「押忽大珠」。

直等葛嘯羣夢回酆都城，魂返鬼門關時，慢慢恢復知覺，見了這種驚人事實以後，方想通了其中原故。他摸出那粒「押忽大珠」，放在頰上親了一親，一面銷魂刻骨地，感念華冰對自己的深重恩情，一面也深驚苗疆行路之難，自己空負一身上乘武功，今日若無這粒珠兒，豈不早被怪物拖下泥沼？胡裏胡塗做了冤魂怨鬼。葛嘯羣想到此處，忽然發現手中還持着那根尚餘兩枚朱果的斷枝，不禁「呸」了一聲，趕緊甩掉。

他沁出一身冷汗，暗忖人生在世，真應恪守本份，不宜亂作佔便宜的打算，自己今日便誤把這種有毒的鮮紅果實，當作罕世難逢的「道家朱果」，妄想僥倖一番，結果竟偷鷄未着蝕把米地，幾乎斷送掉一條小命。幸虧此果雖具毒力，並不太強，自己又自幼修為，內功極厚，否則，外來怪物，縱能被「押忽大珠」所制，臟腑間的毒質，却仍足使自己身遭慘死地，埋恨黃泉。

葛嘯羣一面驚心，一面繼續前行，並服食了幾粒自煉靈丹，以提防臟腑間，尚有餘毒未淨。但苗疆行旅，怪異極多，葛嘯羣雖已戰戰兢兢，又那裏能够平平穩穩地，進入野人山境？他尚未離開「高黎貢山」，便在行經一片山崖之際，聽得崖後響起了節奏熱烈的「咚咚」皮鼓聲息。葛嘯羣因時屬夜間，一輪明月，正起東天，遂知道所聞「咚咚」鼓聲，可能是有苗獞蠻猓等族，在崖後舉行甚麼拜月大會？一來，「金環惡鬼」姬拉，便曾邀約葛嘯羣參與他們「落魂教」的「拜月大會」。二來，葛嘯羣初入苗疆，對於耳聞已久，尚未曾目睹過的各種苗蠻風俗，頗有好奇之感。由於這兩種因素，葛嘯羣聽得「咚咚」鼓響以後，便立意翻上崖頭，藏在暗中，悄悄見識見識。

心念既動，輕功立施，十來丈高的山崖，那裏看在葛嘯羣的眼內，一度點足，兩度騰身，便自悄無聲息地，到了崖頂之上，是一片寬廣石坪，石坪上火把熊熊，約有四五十個半裸生苗，正在作一種奇異集會。除了三個年老苗人，席地而坐，以及另有兩個苗人，在不時「咚咚」擊鼓之外，其餘四十來個苗人，却各執鋒利長茅，把一名頗為美艷的年輕苗女，團團圍住，並做出投矛姿態，彷彿要把那年輕美艷苗女，亂矛攢屍，置於死地。

葛嘯羣的師傅葛文欽，及師母石珠娘，先是文人，後參武學，但均胸羅萬有，博古通今。加上他義父「大漠金鵬」軒轅亮，更是名列「八大高手」的久走風塵人物，十年苦學之下，無論文武兩藝，所獲極多，尤其臨出道前，師傅們更對他儘量灌輸各種江湖知識，各地風土人情。

故而，葛嘯羣除了少數必須親身經歷，才可有所領會的特殊情事以外，對於一切有關學識，所知確已頗稱豐富。

如今，他伏在崖頂，見了崖下情形，便不僅知曉那名年輕美艷苗女，為何被困重圍，將被處死，並可略微聽懂羣苗所作啁啾苗語，辨出他們是一種人數不多的「

篠甲苗」族。

原來，那名年輕美艷苗女，名叫「烏蒂」，因丈夫外出，小叔見色思淫，企圖染指，烏蒂頗爲貞節，加以堅拒，她小叔惱羞成怒之下，遂揑造謠言向族中長老前，舉發烏蒂空房難守，與族外男子通姦。「篠甲苗」族最恨婦女不貞，一有姦情立加處死，刑罰並極爲嚴厲慘酷，族中長老聞得烏蒂小叔密告，自然極爲震怒，遂立將烏蒂傳來，加以審訊。烏蒂極口呼冤，但因深知丈夫手足情深，祇是自行辯誣，並未將小叔欲加逼姦之事說出。有人告發，有人呼冤，而無法辨別誰曲誰直之下，遂祇好訴諸迷信地，憑天而斷。但「篠甲苗」族的這種迷信方式，却對烏蒂大大不利。

這方式是命被告幾乎全裸地，站在塲中，連平時護身「篠甲」，也不准携帶，由全體族人，分爲男女兩撥，圍在兩丈四尺以外，向被告擲鋒利長矛，倘若被告能在飛矛如雨之下，不傷不死，便認爲是蒼天爲其辯冤，立即宣告無罪，否則，便活活被亂矛攢身，屍如肉醬而死。苗人飛矛向稱絕技，如此矛雨橫飛之下，照說決無僥倖之理，但事實上，却往往也有例外。因爲男女兩撥，各有一人率先擲矛，男苗中，定是犯婦本夫，女苗中，則推選一名平素矛法最佳之人，充任領導。第一矛擲出以後，羣苗立即紛紛出手，但習慣上，他們所用手法，却均遵從率先擲矛人的心意。譬如犯人本夫，不信其妻有淫亂行爲，或對其妻尚存矜憐之念，便可把第一矛準頭略偏，稍差毫釐地，擲向犯婦身側，則其餘男苗，也就紛紛效法，用他們擲矛特技，使羣矛如雨的在犯婦前後左右，插成一片矛林，而决不傷及犯婦的半絲毫髮。女苗方面亦然，但犯婦之要能獲得女苗率先擲矛人的憐惜矜念，却是比較爲難之事。

如今，烏蒂之夫，業已歸來，「篠甲苗」族長老，遂選擇月明之夜，舉行這塲「飛矛天審」集會。開始擲矛之前，三位族中長老少不得還要對舉發之人，及被告犯婦，重複詢問一番，遂使藏身崖頂的葛嘯羣對整個事實有了了解機會。他根據自己眼力，覺得被困圍中，名叫烏蒂的年輕美艷苗女，一臉凛然正氣，决不像是淫賤之人，而她那小叔，却貌相陰險，目光不正，分明是個邪惡之輩。

葛嘯羣具有這種看法，大可冒充神祇，在暗中一顯威靈，利用苗人迷信心情，搭救烏蒂的一條性命。他念頭方動，崖下羣苗已把包圍圓圈擴大，似乎即將開始擲矛。葛嘯羣貞氣暗提，藉着一根細細山篠之力，垂空十二三丈，藏到離地兩丈來高的一株壁間橫生古松的枝葉之內。

這時，烏蒂之夫，業已執着一根精光閃爍的鋒利長矛，高高舉起，目光覷定烏蒂，作出欲擲之勢。其餘約莫三十名男苗，也均紛紛舉矛，祇待烏蒂之夫的飛矛落後，便作爲根據地，一齊出手。烏蒂僅以兩塊豹皮，掩蔽雙乳，及圍在腰間，神情極爲安靜地，站在重圍以內，從兩隻絕美大眼中，射出含蘊極深的朗朗目光，凝視在她丈夫臉上，默言不發片語。

烏蒂之夫，本就不信愛妻會對己不貞，但一來是胞弟舉發，二來又格於歷代相傳的族規，才不得不同意舉行這塲極不合理的「飛矛天審」。如今由他率領導男苗擲矛，他自然不肯傷害愛妻，厲嘯一聲，挺臂力擲，祇見矛影劃空飛過，顫巍巍地，斜插烏蒂身前，約莫半尺遠近的土石之內。

烏蒂此時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但見了一矛飛落以後，知道丈夫不信讒言，仍對自己極爲愛重情深，遂不禁從她美麗如花的面頰之上，露出一絲安慰微笑。

剎那間，銳嘯懾魂，矛飛如雨，但果然並無半根長矛傷着烏蒂，祇在她嬌軀前後左右，紛紛飛落，插成森森矛陣，却替她留出了安然無危的盈尺立身之地。

但烏蒂的小叔，因係原告，不能參加擲矛，否則，他可能破壞傳統，而使烏蒂來個埋冤飲恨。

葛嘯羣見狀，一面暗讚苗人的飛矛絕技，確實高明，一面覺得也無需自己出手，烏蒂便會在羣苗憐惜下，洗刷冤情，逃得活命。男苗擲矛以後，輪到女苗，遂由一位面貌也頗嬌美，但却略遜於烏蒂的年輕苗女，率先把長矛舉起。

烏蒂一見是這名苗女領導擲矛，不禁面色大變，知道自己不僅難逃慘死，並將因死而落個背夫偷漢的不貞污名。

原來，這年輕苗女，名叫「秋娃」，她對自己小叔素來一往情深，但自己小叔却偏偏對她不感興趣，而拚命向自己纏擾。何況秋娃在族中羣女以內，向極自傲，但無論在容貌、武功、歌唱、舞蹈等任何方面，却均比自己稍遜一籌，雙重妒念之下，自己早就被視爲眼中之釘，肉中之刺，如今既選出她來領導擲矛，則除非冥冥中眞有神明，能憐念冤情，加以佑護，自己如何逃得出亂矛攢身刼數？烏蒂方在暗叫不妙，「颼」然銳嘯起處，一根矛影，已自秋娃手中飛出，精芒劃空地，便向她當胸射到。誰知前後兩度，如出一轍，秋娃這根飛矛，看來雖毫未留情地向她當胸飛擲，但到了烏蒂身前半尺之處，便猝然墜落，也與烏蒂之夫所擲的飛矛一樣，斜插在土石之內。

這一來，多半同情烏蒂的其餘羣女，不禁歡聲雷動，玉手齊揮，長矛紛落，也在烏蒂身外，插成了一片人情矛陣。烏蒂合掌向天一拜，嬌軀微扭，便從密密如林的數十根倒插飛矛中，走了出來，淚落如泉地，撲向她丈夫懷內。但秋娃却不肯干休，跑到三位長老面前，似乎有所陳述，三位長老聽完陳述，站起身形，走到矛陣之中，略一審視，便從地上拾起了一段細細松枝。秋娃見了松枝，遂向崖壁間的所有古松，一一注目搜索。

原來，葛嘯羣本不知道秋娃對烏蒂因妒成仇，竟立意趁此良機，殺以洩憤。但人起殺心後，目內必露凶光，秋娃在舉矛凝勁擲出之際，雙目中便不自覺地，射出這種立意不善的狠毒凶芒。葛嘯羣一見她目射凶芒，便知烏蒂性命危殆，遂趕緊折了一段松枝，凝注內家眞力，凌空彈出。飛矛雖重，松枝雖輕，但因是葛嘯羣這等高手發出，自然能够以輕制重，以弱敵強。那根飛矛眼看再有半尺，便將洞穿烏蒂酥胸之際，便被葛嘯羣恰到好處地，凌空

擊落。

如今，秋娃既已發現松枝，細細注目搜索，葛嘯羣自知踪跡洩露，遲早要被人看破，還不如索性搶先現身，施展一手內家絕學，或許能蔽山震地，鎮住羣苗，救下那可憐苗女烏蒂的一條性命。

他主意既定，遂先發出一聲長嘯。這聲長嘯，是凝足丹田眞氣發出，聽來宛如虎嘯龍吟，雷霆震怒，眞令人入耳驚魂，心神生怖。秋娃正自目注他處，葛嘯羣怒嘯起處，果把她嚇了一跳。

葛嘯羣一面發嘯，一面從那株橫生古松的濃枝密葉中，站起身形，沿着一根細細松枝末梢，向前緩步走出，這根松枝，根本無法禁得住人，他葛嘯羣是施展出絕頂輕功，故而一直走到松枝末梢，尚未見絲毫顫動。

羣苗一見之下，果然齊被鎮住，個個都面帶驚容，靜默不語。葛嘯羣故示神奇，他走到末梢，止步站定以後，那根細細松枝，忽然一上一下地，顫動起來。

但松枝雖顫，葛嘯羣的身形，却似粘在松枝上地，隨着顫動之勢，忽起忽落，飄逸若仙。

驀然間，松枝之上重重一彈，竟把葛嘯羣彈起了丈許高下。葛嘯羣雙臂平伸，身形微俯，便像隻大鳥般地，向羣苗所圍的陣勢之中，緩緩飛降。羣苗簡直看得無不發呆，那裏還有人敢向葛嘯羣有所冒犯。但葛嘯羣剛剛飄然飛落，那名企圖逼姦弟婦烏蒂，然後再亂造謠言，使她名節敗壞被族人公决殺死的陰惡凶苗，却嘰嘰呱呱地，向羣苗說了幾句苗語。

偏偏葛嘯羣對於這「篠甲苗」族的苗語，可以聽懂大半，知道他所說之意，竟是告知羣苗，自己就是與烏蒂通姦之人，葛嘯羣涵養再好，這聽了凶苗的惡意造謠以後，也不禁勃然變色。但他尚未發作，一根矛影，却已凌空疾飛。這根矛影，恰好出其不意地，擲中圖姦烏蒂的凶苗前胸，他祇厲吼一聲，便被那飛矛貫穿胸膛，釘在地上。羣苗見狀。一陣嘩然。因爲擲矛之人，竟是他們族中的三位長老之一。

擲矛殺人的那位長老，向羣苗一陣比劃，並對葛嘯羣指了一指，把右手高高舉起。羣苗鼓噪忽停，一個個在對葛嘯羣仔細打量幾眼以後，完全拜倒在地。葛嘯羣見狀，倒弄得有點莫名其妙起來。他以爲羣苗可能是因見自己所表現的功力，近乎神奇，而疑神疑鬼地，不敢冒犯得罪。他却忘了那擲矛長老的高舉右手之事，而自己的尾指以上，又正戴着華冰所贈指環。

葛嘯羣雖然有所誤會，但善於利用這種誤會地，向羣苗比了一陣手式。他雖可聽懂十之四五苗語，但是要叫他講說起來，却連半句都無法出口。所比手勢之意，是表示烏蒂是位無辜善良苗女，千萬不可再聽信已死凶苗讒言，疑她有背夫偷情之事。

三位「篠甲苗」族長老，一齊連連點頭，表示絕對遵從，那副神情，委實對葛嘯羣太以恭敬。葛嘯羣喜出望外，趕緊見好就收地，向羣苗略一揮手，便欲就此走去。但那三位苗族長老，却拉住他的衣角，神情惶遽地，向他連比手式。

葛嘯羣從他們的比手式中，祇猜出羣苗是對自己有事相求，但却弄不清究竟是甚麽事兒？他正感爲難之際，烏蒂却以不太流利的漢語叫道：「尊客的……本……本領眞……眞大，我……我們想……想請你救……救救我們……」

葛嘯羣見烏蒂竟能略通漢語，遂含笑說道：「烏蒂，我對你們『篠甲苗』的語言，可以聽懂一半，你又略諳漢語，就由你担任通譯，豈不方便，你們族中有甚麽奇災大禍？我又怎樣才可以救你們呢？」

烏蒂把葛嘯羣所問，轉告三位長老以後，遂用苗語夾雜漢語地，向葛嘯羣說出他們「篠甲苗」所居的「仙篠谷」中，出了兩樁大害，若無本領高強之人，將其除掉，則「篠甲苗」族可能會日受其害地，漸漸絕種！

葛嘯羣聽說「仙篠谷」中，出了兩樁大害，竟影響整個「篠甲苗」族的種族生存，不禁既動仁慈之心，又起好奇仗義之念，揚眉問道：「這兩樁大害，是人？是妖？是蛇？是獸？」

烏蒂又用她那生硬漢語答道：「一樁是……是個怪人，一樁是蛇……蛇兒。」

葛嘯羣說道：「我願意盡我所能地，帮你們忙，但你却應該，把這怪人及怪蛇的厲害兇毒之處，對我說得詳細一點。」

若要說得詳細，烏蒂的那點漢語，便難勝任，她祇好改用苗語鈎嘍鈎地嘍，說了一遍。葛嘯羣聽懂了十之五六，其餘不懂部份，再命烏蒂用漢語略加補充，也就完全了解。

原來，「仙篠谷」中，出了一條「六足飛蛇」，這蛇又短又粗，其形極怪，粗約徑尺，長僅半尺，但腹下却生着六隻有蹼短脚，可以在不太遠的距離，及不太久的時間之下，凌空飛翔。這「六足飛蛇」，奇毒無比，周身皮鱗更堅，絕非尋常兵刃可以將牠除掉。

至於那怪人，則住在一個黝黑深邃的洞穴之內，任何人也未見過他的形相，因爲凡屬進洞之人，無一不是死在他所吹的一口冷氣之下。

葛嘯羣聽烏蒂說清經過，訝然問道：「你們既知這一蛇一人，厲害凶毒無比，却爲何不躲得遠些？莫惹他們。」

烏蒂用苗語苦笑說道：「並不是我們要惹他們，而是那『六足飛蛇』，經常在我們必須飲用的一道飛泉左近出現，那怪人的盤踞深洞，又是我族中祖先的埋骨之所，每逢朔望，均要輪派代表，入洞一祭的。」

葛嘯羣聽她這樣說法，遂揚眉笑道：「你們且帶我前去『仙篠谷』，讓我試試是否能除掉『六足飛蛇』，以及查探出那怪人來歷。」

烏蒂把話轉稟長老，那三位長老中，最年老的一位遂取出一隻小小包裹，向葛嘯羣雙手獻上。

葛嘯羣不接包裹，退了半步，向烏蒂失驚問道：「烏蒂，他們此舉何意？這包裹之中，藏的是甚麽東西？」

烏蒂笑道：「這包裹中，是我們『篠甲苗』族的傳族至寶。」

葛嘯羣苦笑說道：「既是你們族中的傳族至寶，却爲何要交給我呢？」

烏蒂從兩道目光中，閃射出感激光芒

，含笑說道：「因為『六足飛蛇』，和那個洞中怪人，均太以厲害，我們遂決定把這傳族至寶送你，讓你藉以防身，才好替我們除害。」

烏蒂一面說話，一面從包裹中，抖出一件淡金色的薄薄軟甲。

葛嘯羣皺眉問道：「這是甚麼東西？」烏蒂自己漢語生疏，而葛嘯羣又能懂苗語，遂用苗語答道：「我們是『籐甲苗』族，每人都有一件自編『籐甲』，但那些『籐甲』，太以笨重難看，又僅能防禦普通刀箭，比起這件『仙籐甲』來，差得遠呢！」

葛嘯羣伸手摸了摸那件「仙籐甲」覺得其軟如絲，柔滑無比。他方待發話，烏蒂却又復說道：「這件『仙籐甲』，是用『黃金仙籐』，批成細絲，再由巧手編織而成，不但能避任何兵刃暗器，連烈火都燒它不壞。」

葛嘯羣蹙眉問道：「你所說『黃金仙籐』，是不是出在『仙籐谷』內？」

烏蒂點頭笑道：「對了，要不然怎會叫『仙籐谷』呢？」

葛嘯羣聽得起疑問道：「既然『仙籐谷』中，出產這種『黃金仙籐』，你們又會把它編織成『仙籐甲』，却為何不每人編上一件？」

烏蒂嫣然失笑地，接口說道：「這種『黃金仙籐』，每十年才長出一根，共需十根，才够編甲之用，換句說話，就是隔一百年，我們『籐甲苗』族之中，才擁有一件『仙籐寶甲』。」

葛嘯羣想了一想，說：「你們『籐甲苗』族，源流甚久，雖然百年一件，也應該存貯不少件『仙籐甲』了。」

烏蒂搖頭笑道：「你猜得不對，我們族中決不存貯『仙籐寶甲』，每編成一件寶甲，便贈送對我族人中有重大恩德的外人。」

葛嘯羣訝然問道：「哦？這是甚麼道理？」

烏蒂含笑說道：「這是我們苗人的笨拙想法，一來是為了酬人恩德，二來這種『仙籐寶甲』，若能每人一件地，平均分配，自然極好，但是時隔『百年』，才有一件，則這件寶甲，却應歸誰？歸甲，乙會起不平之念，歸乙，甲會起爭奪之心，如此下去，不消兩個『百年』，『籐甲苗』族便將分崩離拆，自取滅亡，故而經先代本族長老，會議詳商之下，制成嚴厲族規，規定在每織成一件『仙籐甲』之後，必須贈送外人，以酬恩德，並光揚本族的巧手匠心，却決不把任何一件寶甲，存留族內。」

葛嘯羣靜靜聽完，瞿然說道：「這那裏是你們苗人的笨拙想法，簡直是一般自命滿腹經綸的讀書人，所參不透，想不通的齊家治國妙理。」

烏蒂微笑說道：「我們既不懂得甚麼妙理？更不懂得甚麼齊家治國之道，祇知道必需遵從祖宗所訂法規，才會獲得安寧快樂，你趕快穿上這件『仙籐甲』，我們要去『仙籐谷』了。」

葛嘯羣無可奈何，祇得含笑說道：「你族中法規，既然規定應把『仙籐甲』贈送你們『籐甲苗』施有重大恩德之人，則請待我斬了『六足飛蛇』，及那洞中怪人，打完交道以後，再送我吧！」

烏蒂搖頭笑道：「我們雖然是些尚未完全開化的愚笨苗人，却懂得祇要在不違背祖宗立法用意之下，無妨把死的法規，來作靈活運用，不必刻板遵行，一成不變，你若是先穿『仙籐寶甲』，後進『仙籐谷』，上半身便不怕『六足飛蛇』的毒牙毒爪，更可抵禦洞中怪人的許多暗算，若是不穿寶甲，使進『仙籐谷』，萬一有所傷亡，却叫我們把這件『仙籐甲』用來為你殉葬不成？」

烏蒂出語雖直，持論却當，說得葛嘯羣無法再推，祇好脫下外衣，把這件輕於絮，軟於棉的「仙籐寶甲」穿在內衣，穿好「仙籐寶甲」，羣苗遂擁着葛嘯羣，同往「仙籐谷」內走去。

走到谷口，葛嘯羣忽然想起這干苗人，個個矯捷驍勇，他們既這樣怕那「六足飛蛇」，及洞內怪人，可能真極厲害，自己一個招呼不到，豈不使他們白送性命？想清利害，葛嘯羣遂命羣苗在谷口止步，祇請他們族中長老，選派上兩名代表，引領自己進谷。三位長老，略一商議，遵從了葛嘯羣之言，並指派烏蒂夫婦二人，作為全族代表。

葛嘯羣進了這「仙籐谷」口，便看見崖壁上有個深黑大洞，遂向烏蒂問道：「烏蒂，你們所懼怕的『怪人』，是不是住在這個深黑山洞之中？」

烏蒂點了點頭，表示葛嘯羣猜得不錯。葛嘯羣身形微閃，正要進洞，烏蒂之夫却把他拉住，低聲說道：「洞中怪人，比『六足飛蛇』難鬥得多，我們最好是先去除蛇，後來鬥人為妥。」

葛嘯羣聞言，知道這羣「籐甲苗」族，相當優秀，族中人都有極高智慧。

前行不久，遠遠看見一道掛壁飛泉，烏蒂指看飛泉，向葛嘯羣低聲說道：「那道飛泉的十丈方圓以內，便是『六足飛蛇』的出沒之地。」

葛嘯羣命烏蒂夫婦，在距離飛泉，約莫十五六丈之處等待，自己單獨一人，向那飛泉走去。

常言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葛嘯羣雖然獨自前行，但已右手橫持「赤芒化血刀」，左手把那粒「押忽大珠」托在手內。果然，距離飛泉尚有五六丈遠，便有一條怪蛇，帶看奇腥聲息，遠遠飛了過來。葛嘯羣左手隱起「押忽大珠」，右手隱起「赤芒化血刀」，準備等那怪物飛臨切近之際，猝然出手，一刀便可除却，誰知那「六足怪蛇」，竟通靈性，牠起初看見葛嘯羣，還以為是美食上門，但飛臨切近之時，却對於那粒「押忽大珠」頗為畏懼。

眼看一條約五六尺長，身下長看六隻短足的奇形怪蛇，業已宛如箭射地到了葛嘯羣的面前，驀然間，蛇頭昇處，六隻有蹼短足奮力齊划，竟從葛嘯羣的頭上，斜空掠過，祇在他鼻間留下一片奇濃腥味。

葛嘯羣入谷以前，鼻中口內，均預藏祛毒靈藥，故而並不懼怕奇臭濃腥，穩若泰山地絲毫不動，祇以目光遙注，觀看這條「六足飛蛇」有何舉措？

那「六足飛蛇」從葛嘯羣頭上，斜空

掠過後，落在兩三丈外，一塊大青石上，閃動着一雙怪眼，獰視葛嘯羣，口中蛇信吞吐，噓噓怪叫。

葛嘯羣見狀，忽然想起烏蒂曾對自己說得，這條罕見怪蛇，雖可仗藉蹼足之力，繞空飛翔，但却不太遠，也飛不太久，飛不太高。既然如此，則自己大可不必對牠能飛之技，看得太重，祇把牠當作一條毒力奇強，皮鱗極堅的異種怪蛇，加以對付便了。

毒力奇強方面，自己身有「仙籐寶甲」，手有「押忽大珠」，口鼻間更早就有自煉祛毒靈藥，再若謹慎一些，應該毫無所懼。

皮鱗極堅方面，則也恐抵禦不了自己手中這柄斷金切玉「赤芒化血刀」的絕世鋒芒。葛嘯羣想遍自己對於這「六足飛蛇」的幾點長處，都可以加以尅制，遂胆氣立壯，立意引逗對方，鬥牠一鬥。他暫把「赤芒化血刀」與「押忽大珠」，併交左手，右手却在地上拾取一塊拳大山石。

葛嘯羣覷準「六足飛蛇」的兩隻怪眼，把手中山石，凝足功勁發出。

拳大山石，被葛嘯羣暗以內勁握碎，發出之時，業已成了一片石雨。「六足飛蛇」想是倚仗皮鱗極堅，對這劃空作嘯的漫天石雨，竟連躲都不躲，祇把雙目闔上。整把碎石，差不多全數打中蛇頭，蛇却安然無恙。這種情形，使人吃了一驚，使蛇嚇了一跳。

葛嘯羣吃了一驚之故，是那把碎石，並非尋常石雨，每一粒小石之上，均貫注了自己的內功眞力，但雖然粒粒打中，却未能使這「六足飛蛇」遭受若何傷損。

「六足飛蛇」嚇了一跳之故，則挨了那一蓬石雨以後，雖未受傷，却被打得好不疼痛，人吃一驚之下，自然是加深了警惕之心。蛇嚇一跳之下，則動了天生兇戾之性。

葛嘯羣看見「六足飛蛇」的闊腮微張，腹部不住鼓動，便知這條罕世怪蛇，又將對自己有所動作。

呼！葛嘯羣念猶未了，「六足飛蛇」業已戾性大動，飛撲而來地，欲對適才石雨擊頭之舉，加以報復。

眼看再有三尺遠近，蛇使臨頭，葛嘯羣忽以一式「長箭穿雲」身法，向斜後方，竄起數丈。他既未揮動「赤芒化血刀」，又不利用「押忽大珠」，竟彷彿好奇的心動地，要和這條「六足飛蛇」比比輕功身法。

「六足飛蛇」眼看撲到，忽見人影騰空，遂把六隻帶蹼短足，一陣划動，也隨着葛嘯羣的身形斜飛上。

葛嘯羣畢竟年輕，好奇好勝心切，驀然眞氣微提，一式「細胸巧翻雲」，恰好從「六足飛蛇」的頭上翻過。

「六足飛蛇」祇是能為利用足上天生厚蹼，稍作飛翔，對於淩空轉折方面，慢說不如飛禽，也比不上葛嘯羣的上乘靈妙身法。

葛嘯羣既然翻過，「六足飛蛇」遂無法變勢，猛撲落空地，穿出數丈以外。人一回身，蛇一回頭，又成了對峙之勢。葛嘯羣一來因在第一次人蛇比較輕功之上，是人比蛇佔了優勢，二來因蛇毒太重，蛇皮太堅，生恐操切下手，難得見效，遂想把「六足飛蛇」引逗到相當疲乏的程度，再復除去。

他有了這種想法，遂照方抓藥地，又拾了一塊山石，向「六足飛蛇」打去，但「六足飛蛇」却因適才被打得相當疼痛，遂不肯依樣畫葫蘆地，再度挨打，竟先行避開石雨，然後再向葛嘯羣飛撲。葛嘯羣仍是一式「長箭穿雲」，斜縱數丈。「六足飛蛇」也似第一次般，六足齊划，斜飛再撲。

葛嘯羣竟動了童心，想考驗這條「六足飛蛇」的所具智慧到了甚麼程度？故而，他仍以一式「細胸巧翻雲」，從蛇頭上險煞人的翻過。

「六足飛蛇」也仍然收勢不住，變勢不及地往前穿出，但葛嘯羣却吃了大苦，因為他忘了「得意不宜再往」之訓也忘了對方是蛇類，而非人類。

蛇類有蛇類的天賦本能，這些本能之中，包括了一項「善於吸收經驗」，「六足飛蛇」如今便從上次所吸收的經驗中，發揮了牠的本能，牠在葛嘯羣剛剛施展「細胸巧翻雲」之時，便立即把蛇尾翹向背脊。

葛嘯羣人一翻過「六足飛蛇」蛇頭，「六足飛蛇」便把預先翹起的粗粗蛇尾，向後倒甩而下，這種意料以外的奇異襲擊，葛嘯羣縱有天大本領，也無法避開。祇聽「叭」的一聲，葛嘯羣後心上，看看實實地挨了蛇尾一擊，被打得飛出丈許以外，這種情勢，使遠遠偷窺的烏蒂夫婦，大吃一驚。

這種情勢，也使那條「六足飛蛇」歸諸尅數，「六足飛蛇」起初看出葛嘯羣不是常見庸俗苗人，對他倒頗有戒心，如今一尾把對方打飛丈許之後，却又覺得人類不過如此，戒心遂懈地，跟踪着葛嘯羣撲了過去。

葛嘯羣心中慚愧，俊臉通紅，暗想倘若自己衣內不曾穿有「仙籐寶甲」，則必被這一蛇尾打暈，並難免死在蛇口之下，他在羞、怒、氣三種情緒交織之下，立意不顧一切地，與這條「六足飛蛇」一拚。

葛嘯羣料定蛇必乘勢追來，遂裝作被蛇尾打暈，臥地一動不動，直等「六足飛蛇」即將撲到，方行將那粒「押忽大珠」，照準蛇頭打去，然後施展一招神奇劍法「倒捲珠簾」，「赤芒化血刀」，精光如潮般，向「六足飛蛇」的下半身，狂捲而至。得意之下，每易忘形，蛇類又何嘗不是如此？「六足飛蛇」以為自己蛇尾之力，鞭石立碎，既已打中對方，縱或不死，亦必重傷。

故而，牠這第三度飛撲之下，已無絲毫戒心。一方面完全懈怠，一方面拚命施為，於是，結果遂可預期，葛嘯羣所發的「押忽大珠」在蛇頭上打個正着，那粒「押忽大珠」，既是尅制蛇虫的無上至寶，一經打中蛇頭，這條罕世難睹的「六足飛蛇」便已告奄然死去。慢說蛇已死去，縱算「六足飛蛇」未死，牠那不畏尋常刀劍的反鱗堅度，也當不起「赤芒化血刀」的絕世鋒芒，一道赤紅閃過，又起了兩道赤虹。

（未完・九）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馮瑩受師傅馬算子之命暗中保護方敏，便到貴陽城去，不見了方敏，只見師傅用「乾坤大挪移法」趕路，見他在一條小巷閃身不見，只見一座大宅院，便入內觀察，黑暗中有人似在混戰，在無意之中也參加了格鬥，發現醜女葉映紅說有人闖入她姐姐的宅院，要逐馮瑩離開，馮瑩被她打散了的九曲珠鍊，此時又發現霹靂子石雷將散失的珠鍊子收入手中，而且發現崑崙六子將方敏圍住，葉映紅趁機離去，馮瑩上前向崑崙六子說項，放走方敏，說是師傅叮囑的，崑崙六子見她沒有馬算子的令符交出查驗，便和二人拚鬥起來……

六合陣逞威　女魔頭敗北

馮瑩此時，為了要救自己心上人，早已豁了性命，一見右手燭台被他捲住，左手燭台，又疾向三風子腰間插去，被三風子左臂一格，格了開去，馮瑩就藉着他右臂一格的大力，雙手一齊鬆開，身形疾轉，撲向方敏而去！三風子料不到她突然有此一着，身子一側，想探臂去抓時，已自不及，那一面，龍吟子短劍一挺，直迎了上來，卻被馮瑩就地一滾，避了開去，這一滾，已然來到了方敏的腳旁，雙臂一伸，將方敏的雙腿抱住，叫道：「敏哥，快躺下！」方敏見她奮不顧身，一連闖過了度天子、摩雲子、青昊子、三風子和龍吟子的阻攔，才來到了自己身邊，心內大是感動，雖不知她令自己臥下，是何主意，卻也不忍拂她之意，連忙一個翻身，臥於地上，卻不料馮瑩立即一縱身，將也緊緊地抱住，道：「敏哥，你別動！」一面抬頭道：「你們誰要對也不利，可先殺了我！」講話之時，秀眼圓睜，正義凜然。

崑崙六子不由面面相覷，此時不比剛才，她祇是將方敏的手握住，可以驟然點她穴道，令她鬆開，而且照她情形來看，就算將她趕走，她也一樣要來，本來，若她不是七禽大俠馬算子徒弟的話，六人倒也少了好些顧忌，但既知她是故人門下，又怎能對她下毒手？可是，自從六年前，凌霄子自刎崑崙派解散以來，方敏又是也們天涯海角，日夜搜尋的人物，斷無就此罷手之理，三風子長嘯一聲，道：「姑娘，此事事關重大，你若是一意執拗，我們無法再徇情了！」

方敏也道：「馮姑娘，你快鬆手！」也雖然對馮瑩的好意，銘感五中，但同時卻也感到極不自然，因此才如此說法。

馮瑩卻低聲道：「傻瓜，我一鬆開你，他們便要對你下毒手了！」

方敏道：「那怕不致於如此吧，他們還要問我話呢！」

馮瑩抬頭一看，祇見六人已一齊散了開去，問道：「你所說可是眞的？」

方敏道：「當然，他們剛才還問我這所巨宅的密室在什麼地方，我第一次來到這間怪屋，那知什麼密室不密室！」

三風子此時也回過頭來道：「姑娘你待人的俠義之心我們六人都佩服之至，但是你可知此人如今已在旋風島門下，再不下手，將來武林之中便永無寧日了麼？」

馮瑩「呸」地一聲，吭聲說道：「既然你們自以為有理，何不照家師所言，約個日子，聽憑武林公斷？」

三風子苦笑一下，道：「姑娘，其實個中原委，連令師都不明白，本派私事，怎能聽憑武林公斷？」

馮瑩道：「你剛才已知他是旋風島子弟，如何還說和他的糾葛是貴派私事？」

三風子一怔，道：「姑娘稍待片刻，待我們商議一下。」六人走向一角，低聲商議起來。馮瑩知道他們絕不致於突施偸襲，便翻身躍起，拉了方敏的手，道：「敏哥，你是怎麼和他們遇上的？又怎麼會來到此處的？」

看官，方敏自從和馮瑩分手之後，已然打定主意到雲南昆明卭竹寺羅漢堂中去走一遭，看看母親生前所留四句遺言所指示藏崑崙聖書的地點，和那地方有無關係，作書人前文已有交代，如何他會碰上崑崙六子，又被崑崙六子認出正是他們六年來所要尋找的人呢？其中仍有一大段情節需要補敍，而且需從頭在葉映紅在洞庭君山，遇到了旋風島的溫婆婆，被溫婆婆嚇走以後開始敍起，方不致錯亂，祇得暫且按下了神秘的紫色巨宅中，崑崙六子和馮瑩方敏，究竟如何了結一事，暫且不表。

且說葉映紅趁着方敏和霹靂子石雷在洞外對答之際，和溫婆婆兩人，將七隻鐵箱，一起扭開，取出箱中的物事，葉映紅也不知道有什麼用處，祇是帶在身邊，再聽得腳步聲傳了過來，似是方敏已然返回山洞，溫婆婆已然身形展動，向山洞深處竄去，便也跟在後面，開始時，還覺出有人在行動的消息，但片刻之間，已然不知溫婆婆去了何處。葉映紅因聽得溫婆婆說白骨神君就在附近，未曾離去，而溫婆婆臨走時，又叫她將面上所戴物事取下來，以免生出事來之語，因此她跑了一會，便伸手在面上一抹，已多了厚厚的一副面具在手，不一刻，便已然走出了山洞，剛好一道清溪，橫在眼前，溪旁垂柳數枝，風景幽麗已極，葉映紅想起和方敏在山洞之中相處已六日，結果卻自己不告而別，連道別一聲，皆在所不能，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在小溪邊上，揀了一塊大石，坐了下來，順手摘了一根柳枝，去撩撥溪水，心內亂糟糟地，也說不上是在想些什麼事情。

那道小溪，溪水清澈無比，她臨溪而坐，全身皆倒映在水中，她也怔怔地望着溪中自己的身形，那是一個美麗清秀得不類人間應有的臉龐，無論是口、鼻、眼、眉，全都有一股說不出來的美，連她自己也感到了自己的美麗。咦？葉映紅不是奇醜無比的女子麼？但看官想必也已明白，她所以看來奇醜，是因為戴上了面具之故，而那個使得她看來醜陋無比的面具，也是一件武林至寶，乃是滇南高黎貢山特產，三眼葛蛸的腹皮所製，堅韌無比，尋常刀劍，劃之不破，稱作「葛蛸蓋」。若是戴上了「葛蛸蓋」，頭部大穴，就算被人點中，也是不怕，與高手過起招來，要佔好多便宜。

而且葉映紅因為生得美貌已極，反覺得扮成如此醜樣，大有趣味，因此幾乎日夜俱都戴着「葛蛸蓋」，當然，能夠瞞得過方敏和白骨神君，但卻無法瞞過旋風島溫婆婆的一對眼睛，而且，她那玲瓏清脆已極的語音也無法改變，使人一聽她講話，便感到她是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她對於溪水，怔怔地坐着，心中暗想：自己對方敏，是有了極為奇異的感覺了，那種感覺，究竟算是什麼呢？她以柳枝輕輕地打着水，自己問着自己。當然，她得不到答案——並不是得不到答案，而是她心中明知道答案，但卻沒有勇氣去想着它！

她呆呆地坐了好久，才聽得有人走過來的聲息，抬頭一看，是一個身材高瘦，青滲滲面皮，書生打扮的一個人，正是白骨神君，望了他一眼，又低下頭去，白骨神君卻停了下來，輕叱道：「女娃子，你可曾看到一個奇醜無比的女子，在這裏走過嗎？」

葉映紅心中暗暗好笑，搖了搖頭，逼粗了喉嚨，道：「未曾見到！」

白骨神君一轉身，大模大樣地走了開去，葉映紅剛鬆了一口氣，又注視小溪流水之時，突然從溪水的倒影中，發現白骨神君，已然轉回身來！

葉映紅心中暗暗吃驚，但是卻不動聲息，仍是注視着水面，慢吞吞地以柳枝去打溪水，祇聽得白骨神君隔老遠問道：「女娃子，你是何人門下？」

葉映紅道：「我是東洞庭派，三湘神龍宋三開的再傳弟子！」

她本來將自己講得微不足道，好令白骨神君不加注意，念頭想的倒是不錯，可是她卻沒有想一想，像她那樣清秀入骨，美麗非凡而又神儀瑩朗，雙目精光內蘊的人，她做三湘神龍宋三開的徒弟都不配，怎麼會是宋三開的再傳弟子？瞞瞞旁人或者還可以，白骨神君究竟是宇內四邪之一，非同小可的人物，如何瞞得過他？冷笑一聲道：「女娃子你還是講實話的好！」

話才入耳，葉映紅祇覺一陣勁風掠過，白骨神君已然站在自己面前。她知道此時萬萬不可露出一點慌張之態，微微抬起頭來，道：「我講了什麼謊話啊？」白骨神君又向她看了一眼，「桀」地一聲怪笑，右手緩緩抬起，葉映紅覺出不好，一面仍是慢條斯理地以柳枝拍打着溪水，一面也已經將眞氣貫在右臂，準備不等白骨神君發作，便給他一柳條，驟出不意，只怕他也禁受不住。但是又想可以不發作，最好還是不要發作的好，心中猶豫不定，白骨神君右掌，離她頭頂，已不過兩尺，雖然略停了停，但是卻又迸出一陣怪笑，倏地向下一沉，沉下三寸。葉映紅自小就在紅掌祖師門下，知道宇內四邪中的人物，個個有己無人，聽白骨神君的獰笑聲，分明已經準備不論自己是誰，卻也要將自己斃於掌下！

心知再不動手，便難免吃虧，抬起頭來，道：「你是誰啊，可是——」才講到此處，手中柳條，「刷」地一聲帶起一溜水花，劈面揮了過去，同時，左手在石上一按，捷逾猿猴，向後疾退出去！

這一下，來得極是突兀。白骨神君因迭遭葉映紅嬉弄，心中已是怒極，明知葉映紅受傷之後，不可能走得太遠，因此六七天來，一直在附近巡弋，但卻始終沒有發現葉映紅。此時，眼前雖然是一個如仙女下凡似的美麗少女，和葉映紅沒有一點相似之處，但是他卻着實疑心她的來歷，已準備將她一掌擊斃，但卻又見她根骨極佳，自黑天童勾生生死後，自己變成了沒有傳人，心中又起了個收她為徒之念。

因此，這一掌才遲遲蓄勁不發，卻便宜了葉映紅，得以驟然發難。白骨神君武功雖高，但兩人相隔，近到了極點，葉映紅一柳枝揮了起來，白骨神君連個退避的機會都沒有，「叭」地一聲，便被抽個正着。雖則他內功精純，眞氣鼓蕩，全身堅逾精鋼，不要說一條柳枝，就算是一條軟

鞭，也不能奈他何，但他藝成橫行江湖以來，却未曾吃過那麼大的虧，那一掌掌力，疾吐而出，「砰」地一聲，擊在葉映紅剛才所坐的那塊石頭之上，石屑紛飛，可知他這一掌力道之大。

　而葉映紅雖然是立即翻身而出，但是白骨神君掌風所及，至少也有丈許方圓，葉映紅剛躍出，便被白骨神君掌力牽動，重重地跌在地上，百忙中回頭一看，祇見白骨神君面色鐵靑，雙臂飛舞，兇神惡煞也似撲了過來，再要躍起，已然不及，連忙着地便滾，但是剛滾出十餘丈去，白骨神君已然趕到，所過之處，野草紛飛，一些矮小的灌木，紛紛摧折，聲勢之猛惡，見所未見，葉映紅暗叫糟糕，這下子怕走不脫了，索性不再滾動，伸手入懷，握住了寒玉七的柄，打定了一拚死活的主意，眼看白骨神君擊出一陣勁風，已然撲到，忽然對面也是一股大力，撞了過來。

　葉映紅回頭一看，嚇了老大一驚，原來是一顆粗可三握的柳樹，連枝帶根，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勁風轟轟發發，直撞了過來。葉映紅一見便看出了有功力極高的人，從中相助，連忙趁機在兩股大力之中，逸了開去，祇聽得身後「蓬」地一聲，白骨神君怪叫一聲，回頭一看，祇見白骨神君雙掌緊緊地抓住了那棵柳樹，向後踉蹌退出幾步，大聲叫道：「那一路朋友，在這裏裝神弄鬼？」

　葉映紅心中也莫名其妙，不知是那一個高手對自己出手相助，心內着實感激。

　正在發呆，只聽得半空中一個極爲慈祥的老婦人聲音道：「是我在這兒裝神弄鬼！」

　葉映紅抬頭一看，祇見一大棵柳樹的樹顚之上，一個老婦人搖搖幌幌地站着，像是隨時可以跌下來一般。試想，柳樹頂梢，何等細弱，她竟能站在上面，輕功之好，可想而知。

　葉映紅一見又是溫婆婆，心中比見到白骨神君又是吃驚，一轉身便想走，但溫婆婆却已然開口道：「喂，你別走！」語氣仍是那樣慈祥，但却會有一股不容人不聽的威嚴，葉映紅只得止步，道：「不知溫老前輩還有什麼指教？尚乞詳示！」

　溫婆婆一笑，道：「你這姑娘，倒機伶得緊，性急什麼？」頭一揚，向白骨神君道：「老不死的，我們又見面了！」

　白骨神君一見是她，也倒抽一口冷氣，强忍怒氣，道：「不錯，老太婆，你也未曾死哇！」

　溫婆婆哈哈笑道：「託福！託福！」

　白骨神君四面一看，那情形像是想托詞離去，但是又不敢開口一般，樣子極是尷尬。試想白骨神君爲人，何等倨傲，一向是只知有己無人，而他見了同是宇內四邪之一的紅掌祖師，語言不合，照樣要動手相鬥，但此時在看來如此慈祥的一個老太婆面前，却大有進退維谷之狀，當眞是奇事！

　溫婆婆自然也將他這種情形，看在眼中，可是淡然一笑，道：「白骨神君，紅掌老兒躲在離此處不遠的雪峯山靜瓊谷中，你還不去找他？却在此作甚？」

　白骨神君一聽有了紅掌祖師的下落，想起自己辛辛苦苦得來的七隻大鐵箱，被他師徒兩人，攔路刧去，心中大怒，而且巴不得藉此機會走開，忙一拱手，道：「多謝提醒！」一轉身，便向外逸去。

　他功力何等之高，身子才轉過，便捲起一股旋風，人也到了丈許開外，但只聽樹顚上的溫婆婆笑道：「別忙走，我昔年曾言，你們三人中任何一人見到我，都要接我一枚柳葉刀，你忘了麼？」

　等她講完，白骨神君已在四五丈開外。葉映紅在一旁，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她留自己在這裏，是爲了什麼，但見了白骨神君如此狼狽，却又好笑，心想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武學之道，絕無止境，連白骨神君這樣的武功，尚且能有尅制他的人！聽得溫婆婆如此說法，知道她言中「你們三人」，乃是指宇內四邪中另外三人，自己的師傅，血手印紅掌祖師、白骨神君，和西崆峒揮雲老怪三人而言。但心中又在疑惑，白骨神君人已在五六丈開外，所謂「柳葉刀」，一定是暗器，難道她功力眞高到那樣程度，可以將暗器發得如此之遠麼？

　正在想着，只見白骨神君去勢勁急，就這一眨眼的工夫，又向前激竄出兩三丈去，但也正在此時，溫婆婆的大袖一抖，眼前如同電光一閃，一道精虹，自她袖中，抖了出來，帶起淒厲無比的嘶空之聲，一柄長約五寸，亮晶晶的柳葉刀，已直向白骨神君背後射去。

　白骨神君像是知道她那柄柳葉刀，一定可以射中自己一般，竟不再向前竄去，突然身形一凝，倏地轉過身來，只聽得呼呼風聲不絕，他大袖揮舞，柳葉刀直沒入他衣袖之中，也未聽得他中刀大叫之聲，也未見柳葉刀落地，他便收住了勢子，叫道：「咱們後會有期！」等他身形凝住之際，葉映紅已看出，那柄柳葉刀雖已被他捏成兩截，但是他一隻衣袖，被柳葉刀割裂！可知溫婆婆在柳葉刀上所下的功夫，實是驚人！

　白骨神君道完「後會有期」之後，立即逸了開去，幌眼之間，便已不見。

　葉映紅知道他定是聽了溫婆婆之言，到雪峯山靜瓊谷去找自己師傅去了，自己本來也要到那裏去的，但如今却被溫婆婆留住，不知是吉是凶！心中着實不安，抬頭看時，溫婆婆已然輕飄飄地落了下來，向她仔細打量了一眼，嘆一口氣道：「可惜！可惜！」

　葉映紅不知她所指何事，但見她講來一本正經，只得陪着強笑了一下，道：「溫老前輩，不知可惜什麼？」

　溫婆婆搖搖頭道：「可惜你雖然花容月貌，世間少有，但是却給我遇上了！」

　葉映紅心中猛地一驚，想起江湖上傳說，她行事之異乎尋常的狠辣，連白骨神君這樣的人物，見了她都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當然不會是空穴來風，她這樣講法，難道是要對自己不利麼？一想及此，不由得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

　只聽溫婆婆嘆了一口氣，道：「女娃子，任你是何等樣的美麗，一到老了，還不是一樣滿面皺紋，兩鬢銀絲？我年輕之時，難道不是一樣的美麗？」葉映紅聽得她忽然感嘆起來，語調之中，一點殺伐之音都沒有，但却知道她講話時越是和善，

行起事來，却越是狠毒。葉映紅若是出身正派門下，此時雖然害怕，但一定正義凜然，寧願自己被害，也絕不會去討她的好，如換了馮瑩或是尚金花，便一定如此，但葉映紅却並非正派出身，而是宇內四邪之一的紅掌祖師的徒弟，此時心中大是吃驚，不知道她等一會兒，會做出什麼樣的事來，只想以好話去打動對方，却未曾想到，若是三言兩語，便受打動，她江湖上那麼兇惡的名聲，是從那裏來的？

　當下葉映紅笑了一下，道：「聞得前輩當年，風華絕代，天下再無人及得，後輩那裏比得上？」

　溫婆婆聽說，嘴角上露出一絲笑容，道：「你這話只講對了一半，另一半却不對。」

　葉映紅雖然和她在對話，外人看來，平和之極，但葉映紅心中，却知道她已蘊伏殺機，如坐針氈，恨不得一下子離開才好，但是却又不敢亂動。只聽得溫婆婆又道：「你講我當年風華絕代，這話講對了，但你說天下再無人及得我，這話却不對，眼前，你便勝過我昔年多多了！」

　葉映紅一聽得她稱讚自己，心中不喜反憂，不知說什麼才好，溫婆婆又向前走了一步，雖然她銀髮迎風飄拂，無論口氣、體態、面容，都慈祥已極，但葉映紅却陡地想起了她語中之意，如見鬼魅，慌忙後退，尖聲叫道：「前輩，你——」

　溫婆婆哈哈笑道：「女娃子，你不是生得秀麗絕倫，心思也着實聰明，已然猜到我的意思了麼？年紀輕輕眞是難得。」

　葉映紅俏臉失色，兩眼中充滿了恐怖，道：「前輩，剛才在山洞之中，我已答應你不和方敏談起你的一切，難道……難道……」溫婆婆接口道：「不錯，我還是不肯放過你，誰叫你長得這樣美貌？你該知道，我一生就是不喜歡有人追得上我！」葉映紅向身後一看，雖然空蕩蕩地，是可逃跑，但是眼前要追自己的，却是旋風島主！逃又有什麼用？

　剛才她和白骨神君面對面時，不但打着逃走的主意，而且還以柳枝，在白骨神君的面上，揮了一下，可知她並不是沒有胆量的人，但當她知道眼前根本沒有逃脫的希望之時，她心中的害怕，也可想而知，耳際只聽得溫婆婆不絕如縷的笑聲，道：「女娃子，你不是總戴着那奇醜無比的面具麼？我也不要你變得那麼醜，只要人家看到你，不要立即想起：「啊！這女娃子比昔年旋風島主還美！我已心足了，你快過來，讓我在你臉上，抓上兩抓！」

　葉映紅聽她講到後來，果然是將自己一副美麗的容貌毀去，想起她一見面便叫「可惜」，可知早已下定了主意，但偏偏轉彎抹角，講了那麼多話，倒像是她在向人懇求什麼事情一般，此人心地之陰沉狠辣，於此亦可見一斑，驚愕了好一會，方道：「溫老前輩，我對你起誓，在任何人面前，我決不將那面具取下，若然違誓，聽憑你裁處如何？我戴了面具，不是奇醜無比了麼？」她心中着急，語帶顫音，秀麗已極的大眼睛中，淚光盈盈，任是鐵石人見了，心腸也不免軟上一軟。

　但溫婆婆却搖頭道：「不行。第一，我死了之後，你不是一樣可以恢復本來面目麼？第二，你在別人面前，或許可以忍得住戴着面具，但是你遇到了如意郎君，自己想愛的人，難道也肯不以本來面目相示麼？」

　葉映紅一聽，心中好不吃驚，暗忖她怎麼句句話，全都說中自己的心坎。當自己和方敏在山洞之中，相處到第四五天頭上時，便曾起了不知多少次念頭，相讓方敏看看自己的本來面目，但終於又忍了下來。以後再見方敏的時候，是不是肯再戴面具，不讓心上人看到自己美麗無匹的眞面目，連自己都不能肯定，而溫婆婆却已然料到了這一點。當下無話可說，不要講師傅遠在雪峯山，就算他在眼前，只怕也救不了自己！

　溫婆婆又向前踏了一步，右手緩緩地抬了起來，葉映紅急道：「溫老前輩，我敢罰下毒誓，在任何人面前，絕不露出本來面目！不論是誰，就算我刻骨銘心地愛着他，我也不讓他知道我本來面目是怎樣的！」

　溫婆婆「哈」地一笑剛要講話，突然兩眼射出一股異樣的光輝。

　葉映紅心中更是吃驚，不知她是爲了什麼，只見她突然回過頭去。直到此時，葉映紅方始聽得隔老遠，有極爲輕微的「叮叮」之聲傳出，可知溫婆婆是早聽到了那聲音，是以才兩眼突放異彩的。那「叮叮」之聲，來得極快，一轉眼間，便已然來到了近前。

　只見一個瞎老者，手持鐵拐，點地而前，一躍便是老遠，但却躍得並不甚高，身法極是怪異。

　葉映紅一望而知，來者不是常人，心想自己處境如此之險，此時再不出聲，更待何時？忙道：「溫老前輩，我一定不敢違背誓言，切莫對我下毒手！」

　這兩句話，表面上是對溫婆婆而言，實則上，等於是講給那瞎老者聽的，好讓他知道溫婆婆正要加害自己。果然，那瞎老者身形一停，揚起了臉來，道：「女娃子，誰要在這裏害你？」語音鏗鏘刺耳，綿綿不絕，一聽便知他內功已臻絕頂。

　葉映紅向溫婆婆偷望了一眼，見她臉上似也閃過一陣驚惶之色，便道：「前輩是何方高人？」她是想探出那瞎老者的來歷之後，再作打算。瞎老者自然便是崑崙派長老之一，霹靂子石雷，本來以他性格而論，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問便答，從無所懼，但是六年前，當崑崙六子，齊下崑崙山之時，却有過誓言，絕不讓武林中人，知道自己行踪，因此石雷只是「哼」地一聲，道：「女娃子別怕！」

　一面說，一面便伸手來抓葉映紅的右手。葉映紅雖未知他的來歷，但見他一臉正氣，知道可能有救，也不退縮，被他一抓抓住，但溫婆婆也同時發動，已然抬起的右手，無聲無息，帶起一股强勁的威力，向葉映紅面門攫到，出手之快，聞所未聞。

　但霹靂子石雷亦非弱者，尤其他雙目已盲，任何輕微的聲響皆聽得淸淸楚楚，溫婆婆雖是突然出手，使的又是陰柔已極的手法，但也瞞不過他的耳朶，手中鐵杖也突然揮出，剛好與溫婆婆向葉映紅抓去的右手迎個正着。也等於說，石雷的鐵杖

，是自下而上，從兩人之中，直挑了起來的。那根鐵杖，又粗又重，但他却使得如此靈活。

溫婆婆一見鐵抓格到，手臂就勢一縮，改抓石雷的鐵杖，變招迅快，一抓便抓個正着，石雷覺出手臂一緊，鐵杖已被人握住，左手勁力疾吐，葉映紅看出有機可趁，連忙向外一躍而出，只見石雷用力向後一拉，想將鐵杖奪回過來，但是一眼花，只聽得怪吼一聲，也根本未曾看清溫婆婆用的什麼手法，那根鐵杖，已到了她的手中，順手彎曲，竟將那麼粗的鐵杖，扭得彎彎曲曲，不復成形，向地上一擲，「錚」地一聲，恰好落在一塊大石之上，火星四濺，鐵杖尖端，沒入大石數寸，而石雷已躍了開去，喝道：「來者是誰？通上名來？」

溫婆婆冷笑一聲，道：「瞎了眼的老賊，我的聲音，你都聽不出來麼？」

石雷面色一變，向身後一揮手，葉映紅看出他的意思，是要令自已快走，心意才動，但不待她幌動身形，溫婆婆已然自天而降，笑道：「老瞎子，不用做手勢，來不及了！」

葉映紅一見溫婆婆已然來到面前，心胆俱裂，人到了無可奈何之際，往往會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勇氣，突然而生，猛地一矮身形，寒玉七電擊而出，人却向後疾退開去。滿擬這一下驟然發難，少說也可以將對方逼出幾步去，趁機向後躍退，怎知一七首刺出，竟然覺得手臂似爲一股大力膠住，轉動不靈，並未刺出多遠，更未劃到對方身上，一驚之下，立即後退時，脚跟剛一站定，溫婆婆仍是站在她的面前，和她未曾使那一招以求脫身時的情形一模一樣！

葉映紅心中一凉，但這一來，總費去了一下時間，霹靂子石雷一聲怪嘯，已將鐵杖拔在手中，用力一探，抖得筆直，叫道：「老太婆可是旋風島主魔母溫魂？」

那看來如此慈祥，令得方敏以爲她是世上唯一親人的溫婆婆，正是旋風島主人稱魔母的女魔頭，姓溫，名魂。也是宇內四邪之首，無論武功之高，行事之狠辣，皆比其餘之人高出一頭的魔母溫魂！葉映紅自然知道她的來歷，所以見到她才會如此之怕，而從魔母溫魂要對付葉映紅的手段來看，其爲人之心腸之毒也可見一斑。

當下只聽她一笑，道：「老瞎子總算不錯，我與你們，向無糾葛，本來你已然向我進招，犯了我的大忌，但我多年隱居，火氣已大不如前，你快滾吧！」

這魔母溫魂，早就橫行江湖之事，曾有一進招，便須置敵於死地之語，此時如此說法，當眞是出乎意料，但石雷豈是貪生怕死之人，揚聲大笑道：「溫老魔，你隱居多年，却欺侮起女娃子來了！令人佩服之極！」

魔母溫魂回過頭來，道：「老瞎子，你硬要管閒事是也不是？」

石雷鐵杖在地上一頓，道：「不錯，你說對了！」一個「了」字才出口，一杖橫掃，隱含千軍辟易之勢，着地捲起，杖影密集，宛若貼地，突然生出了一柄極大的摺扇一般，魔鬼溫魂態度仍是那麼從容，堪堪等那一杖將要掃到，才突然平空拔起三尺，一起即落，只聽得石雷又是一聲怪叫，那條鐵杖，在溫魂突然凌空拔起之時，剛好在她的脚下掠過，而溫魂才一拔起，立即眞氣下沉，一起一落之間，捷逾電光火石，石雷去勢如此之快的一根鐵杖，竟能被她踏在脚底！

葉映紅一見魔母溫魂和石雷又動上了手，連忙趁機再向後躍退丈許，明知石雷怕也不是魔母溫魂之敵，自己應該上去助他一臂之力，但是震於魔母溫魂的威名，她竟然沒有勇氣再多停留，一轉轉過了一塊大石，剛想向旁逸出之時，突然一看，因爲在一塊芳草非非的草地上，或坐或站，另有五個老年人在。其中三個，長身瘦削宛若神仙中人，一個膚色如鐵，極之異相，另一個却矮得出奇。葉映紅人極聰明，一見到那五人，再和剛才的那個老瞎子一印證，已知道眼前六人是誰，心中一喜，暗忖除了極樂童子，老少神醫馬算子，以及佛門三大高手，鐵行頭陀、千芥大師、百丈禪師等幾人之外，也只有眼前六人，可以和魔母溫魂打個平手，但不知爲什麼，他們看見同伴已和魔母溫魂動上了手，却還在這裏好整以暇地或坐或立，像是在遊山玩水一樣？

以葉映紅的功力而論，若眞是要和魔母溫魂動手，多不能，硬接三招，總還可以，但是魔母溫魂聲名太著，她一氣餒，便不敢與之交手，當下一見五人，胆又壯了些，叫道：「那瞎老者已與魔母溫魂動上手了！」

五個身材高瘦的老者中的一個，抬起頭來，道：「看，這不是來了！」

葉映紅只覺身後，有一股勁風捲到，回頭一看，嚇得趕緊向旁躍出，原來一灰一黑，兩條人影，正如流星飛瀉也似，疾馳而至！

雖然兩人跑得極快，看不清臉面，但不問可知，前面那條黑色人影，是霹靂子石雷，而後面緊追不捨的，則是魔母溫魂！兩人一前一後，一閃即到，葉映紅剛一躍開，足尖才沾地，便乂見五人身形一齊展動，圍了上去，石雷也不再奔跑，六個人團團將魔母溫魂，圍在當中，魔母溫魂像是怒極，滿頭銀絲，如爲狂風所拂一般，根根倒豎，聳動不巳，身形一矮，大袖翻動，在圈子之內，滴溜溜地轉了一轉。

葉映紅此時處身所在，離那六人也有丈許距離，離魔母溫魂，怕不有兩丈開外，然而仍感到溫魂大袖翻飛之時那股勁風，幾乎逼得自已透不過氣來。只得再向後退出三四丈去，定睛向前看時，溫魂滴溜溜在圈子之中，轉個不巳，但圍住她的六個人，却也隨之轉動，圈子時大時小，乍看時，只見六個人在轉動，但看不一會，竟像是有不知多少人在圍住魔母溫魂一般，而魔母溫魂分明是想覓隙奪圍，但是却找不到空隙的模樣，正當七人身子越轉越疾，看得人眼花繚亂之際，溫魂突然一聲長嘯，突然停步，身形卓然凝立，像一個石像一般，從極動到極靜，其間毫無間歇，圍住她的六人，雖然也立即止步，但是霹靂子石雷，和那膚色如鐵的老者，却還向旁跌出了一步，就在這兩人步法不穩，向旁跌出的那一瞬間，魔母溫魂突然向兩人衝去，身法之怪，難以想像，葉映紅武

功根底已着實不弱，但却一樣未曾看清是怎麼一回事，只聽得其餘四人齊齊大喝一聲，那矮老頭手挺短劍，跟踪而上，但溫魂已然回轉身來，左右兩手，各人多了一件兵刃，左手所持，乃是石雷的鐵杖，右手所持，則是那另一人的一柄伏魔杵，鐵杖向短劍一迎，「錚」地一聲，兩般兵刃相交，那矮老頭直退出八步去。

但是那六人身法配合得極是純熟，雖然有三個人步法已被溫魂打亂，但另外三人却疾向前跨出兩步，刹那之間，以三人代替了六個人，仍將溫魂圍在中心。另外三人，步法雖亂，但也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立即恢復正常。

那三個長身老者，像是知道同伴已然恢復常態一樣，乂立即退後，仍是六個人綿綿實實，將魔母溫魂圍在中心！

這七個人中，雖然還未曾正式交手，但是一行一動，舉手投足之間，已是那樣地驚心動魄。葉映紅心中明知不應該在此久留。但是却乂知道，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學武之士，夢寐以求，觀摩上乘武功秘奥的機會！因此她雙足像是釘在地上一般，一雙秀目，更是一眨也不眨地注定了前面的七個人。

那圍住魔母溫魂的六個人，自然便是崑崙六子，他們自從六年之前，一齊下山，分別寰宇尋找方敏之時，曾訂下每年一次相會，此時正是他們一年一度的相會之期，是以六人才聚在一起。六人之中，若論單打獨鬥，則只有三風子一人可以和魔母溫魂打個平手。其餘衆人，皆不是魔母溫魂的手脚，但六人圍住了魔母溫魂，却顯然已佔了上風。

也正因爲崑崙六子佔了上風，溫魂才必須盡展所學，與之周旋，這才成爲武林中罕見的一場惡鬥。而這種爭鬥，換上了武功相差的人，根本看得眼花繚亂，莫名其妙，也就只有葉映紅這樣，武功已有根底，甚至比起七人中的幾個來所差不多，才能盡情領悟個中秘奥，獲益匪淺，一場觀戰，勝過三載苦練。

却說當下崑崙六子重乂將溫魂團團圍起，三風子咳嗽一聲，道：「溫島主，想不到我們竟會在此處相遇！」

溫魂長笑一聲，道：「此次不是再好也沒有麼？沒有別人看到，以免江湖上傳說出去，你們六個人，合力欺負一個老婆子呢！」

三風子道：「不敢，溫島主武功蓋世，久已隱居旋風島不出，爲何乂在江湖上走動？莫非乂要爲武林添多幾場浩刦麼？不如聽老朽等勸說，仍回旋風島去，以保英名！」

溫魂哈哈大笑，雙手一舉，道：「一杖一杵，已在我手上，三風子，你還吹什麼大氣？」

三風子正色說道：「本來我們六人，已經不再與人動手，但你若是要在江湖上生事，爲免武林浩刦，我們只有破例一次了！」

溫魂手中杖杵互擊，「錚」地一聲，淵淵不絕，道：「歡迎之至，久聞得自凌霄子死後，崑崙六子名爲歸隱，不知去向，實則雄心未泯，並還練成了先天六合陣法，老婆子正要領教領教！」

衆人俱是武林中頂尖兒人物，雖然劍拔弩張，對敵之勢已成，但却一點也不像市井無賴那樣，潑口大罵，三風子心中暗叫慚愧，尋思自己六人，練那六合陣法之事，怕舉世無人知聞，溫魂當然不是「聽說」，而是從六人的進退分合之中，隱含天、地、東、南、西、北，六合方位，是以才如此說法的。若是宇內四邪中其餘三人來到，未必一照面便認得出，可見她見識學問，確是過人一等，只惜心腸如此狠毒，以致成了武林中的大患！當下點了點頭，道：「溫島主既巳看出我們陣法的來歷，請賜招！」

溫魂却好整以暇，在被圍住的丈許方圓的圈子中，來回踱了幾步，道：「以六合方位，六合之數來排練陣形，主意確是不錯，只惜東南兩方，却是太弱！」「太弱」兩子，猶在空中蕩漾，突然倒縱出去，左手杖，右手杵，盡皆蕩起一陣勁風，向青昊子和霹靂子兩人襲去。

此時她一手執杖，一手執杵，使的招數，正是七孔刀和軟銀杖齊施的招數。

本來，以石雷的鐵杖，來代替軟銀杖的話，雖然在剛柔互濟上來講，沒有那麼方便，但是還勉强可以，而伏魔杵與七孔刀，乃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兵刃，絕無相通的可能。但是武功到了溫魂這種程度却是隨心所欲，無往而不利，青昊子的伏魔杵雖然重有四十餘斤，而且通體渾圓，但溫魂一招「日落西山」，自上而下，直向青昊子壓下之時，所帶起的劈空之聲，却是尖銳無比，就像是刀鋒破空一般。而鐵杖打橫點出，一招「氤氳五氣」，杖尖亂幌，片刻之間，便連點石雷的「肩井」、「璇璣」、「天突」、「華蓋」、「中府」等五個要穴，同時，隨着她兩招使出，一股勁風，撲面襲到！

青昊子和霹靂子兩人，剛才一個照面便被她突然以上乘空手奪白刃功夫，將自已仗以成功的兵刃奪了過去，心中本就有氣，再聽她暗中調侃，講自己武功不濟。剛才將兵刃失去，確是因爲一時之間收不住勢子，這才一個踉蹌，突然間被她奪去，如今陣形巳成，剛一發動，背後西、北兩方的龍吟子和度天子，也必然立即發動，眼看她便要腹背受敵，不趁此時奪回兵刃，更待何時？

武林高手，所用獨門兵刃，往往從習藝開始便施用，一直到武功爐火純青爲止，其間無不經過數十年的浸淫，當然也要防備被人奪去，因此大都創有一招，因兵刃形狀而設，百發百中的空手奪白刃功夫，以防萬一兵刃被奪之時可以搶回來，這一個招式，就算是徒弟，也大都不加傳授，而視爲防身的絕藝。

兩人之中，青昊子練的是一招由小擒拿手中「甕中捉鼈」變化而來的「袖中捏杵」，而霹靂子因爲雙眼巳盲，那一招更是厲害，喚着「神龍歸窩」，疾攻兩招，才出乎敵人意料之外地將兵刃奪回。

當下青昊子一見杵到，身子一側，肩頭一聳，看來像是準備以肩頭來迎那一杵一般，但是左肩剛一聳起，左臂却也隨之揮起，從最不可設想的方位，彎了起來，五指如鉤，向伏魔杵最細的一截上抓去。

而霹靂子則突然衝向前去，聽聲辨位

，身形飄忽，將溫魂那一招「氤氳之氣」，連點五處穴道的厲害變化一一避過，食中兩指逕取溫魂雙目，但卻突然間一沉，伸手便來奪拐。

溫魂開始進招，到兩人意圖搶回兵刃，只不過是電光火石般一眨眼間的事，而同時，溫魂身後的度天子，雙掌一錯攻了上來，龍吟子則短劍厲嘯，刺向溫魂的腰眼，摩雲子和三風子兩人，一佔地位，一佔天位，總領前陣，反倒退了開去，不但有一個對一個的激鬥，而且還有陣形變幻，當眞是驚心動魄已極。

霹靂子和青昊子兩人，滿擬陣形一動，溫魂不能不顧背後襲來的兩人，一定要略一鬆神，自己也可以將兵刃奪回，怎知招式皆未使老，眼看可將兵刃奪過之際，眼前一花，一拐一杵，突然不見，一抓了個空，只聽得「錚」地一聲，龍吟子矮小的身形突然跌翻出去，而三風子身形幌動，已然補了上來，大袖一拂，本來是人影飄忽，幾乎連敵我都分不清楚的，但三風子大袖一揚起，其餘五人立即後退，只剩三風子和溫魂對敵，三風子的大袖，已將溫魂左手鐵杖捲住！

原來溫魂剛才故意出言譏諷，惡狠狠地向青昊子和霹靂子，杖杵齊施的那兩招，看來聲勢如此猛惡，實則上竟是虛招！

因爲她也知道，崑崙六子既然練成了六合陣法，一定有過人之處，自己雖然也深明六合方位變化之妙，但是却不知他們六人，是否還有新的妙着！因此才以兩招實中有虛，虛中有實的招式試上一試，若是背後未有人來攻，就趁勢化虛爲實，傷了青昊子和霹靂子兩人，若是背後有人來攻，便以實化虛，應付身後的敵人，果然兩招才一使出，便覺背後風生，她全身眞氣已可收發自如，對於虛實互用，更有獨得之秘，立即撤招，一個轉身，左手鐵杖，仍是一招「氤氳五氣」，打橫點向龍吟子，右手伏魔杵，則以一招「一竅不通」，直通通地向前搠去，一舉而將度天子逼開！

龍吟子一見杖到，舉劍便迎，這一次，溫魂的招式正是由虛變實之際，力大無窮，一舉便將他逼得跌翻出去，若然六人不是練有陣法，三風子一見黑龍吟子跌出，立取補了上去的話，則溫魂趁勢捽了度天子，逕向龍吟子追擊的話，龍吟子就算能再以短劍，硬接溫魂一杖，也必定要受內傷。

也就是說，若是龍吟、霹靂、度天、青昊四子，合力對付魔母溫魂一人，只要稍不小心，看不透她招式中虛實的變幻，即使是以四敵一，也難免要吃大虧。

但是六合陣法展動，龍吟子所佔的西位一退，天位上的三風子立即補上，手臂一沉，衣袖揚起，雖是尋常葛麻，但經他內家罡氣貫足了，却是大力無窮，形勢便又不同，溫魂非但不能够趁勝追擊，而且連撤杖都來不及，手中一緊，鐵杖巳被三風子衣袖捲住。可知高手對招，勝、敗往往只在一髮之間，眞是一點也差不得的，溫魂一覺出手中一緊，用力一拉，竟然拉之不動，知道並世之間，能够和自己以內力相抗，巳沒有幾個人，眼前的當然是三風子，一面內力疾吐，一面蕩起伏魔杵，呼呼風生，幌出黑色的一個大圓圈，一則將餘下五人一齊逼開，二則却向三風子攔腰掃到！

七人交手，還只是三招，葉映紅在一旁，巳是看得目瞪口呆，對於魔母溫魂，但不能同時手使兩件截然不同的兵刃，而且將武功上的虛實剛柔變化，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那一點，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用心記憶，前文所敍，她後來能在貴陽城那紫色的神秘巨宅的後花園中，將七禽大俠之徒，馮瑩的小指削下一節來，也全是拜觀看了這場驚天動地的惡鬥所賜！

却說溫魂一杵蕩向三風子的腰間，三風子不但不避，反倒向前踏出一步，捲住了鐵杖的衣袖向下一沉，溫魂知道自己若是要向上硬挺的話，足可與他抗衡，但見他對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橫掃而至的那伏魔杵，竟然視若無睹，便知道他一定另有妙招，因此便不去與他硬爭，鐵杖隨着三風子的大力，向下一沉，右手伏魔杵也巳將及三風子的腰際，但三風子突然右臂一招，捲住她鐵杖的衣袖，突然鬆開，一股大力，將鐵杖疾揚了起來！

這一下，溫魂却是吃了太過小心的虧，她未曾在三風子手臂一沉之時，運勁與之對抗，當三風子衣袖一鬆，一股大力，將鐵杖捲起之時，再想與之對抗，巳然來不及了，而三風子衣袖一鬆，人便立即向後退出，伏魔杵橫掃而至，剛好和揚起來的鐵杖碰個正着！

只聽得「錚」地一聲巨響，兩件兵刃，同是在溫魂的手中，但鐵杖上的力量，却是三風子內家罡氣所蘊，伏魔杵上的大力，更是溫魂全力以赴，志在必得，若是那鐵杖在三風子手中，溫魂還不致於怎麼樣，但是那杖却是在她的左手，一陣火花過處，兩股大力相撞，杖杵向外，激彈開去，這向外彈開的力量，更是大得出奇，溫魂暗叫不好，急忙鬆手時，兩件兵刃，化成兩道黑影，直向半空中飛了出去，而她胸口也像是被兩股奇大無比的力道，向相反的方向，盡力撕了一下，知道巳然受傷，立即運轉眞氣，打通關穴，仗着內功精純無比！巳然將傷處打通，胸口雖然仍覺隱隱作痛，但却巳不碍事，四面一看，六人面色莊肅，並不因爲令到自己功刃脫手而歡喜，她不禁心中大怒之餘，反倒更是鎭靜！

哈哈一笑，退出一步，自動回到六人當中，三風子道：「溫島主，我們六人，才和你打了一個平手，你武功之高，確是寰宇罕見，但爲何不聽我所勸？」

溫魂一笑，道：「也只不過是寰宇罕見而巳，却不是寰宇第一！」

魔母溫魂，武功雖巳登峯造極，但是她仍不心足，暗中苦練，想成爲寰宇第一，任由她橫行天下，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念頭，始終未歇，早六年，她聽說崑崙三寶，齊巳失散，那崑崙三寶中的崑崙聖書，是落在一個婦人和一個小孩的手中，她便巳留上了意。

因爲她知道自己武功若是再練下去，進境也不過如是，必須另闢新徑，方能有絕大成就，而能戰勝極樂眞人，佛門三大高手之人，稱爲寰宇第一！而崑崙聖書，在武功較差的人而言，歷代崑崙派長老所作的註詮，自然是無價之寶，但在她而言，達摩祖師所留的原本，却更有價值，知道只要一取到手，不消三年，便可達到目的，因此才在江湖上細心尋找。

當時，江湖上幾乎人人皆知此事，以曹不仁、金羅漢、芙蓉尼、關元化等人，俱能發現方敏母子的蹤跡，一直追到了關外，她要發現，當然並非難事，果然給她在斷腸谷底將方敏找到。

那時候，她巳然曉得天下知道崑崙聖書被藏在何處的，巳只有方敏一人，但乂看出方敏個性倔强，絕不是强迫就能逼他將崑崙聖書的所在之處說出來，因此便處心積慮，將方敏帶到旋風島上，用了六年水磨功夫，將本來陰險狠辣的面目，盡皆收起，使方敏認爲她是自己天地間的唯一親人，情感之好，巳然無以復加，這才詐着眞氣走岔，必須崑崙聖書中所載武功，方能救治。

而且，到了那時，她仍絕口不提要方敏將崑崙聖書取來，但方敏既巳將她視着自己親生的婆婆一般，自然自告奮勇，去取崑崙聖書來爲她療傷的了。

魔母溫魂，爲了要達到取得崑崙聖書的目的，竟不惜利用人與人之間的那種寶貴的親情，其爲人之絕無心肝，亦可見一斑，方敏一起程之後，她便跟在方敏的後面，因爲她想到自己深謀遠慮，這條計策，雖然是妙到了毫巔，但是在她和方敏相處的六年中，她也看出方敏是一個天生俠骨，正義凜然的年輕人，若是給他知道自己的來頭，和以前在江湖上的所作所爲，可能會將自己六年心血，付諸東流，因此才要跟在後面，一有人準備向方敏提起她的來歷時，她便設法對付，而方敏因爲身懷七孔刀和軟銀杖兩件兵刃，一干武林中人，避之唯恐不及，而且若是泛泛之交，方敏也不好意思向人家詢問自己師傅的名稱來歷，自從離了旋風島，只有塞北三俠中的蔡大强，心直口快，直斥方敏不應該在旋風島之門下，但是話未講出，巳被溫魂隱身暗處，彈出一枚細如牛毛的銀針，直沒入「天突穴」中，立時身死。

方敏第二次有機會聽到溫魂的名子，是在三强莊外，和馮瑩動手，被七禽大俠馬算子趕來分開之後，七禽大俠在講話的時候，方敏曾經感到自己的「聽宮穴」突然一痲，而有兩句話未曾聽到。當然乂是溫魂在一旁搗鬼，她不敢向馬算子下手，却順手抓了一隻蜜蜂，彈向方敏的「聽宮穴」。

將穴道略封一封，就是令得方敏未聽到那幾句最要緊的話，但是却令得方敏雖然奇怪自己的「聽宮穴」如何會突然一痲，但是絕不疑心有人在一旁做了手脚，而溫魂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因爲北天山七禽大俠對方敏講了，而方敏却未曾聽到的那兩句話，乃是：「以你爲人而言，前途大有可爲，但如果你將崑崙聖書給了宇內四邪之首的魔母溫魂，只怕立即會惹來殺身奇禍！」

如果方敏當時聽到了那兩句話，以後事情，便可能大不相同。

因爲方敏知道勸告自己的是名震遐邇的大俠，就算不聽他話，也要問一問，何以這樣慈祥的老婆婆，會有「魔母」這樣難聽的一個外號，而且還是宇內四邪之首！而他一問，馬算子一定詳細告知，方敏的確是會考慮，是否應將崑崙聖書，交到她的手上的。

但是溫魂在一旁做了手脚，方敏未曾聽到那幾句話，正因爲她彈出的是一隻蜜蜂，竟連馬算子也瞞過，見方敏呆了一呆，像是在沉思，還以爲他巳聽了自己的勸說哩！

以後一路南下，再也無人和方敏提起過魔母溫魂四子，直到山洞之中，守護葉映紅養傷，才乂向葉映紅問起，但却乂被溫魂止住，以致方敏直到如今，還不知道自己認爲至親至愛的溫婆婆，實則上是一個心如蛇蠍，窮兇極惡的邪派人物。

前事表過，却說溫魂此時被崑崙六子圍住，雖說一照面便奪了兩件兵刃在手，但是却被三風子用巧手法，將兩件兵刃，震脫了手，而且還受了一點輕微的內傷，暗自咬牙切齒，心想崑崙聖書到手，三年之後，武功大進，若不將你們六人折磨殆盡，也難洩今日之恨。

她心中雖然將六人恨之切骨，但對話之間，却一點也聽不出憤怒之言，和多年老友一旦重逢，娓娓清談一樣，三風子聽得她說自己武功，尙非寰宇第一，不由得仰天一笑，道：「溫島主，武學之道，學無止境，不要說如今的極樂道長，就算是當年達摩尊者，和張三豐祖師，巳然冠絕人倫，難道他們便敢說自己武功，寰宇第一了麼？」

溫魂冷笑一聲，道：「學武之士，皆以張三豐、達摩爲絕頂人物！我就不信自這兩人之後，千秋萬世，就沒有人能超得過他們的！」

崑崙六子不禁盡皆一楞，須知學武之士，最尊敬的便是這兩個人，尤其是達摩尊者，自天竺來到中國，以絕頂輕功，一葦渡江，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參透了無上內功秘奧，不但成爲佛教禪宗初祖，且爲中國武學，留下了綿綿不絕的發展，而武當張三豐祖師，則在內家氣功上面，乂有極其卓越的成就，這兩人在武林人的心目中，巳是超人的地位，而溫魂口氣如此之大，也實有難怪六人吃驚。

霹靂子石雷性最暴躁，大喝道：「溫老魔，說什麼超過達摩，媲美張三豐，今日就我們六人的六合大陣，眼看你便闖不出去！」

溫魂哈哈一笑：「老瞎子，怎見得？」一言甫畢，人便突然斜躍出去，「呼」地一掌拍出。

她雖然一掌擊出，指向站在西方的龍吟子，但是面却仍對住了北方的度天子，因此這一掌看來，像是漫不經心一般，龍吟子短劍一沉，劍尖疾挑而起，逕向溫魂手心刺去，但是刺到一半，三風子便喝道：「龍吟不許用劍！」龍吟子呆了一呆，溫魂巳然改拍爲抓，五指如鈎，直向龍吟子的右腕抓到！龍吟子只得向後退出，東面的青昊子大聲呼喝，竄了上來，被溫魂一揮衣袖，擊了退出，龍吟子果然依言一抖手，將那柄小劍，擲了開去，溫魂一聲長笑，道：「三風子，老婆子雖然身在宇內四邪之中，但從來也未曾聽說宇內四邪，合攻一人，你們既然巳是六人齊上，用

劍和不用劍，俱是一樣的無恥，有什麼關係？」

本來，六人已自各踏前一步，但一聽這一番話，却又退了下來，對望一眼，龍吟子叫道：「咱們可別上她的當，和她這樣的人，講什麼江湖道義！」

三風子也道：「溫島上，我們練成六合大陣以來，遇敵都是一齊上，就算你有十個帮手，我們也是六人！」溫魂「哈」地一聲長笑，道：「我什麼時候，要過帮手來，你們動手罷！」

三風子略一沉吟，道：「既有溫島主如此說法，我們留下陣法中雙人進攻的變化不使便了。」看官！這崑崙六子，究竟是正派中的長老，雖然對付魔母溫魂這樣的人，也不忍太失了江湖道義，何以日後竟會以六人之力，圍住了方敏呢？這當然和方敏的身世有關，本文以後，自當補敍，此處不贅。

却說三風子講完之後，突然疾退而出，一聲短嘯，劃空而起，南方的霹靂子石雷虎吼一聲，宛若半天中響起一個焦雷，雙手提拳，一式「鐘鼓齊鳴」，雙臂如鐵環也似，拳風呼呼，向溫魂上三路擊到。

溫魂聽三風子說將陣法中兩人以上，一齊進攻的變化制住不動，已知自己脫身有望，六人中，最難對付的，還是已將內家罡氣練成的三風子，其餘五人，根本未曾放在她的心上，一見霹靂子攻來，身形微側，霹靂子本是惡狠狠地衝向前來的，溫魂向旁一側，他竟然也跟着向旁一側，那招「鐘鼓齊鳴」，到此時方始發揮威力，只見他雙拳上下幌動，拳風之猛，已臻外家功夫的絕頂，溫魂見他來勢如此之猛，心想只要將他們六人之中，一人擊成重傷，六合陣法便被破去，更是不怕，猛地一掌拍出，迎了上去，那一掌之力，也是陽剛之極，滿擬自己功力勝過石雷，就算掌拳不相碰，內力疾吐，亦可將他震成重傷，怎知六合陣法，雖然撇下兩人以上的變化不用，仍是非同小可，溫魂一掌才拍出，眼前一花，霹靂子突然不見，那一掌上所蘊的陽剛之力，也在突然之間，如石沉大海，無影無踪，以她的眼光，竟未看清霹靂子是怎麼走，心中着實吃了一驚。

其實，此時正合上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那句古話，葉映紅在一旁觀看，只見六人圍住了溫魂滴溜溜亂轉，身法快疾已極，而石雷雖然撲出了圈子，向前攻去，却是一進即退，此時，早已轉到了她的左首，因為進退旋轉之間，配合得好到不能再好，因此以魔母溫魂這樣武功的人，一時之間，竟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呆了一呆，左首風生，回頭一看，只見青昊子已然將近欺到身旁，反手便抓，但是和上次一樣，一抓抓了一個空，而青昊子人已不見，溫魂雖已看出青昊子是突然之間，退了下去，但是不容她追襲，背後又是一股大力壓到，只得轉身應付，從此以後，只覺四面八方，敵人的招數綿綿不絕，但是却不等自己回手，便立即退了開去，而崑崙六子六人，也已越轉越急。

轉得越急，進招也就越快，一招緊過一招，六人功力深淺不同，出手也並不按照次序，簡直無從捉摸起，魔母溫魂在陣中連使三十餘招，連對方的身形，都未曾弄清，心中駭然，知道自己這樣見招撤招的話，反倒中了計，入了陣法之中，無以自解，因此「呼」地一掌，化開了前面極是强勁，隱隱見三風子狠招又到，閃避已不可能，祇有硬接一掌，怎知三風子這一掌實非尋常，乃蓄盡十分功力，竟將魔母溫魂震了一個踉蹌，精神已趨恍惚，這魔母溫魂本是狠毒已極之人，雖然尚未站穩，竟能揚袖嗖、嗖、嗖、嗖，連向東西南北四個不同方向射出四把柳葉鋼刀，且不失準頭，定睛一看，只見青是子，龍吟子，霹靂子和度天子四人，已各中了柄柳葉刀了，只惜皆非要害，而自己的柳葉刀上又未曾餵毒，未能令得敵人致命。

四人一中飛刀，疾退而出，六合陣法陣形已散，但三風子那一掌，魔母溫魂却着實傷得不輕，站定之後，連運了兩遍眞氣，方將在眼中亂迸的金星止住，怪笑一聲，道：「好掌力！好陣法。」

三風子道：「慚愧！我們合六人之力，雖令溫島主中了一掌，但却有四人中了暗器，比較起來我們確是自嘆不如了！」

溫魂「呸」地一聲，並不言語。

三風子又道：「剛才對敵之時，難免下得手重了些，溫島主適才所中一掌，內家罡氣夾揉其中，二十天之內，還不打緊，若是二十天之後，以為無事，不加注意，傷勢却會一發而不可收拾，溫島主，還是聽老朽勸說，回旋風島養傷去吧。」

溫魂心中怒極，但明知道此時萬萬不能動眞怒，因為已受內傷，再要動眞怒的話，祇有傷勢更劇，强笑道：「果然好陣法，但老婆子自信，三年之後，必不容你們再以六合陣法逞强！」

三風子道：「溫島主此言差矣，我們豈有逞强之意，何況爭鬥結果，我們倒有四人受傷，溫島主也足以自豪了！」

雖然崑崙六子未將六合陣法中其他變化發動，但是以六人之力，還加上六合陣法奧妙無窮的陣形，才能令得溫魂捱了一掌，而溫魂中掌之後，還能一手連發四柄柳葉刀，令得四個方向截然相反的四人，一齊中刀，武功之高，實是難以言喻，三風子的話，倒是出於衷心的哩！

當下溫魂又笑了數聲，道：「如此則後會有期了，尚望六位，勿將我行踪講出。」她此時身受內家罡氣之傷，雖然武功仍在，尋常高手，一樣不是她的脚手，但如果被白骨神君一流人物追趕而至的話，却難免吃虧，因此才如此說法。

三風子怔道：「祇要溫島主肯回旋風島去，我們自然代守秘密！」

魔母溫魂一抬頭，叫道：「女娃子！」葉映紅嚇了一跳道：「不知前輩有何吩咐？」她見了剛才那一場惡鬥，尤其是六合陣法「天地混沌」之式剛展開時，六人一齊向溫魂進攻，而溫魂見招撤招的身法，仗着天生聰明，已然記住了大半，細細回味，如痴如醉，勝過她自己三年苦練，着實得益匪淺，因為正在回味，所以溫魂驟然一叫，才會嚇了她一跳。

溫魂一笑，道：「好姑娘，你念在剛才檢了不少便宜去的份上，還是不要將我的行踪講出來的好！還有，你那面具，需照你剛才所罰誓言戴上，須知我還死不了哩！」這幾句話，講得更慈祥已極，葉映紅究竟閱歷不深，祇看出溫魂表面上若無其事，但是却不知道她實則內傷甚深，以自己功夫，已足可與她抗衡！想了一想，道：「謹遵台命！」

溫魂長笑數聲，身形展動，雖是受傷之後，但她因不願在人前示弱，那幾下笑聲，仍是綿長響亮已極，而笑聲在半空中蕩漾，她人已然轉過山角不見！崑崙六子見將這樣的一個大魔頭逼走，看來就算她的傷好之後，若未有破六合陣法的把握，也不會再到江湖上來走動，而要破六合陣法，又豈是容易的事？崑崙六子也就不放在心中，向葉映紅望了一眼，三風子見她生得如此清秀入骨，而且雙目神光內蘊，一望而知是名家子弟，但是却又不見她行前來向自己六人拜謝解圍之德，便問道：「姑娘你是何人門下？」

葉映紅見魔母溫魂離去，驚魂甫定，聽三風子這樣一問，不禁又吃了一驚，心忖他們和魔母溫魂也說不上有什麼深仇大恨，祇因她在江湖上作惡多端，是以才以六合陣法，將她圍住，如果道出是紅掌祖師的徒弟，怕不一樣來對付自己？同時，她是深知方敏身世的一人，見崑崙六子全都聚集在這裏，不知道這是他們六人一年一度的聚會，和方敏也在洞庭君山，是一個巧合，却以為六人是尋方敏而來，尋思方敏若是尚未離開，却大是兇險，唯一的辦法，便是自己將他們引開，寧願自己吃點虧，也不願意方敏被他們找到。

她對方敏，實則上已然生出了一種極微妙的感情。總希望他安安全全，而有什麼苦難則由自己來為他承担，因此暗咬銀牙，身形飄動，先向外逸出三四丈去然後方道：「家師是宇內四邪之一，血手印紅掌祖師！」祇當此言一出，崑崙六子一定會追了過來。因此又急向後退出老遠去。

怎知三風子聽了，祇是朗聲道：「姑娘你根骨非凡，前途無可限量，雖在紅掌祖師門下，却不要為非作歹，成為武林的大患才好！」

這幾句話，講得眞摯已極，子字出自肺腑。葉映紅見他們非但不追來，而且還如此好言相勸，心中一動，暗忖正派中的高手，行事究竟不同。但如果自己不能將他們引開，他們極可能和方敏撞上，心中一急，想要撲向前去，先行動手。

但又知道萬萬不是他們的敵手，正在躊躇，猛地想起一條妙計來，跑出了半里，一躍上了一塊兩丈高下的大石，手在懷中一探，將崑崙三寶之一的寒玉七，掣在手中，迎着日光一幌，閃起一道烏油油的光華，尚未待她開口，青昊子已然失聲叫道：「咦？這不是咱們的寒玉七？」

且說崑崙六子看見葉映紅手上亮出寒玉七，青昊子足尖一點，便要向葉映紅追去，但却被背後的三風子一把拉住道：「青昊不要鹵莽，待我來問她！」眞氣運轉，將丹田之氣逼出，朗聲道：「姑娘你手中所持兵刃，是何名稱，可能見告麼？」

此時，崑崙六子和葉映紅相距，少說也有一里左右，但是三風子的話，傳到了葉映紅的耳中，不但清晰無比，而且聲音響亮，綿綿密密。葉映紅心中一凜，暗忖祇要自己一講出「寒玉七」三字，這六人一定會疾追而出。六人中雖有四人中了柳葉刀，但所中之處，並非要害，以他們內力而論，並不碍事，剛才連魔母溫魂都被他們逼走，自己當然不是敵手。但如果自己不講出寒玉七三字來，却又不能將他們引走，而令得方敏有殺身之禍，想了一會，終於下定了決心，道：「我這柄七首，乃是崑崙三寶之一，寒玉七首！」

她剛才還在想崑崙六子，究竟是正派中人，行事與衆不同，而此時，迫不得已，要以身來引崑崙六子，雖然是對方敏有了不尋常的感情，是從一個「情」字出發，但總是捨己為人的行徑，就是這種事，邪派人物，便不肯為的！

她此言一出，明知崑崙六子一定要追了前來，足尖一點，一個空心觔斗翻了出去，三個起伏，頭也不回又向外竄出十餘丈去，展開師傅上乘輕功，如箭離弦，向前疾馳而去！

三風子等人，一聽得她手中所持，正是本派在六年前失去的崑崙三寶之一，寒玉七首，俱皆一怔，隨即大聲呼嘯，向前趕去。若是以三風子和摩雲子兩人功力而論，葉映紅雖然溜走時，已在里許開外，但總不免被他們追上，但是六人功力不齊，他們又要行動一致，三風子雖然領前，也不能將霹靂子等人撇得太後，因此一直追了個多月，雖然知道葉映紅還在前面，但却始終無法追得她上。而葉映紅也知道六人一定在身後緊追不捨，戴了「葛蛸蓋」，或施展輕功，或騎馬，一路向南飛馳，無巧不巧，她走的也是通向雲南、貴州的一條路，不過一路上却並未遇到方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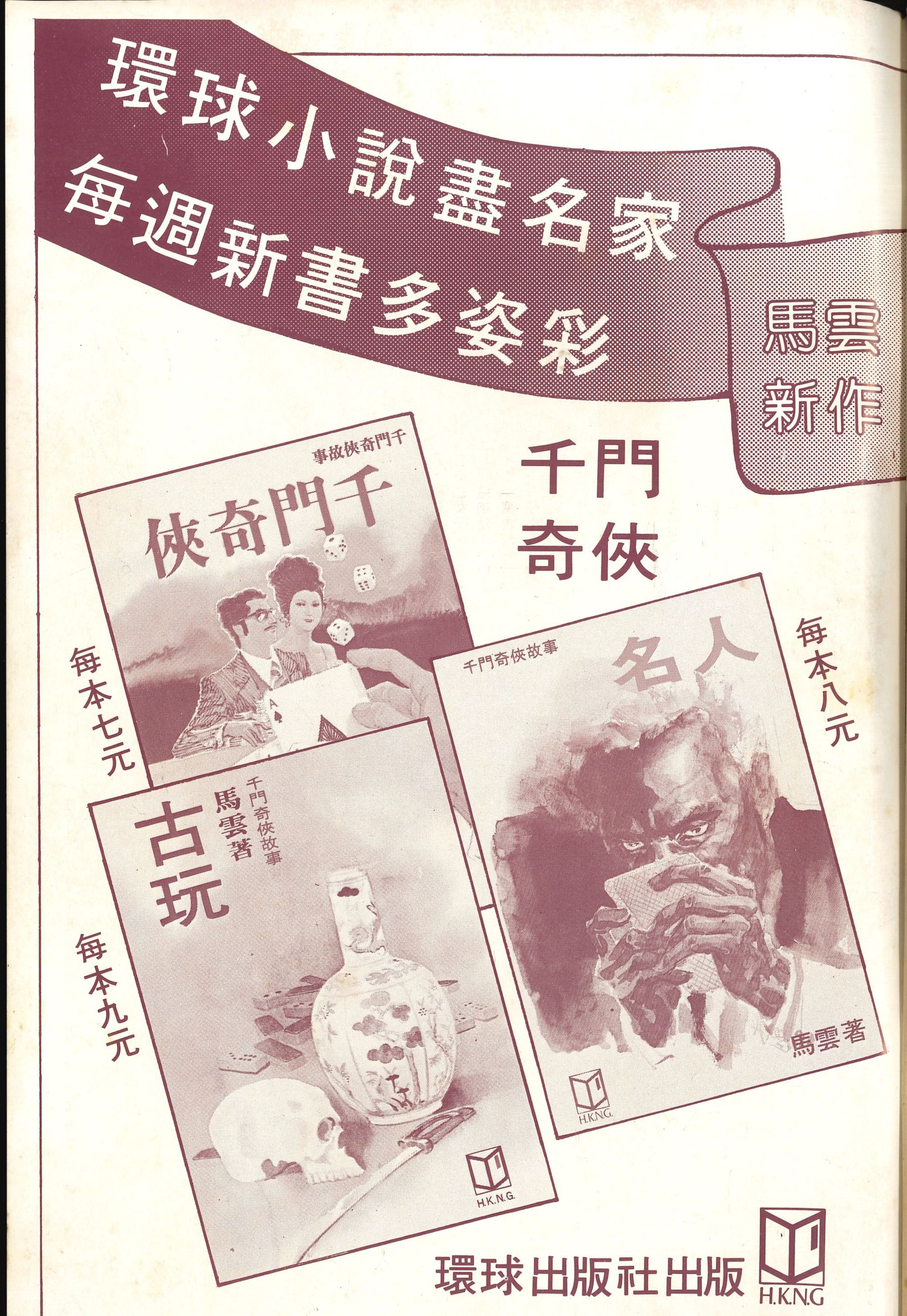
當方敏和尚金花、馮瑩等人，在貴陽城外發生糾葛之時，葉映紅已然進了貴陽城，而崑崙六子，却還在小鎭上，是以霹靂子石雷才會突然出現。

崑崙六子既打聽得葉映紅是一直向前面去的，自然知道此路，除了通往貴陽而外，便無他處可通，便又連夜趕進城中。

此時，葉映紅倉皇如喪家之犬，已然奔逃了幾十天，祇當已然將崑崙六子甩脫，一到貴陽，鬆了口氣，正在一間酒樓中舒舒服服地吃喝，怎知一壺酒尚未喝完，便聽得樓梯響處，三風子仙風道骨的身軀已然在樓口出現！

葉映紅大吃一驚，急忙低下頭去，那裏還來得及？她此時雖然戴着「葛蛸蓋」，將本來面目掩去，但一則雙目精光內蘊，秀媚無比，瞞不過會家的耳目，二則，當崑崙六子一路追踪，打聽她的行踪之時，開始時，是向人詢問一個貌美無比的年輕女子，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說祇見一個奇醜無比的女子，向前跑去，還曾問起他們六人的踪跡，再和魔母溫魂臨走時的話一印證，崑崙六子便知道她已然戴上了一個奇醜的面具，此時三風子一見她在，便向後一擺手，將身後五人止住，朗聲道：「姑娘不必再躲——」下面一個「了」字尚未出口，葉映紅「刷」地一聲，站了起來。

她一見三風子，已打定了溜走的主意，隨着人霍然起立，雙手用力一推，將一張八仙桌，直推了起來，挾起「呼呼」風聲，直向三風子拋去，八仙桌凌空飛過之時，樓上食客，全被那股勁風，帶得跌跌撞撞，亂成一團，叫嚷之聲大作，而葉映



紅則已然趁此機會，足尖一點，倒縱而出，從窗口中穿了出去！

三風子一上樓梯，和葉映紅相隔了已不過三丈遠近，本來，祇要向前一撲，內家罡氣隨之而發，將葉映紅罩住，葉映紅萬走不脫。

但是三風子却爲了飯店樓上，食客衆多，再發內家罡氣，必定有許多人要被連累誤傷，所以才叫葉映紅乖乖地不要再逃，却未料到葉映紅究竟是邪派出身，一到危急之際，那裏還顧得什麼誤傷食客？竟將一張八仙桌，向三風子迎面拋了過來！

三風子見情形不好，連跨兩步，一探手，五指如鈎，「叭」地一聲，已然陷入八仙桌的桌面之上，將桌子的來勢止住，順勢往樓板上一放，再定睛看時，已然不見了葉映紅的踪影。

這麼一來，三風子心下也不禁大怒，其餘五人，更是怒氣勃發，三風子向四面一看，百十個食客之中，少說也有三四個傷勢不輕，便回頭吩咐霹靂子石雷道：「霹靂，你留在此處，爲傷者療傷，咱們去追！」

身形如箭，五個人相繼從窗口竄了出來。霹靂子雖不願意留在此處，但既是師兄吩咐，也就無話可說，祇得依言取出丹藥，爲衆人療傷。也幸而是三風子將石雷留下，否則，當他們追到葉映紅，在那紫色巨宅！漆也似黑的大廳中動手之時，石雷本是瞎子，黑不黑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葉映紅必然不能趁隙走脫！

却說葉映紅穿出窗口之後，那裏還敢躭擱？一直向前走去，大街小巷亂竄，不一會，竟給她跑到了那紫色巨宅的旁邊，不過她却並不是在巨宅的大門之前，而是來到巨宅後花園的圍牆之旁。祇聽得崑崙六子呼嘯喚引之聲。越來越近，急起上來，翻身一躍，進了花園之中，一躍進花園，她不禁發呆起來。

那時雖是夜晚，但月色甚是皎潔，祇見在月光照映之下，所有的一切東西，全是紫色的！

葉映紅心中大是驚奇，闖進了愛紫亭之中，剛待坐下稍息，忽然見正中石桌之上，一塊小石子，壓着一張紙頭，想是因爲年數過久，那紙已然發黃，低頭一看，祇見紙上寫道：「天地茫茫，能否活命，尚未可知，唯仁人君子，若進入此巨宅者，請代訪絕色女子，名葉映紅，祇告她姐姐命苦，姪兒年幼，便已足够。」下面的署名，乃是「葉映紫」三字。

葉映紅一怔之下，想起自己的身世來，聽得師傅說，自己的父親，本來是黃河上下，有名的黑道上人物，但爲仇家所害，死於非命。死時，自己尚在襁褓之中，爲紅掌祖師無意中路過，將那些仇家，全都殺死，救了起來，當時懷中便有一封書信，是父親生前所書。大意是說早知會有仇人來尋，此女喚着葉映紅，尚有一姐，叫葉映紫，長她二十四歲，從小下落不明云云。

那封信，紅掌祖師還曾給她看過，葉映紅長大之後，也曾千方百計，想尋找這個長自己二十四歲的姐姐，葉映紫的下落，但是却一點結果都沒有，天下之大，要尋一個人，眞是談何容易之事，因此她也祇得存在心中，別無他法可想。

却是做夢也料不到，在這樣躲避敵人追踪的時候，會在這所巨宅中，出現了那麼一張紙條，毫無疑問，這分明是自己從未見過面的姐姐所留的了！而那花園之中，又全是紫色的，連屋裏亭子也名叫「愛紫亭」，而姐姐的名字，又叫作「葉映紫」，可知此處定是她所居住的了。一股骨肉自幼失散，即將重聚的喜悅，衝擊着她的心頭，也不想想，那字紙已然焦黃，少說也經過了幾年的風吹雨打，而且紙上語氣，更是凶多吉少，她姐姐葉映紫，是否還在這巨宅之中，竟大聲叫道：「姐姐！姐姐！我來了！你妹子來了！」

一面叫，一面向那月洞門衝了進來，她那銀鈴也似，清脆悅耳，世上無雙的聲音，在黑夜靜寂之中，更是傳出老遠，崑崙六子五人，也已然尋到附近，一聽得聲音，立即追尋而至。

葉映紅前脚才踏進月門洞，便聽得身後「刷刷刷」地數聲，回頭一看，後花園的圍牆之上，已然高高矮矮，站了幾個人，正是幾十天來，令得自己亡命江湖的崑崙長老！心中一驚，也顧不得巨宅之中是否有人，一個起伏，便向長廊盡頭竄去，掀開了門簾，祇見眼前一片漆黑，心中一喜，便身形閃動，匿於一角，祇覺得不消片刻，大廳中勁風陡生，想是崑崙六子已然相繼趕到，心中暗自慶幸，大廳中如此之黑，他們武功雖高，祇怕也難以發現自己踪跡！

因此連大氣也不敢出，祇聽得勁風倏來倏去，有幾次，是在她身旁三尺處掠過，她也是一動也不動，好半晌，三風子的語言在黑暗中響起，道：「這女娃子狡猾得緊，莫非已然出了此宅了？宅主人看來亦非尋常人物，不要驚擾了他，多結一個寃家，雖然不怕，究竟不是我們本意！」

龍吟子却接口道：「絕不會走了出去，好不容易，有了一點綫索，難道就這樣輕易放過不成？我們各展掌風細細搜尋，不怕她飛上天去！」

他一言甫畢，勁風又已大作，葉映紅盡量將自己身子縮成一團，屛住氣息，但不到兩個時辰，便有一股勁風迎面襲來。

如果再不出手抵禦，那股力道襲了上來，也難免受傷，因此祇得一掌拍出，與之對抗了一下，只聽得一聲呼喝，道：「在這裏了！」

其實，崑崙六子因不知道這所神秘已極的巨宅，實則上是闃無一人的，他們也是從後花園中進來的，那花園中的情景，所有一切，全是紫色的佈置，知道此宅的主人，不是普通人，因此爲了避免多結寃家，才未曾將緞幔子撕去，否則，此時天色已明，若一將布幔撕去，陽光射入，葉映紅也就無所遁形了！

當下那一聲呼叫的，乃是青昊子，其他四人，一齊喝道：「在那裏？」

但是他們相互之間，也無法看清，葉映紅身形飄動，疾飄了開去。

她這裏動作雖快，也難免被人發現，祇聽得三風子道：「女娃子，此間出路，已全被我們守住，你還向那裏走？快說，瑯寒玉七是從何處來的？我們並非不講理之人！」

（未完・十）